



亞東協會譯叢

1

森正藏著  
趙南柔  
史存直  
閔德培  
曹成修  
閔德培  
曹成修  
譯合

亞東協會出版  
亞洲世紀社發行

森正藏著

趙南柔  
曹成修

關德培  
史存直

合譯

# 日本近代社會運動

原名『風雪之碑』

久之社長五石之指匠

趙南柔  
曹成修  
關德培  
史存直  
亞東協會出版

## 譯 序

以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爲發火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爲終止符的日本侵略戰，不用說在中國人民乃至全人類的記憶中，留下了永恆的血腥的烙印。爲了不再見這人類悲劇的重演，當然需要正視悲劇發生的根源。但這事，唯有歷史纔能提供一面鏡子，解答我們所追求的真實；也唯有從這種歷史的真實的探索，纔能發見飽嘗侵略的荼毒後的人類的指鍼。

關於日本的歷史，日本的史學家的著述態度，向來不脫宮廷歷史家的範圍一步，他們都是以天皇制爲中心的日本統治階級的御用學者，凡與天皇制對立的社會運動，他們不是加以曲筆，便是根本不提一字。固然在日本也不是完全沒有願意根據科學的立場，對日本歷史作客觀記述的人；但是在日本統治階級的護身符——治安維持法，出版法等等惡法的壓迫之下，畢竟不能容許這種大膽的嘗試。因此，直到日本投降，亦即天皇制略呈動搖的一瞬爲止，日本人所有關於日本歷史的著作，可說很少具有科學的價值的。要從牠們中發見日本歷史的真實，不用說是很困難的。

但是日本投降以後，由於言論與出版自由的開放，使日本出現了不少觸及歷史的真實的文字與書

籍，其中最寶貴的收穫之一，便是從多年來言論出版自由的禁忌中解放出來的這本「日本近代社會運動」，牠的原名是「風雲之碑」。

著者是日本著名的新聞記者，從一九二四年離開學校生活的「天旭」，二十多年來一直在日本最大的新聞社「每日新聞」服務着。由哈爾濱分局長，莫斯科特派員，而回到社內擔任編輯課長，社論委員，日本投降後，則擔任該社的社會部長，後又改任編輯局次長。他在這裡所記述的，是日本近代社會運動者的鬥爭史，時間是從明治維新一直到昭和投降，人物是包括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乃至無政府主義者等都在內。正因為著者數十年來一直是日本新聞記者，而且一直是被稱為日本規模最大，資料最富的新聞社的記者，其觸角所及的日本社會運動的史實，一定比一般人為廣，其所能利用的直到投降為止一經死藏着的新聞資料，也一定比一般人為多。再加上著者所採取的一貫的客觀態度，所選用的靈活生動的筆調，終於把本書造成了和著者另一著作「旋風二十年」同為戰後日本最銷書的記錄。

原書除了引用日本社會運動過程中重要理論與文獻，略具脈濼之外，全體說來，文字是非常優美的；據譯者的判斷：本書在實質上始終嚴守着歷史科學的範疇，但在表現上却具有濃厚的文學的色調。為了盡量保持原書的面目，譯者確會化下相當的苦心，可是畢竟還有很多不能滿意的地方，對於讀者的指正，謹設誠懇的期待。

一九四七，九，一〇譯者。



# 日本近代社會運動 目次

## 譯序

## 前篇 政治運動

### 一 社會運動的創世紀

1 爲信念而生……………	(一)
2 木下尚江的手記……………	(二)
3 反戰主義的「平民新聞」……………	(四)
4 大前兼安部磯雄……………	(六)
5 日本社會黨的市民大會……………	(七)
6 大逆事件的幸德秋水……………	(八)
二 社會運動的黎明期	
1 德漢克拉西的拍頭……………	(一〇)
黎明會和新人會……………	(一〇)

「國賊」村山龍平……………

吉野博士和浪人會的同台演說……………

2 王潮頻起……………

3 半非法的社會主義同盟……………

社會主義者的積水池……………

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分化……………

4 無政府主義運動……………

克魯泡特金的春戶事件……………

甘粕事件的大杉榮……………

5 高昌素之的立場……………

### 三 社會運動的勃興

1 第三國際的指導原理……………

2 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綱領草案……………

3 五色溫泉的第二次日本共產黨……………

4 國際人物片山潛……………

### 四 從山川主義到布哈林綱領

1 山川主義的出現……………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六)

## 五 暴風雨前後

- 1 鈴木內相大揮手腕……………(三九)
- 「金甌無缺」的國體變革……………(三九)
- 宮城密判長的宣判理由……………(四一)
- 2 風靡左翼陣營的福本和夫……………(四三)
- 教授委派的福本……………(四三)
- 人望集於一身……………(四五)
- 離群的孤雁……………(四六)
- 2 上海一月綱領……………(三三)
- 3 福本主義的登場……………(三四)
- 4 被布哈林綱領所克服……………(三七)
- 第三國際的電召……………(三七)
- 正統派與勞農派的分裂原因……………(三八)
- 階級運動大衆化……………(二六)
- 資產階級政治鬥爭……………(二七)
- 不要太重視議會運動……………(二八)
- 不要急於組成共產黨……………(二九)
- 「二段革命」並非必要……………(三一)

- 3 用手鎗自殺的渡邊政之輔……………(四七)
- 請到警局……………(四七)
- 遺憾的收拾……………(四九)
- 4 充滿圖志的德田書記長……………(五〇)
- 與解黨派鬥爭……………(五〇)
- 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五二)
- 5 日本的托萊茨——野坂參三……………(五三)
- 亡命生活十六年……………(五三)
- 野坂與毛澤東……………(五四)
- 爲人所愛的性格……………(五六)
- 6 死得離奇的岩田義道……………(五七)
- 魔鬼的監房……………(五七)
- 愛女在莫斯科……………(五九)
- 7 倔強的知識分子志賀義雄……………(六〇)
- 和野坂同鄉——森市人……………(六〇)
- 在公審庭中鬥爭……………(六二)
- 8 瘦死獄中的市川正一……………(六五)
- 9 死於地刃的山本宣治……………(六六)

「山宮」獨守孤壘	.....	(六六)
大受歡迎的性學講座	.....	(六八)
「山宮」名滿澤田	.....	(六九)
10 關西的共黨負責人春日	.....	(七〇)
入共產主義大學	.....	(七〇)
愛妻死於獄中	.....	(七一)
11 奇特的律師布施辰治	.....	(七三)
提倡普選遊說全國	.....	(七三)
法庭陷於混亂	.....	(七四)
赤色律師團的檢舉	.....	(七五)
12 爲人所愛的黑木重德	.....	(七六)
<b>六 非常時共產黨事件的發生</b>		
1 第三次日本共產黨的組成	.....	(七七)
風間由蘇回國	.....	(七七)
大森搶劫事件的背景	.....	(七九)
航空學校的赤化事件	.....	(七九)
資金局的口號	.....	(八一)
2 要求會的紺野與次郎	.....	(八二)

## 七 赤色私刑事件的真相

- 1 宮本顯治的立場……………(八四)
- 被殺乎於卒乎……………(八四)
- 紀念的傷痕……………(八六)
- 2 純粹革命兒袴田里見……………(八六)

## 八 轉向的巨頭

- 1 一國社會主義者佐野學……………(八八)
- 上海逮捕的一幕……………(八九)
- 由莫斯科到上海……………(九一)
- 聲明轉向……………(九九)
- 2 工人出身的鍋山貞親……………(九九)
- 3 由警察變成鬥士的三田村四郎……………(一〇〇)
- 一百八十度轉變……………(一〇〇)
- 堅不屈節的愛妻房子……………(一〇一)
- 開槍拒捕終於就縛……………(一〇二)
- 4 「重建共產黨」的田中清玄……………(一〇四)
- 棄家投共氣死老母……………(一〇四)

獄中結婚.....(二〇五)

6 民主前衛同盟的風間丈吉.....(二〇七)

非常時的旋風.....(二〇七)

獄中的自我批判.....(二〇八)

## 九 正統派與勞農派

1 革命論種類繁多.....(二〇九)

馬克思主義與勞農的論戰.....(二一〇)

封建餘孽可否忽視.....(二一一)

「三三」年綱領的戰略.....(二一五)

廢止天皇制.....(二一六)

實行農業革命.....(二一六)

打倒金權寡頭政治.....(二一七)

## 十 人民戰線派的遭難

1 睡夢方酣一網打盡.....(二一九)

2 民主人民聯盟的山川均.....(二二〇)

夫唱婦隨.....(二二〇)

提倡人民戰線.....(二二六)

3 不畏風雪的老樹荒畑寒村……………(二二七)

4 合法左翼的加藤勘十……………(二二九)

向法西斯挑戰……………(二二九)

在長崎埠頭被捕……………(二三二)

5 第三國際的解散……………(二三四)

史達林的答覆……………(二三四)

岡野進赴延安……………(二三五)

## 十一 神采奕奕的委員長大山郁夫

早大教授會的奮起……………(二三六)

自刃相見……………(二三九)

無產政黨尚右轉……………(二四二)

事與願違悄然赴美……………(二四四)

## 後篇 文化運動

### 一 從『全日本無產者聯盟』到『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

1 「戰旗」和「文戰」的對立……………(二四六)

關東大地震前後……………(二四六)



## 二 黨的文學·作家同盟的人們

- 1 被慘殺的少林多喜二……………(二六六)  
死屍默默地運來……………(二六六)  
「不做」的「蟹工船」……………(二六九)  
信仰着光輝的旗……………(二七〇)
- 2 無產階級藝術聯盟分裂……………(二四七)  
三派混戰「納普」誕生……………(二四八)  
「納普」改組……………(二四九)  
文化聯盟成立……………(二五〇)  
作家被捕「納普」混亂……………(二五〇)  
「納普」轉變方向……………(二五一)  
擴充範圍「科普」誕生……………(二五二)
- 3 「科普」的最高領導人藏原惟人……………(二五七)  
到莫斯科去……………(二五七)  
聲信主義矢志不屈……………(二六〇)
- 4 子爵的大少爺大河內信威……………(二六一)  
赤色公子榮任書記長……………(二六一)  
父棄其子妻棄其夫……………(二六四)

2	「頑固的法西斯」林房雄	(一七一)
	蘋果賣出了名	(一七一)
	開始右傾	(一七三)
	德永直登場	(一七六)
	多才反被多才誤	(一七八)
3	「是甚麼使她這樣的？」	(一七九)
	藤森成吉跑進工廠	(一七九)
	參加競選雙騎樂戰	(一八一)
4	「調停派」山田清三郎	(一八二)
	賴房老爺子	(一八二)
	作家同盟解散	(一八三)
5	反戰作家鹿地亘	(一八六)
	參加劇團渡華	(一八六)
	聲明轉向從輕發落	(一八七)
	從法租界潛逃無蹤	(一八八)
	「聲彈」紊亂軍紀	(一八九)
6	韃性的中野重治	(一九〇)
三	無產階級戲劇同盟的後台	

- 1 可愛的老人秋田雨雀……………(一九一)
- 可愛的孀情時人……………(一九一)
- 到莫斯科去……………(一九三)
- 最後的熱情……………(一九五)
- 2 「紅色伯爵」土方與志……………(一九五)
- 築地小劇場の誕生……………(一九五)
- 新築地劇團宣言……………(一九七)
- 戲劇節事件……………(一九八)
- 和薄田研二の因縁……………(二〇〇)
- 老母到巴黎去……………(二〇一)
- 3 多才多藝的村山知義……………(二〇二)
- 繪畫小説和戲劇……………(二〇二)
- 從「心座」到「新協劇團」……………(二〇三)
- 日本話劇的復興……………(二〇四)
- 4 康貞島國境之謎・杉本良吉……………(二〇六)
- 多情多恨的岡田嘉子……………(二〇六)
- 警察的判斷……………(二〇七)
- 原來的愛人杉山智惠子……………(二〇九)
- 再到康貞島……………(二一〇)

#### 四 勞農派的作家們

- 1 「文戰」的統帥青野季吉……………(一三三)
- 勞農的分裂……………(一三五)
- 2 外剛內柔的金子洋文……………(一三五)

#### 五 女作家羣像

- 1 中條百合子……………(一三七)
- 2 中木孝子……………(一三〇)
- 嚴刑拷打終於發狂……………(一三二)
- 3 窪川稻子……………(一三四)
- 4 平林泰子……………(一三七)
- 熱海海岸一場爭風……………(一三〇)
- 5 關鑑子……………(一三三)
- 關淑子……………(一三四)

#### 六 彈壓下的科學運動

- 1 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事件……………(一三四)
- 一九三三年三月的大彈壓……………(一三六)

## 七 學者評論家羣像

- 1 獨坐獄中的河上肇……………(二五二)
    - 心理上的轉變……………(二五二)
    - 一家爲信念而生……………(二五三)
  - 2 大塚金之助、平野與山田……………(二五五)
    - 名建築家大塚金之助……………(二五五)
    - 講座派的小野滴太郎……………(二五六)
    - 有出藍之譽的山田盛太郎……………(二五八)
  - 3 「赤化教授」集團……………(二五八)
    - 財政學名教授大內兵衛……………(二五九)
- 2 共產學會事件……………(二三九)
    - 講座派的人們……………(二三九)
    - 論敵野與豬俣……………(二四一)
    - 山田盛太郎的「日本型」……………(二四二)
    - 岡田宗司的反駁……………(二四四)
    - 向坂逸郎的登場……………(二四五)
  - 3 「唯研」事件……………(二四八)

## 八 爲學問而服從良心的京都學派

- 九州帝大三傑之一的向坂逸郎……………(二六二)
- 勞農派的驍將猪俣津南雄……………(二六二)
- 三木・戶坂・羽仁……………(二六三)
- 日本哲學界的原子彈三木清……………(二六三)
- 「意識形態論」的著者戶坂潤……………(二六六)
- 轉換期的歷史學者羽仁五郎……………(二六九)
- 1 京大事件……………(二七〇)
- 瀧川教授受到停職處分……………(二七〇)
- 六教授負職……………(二七一)
- 瀧川教授是紅色的嗎？……………(二七三)
- 京都學派的首腦佐佐木惣一……………(二七六)
- 事件的主角宮本英雄……………(二七八)
- 道地京都學派的末川博……………(二七九)
- 發正論而去職的恆藤恭……………(二八〇)
- 2 京大事件以後的發展……………(二八一)
- 3 京都哲學派的彈壓……………(二八三)
- 成了問題的「道理的感覺」……………(二八三)

## 九 自由主義的殘燈熄滅

- 果敢的和辻哲郎……………(二八六)
- 受總攻擊的西田哲學……………(二八八)
- 1 受「天誅」的美濃部博士……………(二九〇)
- 被起訴的「反動教授」河合榮治郎……………(二九二)
- 佐爾格事件與泊事件
- 1 尼崎泰實的死……………(二九六)
- 最後的明信片……………(二九六)
- 爲佐爾格事件所連累……………(二九八)
- 2 泊事件中的細川嘉六……………(三〇一)
- 黃鵠的言論封鎖……………(三〇三)
- 製造出來的重大事件……………(三〇三)

# 前篇 政治運動

## 一 社會運動的創世紀

### 1. 爲信念而生

明治維新在日本史上是一大革新，但這事不能說徹底；祇可說在充分殘存着的封建主義汪洋中，以平生不熟的資本主義來模倣歐美諸國的姿態，進行着緩慢的過程。因此，對「動」所起的「反動」的強度，以及企圖排斥「反動」的「動」的氣勢，都缺乏活潑性，也是當然的。不過在這個時代，也有爲了行將到臨同時也一定要到臨的新時代，在政治及思想上展開壯烈的鬥爭的一群人，和這一群人所創造的極多波瀾的歷史。這種歷史的波瀾，經過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以後，尤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突然變成激烈了。可是浮沫於這段歷史中的人們，我們也不能全部把他們稱爲先覺者。理由是，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的單純的抱不平，好新，以及爲人奔走的人們的行動，當然不能和以火熾的信念作熱血鬥爭的眞正先覺者的行動混爲一談的。關於這點，願和讀者一起，慎重地吟味一下。

我們所編撰不止的，祇是那些眞正先覺者所經歷過來的荆棘的歷程。一路爲自己的偉大的信念而





生，以及在這塗土爲企求新時代而成了犧牲的人，是何等多！

## 2. 木下尚江的手記

照馬克思一派的說法，古來所有一切的社會史都是階級鬥爭史，一個社會機構成立時，它的內部就已發生打破它的因子，而漸次形成這個社會的統治階級對立的勢力。

的確，由於明治維新，一方面在日本成立了不甚完全的資本主義體制，同時，對抗這體制的社會主義運動及勞工運動，也已從明治維新時起發生；看了這種事實，也就可知馬克思的話中有難以否定的真確性。

中日戰爭是日本資本主義發達的極大的發條，以這事爲契機，日本產業才有了大飛躍。可是同時，在社會狀態中也產生了勞資對立，這對立漸漸成爲明顯，社會運動也漸漸成爲活潑化。

當時的所謂社會運動創世紀的情形，可由「良人的自白」的著者，並且是當時的社會運動家的木下尚江的下面的手記而明瞭。

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二年）我最初參與社會黨創立的時候，安部磯雄和片山潛三人，無論從年齡，從學識說，我都把他們尊爲長老。但是和我特別有親密的友情的，還是幸德秋水。他比我年輕十歲。

把幸德介紹給我做朋友的是石川半山，石川往東京求學去的時候，曾到大阪訪問中江兆民，他在兆民先生家的骯髒的大門口，第一次見到幸德。幸德戴着煙管論時局。兆民被逐出東京的時候，幸德只十七歲，也跟了兆民一同到大阪去。……

當時正值中日戰爭之後，日本獲得了中國的賠款，各種事業勃興了起來；同時，在日本也最初流行「勞動問題」這個熟語，工人方面競相組織工會，學者及思想家方面，盛行議論社會問題，是這樣的一個新時代。

我和安部君，在一個奇妙的地方認識的。大概是明治三十三年（一八九九）的年底。埼玉縣的縣議會，通過了設置公娼的提案。實際的目的，在抬高娼寮新設地的地價，以謀取利，但表面的理由，却說因為日本鐵道公司大宮工場所在，是工人的大本營，爲了風紀與衛生，設置公娼是當務之急。

聽了這個理由以後，大宮工場的工會，就憤起而進行反對運動。島田先生（島田三郎）也爲了聲援而去參加，並且勸我也一道去。那天早晨在大雪紛紛中跑到上野車站。

一看和島田先生站着談話的人，那是一個中等身材，黑大衣，銅盆帽，紅潤的臉，鵝鴨一樣柔和的眼睛，令人起清高之感的青年紳士。——這正是早稻田大學的新教授安部磯雄。原來安部君也是往大宮去的。（中略）。

往報館去找幸德。一看見我，他就突然說：

「組織社會黨吧！」

「好的。」

這樣說了之後，兩人站着不眨一眼，相互看着。結果笑了出來，他也馬上回去了。

過了些日子，幸德給我通知，說舉行創立委員會，叫我到吳服橋的鐵工工會事務所去。心裏想參加的是那些人，就跑了去看看。安部君已來了，片山君也來了。「勞動世界」的青年記者西川光二君，也由片山君帶來了。「萬朝報」的河上清君也來了。此外，就是幸德和我，一共六個人。……

因為那是那時的事，所以參照的樣本是德國，名稱定為「社會民主黨」。決定發表一個稍為詳細點的宣言。宣言本來推幸德起草的，可是他推辭，讓給前輩担任。業經所歸，決定由安部君執筆。

### 3. 反戰主義的「平民新聞」

日俄風雲告緊時，言論界也活潑了起來，在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當時擔任「萬朝報」記者的幸德和堺利彦二人，大張反戰的論陣，結果，因此而被迫辭了職。

於是兩人創辦有名的「平民社」，並於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創刊「平民新聞」，從社會主義的立場大唱非戰論。雖然當時和最遠的各種社會條件有不同，但從正面對帝國主義戰爭唱反對論，在這點上，其勇氣却大大值得讚賞。

堺利彥，號枯川，生於北九州福岡縣的豐津，畢業當地中學校後，即入東京高等中學（這是第一高等學校的前身），可是因為專門玩着，連學費也不繳，終於被開除了。其後，出英語字典，幹教員生活，新聞記者生活，作家生活，在這個期間裏，他於明治三十四年，和片山潛，安部磯雄，幸德秋水等籌組社會民主黨，四十三年，出了千葉監獄後因為困於生活，即掛起了專門翻譯的「寶文社」的招牌，這是有名的軼話。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競選國會議員落選，以後漸漸退出社會運動的主流，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年暮死去。關於堺利彥，安部磯雄會這樣說：

「我在社會運動中和堺君相識，是在明治三十四年組織社會民主黨的時候，當時作為中心人物而工作着的，是我和片山君，以及幸德秋水和木下尚江君。其後不久，這個黨即告解散，而堺君即發行平民新聞，旗鼓聲震地大大地為社會解放運動吐了氣。

堺君酒厚周到，真是人格完美，無可疵議。如果說幸德是秋，則堺君的性格是春風騷蕩的春。他是貫通明治、大正、昭和時代社會運動的有功人物。

這個人格高尚的堺老在平民新聞社時代，和該社皇后爲了女士間的浪漫史，曾爲當時同志間所詭

漢。這個爲子女女士，就是始終跟着丈夫枯川走荊棘的道路，從一切壓迫中奮鬥過來的塚夫人。塚氏的獨養女兒真柄女士，是著名的女社會運動家，她是社會大眾黨高瀨清的夫人。

#### 4. 大前輩安部磯雄

安部磯雄的貫徹一生的人格主義，是因同志社大學的新島襄氏的薰陶指導而開始的。他出了同志社，到美國留學，所進的學校是在美國也稱爲保守的哈德霍特神學校。可是他一面研究神學，一面看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史篤夫人的「奴隸杜謨傳」，捷克遜夫人的「雷蒙那」等書，痛感對被虐待的人們應由人道主義予以協助；又讀了貝拉米的社會主義小說「向後看」(Looking Backward)，便從人道主義走到社會主義。

他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八五年)成爲熱烈的社會主義者歸國，以三田的基督教會爲中心而活動，到了明治三十四年，盡力於社會民主黨的創立，其綱領中所揭的「獨佔事業的市有」，「八小時工作」，「實施普選法」，「廢止死刑」，「廢止貴族院」等等，在當時的確是革命的口號。

他的社會主義，始終是人道主義的，而不是過激的，在這點上，永遠被批評爲右翼的東西，可是他說：

在二十五年前，我被稱爲極端的左傾人物，可是今日，却被稱爲右傾。但是我的思想一直

是健全而急進的，我要的是那種理想的無產政黨。

這樣，可見他決不是煽動政治家，也不是野心家，而是真正尊重人格者。他擔任早稻田大學的教授，不管拮据下雨，永遠是戴着屠帽子，穿着舊西裝，二十年如一日，勤懇不倦地到校授課；就從這點上，也可窺知他的真面目。

這就是受過他的驚陶，越在他前面為解放日本而奮鬥的許多社會運動家，永遠將他當作先生而尊敬着的原因。

## 5. 日本社會黨的市民大會

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年）一月七日西園寺內閣成立，該內閣對於取締社會主義運動，採取了顯著的自由主義方針。被這事所刺激，樋口傳和西川光次郎二人，在一月十四日揭起「以實現普選為目的」的綱領，組成了「日本平民黨」，以穩健合法的手段，開始了企圖增進大多數無產階級者利益的運動。其後不久，堺利彥和深尾韶二人也組成「日本社會黨」，於是西川等的日本平民黨馬上併入這個日本社會黨，而產生了新的「日本社會黨」。「日本社會黨」第一次大會，在同年二月二十四日京橋區本挽町的加藤病院舉行，選出片山潛、堺利彥、西川光次郎、加藤時次郎、竹內餘所次郎、齋藤兼次郎、樋口傳、岡千代彦、森近通平、深尾韶、山口義三、田添鐵二、幸內久太郎等十三人為評議

員，堺、西川、森近等三人爲幹事，這樣，日本社會黨運動先驅的社會黨便產生了。

日本社會黨在最初，雖依照它的聲明，頗注全力於普選運動；可是一到了三月，在東京市發生了電車漲價的問題，輿論驟然，大家開始指責了，因此，該黨就抓住了這個實際問題掀起了。因爲市會議員給電車公司收買了去，將作公司的走狗，所以該黨把議員的醜行暴露在白日之下。

早春三月十一日和十五日，該黨在日比谷公園召開東京市民大會，展開了「大群眾示威運動」。尤其在十五日的第三次大會中，市民參加的有二千人左右，西川光太郎對到會群眾說：「諸位，我們現在就跑到正在開會的市會去，好嗎？」這樣一煽動，群眾馬上報以掌聲，於是口傳、深尾溜、山口茂三等八人舉了赤旗領前，奔湧到有樂町的東京市街鐵道公司，東京市政府等，且曾有投擲石子的。

爲了這事件，西川光太郎、山口茂三、大杉榮等日本社會黨幹部十五人，依所謂暴徒煽集罪被檢舉起訴；從此，政府對社會黨的彈壓漸變得嚴厲，不久社會黨就煙消雲散地潰滅了。（這個事件在初審時判無罪，二審時判爲有罪。）

## 6. 大逆事件的幸德秋水

其後發生的是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八年）的赤旗事件和四十三年大逆事件，都是當時極度聲

動社會耳目的事件。

所謂赤旗事件，是社會主義者正在東京神田錦輝館集會的時候，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拿了赤旗湧上街頭，警局就以這事爲理由，檢舉了許多社會主義者。所謂大逆事件，是在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秋舉行閱兵式的時候，計劃向日皇乘輿投擲炸彈。據小山松青談：這個事件中，被視爲首腦人物的幸德秋水等十二人因此被處了死刑。可是關於這事件的真相，則未能判明之點還很多，有人說這是取締當局所捏造，這種說法也很有力，所以這事件也許將永遠成爲一個謎。據白柳秀湖所述：

『據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一月十八日下午最高法院發表的判決書，則認爲無政府主義者幸德傳次郎、菅野菅、宮下太吉、新村忠雄、古川力作、大石誠之助、奥山健三、森近運平等十六人，企圖於明治四十三年秋季作不忍言的暴行。』

據記錄所載：『事件以明治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由長野大林區警察局拘捕信濃明科製材所工人宮下太吉開始，至六月二日，檢舉首領幸德傳次郎，全國大搜索之結果，拘捕二十六名連累者，初審在極度秘密中進行，至十一月九日審結，識爲大逆事件，立即轉送最高法院特種法庭，翌年即明治四十四年一月八日，二十四名被告死刑，十九日，日皇下令特赦減刑，二十四人中十二人改處無期徒刑。翌年二月十四日上午八時，開始對幸德等十二人執行死刑，至下午三時全部畢事。』



幸德秋水本名傳次郎，他和塚利彥合譯的「共產黨宣言」，既有歷史意義，現在讀來也具有名譯的價值，可說是日本社會運動史上燦然輝耀的金字塔。他曾因這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而入獄，出獄時則已變爲克洛泊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者。生後不久，父親即死去，由母親一手撫養；也許因爲這點，他始終激烈反對一切權力，但據說對母親却是由衷的孝子。

在大逆事件中被宣判死刑後，他立即從獄中寫信給塚利彥，這封信裏，也曾說及聽到母親死亡消息後的感想，有下面一段的名文：

「走到臨時監獄來，拿起飯盒子時，心胸立即感到塞住，幾點熱淚跌到粥上。我一徑喝的是粥。（中略）母親是三十三歲作了寡婦的，爲了十三歲、七歲、五歲和三歲的四個可憐的兒女，堅拒再醮，度了四十年的犧牲生涯。那時二歲的孩子，正是我這個天下第一不孝之子。噢！」

## 二 社會運動的黎明期

### 1. 德謨克拉西的抬頭

「黎明會」和「新人會」

自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連續五年把歐洲的天地化爲戰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日本各方面

也終與了很大的影響，特別在經濟方面。一邊日本資本主義急速地發展，一邊也急激地呈露了因此而來的社會缺陷。又逢德謨克拉斯以滔滔之勢襲來，於是日本社會運動就趁着這個潮流，急激地抬頭起來了。在日本，德謨克拉斯運動的盛行，是在巴黎和會那時至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可是對於這一運動的展開，最有力的是吉野作造、福田德三，以及大阪朝日新聞的長谷川如是閑等的一派。

在大正七年末，吉野作造、福田德三、渡邊鐵藏等，組織「黎明會」；東京帝大的學生赤松克麿、宮崎龍介、麻生久等則在大學內組成「新人會」。對於這一運動，「浪人會」和「黑龍會」等右翼團體，認爲德謨克拉斯思想是違反日本國體觀念的過激思想，與起排擊這種思想的運動，遂發生了「攻擊大阪朝日新聞社事件」和「浪人會對吉野作造的同台演說事件」。

### 「國賊」村山龍平

大正六、七年（一九一七、八）的時候，在東京，吉野作造、福田德三等每月在「中央公論」雜誌上大張鼓吹德謨克拉斯的筆陣，而展開活動；一方面在「大阪朝日新聞」，則有島居素川、長谷川如是閑、大山郁夫等記者，站在這種思想的宣傳的尖端，論調很激烈，因此激起了右翼團體的反感。正當這個時候，大阪朝日新聞在社論中用了「白虹貫日」的一句，浪人會和黑龍會看到後，認爲這句是中國的古語，是變革國體的意思，所以朝日新聞明顯地是在宣傳赤化思想，就興起了磨礮朝日新聞的

運動。結果，黑龍會會員會組織「皇國青年會」的池田弘壽等六人，跑到大阪，在大阪市的中之島公園圍住了朝日新聞社社長村山龍平，在行人環視之中把他綁在石燈籠上，把大書「代天誅罰國賊村山龍平」的紙旗，插在旁邊。

這個大阪朝日新聞事件，可說是日本思想運動蒙難史的一幕。

### 吉野博士和浪人會的同台演說

在大正七年十一月的「中央公論」雜誌上，吉野作造對浪人會的活動，澈底加以攻擊；「浪人會是在擁護國體的美名之下，進行一大半與國家有害的運動的團體，他們插嘴中國革命，滿蒙問題等等，表面好像是愛國之士的行爲，其實他們的行動完全是黑暗的。他們究竟有點什麼？世人每一談起浪人會，就把它看作搗亂者；而在他們，却常常誇說他們的武力制裁，好像這就是他們同志的一種榮譽。他們倘使真有謀擁護國體的赤心，我願意聽他們光明的積極的精神在那裏？我願意他們由黑暗而變成公開的團體，聽聽浪人會這東西的行爲和精神是什麼？」顯然是向浪人會挑戰。

浪人會的同人接受這個挑戰，要求吉野博士舉行同台演說，於是二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於東京神田南明俱樂部，在熱狂的聽衆之前，舉行了吉野作造對浪人會的同台演說。浪人會方面出席的有葛生能久，佐佐木安五郎，內田良平等。經過了許多激烈的問答之後，雙方的意志經過疏通，互相承

認思想問題的本身姑置勿論，但在愛國的至誠一點上，雙方都不後人。結果宣讀了下面兩條備忘錄：

1, 關於目前迫害大阪朝日新聞社長村山龍平的池田某的行動，聽了內田良平的聲明後，吉野博士承認浪人會的宗旨並非出於壓迫言論。

2, 吉野博士與浪人會，應在崇仰日本的尊嚴的國體之下，爲發揮君民一致的美德起見，各本所信去努力。關於這點，雙方意見一致。

宣讀後，三呼天皇陛下萬歲，即告散會，總算是紳士式地把問題解決了。

## 2. 工潮頻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資本主義急速發展，勞動者大爲增加，促進了無產階級的結成。加以政黨向資本家財閥隸從的現象漸漸表面化，益發促成了勞資的階級對立；一方面，所謂暴發戶的奢侈生活，又使一般國民起了憤懣，於是標榜階級鬥爭的工潮，佃農風潮，在各地頻頻發生了。尤其在軍部於大正七年出兵西伯利亞，要和蘇聯戰爭的時候，在日本國內，因飢饉而急激地暴發了搶米風潮與農民運動，於是自從幸德事件以來久已絕跡的社會主義運動，也趁着這個風潮而抬頭了。在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年）八月誕生了「友愛會」以後，在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十月，由鈴木文治，松岡駒吉，赤松克麿，西尾末廣，片山哲等組成「日本勞動總同盟」，在翌年即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四月，由杉

山元治郎，大西十村男等創立「日本農民組合」，都足以說明這個風潮。

### 3. 半非法的社會主義同盟

#### 社會主義者的積水池

在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十二月組成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是日本無產政黨的先驅。前面說過，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日本資本主義迅速地發展，同時，勞動者階級的意識及運動，也有顯著的發達。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從全世界說來，是無產階級突飛猛進的時期，在日本，是一方面希爾喬亞自由主義的思想抬頭，一方面工會運動勃興的時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大正九年九月，由堺利彥，荒畑寒村，山川均，佐野學，德田球一，大杉榮，岩佐作太郎等三十人最初發表了社會主義同盟的計劃，在兩個月以後，全國參加者達一千人，到了四個月以後，加盟的人數達到了三千人。同年十二月，這同盟舉行成立大會，可是馬上被迫解散了。從此只以半非法團體活動着。翌年即大正十年五月，同盟召集第二次大會，可是再度被迫解散；接着，連同盟本身也被認為政治結社而被命令解散了。

但是這個同盟，是當時日本廣義的社會主義者的一大積水池。這是馬克思主義系共產主義及社會

民主主義)及無政府主義者，工會主義(Anarcho-syndicalism)系等所有，一切社會主義運動者，最初合流於一個組織之內。因為明治四十至四十二年以來的極度壓迫，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被局限在極少數的一個社會主義者團體內，沒有一點向外發展的力量，等到這個同盟組成後，纔在從來作為思想運動而發達起來的社會主義與工會運動之間，最初發生了接觸，這是在從來的一團社會主義者外，受新情勢的促使而到萌芽了的社會主義要素，自己需要團結起來。

### 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分化

但是以同盟的解散為轉捩點，以上各派又分化成無政府主義及無政府工會主義的一派，和馬克思主義的一派了。這種分化的發生，有兩種原因：國際方面的原因，是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十一月蘇聯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後，經過多年的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間的論爭便一舉宣告結束；國內方面的原因，則因為「日本社會主義同盟」解散後，在工會的鬥爭中，注重革命的少數人的英雄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被注重結成大眾的階級勢力的馬克思主義者，漸次克服了。換言之，在社會主義純屬思想運動的時代，固可以包容所有一切種類的反資本主義的傾向，可是在作為無產階級經濟運動的工會運動發達起來時，對這工會運動所持的態度與見解，勢之所趨，終於在社會主義上惹起了分化作用。由大正十年(一九二一)至十二年徐徐進行着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分裂，是由對於

工會運動見解的不同而發生的。這個分裂，在大正十一年（一九一六）九月在大阪舉行的勞動組合總聯合全國大會具體表面化，在這次大會中，馬克思主義者完全獲得了勝利。從此以後，無政府主義以及工會主義對日本工會運動的影響，尤其自由聯合主義所給的影響，是急速地衰退了。這個分化，是日本社會運動史上值得注目的事實。

#### 4. 無政府主義運動

##### 克魯泡特金的森戶事件

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流入日本，是在明治三、四十年之間（一八九九—一九〇七），不過當時尙與自由民權思想以及虛無主義等混淆在一起，所以這個運動，也僅僅是幸德秋水，岩佐作太郎，石川三四郎，大杉榮等一批無政府主義者所作的一種有力的思想主張而已。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即因日本資本主義發展而勞動運動急遽進展後，無政府主義運動却以明顯的社會運動的形態勃興，以後直到一九二三年爲止，雖有共產主義運動因蘇聯革命的影響而抬頭，但是無政府主義運動還是掌握着日本社會運動中的霸權。自此以後，則隨着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大，無政府主義運動漸漸呈露了衰微的徵兆。尤其一九二三年九月，向來在勞動運動社執無政府主義運動牛耳的大杉榮，被甘粕大尉殺害後，無政

府主義運動的陣營受了莫大的打擊。不但如此，因翌年即一九二四年發生了福田雅太郎大將（當時的戒嚴司令官）被狙事件，古田次郎，和田久太郎等被處刑及上斷頭台，以及共產主義的興盛，社會民主主義的活躍等等，益發使無政府主義趨於衰頹。這樣，本來在勞動運動社的影響下差不多是行着統一活動的無政府主義者，分化成許多少的思想團體，陷入勉強繼續無聯絡且不活躍的運動的狀態，終於把原來的領導地位讓給了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等了。

其間在一九二一年一月發生了所謂森戶事件，這是與無政府主義運動有關的值得注目的事。在這年四月出版的東京帝大經濟學部機關雜誌「經濟學研究」上，登載了副教授森戶辰男的論文「克魯泡特金的社會思想的研究」後，該校右翼團體「與國同志會」即認為宣傳無政府主義，認為信仰並且宣傳這樣的危險思想的人，在最高學府內供職，是斷乎不能容許的事，所以該會的代表即訪問校長山川健次郎，要求把副教授森戶免職，並且歷訪文部大臣中橋及次官南文次郎，作同樣的要求，結果森戶被命令停職，在一月十四日與雜誌代表人大內兵衛，同被以違反新聞紙法的罪名起訴。以後幾度厚霜，等到停職的自由鐘一響，森戶辰男由社會黨推為國會議員候選人，而在化爲焦土的廣島黨眾，正在言論與實踐兩方面傾其綿密而奮鬥着。

## 甘粕事件的大杉榮



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是鼓勵有人間味的人。他說：「我是愛好精神的。但是當精神被理想化時，就多半厭惡。因為所謂理想化這一個行為，大多與社會現實妥協，趨炎附勢，與勢力妥協，並且其中含有拉扯之故。社會主義我也非常厭惡。無政府主義也覺得厭惡了。我最愛好的，是人類的盲目的行為，是精神的完全爆炸。」

他從幼年時代起就才氣煥發，因為父親是軍人，所以他被送入了陸軍幼年學校。他在幼年學校，也發揮了耳目激石的小說「哥兒」以上的哥兒行為；他的二十九年的短促的人生，完全天衣無縫，是人性的種種痛苦無顧慮的發露。他和伊藤野枝，神近市子，以及其他女性的三角關係，四角關係，都不過是這事的一種表現。

並且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家，也很少像他那樣叫人感着人間味的。他絕對忠實於良心的命令，而決不和現實妥協，是這樣一個為信念而生的漢子。他的思想，與其說受克魯泡特金的影響，毋寧是更多地汲取了巴枯寧、派的思想，結果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工會主義者（Anarcho-Syndicalism）。他自已在說：

「看了克魯泡特金那樣的無政府主義者，雖對他們起尊敬之念，却不能起親愛之心，怎麼也不能接近。我倒是對於那種天生的無政府主義者，就是在無政府主義社會裏也會是一個叛逆者的，真正天生歡喜叛逆，日常生活並不是規規矩矩，而是昂而郎當的人，覺得親昵得多。因此，我倆懇

起我們的巴枯寧的生活時，就不禁浮上微笑。

他是天才的語學家，英語固不必說，就是法語，德語（這些大多是在獄中用功得來的），也都來得；有達爾文的「種之起源」，法勃爾的「昆蟲記」等著名譯本。

他因「赤旗事件」被禁在千葉的監獄中三年半，出獄以後，於一九二二年和荒畑寒村共同發行「近代思想」，一九三〇年致力於「社會主義同盟」的組成，大正十一年末，爲了預備出席國際無政府主義大會而赴歐，在巴黎街頭演說而入獄，這類事表示他的一生，始終是戲劇性的。

而且最後在一九三三年大地震的紛亂中，和他的愛人野枝及外甥宗一，同被甘粕大尉所殘殺。（也有人說，兇手是另外的人，甘粕不過是事件的負責人）。其兇手甘粕，以後就以滿洲爲舞台，明裏暗裏活躍着，可是與停戰同時，向他的部下即「滿洲電影公司」的職員說了訣別之辭後，當場猝然一斃，用手槍自殺，這也是很珍奇的命運。

## 5. 高島素之的立場

以翻譯「資本論」聞名的高島素之，從早就研究馬克思主義，結果斷定日本應行的社會主義是國家社會主義。於一九一八年和理利彦，山川均等分手，發行雜誌「國家社會主義」，到了一九二二年，組織「大眾社」，發行機關雜誌「大眾運動」（一九二二年五月創刊，同年八月停刊），每週出

版，提倡國家社會主義，並從事這個運動，可是並沒有得勢。當時廣集於高島素之門下的，有矢部周，神永文三，小栗慶太郎，石川準十郎，津久井龍雄，北原龍雄，松延繁次，大木雄三等最近在領導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一些人。

### 三 社會運動的勃興

#### 1. 第三國際的指導原理

一九三二年以後，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掌握了日本社會運動的勳權，這在前面已說及；以這個時期為境界，此後日本的社會運動進入了勃興期。不過在概觀這個勃興期的運動之前，須先說及其背景即第三國際的誕生。

繼第一國際（國際勞動者同盟）及第二國際（國際社會主義勞動者同盟）之後，有人企圖組成第三國際，其事起始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瑞士金美華爾舉行的國際會議。這個會議由義大利社會黨的左翼份子提倡，要求「忠實遵守階級鬥爭與國際團結原則的一切勞動團體」參加。開會時，包括各國社會黨內的左派與中央派，由於兩派的對立，關於把世界大戰轉變為國內戰爭等問題，沒有獲得最後的解決。其後於一九一六年在瑞士的金塔爾，一九一七年在瑞士的金美華爾，又開會議，可是兩派的

對立終未能消弭。後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獲得成功，於是左派份子即以獨力開始進行新的國際組織運動，這樣就造成了第三國際的基礎。一九一九年一月，蘇聯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集波蘭及其他國家社會主義政黨的左派，於同年三月成立了第三國際。在成立大會中，決定以無產階級的獲得政權，向社會民主主義者作徹底鬥爭，及掀起帝國主義諸國殖民地的革命。爲這新成立的第三國際的根本原則。上面是第三國際，或共產主義國際（簡稱共產國際）產生的經過。

當時正是繼一九一七年的蘇聯革命與歐洲大戰之後，革命運動最盛的時代。革命運動在德國及匈牙利極其猛烈，尤其匈牙利，共產主義革命會一度獲得成功，此外國家，革命的浪潮也到處高漲，直接的暴力革命的情勢已猛烈展開。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一九二〇年七月及八月在列寧格勒舉行了第二次第三國際大會，在這次大會中，決定二十一條加入共產國際的資格，聲明一國只能有一個共產黨，此外，並決定了第三國際的基本戰略。接着，又於一九二一年六七兩月舉行第三次第三國際大會。其實，從這時起，革命情勢已開始稍稍衰退了，但是第三國際仍堅持革命是在發展中，在這個前提之下，傳教全世界無產階級，聲明以「到大衆中去」爲口號，以統一陣線（United Front）爲戰術。（「到大衆中去」這個口號，與日本勞動派的誕生有密切關係；而統一陣線這個戰術，其後又發展爲第三國際的人民陣線戰術，由下而上的統一陣線戰術，這在理解日本最近的人民陣線以及民主陣線問題上，是值得注意的戰術。）

## 2. 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綱領草案

日本社會主義同盟解散以後，在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至十二年，產生了許多以共產主義爲指導理論的小團體。有：文化學會、M. I. 會、建設者同盟等等。但是特別值得注目的是，大正十一年七月組成的第一次日本共產黨。

該黨以佐野學、山川均、堺利廣、荒畑寒村、近藤榮藏、高津正道等爲中心，與留在蘇聯的片山潛等取得聯絡，而於一九二三年成立；該黨代表高潮清携帶黨規，向同年十二月的第四次第三國際大會報告日本共產黨的成立，這被大會正式承認爲第三國際的日本支部即日本共產黨。當時因爲第三國際在一九二〇年的第二次大會中早已決定規約及二十一條加入條件，所以日本共產黨是在全部承認有關無產階級獨裁的理論之後組成，而獲得第四第三次國際大會的承認的。在這個規約中說，第三國際不惜用所有一切手段，並不惜以武器爲手段，以達到建設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目的。第三國際認爲唯有無產階級獨裁，纔是能夠把人類從資本主義的殘暴中解放的唯一手段。並且第三國際，認爲蘇維埃權力纔是這種無產階級獨裁的歷史形態。（松本有夫譯「第三國際的指導原理及規約」一四一頁。）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機關報，決定爲「前衛」「勞動新聞」及「農民新聞」。

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綱領，在那時並未完成，祇有當時第三國際執行委員布哈林等直接參加而擬訂的日本共產黨綱領草案。（參照「社會科學」第一期三〇五頁至三〇八頁。）第三國際指令日本共產黨，對這個草案加以審議。日本共產黨爲了審議這個綱領草案並討論所謂無產政黨問題，於一九三三年五月舉行臨時大會。可是綱領草案在那次大會中沒有審議完了，決定於大會後交黨內機關加以審議；但是不久，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堀、山川、荒畑等首腦份子被檢舉，其後到了同年九月，又因大地震而發生混亂，到了一九三四年三月就不得不決議解黨，結果還是草案。但在這個綱領草案中，曾對當時日本的政治及經濟的一般情勢加以分析，認定天皇制是當時日本政治上半封建的表現物，而強調「日本的無產階級必須爲打倒帝王政府，廢除君主制而奮鬥。」關於革命前途的展望，則認爲「日本先須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並且說「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實行，是無產階級革命——即直接以打倒資產階級的統治爲目的，而實現無產階級獨裁的革命——的序幕。」（後述的「三十二年綱領即由這個草案發展而來的）。在其行動綱領中，揭着廢止君主制，廢止貴族院與樞密院，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等等口號。上述草案又認爲當時在既成政黨指導之下要求普遍的運動漸次化爲羣衆運動，不但會把小資產階級，而且會把勞動羣衆也捲入在運動裏面。所以日本共產黨必須積極參加普選運動，在運動中與一切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的幻想鬥爭，使其變成革命的議會主義。最近的民主陣綫的內容，可以在這種主張中體味。

### 3. 五色溫泉的第二次日本共產黨

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解黨，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在京濱鐵路沿綫森崎地方的一個旅館中，在野坂參三、佐野文夫、市川正一、德田球一、渡邊政之輔、荒畑寒村等聚集之下決議的；同時設置了「殘務整理委員會」，作為整理未了事務及助成共產主義運動的機關。同年五月，發行「馬克思主義」雜誌，從事共產主義的宣傳煽動，並謀同志間的聯絡，待機再舉。

對於上述的解黨決議，因為駐在上海的第三國際遠東辦事處提出了異議之故，荒畑寒村、佐野學等幾次到滬，協議善後方策，於是產生了一九二五年一月及五月的「上海綱領」，結果，於同年八月，組成了一「共產主義者集團」。

其後，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德田球一赴蘇，翌年六月，他帶了所謂「莫斯科綱領」歸國，在羣馬縣磯部鐘泉附近舉行擴大委員會議之後，又於同年十二月四日在山形縣五色溫泉宗川旅館，由福本和夫、佐野學、渡邊政之輔、市川正一、鍋山貞親、三田村四郎、德田球一，志雄義雄等十七個黨員，舉行極秘密的會議，整飭黨的陣營，組成了第二次日本共產黨。

### 4. 國際人物片山潛

片山潛，與其說他是日本的革命家，毋寧說他是具有世界地位的共產主義者。

他曾出席一九〇四年在安姆斯特丹舉行的第二國際大會，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蒲列哈諾夫握手，曾被選為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享受革命蘇聯的國賓待遇，從這些事看來，他的活躍舞台，始終是國際性的。

一九三三年，一時曾謠傳他轉向，可是他斷然否認，曾寄出下面的信件，從這裏也可窺見他的風格。

「(上略)本人還是一個片山潛，還是安政六年(一八五九)生的老人，決沒有害懷鄉病，也沒有心境的變化，而且決沒有轉向右翼。……本人決沒有想從現在的實際工作逃避，也沒有因接到了極左派沒落的日本實信而益增老去的傷感。……相反地，本人現在目睹蘇聯五年計劃之大業日益進展的事實，而慶着帝國的殘生。……」

這是因為怕向來信任本人的工農大眾發生誤解的緣故。(下略)」

此外，永井柳太郎說及片山潛的話，也很有趣：

「當時片山先生好像是四十歲左右。因為勞工運動到處奔波之故，面孔給太陽晒得漆黑。一看就覺得有粗野的性格，身體強壯結實。感情非常強烈，意見一有不合，不管對方是誰，馬上會加以抨擊，議論到激烈的時候，就會興奮到十二分，聲音也越來越大。」



他在赤都莫斯科死後，遺骨作為國際布爾什維克最高的榮譽，葬入列甫廟正後面的克林姆宮殿的城壕內，在黑色大理石碑上用金字刻着「Ю. В. Сталин」(片山潛)的名字，和已經去世的奈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領導者的名字並列着。

## 四 從『山川主義』到『布哈林綱領』

### 1. 『山川主義』的出現

一九三三年七月組成的第一次日本共產黨，它的輝煌的指導理論家是由川均。他依據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決議，把第三次第三國際大會的口號「到大衆中去」應用到日本，在一九三三年八月號的共產黨機關雜誌「發表」無產階級運動的方向轉變」一文，其後又陸續發表「方向轉變及其批評」「方向轉變的小布爾喬亞的解釋」「給天上的社會運動家」「方向轉變的危險性」「無產階級藝術的基礎」「無產階級的政黨」等論文。所謂「山川主義」的主張，可以在這許多論文中發見。現在把它的主要看一看。

### 階級運動大衆化

第一，他提倡階級運動的大衆化。日本無產階級運動到一九三三年爲止，始終由少數前鋒，明白認

定以廢除資本主義為最後目標，爲了脫離資本主義的精神支配，在思想上進行階級意識的演進與純化。結果，少數前鋒把主力部隊即大眾遠遠丟在後面，只替自己向前進。現在前鋒與大眾間的聯絏將被敵人切斷，前鋒將不能率領大眾了。所以今後無產階級運動，必須由這種少數人物帶着徹底而純化的思想，重行回到遠遠丟在後面的大眾之中。山川均作這樣的主張，反對極左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感情上的革命主義。他認爲要實現「到大眾中去」這個口號，必須使當前的運動立腳於大眾的現實的要求上面，他說：

「我們以撤廢資本主義爲目標。我們知道除了撤廢資本主義以外，無論什麼改善，都不能把我們解放。但是，假使無產階級的大眾並不要求撤廢資本主義，而祇要求改善目前的生活，則我們當前的運動，必須以這種大眾的現實要求作爲基礎。」

他竭力主張，必須努力在當時日本有組織的勞動者三萬人（前鋒）與未組織的勞動者二百萬人（主力部隊）之間，結成有機的關係，並且對於三百萬家庭的佃農，也必須具有指導力。

### 資產階級政治鬥爭

其次，他提倡無產階級運動的政治鬥爭化，反駁當時具有相當勢力的無政府主義者及工會主義者所提倡的政治運動否定論。他認爲現在的政治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治，對於人民的生活中有着直接而深刻的

影響，所以我們必須積極地和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如果僅僅消極地在思想上否定資產階級政治，其結果適足以肯定，支持及援助資產階級政治。僅僅「小心地抱着撤廢資本主義的這個理想」，那是不够的；他強調着：「這也沒有意思，那也沒有意思，像這樣的消極的、迴避的、懷疑的、虛無主義的態度，必須棄去，改爲積極的、戰鬥的、實際的。」他竭力主張政治鬥爭的重要性，這樣說：

「資本家階級的政治統治與政治權力，都是經濟統治的凝結物或綜合體。即使在資本主義已進入成熟期與衰老期的各國，勞動階級還是不容估得絕對的勝利，資本家階級依然繼續它的統治，這原因，就是因爲資本家階級的權力有政治組織。因此，無產階級運動，不能僅僅與資本家階級的經濟統治鬥爭，而將他們的政治統治置之不顧。……勞動者在要求增加工資二成而行罷工的時候，他們原不是存心作政治鬥爭，而是存心和資本家的經濟上的統治力鬥爭。可是治安警察法出動了，警察力出動了，司法權出動了，結果，勞動者方面，就在不知不覺之間變成和資本家階級的政治權力鬥爭了。」

### 不要太重視議會運動

第三，他否定議會主義，而主張社會革命。他說：

「所謂「轉變方向」，同時需要把無產階級的鬥爭，擴大爲對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的鬥爭。」

不過，轉方面的精神所要求的無產階級政治運動，是戰線的擴大與延長，決不是想靠政治運動來完全代替經濟運動，也不是要拿議會運動來完全代替工廠運動及農場運動。當然更不是因為經濟上的直接行動失去了把握才有這個必要。假使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尤其議會運動，結果使無產階級對經濟鬥爭的信念發生了動搖，或者在無產階級大眾間植下一種迷信，使他們相信在議會中的改良的立法能够解放他們；甚至使他們相信無產階級的最後的要求與絕對的勝利，可以在議會主義的範圍以內實現。這樣，的確是從革命主義墮落到議會主義，從無產階級運動墮落到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運動。

無產階級運動的最後目的，即無產階級的絕對勝利，是政治的目的，政治的勝利。和這種政治目的與政治勝利完全分離的經濟上的直接行動，總之是以局部改良為目的的鬥爭，即改良主義的運動。這種局部的鬥爭，與無產階級的最後目的即政治目的連結在一起時，才有革命的意義發生。我們必須重視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但是對於議會運動却不能過於重視。我們必須把資產階級表現其政治勢力的議會及議會運動，最有利地利用於下述目的：即把無產階級的大眾，在政治上團結起來，施以政治訓練，推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決定性的鬥爭。但是我們對於議會將給與我們什麼，却不能作何種重大的期待。』

不要急於組成共產黨

第四，他說日本的客觀情勢，因為無產階級的大衆和前鋒，都沒有充分生長發達，所以前鋒黨即共產黨不應馬上組成，必須努力於無產階級運動的大衆化及政治鬥爭化，等待大衆與前鋒的發達成長，而在大衆運動的過程中予以組成。就是說：

「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是包容的。可是增加包容力這事，其意便是根據無產階級中意識比較落後的部份的需要，採取對此作很多讓步的綱領。同時，無產階級政黨，是率領無產階級大衆與資本主義爭奪最後勝利的指導力，是表示無產階級的進行方向的指導精神，是領導無產階級運動的軍旗。其旗色必須盡量鮮明。所以在一方面，無產階級政黨至少要在現在法律許可範圍以內，揭發最大限度的革命的綱領。根據這個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勢必是無產階級中階級意識最進步的少數前鋒份子的政治結合體。」

這兩個要求，未必是什麼時候都不相容的，但是至少在某種時候，爲了兩者中的一方面的必要，必須多少犧牲另一方面的希望。根據日本現在的形勢，無產階級政黨當面的任務，有如前面所說，是務必使無產階級在政治上不致離散，把無產階級置在有組織的勞動者與農民的指導之下。至於在怎樣的綱領之下，把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當然也很重要，但這畢竟是次要的東西。無產階級政黨首先必須在其第一步上，圓滿的完成此種任務。假使無產階級政黨能將這第一步站穩，則走上其次重要的第二步，就很容易了。總之，如果無產階級，不被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所分解

而能在有組織的勞動者與農民的指導之下，組織成獨立的政治勢力，則向怎樣的方面前進，差不多已是沒有疑問的事了。

所以無產階級政黨實行其跟着形勢的發展而來的當前的歷史任務時，最有效的綱領，就是最好的綱領，同時也是目前最革命的綱領。從現在的日本狀況，和以這特殊狀況為根據的無產階級政黨當前的任務看來，只在文字上最大胆地表現無產階級的最後目標與要求的綱領，未必是革命的綱領；唯有在實行無產階級的這種當前的任務上最有效的綱領，才是革命的綱領。

## 二 二段革命並非必要

最後，他認為日本的資本主義已達最後階段的獨占資本主義，帝國資本主義的階段，資本階級已確立政治上的統治權，所以今後的日本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他堅持着這個所謂一般革命論。

他觀察資本主義的一般的發達跡象，認為新興的資產階級雖反抗封建而確立了資本主義，同時已獲得了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可是隨着輕工業的發達，資本主義變更了過去的戰鬥性，而成了和平的性質，以自由競爭與自由貿易作為經濟上的有條，以民主主義，作為政治上的理想；可是資本主義一發展到重工業，自由競爭主義與自由貿易主義又變成了獨占主義與保護政策，這樣，和平主義轉變為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政治則雖然仍具有民主的外形，可是資產階級獨裁却漸漸露了出來了。關於日

本資本主義的特徵，他這樣說：

日本的資產階級脫離官僚及軍閥的保護而獨立，確實地掌握政權，還是最近的事。而且在資產階級的政權確立的時候，日本的資本主義已爲世界大勢所驅，達到了第三個階段即帝國主義與反動主義的階段。換言之，資產階級政權確立時，日本資本主義的心理，已不是自由與民主，而是資本主義末期的特徵即焦躁，反動，以及對日益抬頭的無產階級發動攻勢。而且其所必需的政治形態，已不是民主主義，而是最露骨的獨裁制了。所以日本資本主義，過去既不會使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發達，將來也永遠不會有完成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的必要及機會。

他又比較日本的資本主義與俄國的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化更爲落後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國，政權完全在封建的官僚軍閥手中。因此，到同年三月革命時爲止，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把官僚與軍閥作爲共同的敵人而奮鬥。三月革命的結果，成立了代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克倫斯基政權，但是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却主張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制度尚未根深蒂固之前，把它推倒爲無產階級革命，結果就發生了十一月的第二次革命，將他們的主張付諸實行；但是在一九二二年的日本，因爲事實上資產階級的政權業已確立，所以在日本，沒有像俄國那樣經過二段革命的必要，應當立即實行無產階級革命。這是他的暗示。以上所述五點，便是「山川主義」的特徵，它在「上海一月綱領」中受到痛烈的批判。

## 2. 「上海一月綱領」

對於一九三四年三月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解黨決議，在上海的第三國際遠東辦事處提出了異議，於是荒畑寒村，佐野學等赴滬協議，結果於翌年即一九三五年一月產生了所謂「上海一月綱領」，並且於同年八月組成「共產主義者集團」。這個「綱領」，在指摘福本和夫之先，指摘山川主義的錯誤，並且力言日本共產黨應立即組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也有立即實行的必要。這點，在理解福本主義，以及明瞭福本主義把山川主義取而代之的情形上，是很重要的。這個「綱領」是：

「過去一年間，在日本，反對專制主義的運動抬頭，這運動現在愈益高漲了。（中略）在這樣的時分，即在反對專制主義運動擴大時分，帝政主義必須由有組織的勞動者與農民的聯盟的力量，總能破壞。缺乏集中日本全體共產主義份子的組織，這事對於革命運動是一種極大的危險。而且這種危險，可就是日本的共產主義運動本身的危險。……」

關於上述日本革命形勢的擴展，對於共產黨組織工作未曾十分努力的同志的錯誤，現在已明白了。這批同志說：爲了在將來組織共產黨起見，先有耕鋤地面的必要，然後去組織。這種耕鋤地面的過程，是整理委員會的工作，委員會必須和工會，知識階級中的共產份子，作個人的及小集團的接觸，使這種個人及小集團成爲未來共產黨的構成要素。這樣，整理委員會總能結合這些



要素，而完成日本共產黨的組織。這些同志的這種過錯，是和解散黨的錯誤具有密切關係的。：有些同志的意見，認為日本共產黨的解散，其原因與其說在於指導者的過失及黨的內容的錯誤，毋寧說客觀的條件才是更重大的原因。這種意見是十足的錯誤，因為這種意見包藏着直接到達機會主義的危險之故。並且上述這種見解，又只使日本的同志之間發生下面一種傾向，就是不組織黨，而祇是在觀念上，為未來的黨而準備共產主義的要素。……

這些同志，以為在現在沒有組成不合法的黨的必要，並且在日本現在的情形之下，要有不合法的黨，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現在要一般地組成共產黨，是不可能的。……

依照這些同志的見解，要組成我們自己的共產黨，唯有在日後打倒了專制主義之後才可能；在專制主義顛覆之後，才有為無階級的獨裁而從事鬥爭的必要，並且到了那個時候，站在傍觀地位的人，將離開我們，這時才有組成共產黨的必要；到了這時，因為可以實行民主主義的自由，大眾的共產黨便有組成的可能。』

### 3. 「福本主義」的登場

福本和夫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號「馬克思主義」雜誌上，最初發表一篇論文叫「論經濟學批判中的資本論的節操」，對河上肇及福田德三的論文加以批判，其後，差不多每期都發表哲學立場的論文

，在一九二五年十月號的雜誌上，以北條一雄的筆名，發表關於統一無產者的馬克思原理——轉變方向應取怎樣的過程？我們現在正在走着怎樣的過程？」這是最初由山川均挑戰。這篇論文，在理論上肯定了「一九二五年五月日本勞動總同盟第一次分裂，及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的組成，同時奠定了其後數年間成爲日本共產黨指導理論的所謂「福本主義」的基礎，可以說是「揣測時代」的論文，頗值得注意。

其後，福本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及五月兩期「馬克思主義」上，以北條一雄的筆名發表「必須從轉變山川均的轉變方向論做起」，罵山川均爲經濟主義者，工會主義者、折衷主義者。在同年四月，他加入「共產主義者集團」，十二月四日第三次日本共產黨組成時，就任中央委員兼政治部長，又兼宣傳部，政黨部以及知識階級部委員長等要職，一直在理論方面活躍到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被檢舉時爲止。

「福本主義」從「馬克思主義」「改造」「社會科學」等雜誌所載論文，及「社會構成及變革的總論」「唯物史觀與中間史觀」「經濟學批判的方法論」等著書看來，便可以明瞭，他所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方面，即辯證法的唯物論，唯物史觀，而力言其實踐的必要，特別力說革命意識的必要。

其方法論，一言以蔽之，就是「先有一般的結論，根據這個結論，把對象分析下降到最單純的範

團，然後再从那裏上昇到具體現象。」例如關於無產政黨的組織問題，先有「包容大眾性」，「獲得政治性」等一般的結論；關於組織形態及綱領問題的探求，下降到馬克思的結合原理，所謂「分離結合論」，然後從那裏再上昇到意識鬥爭及理論鬥爭。他特別把理論鬥爭認為當面所必需，必須根據馬克思的結合原理，從事結合前的分離工作。

這是他把唯物論哲學及列寧的「應當做什麼？」一書，照樣應用於日本的現狀。「應當做什麼？」一書，是在一九〇二年當時的俄國情勢中，強調革命家應有不合法的組織，而解釋組成共產黨的原理。福本力說日本也有組成前鋒黨即共產黨的必要，在這點上，符合上述「上海一月綱領」所指示之點。一方面，他又從認識論到社會的變革，用一貫的理論，羅列奇矯的文字，強調革命意識，於是大受當時左翼青年的歡迎，風靡於共產主義陣營。

「福本主義」除了從哲學論出發，達到現實的政黨組織論，肯定了日本勞動總同盟的第一次分裂以外，又獎勵所有一切左翼團體分裂開來，這事對於現實方面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福本主義」是分離結合論，不論對政黨或工會，都盛倡分裂主義，結果造成了許多「福本主義者」，尤其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及學生階層，都被「福本主義」所迷惑，滿以為只要一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立即能成爲全身馬克思主義武裝配備的領導人。學生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立即去當工會的領導人，機械式地實行了「福本主義」。

於是渡邊政之輔等許多工人出身的黨員，對「福本主義」頗表不滿，後來「福本主義」終於被認為宗派的分裂主義，而遭受了種種非難與攻擊。

再者，福本認為當時的日本資本主義「正在迅速地沒落着」，而山田均的日本資本主義觀，則認為「還在上昇着」，所以革命形勢尚未迫切。這兩種主張對立着。

#### 4. 被「布哈林綱領」所克服

##### 第三國際的電召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第三次日本共產黨的組成，是根據「福本主義」的；可是第三國際的日本特派員楊施，對「福本主義」竭力反對。黨內的主流雖然是「福本主義」，可是也有荒畑寒村等信奉「山川主義」的人，此外還有主張「為勞動者的勞動者黨」的渡邊政之輔一派。第三國際為了在莫斯科批評檢討「山川主義」與「福本主義」起見，於同年（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電邀兩派代表赴蘇。結果，福本派推派福本和夫、德田球一，渡邊政之輔、佐野文夫、中尾勝男、河合悅三等六人，自一九二七年二月底起，陸續赴蘇；山川派則因為第三國際只指定荒畑寒村一人去，認為只有一個代表，不利於自己的一派，所以中止派代表，改由山川均用「星」這個化名，提出了意見書。第三國際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在第三國際「代表會議」中提出日本問題，推布哈林為綱領起草委員長，馬斐及片山潛等

爲委員。七月上旬起草完畢，即在同月十五日的「代表會議」中提出綱領草案，而獲得了通過。這個綱領的要點，曾發表於同年八月十九日的「紅星報」，渡邊政之輔於十月把它帶回日本，十二月一日在栃木縣的日光山中，召開報告會議，承認了這個綱領。這個綱領被稱爲「布哈林綱領」，「三十七年綱領」，或「七月綱領」，在「馬克思主義」第四十七號上作爲附錄而發表了。

### 「正統派」與「勞農派」的分裂原因

布哈林綱領對於「山川主義」的批判是這樣的：

「日本共產黨指導部的主要錯誤，第一是對共產黨的作用估計過低，對共產黨的作用沒有理解，又對其在勞動運動中的特殊重要性估計過低。他們認爲共產黨多少可由左翼工會細胞以及大衆的工農政黨來代替，這種見解徹底錯誤，是騙子主義。假使沒有獨立的，思想上健全的，有規律的，而且是集中的，大衆的共產黨，革命的勝利決不能獲得。所以對清算主義傾向的一切形態，尤其是對同志「星」（指山川均）的政策上所表現的那種形態進行鬥爭，才是日本共產主義者的第一項任務。」其次，這個綱領對「福本主義」所下的批判是：

「把共產黨解作爲工會運動的左翼，固屬錯誤而不祥，可是從無產階級的大衆組織遊離，也同樣是錯誤。同志福本（即福本）所提倡的「分離結合理論」，不外乎是這種政策的表現。而且

這軍與列寧主義，根本地而又絕對地不同。同志黨不，不去分析日本共產黨當前的具體任務與歷史所賦與的解決方法，却由擅自造成的抽象出發，不去努力理解現實的關係，却在埋頭于論理原則的發展與應用。

這個綱領，從全體看來：它把日本的客觀形勢認為革命已迫近，認為日本革命先應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同時強調共產黨的必要性；在以上幾點，反山田的色彩極其濃厚。它對於「福本主義」，一方面在戰術上指摘其錯誤，一方面在戰略上則又加以肯定。同時這個綱領，是一九三二年決定的所謂「三十二年綱領」的基礎，並且形成了日本共產主義運動中所謂「正統派」與「勞農派」對立的原因，這事是值得注意的。

## 五 暴風雨前後

### 1. 鈴木內相大揮手腕

「金剛無缺」的國體編纂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尚在晨光熹微的時候，全國警察同時發動，全副武裝，馳騁卡車，對潛居各地的日本共產黨員，大肆搜捕，結果被犧牲者多至五千餘人。事的起因，是因為在是年二月間日本首次實行了劃時代的普選，八名無產派人士當選為國會議員，無產階級的攻勢，將有從茲發軔的徵象。

當時田中內閣，對此不能不先發制人之計，於是發生了有名的三·一五事件。緊接着又發表了解散「勞動農民黨」，「日本勞動評議會」，「無產青年同盟」的命令，這自然是題中應有的文章，掌握撲滅共產黨總樞紐的，就是當時稱爲「鐵腕」的鈴木內相。

這一事件給與社會上的衝動，自然是非常之大，同時因爲這事件發生以後，法西斯制度的抬頭，軍國主義思想的高潮，以及各種反動的攻勢，好像驚濤駭浪般的漸次向左翼營中奔放而來，這更是世人所不能淡忘的。

三·一五事件，是接着二九三三年間第一次撲滅共產黨後的第二次大檢舉之後，先是在一九三五年，政府制定了所謂治安維持法，至一九二八年時，加緊嚴厲執行。於是有一九二九年的四·一六事件，一九三〇年二月的新生共產黨事件，一九三三年十月的大檢舉，一直到一九三七年的盧溝橋事變爲止，不斷的企圖撲滅共產黨。

共產黨的組織，雖然每次都受到了致命的打擊而瀕於潰滅，但是再接再厲，力圖再舉。共產黨人在時代的重壓下，嘗盡辛苦，歷盡艱險；一方面冰冷暗鬱的市谷監獄，却在等待着黨豪難者。

三·一五事件，是在內務、司法兩部指揮下，由全國警察機關及法院檢察處執行檢舉的，好像掀起了一陣很大的旋風。四月十四日司法當局發表起訴書如次：

「日本共產黨，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世界黨，是第三國際的日本支部，企圖使日本帝國捲入

世界革命漩渦之中，根本改變日本金甌無缺的國體，樹立勞農階級的獨裁政治，而其根本方針，在力謀擁護蘇聯，協助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以期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其當前政策，是在實行革命。日本共產黨的主義與行動，既如上述，是圖謀根本破壞日本的國體，殊為不可赦免的罪行，現經當局銳意偵查結果，罪證已十分確鑿。自本年三月十五日實行全國檢舉以來，因有違反治安維持法的罪嫌應行起訴者，截至四月七日止，已達八十餘人，現仍在進行偵查中，被檢舉者，將續有增加。」

到一九二九年七月間據司法當局的發表，已被起訴者，計有下列三批：

(一) 三・一五事件被起訴者為佐野學，輻本和夫，佐野文夫，中尾勝男，鍋山貞親，國領伍一郎，志賀義雄，志賀多惠子（志賀妻），野坂叁三（在逃），三田村四郎，市川正一，淺野昂，是枝恭三，渡邊政之輔，（死亡）淡徳三郎，春田正一，直井武夫，島上善五郎，杉浦啓一等一百五十五名。

(二) 三・一五事件後，陸續被檢舉者，有荒畑勝三，北浦千太郎，河合悅三，德田球一，丹野節生（女性），岩田義道，野坂龍子（女性）等五十名。

(三) 一九二九年四・一六事件被起訴者，有高橋貞樹，難波英夫，須永甫，鈴木清，砂間一良，秋篠政之輔，宇都宮廣等一百零三名。



上列三批被起訴者，僅屬於東京一地，此外從北海道到青森、山形、千葉、橫濱、名古屋、大阪、京都、岡山、福岡、松山等全國各地，都有被起訴者。

### 宮城審判長的宣判理由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才由東京地方法院首次開庭公審，到了翌年十月二十九日，由宮城審判長宣判，其理由如下：

「日本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的日本支部，其主張謂現在日本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權力，握在資本家與地主同盟手中，此實為封建制度的遺物，少數資本家與地主，壟斷生產手段的絕大部分，剝削多數勞苦大眾，而毫不給以政治經濟的權利。在這種階級社會之中，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農大眾，欲求解放，除與剝削壓迫階級資本家與地主，徹底鬥爭外，別無他法。現在資本主義已漸開始發展，勞動者階級與資本家階級之間，發生階級鬥爭，是必然的結果。而最初的鬥爭，是自然發生的，而且是小規模的，是為普通的利益而鬥爭的。但是隨着資本主義的日益發展，則將漸變為意識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不僅為普通的利益而鬥爭，必至演變為政治鬥爭。且在此演變期間內，必然發生代表勞動階級的利益而指導其實行鬥爭的「前衛」，這種「前衛的結合」，就是共產黨。現在日本承歐洲大戰之後，受了全世界革命狂瀾的影響，階級鬥爭，已形激化發展，勞動階級，已知需求上述「前衛結合」。因此促進了日本共產黨的成立，一面

發揚一般大眾的階級意識，同時指導勞工農民及其他被剝削的大眾，都能為鬥爭而組織起來，並謀其組織的強化擴大，堅固勞工與農民的同盟，尤應確立勞動者的獨裁體制，而努力使其強化，即以此等大眾的組織為外圍，內而強化黨的組織，將一切被剝削階級均置於黨的誘掖之下，動員全體，從事鬥爭而謀奪取權力，或用以總罷工，或實行武裝大眾的暴動，利用此種威力，以求樹立工農的蘇維埃政府，掌握政權，對大地產大資本大企業等，實行無償接收，確立無產階級的獨裁，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再進而求共產主義社會的完成。查該共產黨最初創立於一九二二年七月，逐漸發展，以迄於今。」

根據上述判決理由，中央委員長佐野，中央委員三田村、市川、鍋山，均處無期徒刑，留守中央委員長國領，中央部長高橋，各處徒刑十五年，中央事務局政治部長砂間，處徒刑十二年，留守中央委員志賀，行動委員長德田，中央委員中尾、杉浦，前中央委員福本和夫等各處徒刑十年。內中福本、市川、國領、德田、志賀五人，因始終不願聲明「轉向」，一九三四年七月九日在東京高等法院仍受維持「審原判」的判決，是年十二月雖再上訴，亦被駁回。

## 2. 風靡左翼陣營的福本和夫

教授姿態的福本

理論鬥爭，是左翼的武器，但也是促成左翼分裂的原因，日本過去的左翼運動，曾經過很激烈的對立抗爭，兩個巍然並立的理論指標爲「山川主義」與「福本主義」，已述於前。固然在「正統派」的日本共產黨陣營看來，結果都是錯誤的理論，但是有一個時期，福本主義却風靡一世。甚至於女子大學生，也爲之傾倒，福本和夫的確有過一個光榮時代。

福本現已五十一歲，他最活躍的時候，年僅三十幾歲。他生於鳥取縣，是純粹的知識分子，在會中中學畢業後，就到東京，考入第一高等學校，一九二〇年畢業於東京帝大政治科。他最初做過鳥取縣政府的小職員，現在恐怕還有人不大知道。翌年（一九二一年）四月，受聘爲松江高等學校的教授，第二年（一九二二年）就由文部省（教育部）派往海外留學，在英美德法等國留學二年餘，一九二四年底歸國。翌年一月，充任山口高等商業學校的教授。

他是一個富有天才的人，由松江高校的教授時代起就是一個很熱心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家。其後他在山口做教授時，是在一個家具店的旁邊，過着小巷棧的平民生活，但是一般以穿破制服着長髮有名的高商及高校的自命不凡的學生們，都歡喜出入福本居住的小棧棧之門。他當時生活，很是清苦，又好交遊，所以每月薪水一經到手，馬上便會身無半文，向小巷棧的老闆娘說：「可否借一元錢給我？」這是他的家常便飯。他愛烟癮，時常缺課，但是孜孜不倦的用功，閱讀一切書籍。當時的智識分子，實多有過着這樣生活的。一九二六年他終於受了停職處分，被迫出校，表面的停職理由，是「休

講太多，發欠熱心。」但是他早已別有懷抱，自然毫不介意，以爲正可從此由理論走向實踐，乃毅然向校長辭別，悠然而去。他在山口的時代，已與佐野有了深切的友誼關係。

### 入望集於一身

福本由山口到東京的時候是在一九二六年櫻花盛開的四月。祕居於本鄉區的菊富士旅館，從那時起，約有一年餘之間，福本主義的輝煌的光燄，不但照耀了左翼陣營，並且風靡了當時混沌的思想界。他住在菊富士旅館，也像當年住在山口的小客棧時代一樣，常有許多青年同志，出入其門，常常虹光萬丈的發表他的理論，致令「女子學聯會」的前進分子，也常來敬聆他的大教。他在是年六月間，就由友人西雅輝的勸誘，加入了共產主義者集團，其後充任政治部員，中央委員，漸漸在黨內築起了理論的地步，以至成爲黨的指導精神。

是年十二月間，共產黨召開了有名的五色溫泉大會，有渡邊政輔等十六人參加，以「忘年會」作煙幕，議決了新的共黨宣言，並作積極的活動，已述於前。擔任起草該項宣言的，就是福本。他立於拆衷主義的立場，提倡統一戰線，對那把共黨獨自的活動估計過低的山田主義的傳教，揭起了反抗之旗。他是極力倡導確立所謂「前衛黨」的組織，並從這個立場，開始全面的政治鬥爭。

誠然，他的理論由極左的立場看來，是純粹的，強烈的。結果信奉福本主義者，層出不窮，不論

黨內黨外，一時人望集於他的一身。他發表理論時的姿態與語調，都爲人所模倣，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因爲他是教授出身，故有足以吸引學生及青年大衆的魔力，當時主辦「社會研究」雜誌，凡是雜誌載有他執筆的論文，或凡是他的著作，都能風行一時，洛陽紙貴。

### 離羣的孤雁

一九二七年，他與同志，遵照黨的決議，由東京起程前往莫斯科。曾列席第三國際的各種集會，報告日本共產黨的情況，並發表他的理論，與山川主義一併請第三國際予以批判，結果是被認爲互有長短，並被指出若干誤謬，可是在戰略的一點上，却被認爲較優於山川主義。總之，像旋風一般的福本主義，分裂了無產階級的戰線，是他的軍大過失。他接受了新方針，於是年十一月歸國，於十二月間，在日光山中，開會報告，他表明完全接受了第三國際的評斷。

接着決定了新鬥爭方針，但是自茲以後，福本主義逐漸凋零，一九二八年二月間，他只好獨自潛入東京芝浦製作所的工廠，從事細胞活動了。

當三·一五事件發動時，當局大率搜尋他的蹤跡，但毫無眉目，他於三月底，改名秋山，隱居於小石川區小日向水道町的一所小房內，月租不過三十五元，賴此得以避免當局的逮捕。他在該處躲藏了約一個月之久，在這期間，秘密與大阪某富翁的小姐當時二十歲的中村恆子，實行同居起來了。此

事後來爲某記者所探悉，乃發行號外，揭穿其秘密，成爲世人驚異的話題。但是他雖然盡力躲藏隱避，而官方則偵探四出，搜捕益嚴，所以他偶爾外出，亦必雇乘出差汽車，以避耳目，終於五月廿三日逃出東京，坐火車赴天津，過京都，入大阪，秘密租賃了住吉町的一間小屋，藏身其間。

六月十四日起，他改著西裝，戴玳瑁眼鏡，平安無事地住在那所屋子裏，靜心從事經濟學與數學的著述。不料是月廿八日黃昏偶爾外出散步，走到市內出入橋附近，突爲偵探所捕。這就是福本和夫淪落的一幕，他一生光榮的活躍，從此告終了。

後來在公開審訊時，他主張解散共產黨，而對於佐野、鍋山、三田村等黨首的「轉向聲明」却由獄中發表書面談話，罵他們爲黨的叛徒，如此作風，大可顯示福本的理論家性格。他被判徒刑十年，幽禁在冰天雪地的北海道釧路監獄中，每天默默地做着輕微的手工，在憂鬱中暗送動亂時代的歲月。出獄後雖仍健在，但日本共產黨的正統派，却罵他爲叛徒，加以掙擊。而他又與轉向分子，感情極爲惡劣，所以他完全變成一個離群的孤雁，不勝癡獨之感，更不堪回首語當年之盛況了。

### 3. 用手鎗自殺的渡邊政之輔

#### 請到警局

「渡政」(渡邊政之輔的簡稱)二字，與日本的革命黨，動具有密切的關係。三·一五事件前後

的一切事件和一切鬥爭，他都是最高的指導者，而掌握其樞紐。原來他不過是一個漢瑞路工廠的工人，而能扮演如此重要角色，因為他的活動，是循着黨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以身作則。自日本共產黨創立以至他最後犧牲，始終是占着中央委員的地位，他在黨活躍的經歷，可說是中流砥柱，亦可見其活動力之大了。

爲避第三、一五的暴風雨，有若干巨頭，企圖亡命於國外，渡邊政之輔也是其中的一人。但是其願未遂，被追捕而不能不自殺了。第三國際聞悉他的訃音，特向世界各國的勞工界，發出哀悼之文，大爲讚頌他生前奮鬥的功績，泉下有知，當可瞑目罷。

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一隻日本船湖北丸由上海開到台灣的基隆碼頭時，有一個商人模樣的男子，將要上岸，密查中的水警偵探名與潮山者，忽然對這一男子，仔細加以審察，似覺其態度舉動，不大像一個商人，即加以盤查，答請支吾，該偵探那時還不知道他就是第二次共產黨事件的大人物，不過因職責所在，搜查他的身體，抄出他身邊帶有美金票八百元，便喝一聲『到水警局去』，一同坐上小艇，到了水警局的岸壁，將要上岸的一刹那間，說時遲那時快，形似商人的男子，突然拔出一隻手槍，一槍就打穿了與潮山偵探的腹部，把他擊斃了。該男子即想逃走，但知事已不妙，逃在離開岸壁約三十五公尺的地點，拿手槍對準自己右太陽穴，砰然一槍，自殺而死。

這就是「渡政」的最後，警局至此知道這個人必爲重大犯人，他的兩個手腕上，刻有女人名字的

刺花，與預已登記的指紋對照之下，證明其爲渡邊政之輔，時年僅三十一歲。

他逃三、五事件於上海，九月十日在上海與鍋山貞親分別之後，企圖由上海，經福建台灣而入日本，離三、五事件，開時僅半年，特高警察仍在虎視眈眈，想把他拿捕，「渡政」明知難逃法網，但因他的鬥志堅韌，仍欲歸國活動，這是見他究竟是工人出身，性格倔強。

### 遺憾的收拾

渡邊政之輔，一九〇一年生於千葉縣的市川，父親是一個做席子的工人。因家貧，僅小學畢業，所以沒有甚麼學歷，而生性頑皮，好與人鬥，致令父母無法管教，但他頭腦却很好。父親早亡，他就開始流浪各地，做臨時雇工，以維生計，他那解放無產階級的熱烈鬥志，就是在當時這種環境之中養成的。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人物，本多智識分子，他置身其間，只好刻苦用功，漸漸學起了他的地位。鍋山貞親，也是工人出身，介紹他人黨的，就是「渡政」。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共產黨事件時，「渡政」已被檢舉，一九二六年八月被捕入獄，被監禁五個月後，又釋放出獄。一九二七年一月到了蘇聯，其時正值舉行有名的福本主義與山川主義的評斷的時候，他因爲是工人出身，對此評斷的態度，取了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場。

「渡政」接受了莫斯科第三國際本部規定的日本共產黨運動方針而歸國，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日



益見重於人，事實上不啻已該黨的中樞。他具有實踐領導人的性格，與當時的新方向，正相適合。然而在特高政治範圍之下，當局對此等鬥士，嚴加彈壓，甚至真有「鞭屍」的事實。所以，當時「渡政」的遺憾，藏於龜戶四丁目的母親家中，誠恐招世人的指摘，不敢公然埋葬。同志等頗爲不忍，乃運往出生地的市川，祕密安葬於安國院境內。這自然觸犯了警局的忌諱，該縣的特高課和警察局，都躍然而起，追究當日會葬者七人。於是同志被檢舉，受了極嚴峻的詰問。「渡政」泉下有知，或難瞑目。他的愛妻，是知名的女鬥士丹野節子，更是無人不知道的。

#### 4. 充滿鬥志的德田書記長

##### 與解黨派鬥爭

一九三三年六月第一次共產黨事件發生時，德田球一也被檢舉了。當時尚未頒行治安維持法，而只有治安警察法，宇野審判長所述判決理由是：「被告等組織日本共產黨策劃以革命手段，收政權於無產階級手中，罪證極爲確鑿，應依治安警察法，從嚴治罪。」然較三、一五事件以後的共產黨案件，其處刑實較輕微。中心人物塚利彦，佐野學，以及荒畑勝三，高津正道，德田球一，杉浦啓一等，均不過處以十個月的禁監，猶俟津南雄，小岩井淨，渡邊政之輔，野坂參三，高潮清，山本懸藏等，監禁八個月，山川均，市川正一，則以證據不足，無罪釋放。此時德田已爲中央委員，他在鹿兒島弟

七高等學校中途退學後，就到東京，自拉大車，夜往日本大學讀法科，畢業後執行律師職務。一九二〇年加入共產主義者集團，翌年代表日本出席伊爾庫次克的遠東民族會議，一九二二年夏間組成了日本共產黨。而日本當局對這第一次共產黨的彈壓，極為猛烈，因此黨的全國細胞所受打擊，很是深刻。加之又受了關東大地震的影響，以至黨內發生「解黨主義」，大部分黨員，都表示贊成解散。斯時他已出獄，對此堅決反對，為清除解黨派，為黨的再建，東奔西走，努力奮鬥，與荒畑寒村，儘量揭露解黨派的實質，並徹底抨擊其小資產階級的性格。

政府當局對共產黨的彈壓，是從外部而來的破壞，解黨派的出現，則為內部細胞的破裂，也是黨的反動化。出獄後任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長而活躍的德田球一，陷於腹背受敵的困境，不能不謀克服這種難關。反動的解黨派的投機性，在黨的困難重重之中，促成了黨的動搖，該派的反叛行為，成為黨的現實政策失敗的大原因。

因為一九二六年七月的共產黨事件，德田再度被捕入獄，翌年一月又得釋放出獄。當時極左傾的「福本主義」正在風靡一時，不可遏止。他乃對「福本主義」，展開熱烈的鬥爭，從一九二七年三月起，或出席第三國際全體會議，參加擬定圖謀擴大強化共產黨的劃時期的活動方針，或縱橫活躍，以謀矯正解黨派的歪曲傾向。

他在此期間，會對「分派鬥爭」和「宗派主義」作自我批判，由中央委員會退出後，任鬥爭中央

委區，又任最初的普選對策委員。

他的這種自我批判，始終是批判他自己對於「福本主義」所採的鬥爭手段的誤謬與失敗，而決不是修正或批判本質原則。

列甫主義的原則，無論在任何場合，絕無可以和孟什維克妥協的必然性，他這時的自我批判，是絕對基於現實的實際要求。

他和他的同志們，爲了極左的福本主義，廣泛地說，爲了解黨派的幼稚背叛行爲所引起的偽善欺騙手段，和巧妙的中傷離間，不斷的受了妨害，這是周知的事實。

### 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

一九二八年日本實施普選時，他由勞動農民黨推爲候選人，競選於福岡縣第三區，但終於落選。他因是年三月的共產黨事件，又被檢舉，過其第三次獄中生活。於是從是年起，被禁獄中，達十八年之久，其間輾轉羈押於市谷，千葉，網走各監獄，最後押入東京看守所，受慘酷的拷問，生命陷於危險，不知已有若干次，但是他以革命家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力量，與鋼鐵一般的堅韌意志，克服了一切危難與壓迫，不但不屈其主張，而且他的信念，毫不爲之動搖。

再，他對於佐野，鍋山等人圖謀破壞黨的運動，鬥爭到底。今日，在日本戰敗後，企圖建設新的

民主日本的日本共產黨中，仍得有德田活躍其間，實有相當意義。

## 5. 日本的托萊茨——野坂參三

### 亡命生活十六年

野坂參三的面孔，現在還帶着一點紅潤，眼睛細小美麗，與人談話，常能給以很好的印象。三一五事件後，他在獄中患眼疾甚重，因此不久即保釋出獄。後又患腹膜炎，乃至神戶的夫人龍子家中療養。他雖在病中，却未嘗一日中止他的黨中央委員的活動。他身材矮小，舉止文雅，一般人都以為他在靜心養病，誰也料不到他還有活動的堅強意志。

一九三二年春天，他為轉地療養，偕同龍子夫人同往熱海溫泉暫住。一日，他輕裝便服，提了一個皮包，聲稱到伊豆溫泉去一繞就回來，便帶了夫人一同出去了。但從此十六年間，日本竟不見野坂參三的影子了。

他逃出日本的計劃，據說費了半年功夫。其間苦心孤詣的情形，或者將來他有發表。他打扮一個木材商人，山下關經大連，西伯利亞而入莫斯科。他是以代表日本共產黨的資格，前往莫斯科，曾代理病中的片山潛，任第三國際執行委員，居重要地位，這事到後來才為世人所知道。野坂離開日本時的胸中感慨，如今回憶起來，更當感覺人生的痛苦。當時日本國內，已有東北事變的計劃，反動烽火，

行將爆發，同時軍國主義的思想，日益兇猛，他在這個暴風雨的前夕，已看出了日本無庸階級解放運動的命運，他決不是逃避於海外，而是為貫徹信念而離開日本的。他曾感慨的說過：「從那一天起，沒有一天不想念到祖國與民族」，他這種心情，真是令人感動。

從東北事變到七七事變之間，他實際住在蘇聯的時間，比較的短。他曾說：「為日本的反戰運動與人民戰線運動，曾親自在日本近邊各地活動」。身材並不魁梧的野坂，在日本軍閥瘋狂的侵略舞台遠東大陸上，東奔西走，曾經活躍一時。追想起來，確是偉大的一幕，也是他秘密活動的一個重要時期。

他曾用「岡野進」的筆名，發表了有名的「日本的情勢與日本共產黨的任務」一文，內中關於東北事變後的「一九三三年的鬥爭方針」，也是他擔任起草的，以後他在莫斯科，一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趨勢，加以詳細的分析，一面起草對日本共產黨頒布所謂人民戰線的指令。一九四六年三月，野坂重慶關於十六年的戰敗日本的國主時，一般人士，都認為他和從莫斯科回到祖國魚土土的法國共產黨領導人托索茨的立場，頗相類似。野坂誠然是日本一個具有國際體驗的人民戰線專家。

## 野坂與毛澤東

他歸國後，極受國人的關心注視，除上述原因外，尚有其他理由。一九四三年，第三國際宣告解

散，共產本身的面貌，發生了國際的，歷史的變化。德田球一，志賀義雄等共產領袖，那時正在獄中，他們對世界和日本到達的新時代階段，雖然不致於沒有加以檢討，但總不如野坂在這大暴風雨之中，繼續在外奮鬥，野坂確不失為優秀有力的反戰主義者。一方面因為他的活動舞台，是在華北塵土中的延安洞窟，這使他的感覺不知道多少接近了他的祖國！

他出現於延安，是在第三國際解散後的一九四三年，七七事變爆發後的第六年。他在延安指導「日本人解放聯盟」，時常召集被俘的日本兵士於面前，剴切談話，把他們訓練為和平的民主主義者。

日本軍派人到延安刺野坂，不知有若干次。他的活動，使得華北的日本軍隊中，發生動搖，日軍中幾無不知有野坂其人者。而他對於想暗殺他的人，並不加以仇視，反而容忍，誠懇的引導其成為反戰主義者。這可說，是個令人驚訝的事實。

他所指導的日本人，並不完全是共產主義者，但都是憎惡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優秀人材。由此可以證明野坂參三怎樣深刻的了解戰爭的本質，而且是一個純粹的愛好和平者。在那樣大的戰爭之中，能夠發揮這樣的實踐力的，除野坂參三外，能有第二人麼？他在延安的期間中，與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共起居，對其政治家的力量，以及新民主主義，都受了很大的影響，所以他和從來的日本共產黨領導人，有所不同，加之又具有吸引他人的魔力，增加了他的政治家價值不少。他回到東京的第三

一聲，就強調地說：「共產黨非做到爲人民大眾所愛戴的黨不可」。僅此一語，已足見其含著之深，而有千鈞之重了。

### 爲人所愛的性格

野坂的性格，由他過去的是跡，可以窺知一二。他與志賀義雄，同爲長州萩市之產。十四歲時即失怙恃，得長兄的教養，由神戶商業學校升入東京慶應大學理財科，一九二六年畢業。因爲受了兄弟友愛的深切恩惠，培養成了他的人格。他的畢業論文，是「戰鬥的工會」，校長小泉信三，大加賞識，認爲是後起之秀，是很有名的事。畢業後加入鈴木文治主持的友愛會（勞動總同盟）。他在當時，不失學者態度，人格高尚，三年間未曾講演一次。一九一九年赴英研究社會問題中，加入共產主義運動，被英當局驅逐出國，在英期間，始終過着樸素的學究生活。唯因秉性誠實，素來無論做什麼事，倘一開始，必貫徹到底。故有人稱野坂爲外柔內剛的典型人物。他由英經法入蘇聯，數次出席國際會議，一九二三年四月歸國，充慶應大學的講師。

他願意奮鬥一生而無悔的信念，早已很堅強的養成了。他秘密和堺利彥，荒畑寒村，山川均，佐野學，德田球一等，參加日本共產黨的創立，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共產黨事件發生，就被檢舉，判處監禁十個月，但因病停止執行。他在曾做「產業勞動調查所」的所長。「勞動總同盟」分裂時，曾

率領左翼尖銳分子，參加「勞動組合評議會」。他做工會的指導者，最有戰鬥性，這與其說是由於他的作風與行動，毋寧說是基於他的理論信念。當三·一五的暴風雨時，他正以日本光學機械製造工廠爲目標，親自做一個工廠細胞而活動。

野坂參三的實內助肥子夫人，是東京女高師出身的才媛。曾執教鞭於明石女子師範，世人說她最理解野坂的思想性格。他最初赴歐之時，她曾追隨前往，在巴黎同過小公寓的生活，極盡夫唱婦隨之樂，三·一五事件，她還在海外。

## 6. 死得離奇的岩田義道

### 魔鬼的監房

三·一五事件後，領導所謂「再生共產黨」，爲黨的再建而活躍的，就是岩田義道。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被捕於東京，但因患肺病，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保釋出獄，至翌年再被檢舉的期間，他任黨的機關報部長兼宣傳部長，勇猛活躍了一番。

一九三三年十月卅日午後三時許，有一個穿運動裝，像是打高爾夫球回來的紳士，在神田區今川小路行走着。剛巧來了警察局特高課的藤井警官以下數人，正向小石川方面去拿捕人犯。適巧他們所坐的汽車，發生障礙，在車內等待修理，忽見由前而走來的那個紳士，藤井警官認識他的面貌，便大



喝一聲：「喂！岩田！」該紳士聞聲站住，果然就是岩田義道。由被捕以至於暴卒於監房，其間受盡了警官的種種苛酷虐待，正如戲曲般以岩田爲主角一齣一齣的演出了。

他已被喝住，馬上轉過身來，掏出手槍，一場大格鬥之後，終於就擒，押往警察局了。關於被捕後岩田義道的行動，當時警察局固曾有發表，他自保釋出獄以後即完全潛入地下，變成一個尖銳分子，活躍異常，所以不難想像他對於裁判怎樣，處罪怎樣，已抱有決心。被捕的當天晚上，警察局就欲加以審訊，但因他神經興奮，在監房內，狂暴不已，當局只好延至翌日。當審訊時他僅自白他藏身之所，就是成城聖園教授村井康男時之家。第二天正午，他忽然說：「我決心服從了，請放鬆手銬」。看守的鈴木警官，很放心的將手銬放鬆，和他閒談，冷不防岩田突然將身體向鈴木撞過去，使他跌了個仰八腳兒。警官當局，並說岩田於撞倒鈴木後，還抓住他的腳搖撼了好久，總之，岩田當時大概已經陷於非常的心悸亢奮狀態，應該請個專門醫生來仔細診察一下，俟其恢復平靜，再行審訊。

據說當時特高課員們，曾大家協力將岩田抬進監房裏，不過，他們一向思想犯爲國賊，今又目擊上司被「犯人」撞倒，他們所取的態度，自然不難推測。

果然，十一月三日午前零時卅五分，岩田義道暴卒於監房之內。時年三十六歲。遺體由他的姐姐野野垣數子領去。律師布施等將其遺體送往東京醫大醫院解剖後，斷定既患肺病，又患腳氣，且因受飢餓，以致心臟衰弱，是爲其死因。但是他在監房內備受虐待，神經大受刺激，促其速死，殆無疑義。

尤其會同解剖的醫學博士安田德太郎，以大腿部及胸部，均曾大量出血，亦曾主張是人爲的傷害所致，一定是因警官殘酷拷問而致死亡，可見岩田死得離奇。當時幾個有關係的人，曾經向東京地方檢察處，以獲贓罪控告毛利特高課長，但終手在無形之中被抹煞了。

### 愛女在莫斯科

後來，岩田的愛妻宮本菊代，發表了這樣一段日記：「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四日早晨，家人都說：『請早點回來』，送岩田出了家門，翌年十一月三日他竟變成身覆白布，不能說話的屍體，回到家裏來了。我以爲愛女雕鳩，是在父親身邊的，現在才知道到莫斯科去了。在我們父母是失去愛子，在雕鳩與幼兒旁，是被奪去了最慈愛的父親，我每想到『岩田之死』，不禁怒火中燒。』她的深切的心情，吐露無遺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當時，山本懸藏正在莫斯科代表片山潛活動，山本彌其妻由日本赴蘇，爲躲避警察的嚴密注視，其妻乃將岩田的愛女雕鳩帶往莫斯科去。

當年僅十一歲的雕鳩，據說在赤都受山本夫妻的愛撫，很快的長大了。菊代夫人於岩田死後，以一女子之身，在草稻田開了一家喫茶店，客人都叫她做老蘭娘，很受歡迎，現在她還健在，不久當可以 and 愛女雕鳩團聚吧。

岩田義道，本爲愛知縣的一個窮船戶的撐船人之子，拼命奮鬥艱苦，由名古屋高師轉學松山高

等學校而入京都帝大。在學中因「聯聯事件」而被檢舉，其後到東京，埋頭幹共產黨運動。他沉默寡言，但胸中熱情似火，對於父母妻子的愛情，也是很熱烈的。他潛入地下以後，致書約代夫人說：『請你辦理離婚手續，我當和你維持同志的關係』。他爲主義，竟願離婚，意志堅強，於斯可見。

勞動大眾非常愛他，他死後，有許多勞動者，起而舉行羣衆示威，可資左證。會葬場被五百多警察包圍，治喪籌備委員，全部被捕。這時揭揚的「赤旗」，幾經星霜，戰後在二九四六年三月用來裝飾共產黨中委黑木重德的黨葬。會葬場被襲擊了的羣衆口呼「日本共產黨萬歲」！實行示威遊行，到處與警察發生了衝突。

## 7. 倔強的智識分子志賀義雄

和野坂同鄉——狹市人

志賀義雄，性格濃厚，也是個智識分子。日本戰敗後，思想犯，政治犯，都被釋放，他一出獄門，第一句就是打倒天皇制，或痛罵特高警察，或抨擊戰犯之非，其勢頗爲兇猛，世人因爲不大知道他的過去，以爲他也是一個兇狠分子，但其實未必盡然。比較德田球一的頑強的戰鬥性格，他只適於做一個助手。他缺乏壓倒他人的威力，向來以讀書爲唯一快樂，所以只富於理論的熱情，有時覺得他僅向一面加以深刻的研究。

志賀義雄，由第一高等學校入東京帝大社會學科，一九二五年畢業。他入東京帝大後，即參加「新人會」，在學中受佐野文夫的勸誘，加入了第一次共產黨。他以新人會員而活躍時，有一件事令人不可忘的，就是奔走創立「學生社會科學研究聯合會」。東京帝大畢業後，入「產業勞動調查所」。所長是野坂參三。野坂曾在英國參加英國共產黨的創立，詳細研究工會運動，又到蘇聯灌輸了嶄新智識，誠不愧為一優秀學者，且富於才能。當時的產業勞動調查所，宛然為研究馬克斯主義理論的中樞，其任務實為重大，而且志賀義雄與野坂參三，同屬同鄉，同為荻市人。他二人的交誼，自從共事於調查所以來，愈加親近，剛剛大學畢業的志賀，對於野坂的為人，受了很大的影響。

一九二五年，在他是非常忙碌的一年。他當勞動總同盟分裂之時，與赤松克麿展開了熱烈的論戰，與野坂同為左翼工會奮鬥。是年九月受德田球一的勸誘，加入共產主義者集團。十二月以一年志願兵入下關砲兵聯隊，至翌年十一月出隊為止，自無法活動。但一出聯隊後，又復開始做小老鼠般的秘密活動了。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他任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長，兼「馬克思主義」的主筆，又曾兼「無產者新聞」的編輯。一九二七年，為勞動農民黨運動的最盛時期，他竟能將其置於共產黨領導之下。總之，他的理論活動，雖不大出風頭，却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在三、一五的暴風雨中被槍擊，那時正在東京電報公司川崎工廠，作細胞活動。其後數年間，

他終歸非「轉向派」，與德田等同樣，絕不變節，孤守獄中，十有八年。出獄後馬上高呼打倒天皇制。他們的心情，和出亡的野坂參三當然有多少不同之處。

### 在公審庭中聞筆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東京地方法院開第八次公開審訊庭。是日，志賀和審判長宮城，爲「祖國論」展開了激烈的理論鬥爭。

審判長：恩格斯在「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序文中，說馬克思主義是德國理想主義哲學的後繼，在「卡萊爾批判」一書中，又稱讚哥德的偉大。豈不是恩格斯已明白承認馬克思主義中含有德國的成分麼？

志賀：哥德出生的時代，是狂飆怒濤的時代。革命的旋風吹遍了法國及歐洲全部。德國雖在革命旋風中，却仍多馬克思所謂俗物和封建遺孽。哥德一身，代表德國的這兩個傾向。哥德一方面是反抗的天才，他方面又是偉大的俗物。這就如馬克思在其所著小論文「關於哥德」中所說的那樣。哥德偉大之處，是從宗教解放了藝術。此點哥德實較勝於莎士比亞。馬克思是這樣說的。他決不是以排外之心，讚美哥德。批判無產運動以外的天才時，最能正確認定其價值，又最能深刻指摘其缺陷的，只有馬克思主義者。

審判長：馬克思是猶太人，沒有祖國觀念。我不是說馬克思，我說的是恩格斯。

志賀：恩格斯也決不是以排外之心，稱讚德國的事物的。恩格斯對德國的庸俗主義，是輕蔑的。如他在「法國內亂」的序文中，即曾說「德國的俗物」。審判長說「民族的光榮」，但無階級者，就是在其本國內，對於應該看不起的，就徹底看不起；對於時代的先驅者，才感覺有民族的光榮。我們對於光榮的鬥士「波政」覺有民族的光榮。同時對世界無產運動以來最醜惡的叛徒解黨派，却徹底看不起。再在「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序文中，恩格斯說馬克思主義的三個泉源之一，是德國理想主義哲學。在德國為哲學革命，在英國為產業革命，在法國為政治革命，都徹底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就是其成果。德國理想主義哲學，與法國社會主義，英國經濟學，同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泉源。恩格斯對康德和費希特，決不是以排外之心，予以稱讚的。

德田：審判長說了好幾次，馬克思是猶太人所以沒有祖國觀念。但是這種說他是猶太人的罷傳，對日本的勞工農民，並未直接發生甚麼效果。俄國發生革命，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曾盛行「俄國革命，是猶太人的陰謀」的反宣傳。這是辯護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手段。所謂猶太人，中國人，日本人，由無階級的觀點而言，有何不同？我是琉球人，是被壓迫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民族。甚麼祖國，甚麼猶太民族的宣傳，我憑現實反對。

志賀：恩格斯和馬克思共同起草的共產黨宣言，最後一句說，「勞動者無祖國」。審判長說

，只有恩格斯愛過德國，這是才一句荒唐的話。日本在資本家地主看來，誠然是祖國，資本家在這個國度，事事剝削，獲取利潤，大地主也是從事剝削而維持其寄生虫生活。那種人自然以日本爲安居樂土。然而日本勞工，有時大量被解雇，或任意被減低工資，倘與之鬥爭，即遭彈壓。農民也是如此。勞工農民，在日本現狀下，得不到任何利益，所以日本在勞工農民看來，不能成爲祖國。恩格斯與馬克思，說勞動者沒有祖國，就是這個意思。但是這句話，在今日用之，尙不充足。因爲自蘇維埃聯盟成立以來，那就是無階級獨裁之國，社會主義之國，是爲無階級之祖國。所以，在今日資本主義下，可以說是沒有祖國。倘再進一步說起來，日本的勞動者，爲求解放被壓迫的現狀，蘇聯才是它的力量。蘇聯是全世界勞動者的祖國。

審判長：若談到否認國家，禁止公開。

志賀：並非否認國家。我們被罵爲賣國奴，但資本家怎樣？日本資本家和地主却棄了殖民地民族的祖國。他們所謂祖國，只是爲自身利益而主張的。

至此法官依德田的要求，宣告休息。是日志賀與鍋山，市川等，都果敢的展開了「公審鬥爭」。現市川已死於獄中，鍋山已轉向，志賀於一九四六年二月間的第五次共黨大會，被推爲中央委員，在繫獄十八年的德田和亡命十六年的野坂兩人之間，極力拉攏，促使二人感情融洽，而爲黨的最高首

腦。

## 8. 瘦死獄中的市川正一

市川正一，爲求日本勞工階級的解放，對於共產黨的貢獻與功績，實爲光輝偉大，而他竟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歿死宮城監獄之中。他從一九二九年四月廿七日在東京馬込區的秘密黨所內被捕以來，已十有七年，滿擬於不屈不撓的「獄內鬥爭」之後，再以革命家的犧牲精神，繼續奮鬥，而竟瀟然長逝了。倘天能再假以七八個月的壽命，則他得被解放出來，目睹今日滔滔的民主革命潮流。

市川死於獄中的原因，當時頗有疑問，後經同在宮城監獄的同志袴田里見，春日庄次郎出獄後說明，才得知其經過情形。

市川由千葉監獄移解到宮城監獄，是在一九四四年四月。春日庄次郎就在他的隔壁監房裏。市川移解到宮城監獄時，體重有四十六公斤，翌年二月時，因極度營養不足，體重減到三十八公斤。因爲他堅不轉向，致被禁於黑暗的懲罰室，後來患慢性痢疾，極度瘦弱，幾至寸步難移，方送往病室。總之，因他從無轉向之意，當局常不給以充分的食物。蘇軍占領柏林後，偶然在洗澡場暗見了春日，就說：「我們的時代，終於到來了！由監獄解放呢？還是將解放到陰間呢？」說時還以手撫頭，精神似覺尚佳。這時，也許已經預感到被解放時自己生命的泉源恐將枯竭了。他在獄中渡過了一九四四年的嚴冬，翌年將要春暖的三月十五日，他的身體，本已稍形良好，但當時他已牙齒全落，在零亂污穢的獄室中



，空懷鬥志，結束了他一生堅苦的革命生活。

市川在一九一六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後，即參加共產主義運動。一九二一年創刊「無產階級」，第一次共產黨事件時，遭受株連，以證據不足，無罪釋放。一九二七年德田、渡政等赴蘇以後，他爲日本共產黨的較高指導者。一九二八年三、一五事件當時，因已赴蘇出席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得免被捕，是年十一月歸國，即着手重組已被破壞的共產黨，創立中央事務局，身居最高領導者地位，努力於黨的擴大強化，但卒於翌年四月廿七日被捕於東京馬込區，自是以後，失去一切自由了。

他被稱爲日本的狄米特羅夫。在獄外時，世人都視他爲渡政死後的繼起者，他在獄中鬥爭顯示出來的革命家的堅固不拔的信念，足使法官與獄吏深深感覺革命運動不易俱絕。在極度虐待下「日見消瘦的市川」的英勇犧牲，尤爲海外日人所周知，咸寄以同情而關懷其安危。假若他能於日本戰敗後出獄，恢復健康，必能與德田、野坂、志賀等同負起日本共產黨的重責而增加其偉大力量。

## 9. 死於兇刃的山本宣治

### 「山宣」獨守孤島

山本宣治（簡稱山宣）斃於刺客黑田保久二的兇刃，是在三、一五事件後的一週年，一九二九年三月五日之夜。恰巧三月五日是議會通過彈壓無產階級的歷史性惡法，即治安維持法之日。他是議

員，那時正來東京出席議會，始終反對這個惡法的通過，不料竟在寓所神田光榮館的一室內，犧牲於一個刺客之手。議會開會中議員被殺害，爲日本議會成立以來的第一次事件，雖說是藉作政爭之具，貴衆兩院一時也輿情鼎沸，對內政部長望月，警視總監吉田，糾彈其責任，當爲世人所記憶。河上丈太郎代表無產派在議會追悼會演說稱：「我深信將來的民衆，必有一天踏着山本的遺骸再起」。說到這裏，握拳揮手，聲淚俱下，不勝悲憤。民政黨議員席上，亦掌聲雷動。山宣以左翼陣營的驍將，爲無產派議員添了不少風彩，他的戲劇性的死，給了世人深刻的印象。

刺客黑田是反動結社「七生義團」東京支部長，行刺時懷中帶有致山宣的警告書。黑田在行兇前，對山宣說：「你在議會舉行開會典禮時，不穿禮服，不是大不敬麼？」山宣答道：「不是我一人，恐怕未穿禮服的，還有百人」。這也是該案流傳社會的一個插曲。據說數次爭辯之後，黑田忽然拿出短刀，將他刺死。不必說，這決不是一個刺客偶然行兇，而是爲企圖撲滅無產階級運動的反動政治所犧牲。暴力團的橫行，在當時社會情形下，是司空見慣的。

那時無產黨議員，共占八個議席，比了水谷長三郎，西尾末廣，河上丈太郎等社會民主主義者，他是堅持最左翼的立場的。黨黨在預算分科會席上，勇敢地孤軍奮鬥，但是開大會時雖遇有重要問題，完全不能發言。他在命運的三月五日，固已料及治安維持法必經通過，抱有決心，四日曾往訪大山郁夫，說爲「無產階級運動，就是單槍匹馬，也必須發表反對的意見，就是扼住我的喉嚨，也要說話。不料

壯志未酬身先死，致令是日該惡法在議會全場無一言反對聲中通過了。

任何時代先驅者所走的路線，總是艱險的，悲劇的。所以山宜在議會中，始終是孤立無援，而他從不妥協。殉難前，他在大阪的全國農民組合第二次大會席上演說稱：『山本宜治一人，獨守孤艱，並不感覺寂寞。因為我的背後，有羣衆在支持着』。這是他的有名演說。這幾句話，後來由大山郁夫親自執筆，刻於他的墓碑，完全表現了他生前的胸懷。

### 大受歡迎的「性學講座」

山本宜治死於兇刃之時，尚屬四十一歲的壯年，在一切的意思上說起來，他一生充滿了異彩。生於美麗的京都。產茶名地宇治川清流之旁，有一名叫「花屋敷」的茶館，文人學者如平田亮木，成瀬無樹，谷崎潤一郎，近松秋江等常在該處遊宴，盤桓其間，因之頗為有名。山宜就是那個「花屋敷」的小老闆，他少年時代的生活，是很優裕的。據說雙親都是基督教徒。他在宇治小學校畢業時，曾與「花屋敷」同屋的某領長的小姐，發生戀愛，但因為那個小姐是個獨養女兒而失戀了。十八歲時離開家鄉，做大隈伯爵家的看門人，廿歲時不顧父母的反對，跑到加拿大去了，都是爲了離忘少年失戀的痛苦。他一面做園丁，做火車的事體，做廚司，替燒辛酸苦辣，一面苦學讀書，卒得畢業於晚香坡的高等中學。後來他的蓄學天才，使山賴夫人爲之嘆賞，就是這個苦學時代所賜。

廿五歲時，回到日本後，繼續求學。由同志社中學，經第三高等，畢業京都帝大物理學系，時年三十二，係專攻動物學，以一科學者活動於社會。從此每日赴大津京都帝大臨湖實驗所，理頭研究龍蟹魚的藥丸，一年有半。他曾任京都帝大醫學系及同志社大學的講師，不久成爲日本的性學大家，與安部磯雄相呼應，創刊「產兒限制評論」，成爲節育的理論家，是以他在平靜的琵琶湖畔的學究生活爲出發點的。他後來成爲附級鬥爭的偉大門士的原因，也是由於這時的生活漸養起來的。他也和其他許多從科學家變成的社會運動家一樣，看龍蟹魚的世界裏，毫無階級，倘一離開顯微鏡，就看到有吃利息吃年金的人類社會，他的觀察，是很銳利的。

由卅四歲到卅五六歲之間，是他最努力的時期，翻譯尼古拉的「戰爭進化的生物學的批判」，著批評山額夫人理論的「家族限制法批判」，並刊行「戀愛革命」，這也是他將接近無產者運動的邊陲。他見了生了兒子而無力撫育的父母的苦痛，增進了他對社會的關心。他的「性學講座」，文情暢茂，富於幽默，大受青年學生與勞動者的歡迎。他因「京大學生事件」，家宅遭受搜查。翌年，卅八歲時，被逐出京都帝大與同志社大學。同志社大學給他的退職金，僅僅十元。他雖對金錢淡泊，也吃了一驚。由此到被刺的三年間，他明目張胆從事無產運動，傾其精力，建樹了許多光輝的成績。

### 「山宜」名蓋澤田

他卅八歲時（一九三五年），曾任解散議會請願運動第一次執行委員長。這個運動發生於京都，

集中左翼勢力，實行抨擊右翼政治。後加入全國農民協會京都分會，任京都耕水生活者協會執行委員長，大爲活躍。又加入共產黨外圍的勞動農民黨，翌年被推爲該黨京都支部執行委員長，曾一度競選於當地的補缺選舉，僅得五百票而落選。但對下屆普選，有了把握，他一九二八年由京都第二區推爲候選人，終于當選了。

翌年田中內閣的第五十六次議會開會時，無產各派雖能互相提携，組成「勞農同盟」，但反動攻勢，極其猛烈，勢之所趨，社會民主主義者終於和右翼妥協，促成勞農的分裂。山宣對此堅決反對，始終站在極左立場活動，但他已墮陷於孤立無援了。雖然如此，他仍相信有大衆支持，毫不變節，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爲日本無產運動歷史上，平添了不少的光彩。山宣被刺不久之前，名傳澤田正二郎之死，爲世人所喧傳，但一聞山宣之死，全國爲之震驚，而不復談澤田之死了。

共產黨將山宣列入黨籍，三·一五事件周年紀念日的十五日，爲之舉行「勞農葬」，以感謝他的奮鬥。他被刺當時遺留的十餘歲的長男英治，現已三十歲，最近加入了共產黨，以亡父山本宣治的名義，撥捐三千元，充作競選的費用，繼山宣的遺志，正在爲共產黨的擴大而努力着。

## 10. 關西的共產黨負責人春日

入共產主義大學

春日庄次郎，一九〇三年三月生於大阪，其父經營美術品的買賣，生長在比較封建專制的家庭中，所以他在少年時期中，做着比學徒還要辛苦的工作。高小畢業後，就做了棉布出口商的店員。

一九一九年時，發生了有名的「槍米風潮」，給了他莫大的影響。當時他日擊暴發商人的豪奢生活，與飢餓民衆流浪在黑暗街頭的情景，比照一想，已有動於中。偶於友人處得閱「共產黨宣言」，恍如發見了一道光明。

他辭去店員的職務，入學校去了，但不久又放棄。他下來歡喜做詩，也不再做了。然而對於全國如火如荼的勞動運動，却大感興趣起來。他於是到東京入博文館印刷工廠，充做工人，踏進了今日的「第一步」，同時也踏進了他的受難「第二步」。

玉會的宣傳，打動了熱情青年春日的心弦。那個玉會，就是已故市川正一所領導的出版從業員工會。一九二二年日本共產黨最初遭受彈壓。他雖然失去了幹部指導者，但仍堅守崗位，開始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和同志們，再建了瀕於崩潰的工會。其後與出獄的渡政，同為總同盟的政治部員，從事活動。翌年九月總同盟第三次分裂，他乃在渡政指導下，組織了關東地方勞動組合評議會。是年末由渡政與德田的斡旋，被派赴莫斯科，為首屆留學生，學於東洋勤勞者共產主義大學。他在那裏所見所聞所學所習的，都是對日本民族解放的希望與熱情，以及不屈不撓的布爾什維克精神，理論，和戰術。

他於一九二六年歸國，在市川指導下，埋頭重建日本共產黨。三·一五事件時，他任關西地方委

員長，被當局檢舉，判處徒刑八年。

### 愛妻死於獄中

一九三七年一月，他並未「轉向」而刑滿出獄，未幾發生七·七事變。他被囚禁八年，以在獄中鍛鍊成的堅決信念，出獄後在戰爭與軍部法西斯的大暴風雨中，他爲保障大眾生活，反對軍部獨裁政治及打倒天皇制，在第三國際旗幟之下，以重建日本共產黨爲目標，組織日本共產主義者集團，與愛妻安費君子，一同潛入地下生活，發行「衝過暴風雨」，與「民衆之聲」等宣傳刊物，以大阪爲中心，展開活潑的運動。

一九三八年八月愛妻君子被捕，他自己也於九月被捕。

他在法庭上，猶高唱解放日本人民，並強調：「危害日本民衆的利益，破壞吾人的文化，擾亂世界的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應予以暴露。天皇政治，應即廢止。只有共產主義者，才是保障日本民衆的生活，愛護國家與文化的真正愛國者。」

當時檢察官曾論告稱：「僅以被告在法庭的言動而論，已應處以極刑」。一九四二年九月，被判無期徒刑，再度過長期的獄中生活。

一同踏過荆棘的路線又屬同志的愛妻安費君子，於史達林格勒攻防戰正酣之時，死於富津監獄。他自身是無期徒刑，而愛妻已死於獄中，真是革命家的慘酷人生。但是他的意念，毫不爲之動搖。他

腦中所念念不忘的，只有日本人民生活的安定與向上。

他因過着慘酷的獄中生活太久，身體日趨衰弱，一九四四年一月時，忽患肺病，時常大量吐血，一度瀕傳死去。到四月間，病勢稍好。其時由千葉移解而來的市川正一，就是在他的隣室內死去。的既患肺病，又加以營養失調，復與受命「共產主義者，可以格殺勿論」的看守吏及其爪牙囚犯龍頭不斷的鬥爭中，忽然大戰結束，他抱着「解放之日來臨了」的歡悅，被投入仙台郊外的療養院。

他是虎口餘生，然而許多前輩同志們，已經被殺的被殺，病死的病死了。他現在尚養病於宮城縣鹽釜市下馬阪病院，而他的心中，抱着鬥爭的決心，祈禱着能早日走上前線。

他雖臥病於醫院，全黨員對他的卓越的指導能力，極為推崇，所以第五次大會時，全場一致選他為中央委員。

## II 奇特的律師布施辰治

### 提倡普選遊說全國

布施辰治，個性特別，苦學於明治大學法科。畢業後曾在故鄉宮城縣做過檢察官，有一次他對某案件所下的判決，反映了階級的立場，致觸上司之忌，乃辭官下野，執行律師職務，即入東京律師公會為會員，並與「自由法曹團」發生關係。所謂自由法曹團，就是上村進等著名左翼律師的集團。他



爲勞工羣民，竭力活動，參加「房客公會全國同盟」，佃農會，常以資本家地主爲對手，鬥爭於法庭。

他是民主的法律家，常願站在一切運動的陣頭。他在一九〇八年以來的日本普選運動中，尤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曾被推爲無產政黨組織的準備手段「政治研究會」的執行委員長，後以勞農黨黨員，競選於一九二八年二月的第一屆普選。他提倡要求普選，極爲徹底。一九一七年時代，一般民衆，尚不知普選的重要，他一人挺身而起，赴全國各地開單獨演說會。在東京國技館，演說達三小時之久，使不大關心政治的世人，大爲感動，把這次演說會稱爲「無選舉權者大會」。他常糾合無產羣衆，要求撤廢有限的選舉法不已。第二屆普選時，他競選於新潟縣第二區，結果落選。但此次競選，並非完全出於自動，而是因他曾爲本縣地方的佃農爭議事件，努力辯護而獲勝利，爲當地民衆所擁立。他曾爲赤旗事件與大逆事件辯護，三·一五事件以來，日本國內的共產黨事件，固不待言，就是朝鮮台灣方面的左翼事件，也頗不辭辯護之勞。

### 法庭陷於混亂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廿一日大阪地方法院開庭審訊春日莊次郎等九十八名共產黨事件，但是開審劈頭，發生了空前未有的事件。即在法庭的被告等，忽然全體起立，高唱革命歌，全體一時陷於混亂，不可收拾。其原因據說是布施律師起頭要求凡是共產黨事件必須統一公開審判，而用「不穩」一辭

，煽動了被告。結果當日審理不克進行，自然發生了問題。他被控於東京高等法院，被判：「開除東京律師公會會籍」。他不服上訴。大審院（最高法院）由審判長中西承審，在第十三次辯論時，他語多偏激，觸犯了當局，審判長乃宣諭停止審訊，上訴駁回。這是有名的布施反治的「懲戒事件」。

### 赤色律師團的檢舉

懲戒事件，是一九二八年秋天的事情。他翌年在某雜誌上發表了「共產黨事件的法庭鬥爭與懲戒裁判」一文，以違反「新聞紙法」，被判監禁三個月，他自然不服上訴，旋被駁回，至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被捕入獄，有不少同志，送他進去。

但是當局對他的彈壓，並不就此了結。當局不久就開始檢舉所謂「赤色律師團」。第二次日本共產黨事件，在東京高等法院公審前，即一九三三年九月，所有為共產黨辯護的律師，悉被拘捕。他和上村，神道，青柳，谷部，角田，河合等律師，同時被捕，將被處以違反治安維持法之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東京地方法院檢察官要求判處徒刑六年。那天的公審記錄，頗饒興趣。佐野學以下卅四名共產黨員頭公審時，他和同志一齊到廳，當時的審判長宮城，因為公開審訊，大為資本家團體及貴族院的保守勢力所抨擊。

布施被控違反治安維持法時，法官問他：「這個公開審判，是不是赤色律師團的一種「戰術」，強

迫審判長實行的？」他否認說：「並無其事，不過爲審理進行便利，彼此同意作『公審鬥爭』而已。」他又要求當時大審院（最高法院）推事官城作證，但未得通過。

檢察官控告他自加入自由法實團以來，即占幹事及幹事長的重要地位，即以此一端，處他六年徒刑，絕非不當。他反駁說：「與弱者爲友，是由於人道主義的感情，豈非當然？」檢察官駁斥說：「多少有可以同情之處，但欲使國家組織發生動搖的行動，是斷難寬恕的。」

布施反治，一八八〇年十一月生於宮城縣，現在老當益壯，仍執自由法實團的牛耳。

## 12. 爲人所愛的黑木重德

一九四六年一月廿六日，東京人民在日比谷公園舉行歡迎野坂參三回國的國民大會時，主席團中有一個濃厚壯年，走上演講台，望之不似共產黨員，首致開會詞，語調溫和，大衆頗表好感。那就是黑木重德。他在一九〇五年生於鹿兒島，從第七高等學校時代，就加入社會科學研究會爲會員，燕河上藤博士之名，入京都帝大法學系，他在三·一五事件被檢舉時，正任日本共產黨關西地方協議會直轄西日本學生指導部會議的主席，已經是個堂堂的鬥士了。他在三·一五事件中，未被起訴而釋放，他的鬥志，更爲增強，挺身出來重辦共產黨。一九三二年，他設立共產黨京都地方委員會，其後遷入大阪，在兩日本方面展開了共產黨運動。一九三四年三月，他第三次入獄，輾轉編押於大阪，鹿兒

島的監獄。一九四一年，未轉向而出獄，不數月間，第四次被捕，押入東京看守所。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被釋放，即與德田、志賀等領導人，爲重建合法的政黨共產黨，繼續活動，幾無稍息。共產黨的幹部，如果可以分爲剛柔兩類，則野坂、黑木等，可列入柔的一類。黑木最能理解青年智識黨員的軟弱性，和自我檢討，他自己也一方面在心裏不斷地反省鬥爭，一方面對外展開果敢的鬥爭。所以一般黨員以及黨外人士，都很敬愛他。戰後他就任共產黨中央委員兼負財政重責，繼續活躍。一九四六年日本舉行戰後第一次普選時，他被推爲東京第一區的候選人。不料三月十六日午後，他參加各黨聯合演說會演說時，忽然因腦充血而昏倒，是日午後七時半溘然長逝。他因受盡獄中的虐待，身體已極衰弱，出獄後又兼營養不足，猶勉強從事解放鬥爭，這也許是他死去的近因罷。

## 六 非常時共產黨事件的發生

### 1. 第三次日本共產黨的組成

#### 風間山蘇回國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四日田中清玄一派被檢舉後，日本共產黨好像已完全崩潰。但殘餘黨員，還在頑強奮鬥，力圖再舉。終於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以畢業於蘇聯共產大學歸國的風間文吉等爲中心，組

成了第三次日本共產黨。風間等乃利用日本勞動組合全國協議會為據點，佈置「第二無產者新聞」和「無產青年新聞」的發行網，企圖重新組織共產黨和「共產青年同盟」；是年二月下旬，設立中央局，並大膽繼續發行機關報「赤旗」第四十三號。黨中央委員長風間文吉，組織部長紺野與次郎等中心人物，很巧妙的閃避着當局嚴密的檢舉網，努力擴大強化「黨」與「共青」的組織。是年八月間組成黨中央指揮部，風間任委員長，下分八大部門，其首腦如下：組織部長紺野與次郎，煽動宣傳部長若田義道，工會部長田井為七，家屋資金局長久喜勝一，農民部長宮川虎雄，婦人部長兒玉靜子，軍事部長長谷川茂，民族部長風間文吉。是年七月廿五日司法當局開始公開審判佐野學，三田村四郎等二百八十餘名黨員。他們利用這個機會，欲與獄內外的被害同志相呼應，作「公審鬥爭」，對一般民衆，實行煽動宣傳。一九三三年三月卅一日決定將「第二無產者新聞」停刊，使其讀者集中於黨的機關報「赤旗」。又盡力招收大量黨員，改變捉來的方針，廢止嚴格的審查，儘量使其先行入黨，然後再施以主義的訓練。是年二月普選時，合法推舉黨員吉田由布為東京第五區的候選人，並非法推舉獄中的被害佐野學，鍋山貞親，唐澤親八，三田村四郎等為候選人。又復於是年五月一日舉行勞動節，八月一日舉行「反戰日」。又九月間為東京市會議員選舉，及臨時議會，展開鬥爭，以及黨員交卷的「公審鬥爭」，一連串的非法動員于羣衆。終於是年十月卅日在熱海舉行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時，被一網打盡。中央指揮部員不必說，全黨整個的潰滅了。這就是熱海事件。

## 大森搶劫事件的背景

風潮等看到當時東北軍變，上海軍變，血盟團暗殺事件，五·一五事件等接踵發生，內外客觀形勢，極度緊迫，乃認為國外將掀起二次世界大戰，國內將有易發內亂的可能，便想乘此非常機會，實行共產主義革命。其具體的準備，為獲得大量武器彈藥，並首先籌劃百萬圓巨款，不惜用盡一切手段，結果促成了所謂「大森搶劫事件」。黨的活動，自當時起，日益尖銳，以陸軍特別大演習為中心，進行種種策劃，並指導東京市電車工潮，使其擴大惡化而為交通運輸機關的總罷工，當時事態極為緊迫。同時共產黨並擬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檢討第三國際指示的所謂「三十二年鬥爭綱領」(一九三二年五月廿六日四歐書記局所決定)並商討具體實行方法。事為當局所探悉，乃於十月卅日自熱海，錄倉，東京等地起，三府十八縣，同時實行空前未有的大檢舉。全國被捕者共二千二百名，東京一地已有六百八十名，內有女性百零七名。

## 航空學校的赤化事件

這個事件的特異性，是在搜購武器彈藥，利用右翼分子，拉攏資產家子弟，以及其他種種手段，籌劃巨額資金。由槍械店購得手槍，是有百餘支之多。據說因搶劫大森的銀行及不動銀行自由分行行員劫帶存款等方法，所得資金，達十五萬圓之鉅。

一九三二年中，同情共產黨而被檢舉者，達六千九百名。各官公立學校，固不得言，財政，農林，鐵道，交通，教育，外交各部以及內閣印刷局，貯金局，專賣局，貿易保險局，東京市政府等各種機關內，都發現了許多黨員，及同情共產黨者。實爲日本思想事件史上未曾有的事情。

此時以黨員或同情者而被檢舉的主要名士，有日本大學教授杉之原舜一，律師細道靈光，商科大學教授大塚金之助，前京都帝大教授河上肇，東京地方法院推事尾崎隲，作家藤森成吉，費司山治，日本女子大學講師生江健次，律師谷部直雄，前九州帝大教授風早八十二，中央大學教授淺川伸夫，長沼坦等。其組織網的廣汎，於斯可見。這個非常時的共產黨，有兩個特質：（一）和從來的黨不同，是直接由第三國際指令風間文吉爲最高指導者，從事建黨工作。凡屬黨員，均由黨給以卅元至百圓的生活津貼，爲掩護黨員的非法行動，自宜利用女子爲聯絡員，或以女子爲守寓所，故當時被吸引入黨的女子甚多。（二）當時的客觀形勢，驅使他們由理論進入行動，所以黨的指導部嚴厲指令，迅速籌措款項，購辦大量武器。因此中央家屋資金局和軍軍部的活動，也就是黨的再建活動。

這個軍軍部，是這時特別新設的部門，一九三二年五月中央委員紺野與次郎，大森椿規事件的今泉善一，久喜勝一等人在日本橋蠟燭町忠勇大樓會議決定：（一）指定京橋區西銀座八丁目日本興業會館二樓的一室爲秘密集會所。（二）在中野區櫻山町三三號川口家，淀橋區上落合町四七六號久保家

，及本鄉區妻戀坂町湯島大樓三層，設置軍事方面的圖書館，並以東北軍變，陸軍大演習爲目標，編密計劃赤化軍隊的方法。

這個軍事部的活動，鬧出一樁震駭世間的事件，就是想將洲崎第一航空學校成爲共產黨的御用學校。是年六月令黨員鹿島宗二混入該校，充任理事，乘其經營困難，慨捐三千元，正欲利用飛機展開空前的赤化行動時，九月廿日，鹿島和該校校長上田光男突然被捕。共產黨後來又想赤化軍需品工廠，東京地方由軍事部長長谷川茂，大阪神戶地方由中央委員小等原幸次郎，分別指導。又海上則由代理中央委員宮澤正太，爲奪取運送武器船舶的武器，混充白山丸，第八札幌丸等船的船員，相機活動。

### 資金局的口號

家屋資金局的活動，是共產黨指導部所最注重的。「金錢是鬥爭的神經，藏身家屋的安全周密，是防備組織的要害。」這是家屋資金局的口號。一九三二年五月以伊藤友緒和近藤勳爲中心，動員一般被雇人工會，先向銀行公司的薪水階級，開始活動。翌年一月，以日本大學教授杉之原舜一爲指導者，深入無產階級文化聯盟，拉攏了許多同情者，致令是年春天無產階級文化聯盟大受彈壓。一方面又以以前九州帝大教授風早八十二爲指導者，組成大學，專門學校教授班，學生班，稱頭班等，每月募



得資金三千四百圓，但因當局不斷的彈壓，苦心佈置成功的資金籌募網全被破壞。同時黨中央認爲內外客觀形勢，均甚迫切，應乘機發動革命，有迅速籌集資金的必要，乃指令資金局速籌黨費百萬元。是年七月間，久喜勝一，今泉喜一，渡邊惣助三人負責指導，首將資金局分爲事業部，資金部，家屬部三個部門，任命河上塚博士的內弟大塚有章爲事業部的負責人。資金局的活動，置重屬於事業部。這是所謂「戰鬥的技術團」，結果促成了槍劫銀行的事件。

## 2. 「要米會」的紺野與次郎

共產黨因爲是急進的，黨員都是青年鬥士，曾經担任最高幹部活動過一番的人物，大都只有卅歲左右，往年的鬥士中，幾沒有過四十歲的人。宮本顯治被檢舉時年僅二十七歲，世人咸驚嘆其年少，非常時共產黨巨頭紺野與次郎被檢舉時，僅僅是三十二歲的白面青年。

他生於山形縣一個寒村的鐵礦商家庭。由山形中學入山形高等學校，在學中大概自一九二八年四月間，開始接近馬克思主義，是年六月就被學校開除了。其時正值三·一五事件的旋風席捲全國的時候，他當時是一個十八歲的高等學校學生，胸中燃燒着純潔的熱情。他被逐出學校後，就上東京，由「學實到工廠」，他認爲是他此後應走之路，不必躊躇。時代的鼓動，對鐵礦商人之子紺野與次郎，播種了無階級的意識，終於驅使他做了一個勞動者。他很勇敢的投入自由勞動者之羣，在寺島方面

做臨時工人，以資糊口。這個貴重的體驗，給他打下了後來做到黨的指導者的基礎。

他首倡的「要米運動」，普及了全國。應廉價或無償供給食米於飢餓民衆的要求，最初盛行於都會，不久就風靡了農村與漁村。愛知一縣，就約有四十個農村參加了這個鬥爭。

他以臨時工人，加入東京合同勞動組合，一九二九年受當時共產黨東京地方委員長山本忠平的勸誘，加入了黨。翌年二月任東京地方委員，復受田中清玄之命，以日本代表的資格，赴蘇列席第五次國際工會本部大會，一九三二年一月歸國。

他歸國以後，就和非常時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長風間文吉等，爲重建共產黨奔走活動，任組織部長。他就在這個時期組織所謂「要米會」，向城東方面開始活動。一九三三年十月卅日發生瀧海事件後，檢獲之手，已及於他，遂被拘於鎌倉材木座的秘密寓所。當共產黨各地代表十一人在瀧海瀧泉舉行秘密會議時，約有一百二十個警察探員，身穿防彈馬甲，頭帶鋼盔，全副武裝，如臨大敵，抱必死的決心，臨行前並飲酒告別，誓必一網打盡。其嚴重情形，殆可與五色瀧泉事件時相比擬。他雖在此時此地德澤瀧刺，但他的踪跡爲當局所探悉，遂被拘於寓所。

他以一介青年，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罪嫌被起訴，但他在公審法庭中，堅持自己的信念，毫不屈節。東京地方法院檢察官太田實這樣說：「被告毫無反省之色，應處以嚴刑」。他恃其年青，堅守信念，嚴刑不足以使他「轉向」。當時被拘共產黨員紛紛轉向，識者多說智識分子，軟弱無用，不過耕野

確是例外。他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首次受審。他因為始終不肯認同，檢察官主張處以十五年徒刑，但他聞之毫無驚懼之色，在獄中反對佐野，鍋田的轉向聲明，積極展開了非轉向鬥爭。一九四三年出獄，即入製鋼廠，做一技術員，日本戰敗後復歸於黨，從事活躍。

## 七 赤色私刑事件的真相

### 1. 宮本顯治的立場

被殺乎？暴卒乎？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發生了日本共產黨的所謂「赤色私刑事件」，舉世爲之戰慄。據當局發表，當時黨內智識分子出身的黨員和勞工出身的黨員，互相反目，互相抗爭，結果智識分子的幹部宮本顯治，袴田里見一派，認爲勞工出身的大泉兼藏，小畑達夫兩黨員是叛徒，加以私刑。陰謀暴戾，日不忍睹，結果小畑竟遭慘殺。當時小畑確實死亡，所以世人對宮局的發表，都有以爲真，以爲同志間彼此猜忌，以致互相殘害，認爲共產黨可哀的末路，將要來臨，並爲之大抱反感。

但是這個事件的真相，到現在經宮本木人出獄後加以說明，方才水落石出。據宮本自白，所謂「赤色私刑」云云，實爲警察當局捏造的謊言之辭，其實宮本等不過將該兩人交付「五間委員會」查問

過了。至於爲甚麼要開查問委員會呢？這裏有一個重要理由。原來宮本等拿到確實的證據，發覺小畑，大泉兩「黨員」，實在是拿警察廳特高科的津貼混在黨內活動的真正間諜。大泉原籍是新潟，從當時新潟縣特高課長刀彌有秋處拿到特別情報，小畑是當時有名的警察廳特高科長毛利基的有力爪牙。這種可驚的事實，是他們在查問委員會席上所自白的。小畑雖已死去，但大泉在法庭預審以來，已詳細陳述。

查問委員會，是在查問委員秋篠政之輔的澁谷區幡谷町家中舉行的。召請二人到會，加以查問，得悉真相，以其違犯黨紀，決定處以黨的嚴厲處分，即開除黨籍，實絕無加以體刑之事。但不幸小畑在查問委員會中突然暴卒，以致引起了世人的許多疑惑。原來他因爲怕受處分企圖乘隙而逃，在查詢時，狂跳亂跳，忽然暈倒。大家自然加以施救，雖經施行人工呼吸，但終於沒有蘇生。這時小畑的身體，並沒有會受打傷的痕跡，其後已有醫學的證明。最初警察診斷爲腦震盪，再行診斷結果，否定其爲腦震盪，認爲大概是因受衝動而死，或者是由於心臟麻痺。但當局後來向法院起訴宮本時，殺人罪也列爲罪嫌之一。不過這事未能在醫學上加以證明，則是事實。至於大泉，小畑是間諜一事，當局始終祕而不宣。結果宮本顯治，不特處以違反治安維持法之罪，並因許多合併罪，被判無期徒刑。袴田里見亦被處以徒刑十三年的重刑。現在所有政治犯，都已釋放了，但司法當局還認爲他們有其他罪嫌，至今不許恢復公權，因此他們尚在抗爭中。

## 紀念的傷痕

這個私刑事件發生後，宮本不久就被檢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廿六日，正是急景凋年的時節，宮本頭戴灰色呢帽，身穿藏青西服，外罩茶色大衣，將要進富士見町電車站前喫茶店的時候，和守候中的特高課員相遇，經過一場大格鬥之後，終被逮捕。格鬥時，他撞破了茶店的玻璃窗，頭部被破片劃傷，至今還留有紀念的傷痕。

宮本自一九三一年四月以來，爲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的中堅分子。翌年三月和女作家中條百合子結婚，一時傳爲普羅文壇的佳話。他於一九〇八年生於山口縣，被逮捕時年僅廿七歲。他自一九三二年入黨以來，在作家同盟內作細胞活動，並指導發行「戰旗」，爲文化運動而活躍。其後無產階級文化聯盟爲當局所彈壓，即與小林多喜二等，自翌年四月潛伏地下。他是東京帝大經濟學系的出身。二年級時，他的「芥川龍之介論」一文，當選發表於改造雜誌，向以左翼文藝批評家，有名於世。他自潛伏地下以來，任黨的煽動宣傳部長，又爲東京市委員會的負責人，從事政治鬥爭。一九三三年六月被推爲中央常務委員，事實上爲「再生共產黨」潰滅後黨再建委員長，赤色私刑事件，也是在他激烈活動的背景中產生出來的。反動的大暴風雨，幾乎把他彈送了。

## 2. 純粹革命兒袴田里見

榜田里見，雖經過長時期的獄中生活，仍不覺疲勞，現在還是日本共產黨的幹部，正在活躍中。

他自二十歲時投身革命運動以來，和一切艱難奮鬥，始終一貫，站在人民解放的陣頭。他曾學于莫斯科，又有很久的勞動運動經驗，自然鍛煉成一個激厲的共產主義者。所以他經過的人生路程，實較他人為艱苦。一九〇四年生於青森縣，他的生活環境，自始艱難。十六歲時，做送報夫，其後輾轉在鐵橋製造廠，造船廠等處做工，在此期間，他漸漸感覺了階級意識。二十歲時，他已開始向職業革命家的路程走上了第一步。他在函館組織了革命的工會，青年同盟等，在東京方面則與「勞動者之父」的渡邊政之輔，一同在日本勞動總同盟內活動。總同盟分裂後，爲了另組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東奔西走，實行革命的活動。一九二五年日本無產政黨創立時，他與已故市川正一，曾大事活動，也是很著名的事情。

他在這一年由日本共產黨派赴莫斯科「東洋勤勞者共產大學」留學，時年僅二十二歲。青年的榜田，入蘇聯國境時，胸中是怎樣的感奮而充滿着希望，自不難想像。他在莫斯科加入了蘇維埃青年共產同盟。

一九二八年四月畢業於共產大學，他就得悉是年三月的三·一五事件，決心爲重建共產黨而回國。他參拜列寧墓，瞻仰其偉大的遺骸，抱決死之心，首途歸國。途中突破了許多艱難險阻，躲過了偵探的銳眼。五月，行抵日本，就和日本共產黨書記長渡邊政之輔協商，他被指定爲關西及九州兩地重

建共產黨的負責人，旋即開始活動。但不久即於六月在大阪被捕，被判處四年四個月徒刑。

一九三三年十月，期滿出獄，又開始黨的活動。翌年任黨東京地方委員，九月任候補中央委員，十二月任中央委員兼組織部長。其間他的主要活動，是在肅清黨內的不純分子，劃除黨內反革命的反動障礙。

以他不屈不撓的革命意識，絕不能容許黨和黨員有點鬆懈。他常指導黨應走布爾什維克的路線，自己也循此路線，不斷的努力。

他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因赤色私刑事件被檢舉後，一直到日本戰敗後十月十日方才出獄。在這期間，他在獄中不斷的實行果敢的鬥爭，因此監獄當局對他，大為憤恨，一個月或兩個月才許可他運動或入浴一次，有病也不給他醫療，食物也被減少，他受盡了獄吏的迫害。但是他的信念，毫不發生動搖，深信人民解放之日，終將來臨。

## 八 轉向的巨頭

### 1. 一國社會主義者佐野學

日本曾經有過一個所謂「轉向時代」的名詞，如果要重寫一部日本社會運動史的話，轉向者的

特殊立場，是不能忽視的。日本共產黨兩員頭佐野學和鍋山貞親，在獄中聲明所謂「轉向」以來，其影響極大，發生了許多連鎖者。根據一九三三年官方發表的統計，全國思想犯，未決者一千三百七十人中，轉向者達四百十五人，既決者三百九十二人中，轉向者有百三十三人。但是同樣稱為轉向，性質各有不同，如河上肇表示放棄主義，而停止行動；如佐野學，鍋山，則變成「一國社會主義者」，轉變理論的方向，唱道新的運動形態；更者在理論上行動上都拋棄馬克思主義而轉向的；有的甚至於轉向到宗教方面。

但是凡事必有其主要路線。無論何種形態，如果離開了主要路線的立場，就不能成爲主流。所以只有不轉向者，才可以說是不變節者。不過，如果時代的重壓，沒有那樣的殘酷，則轉向者的面貌，或者大不相同了。尤其是關於天皇制和戰爭論方面，更覺其然。我們現在不必像從前那樣議論紛紛，不妨冷靜的加以檢討一下。

### 上海逮捕的一幕

佐野在三·一五事件前，逃出東京，三月十三日到了上海。他在上海由渡邊政之輔處獲悉大檢舉的情報，就起草一道指令，圖謀恢復已被破壞的黨機關。正值是年五月發生了濟南事變，在事變前，他到莫斯科出席第三國際的第六次大會，和黨代表市川正一，山本懸藏，高橋貞樹等，被推爲執行委



員，報告了重建日本共產黨的狀況。他在海外活動，奔波忙碌，既不知道三·一五事件後，接着旋風似的襲來了四·一六事件，也不知道市川正一回國後已經被捕。

警視廳方面，百般設法偵查他的行蹤，但他的去向，杳如黃鶴，毫無線索，只好布置天羅地網，虎視眈眈，伺機逮捕。翌年（一九二九年）特高課員們，忽然想起他和大岡山的市川正一家裏，恐怕有甚麼聯絡，便派員住守其家。果然有一天投來了一封暗號信。內稱：『請速由日本派遣代表出席上海共產黨大會』。約定的日子，是六月十日。警察當局，欣然色喜，以為有辦法了。特高課勞動股長浦川，和巡查長藤生，中原兩人，立刻冒充日本共產黨員，五月廿八日由東京起程前往上海。到約定的那天，浦川股長等，穿了中裝，在南京路大東旅館門口守候，從下午二時等到四時，終不見佐野到來。他們一行疑為或者是信尚未收到，不免着急，密議結果，急電東京警視廳。他們冒充共產黨員，用很巧妙的手段，終於和佐野取得聯絡，結果約定在六月十六日和佐野會見。這是由佐野約定的。

浦川股長等冒充共產黨員，右手拿香烟，左手抱着用英文報紙包的書，於是日下午三時行抵約定的地點中央大旅舍的會客廳。香烟與書籍，是他們「約定」的記號。果然佐野舉，穿了西裝，也是右手拿香烟，左手抱着厚厚的西書，如約而至。他滿以為是日本共產黨的派遣員來了，自然沒有戒備之心。但是一見面，浦川股長開口就是一句：『我們是警視廳派來的！』很有威力的佐野，至此大吃一驚，面色頓時變青，呆若木雞，啞口無言。雙方勝負，已決於這一瞬間。他就被騙入汽車，送往公安

局，羈押偵訊後，八月底引渡押解赴日。

### 山莫斯科到上海

佐野出白名門，生於數後白杵的世家，後藤新平的女婿醫學博士佐野若太，是他的見長。他爲早稻田大學教授金子馬治所賞識，而當東大之選。他在第七高等學校時，雖常沉醉於花柳柳巷，但其性格却很樸實。入早稻田大學後，即與東京帝大的「新入會」，發生聯繫，一九一七年畢業於政治科後，復入大學院繼續研究，後曾服務於「南滿鐵路」的調查課，不久即被早大聘爲經濟原論和經濟史的講師。爲繼大山郁夫之後的名教授，集學生的人望於一身，在大學內外，發起反軍事教育運動，並指導許多前進的學生團體。

一九三二年七月，他受荒畑寒村的勸誘，加入日本共產黨，就被舉爲常務委員。翌年六月發生的所謂第一次日本共產黨事件，是因爲他寄存在同志湯谷處的秘密文件爲警視廳所押收，才惹起了這一個大檢舉，是很有名的一件事。他幸於此事件前，脫出日本逃往海參崴了。關於他的逃亡旅行，據說有許多偵探小說似的插話，流傳當時。他於五月下旬某日，忽然不到早大的講堂，深夜往九段公園託人找得一套少兵中尉的軍服，冒充軍人，逃出國外。

他以海參崴爲根據，和荒畑寒村等繼續活動，不久即赴莫斯科，任第三國際東亞部部員。他在蘇

聯的生活，使他恢復了青年時代的熱情，受了極深刻的影響。他在蘇聯一直逗留到翌年九月，共開會列席第三國際第五次大會，並曾與蘇聯民衆，共嘗大飢饉後的淒慘生活，蘇聯優秀的勞農藝術家，他也結識了很多的知己。他常在充作大會會場的莫斯科國立大劇場的一角，在華美的蘇聯歌劇的休息時間，想到歡喜看戲的老母，和終日感覺寂寞的愛妻幼兒，當不止一次了罷，他這種家庭愛，後來在三·一五事件公審時，使他心裏發生一種悵惘之感。那時他在共產大學教日本社會史。

一九二四年九月，他受了重建日本共產黨的指令，先赴上海，佐野學潛入了上海的情報，傳至東京時，日本警察當局，非常興奮。他在上海和朝鮮共產黨領袖呂運亨來往，躲在舊法租界，和日本國內的同志，互通聲氣，時相連絡，極力反對解散日本共產黨，頗爲活動。一九二五年一月，和國際工會本部協議結果，決定了一「上海鬥爭綱領」後歸國，與荒畑寒村，德田球一等，確立共產主義者集團，任中央委員，但不久即行自首，被處監禁十個月，但執行三個月後，翌年一月一日出獄，由此充任「無產者新聞」的主筆，開始了他縱橫的活動。他的轉向曾經震駭一世，影響力很大。但他堅守「無產者新聞」的陣地，竭力指導左翼論壇，最後矯正「福本主義」的謬誤，所負任務，極爲重要。「無產者新聞」的目的，是在宣傳其後組成的秘密結社日本共產黨的政策方針，對於合法的無產政黨，本來僅極力支持大山郁夫的勞動農民黨，等到普選空氣最熱烈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他忽然在「無產者新聞」上，開始提倡「一切勞農政黨的大同結合」。這個大同結合的問題，掀起了很大的波浪，

他所以作此主張者，乃是根據是年第三國際批判日本無產運動的「二十七年綱領」。這個綱領，對「山本主義」和「福本主義」，都曾加以批判，已述於前。

佐野於是對「福本主義」的謬誤，一一加以指摘。福本的極左的理論，企圖將日本無產運動的一切歷史成果，在「揚棄」名下，一筆勾銷。佐野是在年十一月間發表的「讀第三國際的批判」一文中曾說：「福本氏欲將日本無產運動的一切歷史成果，一筆勾銷，不能不說是根本的過失。無產運動也是一個歷史的發展物，由前代遺留下來的歷史成果，必須加以維持而使之發展，而福本氏所謂「揚棄」，並不是將前代的歷史成果加以批判而後吸收的眞正「揚棄」。尤其是羣衆團體曾經根據福本氏的理論，實行了種種的「揚棄」，這是很顯明的。」又說：「我從來對於以福本的理論爲基礎而展開的實際運動，雖常認爲有種種偏向與缺陷，但仍不惜予以支持。其第一理由，與福本極端相反的山川一派的大家主義理論，根本就是一種反革命理論，並失去了重要的革命靈魂，反之，由福本的理论發展出來的實際傾向，則確實含有戰鬥性的成分。據我所知，日本無產運動的最活動分子，都在其陣列。第二理由，從福本的理论出發的種種傾向，可以在鬥爭過程中加以克服，只要我們努力克服就行了。我依然是根本否定折衷主義理論……。無產階級運動的眞正基礎，在於羣衆的活動力量和羣衆的主動。前驅者的任務，就是圓滿的動員這種羣衆而指導其活動。羣衆的鬥爭，在現在的歷史階段，具有運用戰鬥性統一戰線的戰術，才能誘導成功。羣衆團體是這種鬥爭的根幹，其任務非常重要。……各國的

無產階級政黨的基本對立，就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對立。日本的無產政黨，是性格非常特殊的政黨。在目前的歷史階段，既不使其為共產黨，也不使其為社會民主黨，只要作為在政治上動員廣大羣衆的隊伍，而充分發揮其特殊性，此舉最為重要。他又因「福本主義」對工會運動估計過低，樹立了新的對策，就是工廠細胞的突實健全，農民團體，無產政黨，工會等的中央及地方細胞的組織化。他身居黨中央執行委員長的地位，負起了最盛時期的日本共產黨的重責。

### 聲 明 轉 向

佐野善的所謂轉向，在日本思想史上，是一件劃時代的事情。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廿九日東京地方法院第一審時，被判處無期徒刑，不服上訴。灰色的市谷監獄，是日本的思想先進者所不能忘記的地方。他在那冷酷的監獄中，等候上訴判決的期間，他的心境，漸漸發生了一種變化。其時他已達四十二歲的壯年。他開始耽讀各種宗教書籍起來了。當局看到他的思想有了動搖的徵兆，非常高興，以為這是思想犯人教化上的絕好機會。他的轉向，倘能實現，則左翼陣營所受打擊，一定很大。當時司法當局正在費盡心思企圖取締思想運動，而感束手無策的時候，一見佐野有轉向可能，自然喜出望外。鍋山貞親入獄以來，他的心境也發生和佐野善一樣的變化。是年初，當局准許他們兩人在獄中會見，互相發表思想改變的動機，加以檢討研究。

當局吩咐他們兩人寫自白書。既然知道他們可以轉向，當然要向外開公表，以收效果。一九三三年六月九日，佐野，鍋山兩人共同簽名的聲明書，遞給檢察官宮城。這個聲明書是寫給自由法蘭團的律師上村進和同志藤沼榮四郎的。檢察官宮城檢閱該聲明書後，莞爾而笑，是日下午三時，簽准發表。宮城在三·一五事件第一審時，任審判長，因開庭時允許公開審判，曾大受保守陣營的集中抨擊，宮城說他並未勸告他們轉向。司法當局勸告與否，姑且不論；或許是那時已經突入了戰爭階段的軍國時代的重壓，而進了市谷監獄的厚獄？該聲明書係於是年六月七日完成的，要點如下：

「第一：（一）我們覺得現在的共產黨，已漸變為不是勞動階級的黨，並已立於真正勞動者的關心與鬥爭之外。（二）第三國際已與各國勞動階級的生活與鬥爭分離，共國際主義，已發生破壞的均屬有害。有此三種理由，主張與第三國際分離。

第二：內外情勢已異常緊迫，而共產黨反而和勞動階級的生活與鬥爭分離，化為急進小資產階級的機關，雖有許多真摯同志，在艱苦奮鬥，而黨內却有陰險的分派主義化。其根本原因，不特是由於第三國際指導的錯誤，而實由於隸屬於第三國際。

第三：第三國際已失去最初期的活力，其中央集權制已漸為官僚主義所腐蝕，不問時地條件如何，徒要求實行蘇聯式的革命，共國際主義，已經機械化，事實上已成爲蘇聯一國的機關。各國勞動

者，已不顧第三國際而獨自與本國的資本階級相鬥爭。第三國際，因其內部的矛盾，倘新的世界戰爭一旦爆發，必有釜底抽薪之一日。吾人自一九二一年以來，在其陣營中，捨身奮鬥，但現在深感如再不改變此種態度，實不忠於日本勞動階級。

第四：關於戰爭，反對第三國際的無政府主義式的散戰政策。日本對中國軍閥及美國資本的戰爭，是進步的戰爭與內部改革，是必然相結合的。勞動階級在戰爭時是絕對必要的。故主張生滾機構須由勞工管理，及以武裝人民為基礎，積極參加戰爭，以求戰爭的勝利。新世界戰爭的主導內容，是世界資本主義與亞細亞諸民族的鬥爭，所以日本勞工，有立於亞細亞勞動者人民的陣頭的任務。在現在情況下，對蘇聯與中國蘇維埃政府進行戰爭，既不是進步的，亦非得策。

第五：我們不採取抽象的國際主義，而應為實現以日本為中心的「一國社會主義」而努力。世界史的主要傾向，是在各個大經濟體系內，都有個別成立社會主義的必然性。日本民族，有其強國的民族統一，國家生活的訓練，勞工的生產優越性，東洋文明的蓄積，高度經濟的，文化的發達，歷史上未曾受過奴隸生活，依據這些優秀的資質，確信必有獨創地建設卓越的社會主義的能力。

第六：日本共產黨將日本君主制與俄國的帝制等量齊觀，而欲實行反君主制的鬥爭，實屬大錯。日本的君主制，表現着民族的統一。我們應確實把握大眾對君主制所抱的自然感情。

第七：第三國際便使殖民地國家分離的政策，亦屬誤謬。我們認為資本主義對殖民地的剝削，是日本文族所不當爲的。日本文族應努力結合日「滿」台鮮勤勞民衆，組成一個巨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第八：左翼勞工運動的一切分野，應自第三國際組織的影響分離，並應肅清其內部的小資產階級的成分，而以建設以日本爲中心的一個社會主義爲明確的目標，實行改組。日本共產黨應拋棄其非民族的綱領，毅然與第三國際分離，變爲結合日「滿」台鮮無產階級的前鋒。首先主要的任務，是在解決農業問題。我們敢將新的見解，陳訴于勞動階級尤其是黨同志與全國勞動組合協議會同志們之前。

這就是日本思想運動史上劃時代的「轉向聲明書」，是日宮城檢察長談稱：「那樣頑強的被告，反省轉向的動機，大體已詳盡於此，其中最重要之點，爲戰爭問題即否定第三國際對日本共產黨指示的取戰主義」。長谷川如是閑評稱：「字裏行間，含有法西斯的東洋的傾向，尤其重點在抨擊取戰主義而否定戰爭。惟附以「生產機構須由勞工管理以及以武裝人民爲基礎」的條件，此點似與所謂社會主義的主張，有根本不同之處。」第三國際機關報「國際通訊」八月四日發表「反對伺候日本帝國主義叛徒」一文，猛烈抨擊轉向的人，內稱：「佐野，鍋山等日本共產黨最高指導者的轉向，一言以蔽之，是對充滿日本國內的法西斯中心勢力投降獻媚，與前已墮落的山田，荒畑等八，同屬黨內叛徒，



故已加以處分。智識分子佐野和中智識分子鍋山的口角裏，已有了被收買的銀項。當時在莫斯科的片山潛，由本黨藏，野坂參三，發表了「給日本共產黨的共同聲明書」。上訴審判於一九三四年四月間開庭，由赤羽審判長承審，四月二十日森山檢察官表示稱：「被告等已恢復了日本人的意識，這是轉向的最重要之點。古今東西，國家興亡相繼，獨日本皇統連續，國體優秀，無與比倫。在日本人看來，固屬當然，但以日本共產黨員前能有鑑於此，誠堪注目。但是被告等雖放棄了變革國家的主張，但不放棄否認私有財產，尚不能謂為完全轉向」。森山論述達三小時之久，最後主張酌量減刑，要求對佐野，鍋山，各處以徒刑十五年，三田村處以無期徒刑，高橋處以徒刑十二年，杉浦處以徒刑九年，都比第一審來得輕。是年五月十一日最後判決如下：「被告等組織共產黨並指導該黨，實屬罪大惡極。當時因此有「思想國難」之說，不知誤盡多少青年子弟，由此點而言，初審判決，決非不當。姑念被告等實行轉向，覺悟日本民族之優秀性，供認已知復歸日本國民之立場，審判長亦信以為真。爰覺初審判決，似嫌過重，故特酌予減刑。」判決佐野、鍋山、三田村、均處徒刑十五年（初審均係無期徒刑），高橋處徒刑九年（初審十五年），杉浦處徒刑八年（初審十年）。

志賀義雄會說：「佐野學實為黨的最大叛徒」。由今日觀之，他的理論，誠有許多地方不能自圓其說。但是用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也可以看出日本文化人的痛苦。七七事變爆發後，他又從獄中上書表示：「尊崇中心主義，民族第一主義，國家主義等，為今後不變的信念。」日本戰敗後，風潮文

吉等人，以佐野爲顧問，組成了「民主前衛同盟」，日本共產黨在第五次大會時，認轉向者爲階級犯罪者，禁止參加民主戰線。

## 2. 工人出身的鍋山貞親

鍋山貞親與佐野學並稱爲轉向派的巨頭。他是純粹工人出身，由一個衛生衫工人起家，和那在基隆瑣頭手槍自殺的渡邊政之輔，頗相類似。一九三二年五月入共產黨，一九三五年在大阪市受荒畑寒村的勸誘，加入共產主義者集團。翌年十一月在稻根的溫泉旅館和渡政商討組織運動，爲向第三國際報告黨的情況，前赴蘇聯，在莫斯科逗留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在莫斯科和高橋貞樹討論「福本主義」，不久對第五色溫泉大會的決議案入蘇的渡政，指出「福本主義」的謬誤，而使他承認了。歸國後被舉爲中央常務委員，爲工會部的負責人，對工廠細胞的擴大，發揮了獨特的手腕。

他和渡政的交情，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和渡政同樣逃避了三·一五的旋風，前來上海。渡政和鍋山在上海分別後，未踏入日本國土，就自殺了。但是他仍曾留於上海，觀察形勢，不久慢慢歸國了。當時佐野學依然在上海圖謀黨的再建工作，所以鍋山歸國後和市川正一，構成中央指導部，確立了三·一五以後已陷於崩潰狀態的共產黨的中樞。市川於一九三八年四月赴上海和佐野學，由本應藏等同赴莫斯科，出席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對三·一五事件的狀況，曾作詳細的報告，後即歸國，幸能鬆

避了官方的追捕。繼三、一五之後，翌年接着發生四、一六事件，當局大加彈壓，不久市川正二郎被檢舉，鍋山也在四月二十九日終被捕。那時他只有二十九歲。他在獄中和佐野君聯名發表轉向聲明，理論上殆無異同。七七事變爆發後，佐野曾在獄中又復上書發表意見，他也由小管監獄向司法當局上一書，題為「關於我的思想的反省」，強調「民族優越於階級」，放棄階級鬥爭，述所謂「一國社會主義論」，也不遑顧及了。

### 3. 由警察變成關士的三田村四郎

#### 一百八十度轉變

三田村四郎，生於金澤市小學畢業生，做過送報夫、主役、公司的茶房，帽子職工，以及保險調查。他擔任過的職業不算少，青年時做過警員盡人生的艱苦。一九二七年七月，廿四歲時，在大阪天王寺警察分局充任了一名警察。那時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名叫逸見直敏，在大阪發起組織房客聯合會，積極活動。三田村在職責上時常被派去偵查他的行動。因於時常追蹤之中，竟受了逸見的影響，是共為人所受人歡迎之處，面對其不顧一身的利害的態度，大為欽佩。結果，三田心裏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了。一九二八年五月，他就拋棄了十個月的警察生活，投入社會運動的漩渦中，不久自己就被人釘梢起來了。

一九二六年發生了有名的濱松日本樂器公司大工潮，那時他任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的中央委員，擔任評議團的總指揮。當局於是年五月對爭議團體幹部百餘名，實行彈壓，一網打盡，他倒滿了網，逃到島田地方，兩三天後又巧妙的跑回來，暗中指示，約有兩月，終於七月廿九日在同志家中的櫥櫃裏被捕了。但不久就被釋放。他因前妻已死，當時已經祕密與久津見房子結婚。

### 堅不加節的愛妻房子

久津見房子二八九〇年生於岡山縣，十八歲畢業於岡山高等女子學校後，就到東京，加入了當時高揚社會主義旗幟的福田英子的「社會婦人」這個刊物。後因與英子的情人石川三四郎發生曖昧關係，致被逐出而歸鄉，嫁給高田忠藏。他是一個常到天主教堂大唱讚美詩，主張無抵抗主義，信奉神學的青年。生了兩個女孩。但她不久又到東京，加入大杉榮的「勞動運動社」，並創立「赤瀾會」，和吳真柄等人一同活躍，一九三二年做了勞動組合評議會婦女部長，指導大阪印刷女工的王潮，嗣後與三田村發生戀愛，共同活動。其後她和田口石淵太着手札幌電氣局的細胞組織時，忽遭三・一五的檢舉，判處徒刑四年，至一九三三年六月由札幌監獄出來時，年已四十三歲了。後來三田村聲明轉向，她却因一九四一年十月的國際間諜案件，株連被捕，判處徒刑八年，日本戰敗後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才被釋放出獄。她已經是五十六歲的老太婆了。她對人發表感想說：「戰爭最激烈的時代，是在獄中渡過了。」

現在的情形，一點也不知道。我將不問一切政治，含飴弄孫，以終餘年。

### 開鎗拒捕終於就縛

三田村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受松尾直義的勸誘而入黨，担任神戶地區負責人，關西地方委員長，其後任北海道地方委員長，活動甚力。三·一五事件時，他潛伏在札幌，幸而漏網，不久到東京，因引起了淺草五町事件，半年之後，終於被捕。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日午後七時許，當時三十四歲的三田村，祕密住在淺草五町四丁目丸山家的二樓，正在和二十五歲的女同黨森田京子吃晚飯的時候，忽然聽見「借光，借光」之聲，他知有異，連忙右手拿手槍，剛要下樓去，就受了特高課員的奇襲。說時遲，那時快，他就對光頭的巡查長高木信平開了一槍。子彈從高木的口中穿過去，燃聲而倒，不省人事。他就由樓上向外逃走，赤着腳奔到隅田川的河岸，躲了下來。至於女同黨森田京子，當場被捕。三田村後來覺得腰中莫名其妙一文，無處可走，便偷偷地回家一看，只見一塌亂鬥的痕跡，聞無一人，連警戒的人也沒有，他便上樓去，從書桌的抽斗裏拿出了現款八百圓。翌日，到小石川區無差町井口政吉家中，住了一星期，銷聲匿跡，不敢久留，他為避風頭，每天從新宿坐最后一班火車到甲府，翌日早車回新宿，潛入東京市內，如是者有數日之久，其後則藏身於市川正二的好友小林了俊的家裏。但另一方面，警視廳已將他的照片發給

全國警察機關，請求協力嚴行緝拿，後得悉鍋山、三田村兩人躲在赤坂區田町の幽會所「山竹」處，  
鑾於四月二十九日午前二時由表町警察分局司法主任高木以下二十人前往逮捕了。高木司法主任，就  
是被他開槍打傷的高木巡查長的弟弟。三田村所受的判決，在各真頭中爲最重，這是因爲他還犯有傷  
害罪。

佐野、鍋山發表轉向聲明書後，依照他們二人的希望，在「行刑局」印刷多份，散發給獄中的各  
被書。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三田村四郎作「告同志書」一文，向獄外的同志聲明，同時高橋貞樹，  
中尾勝男兩人也起草聲明書，表明大體贊成佐野、鍋山的意見，分送給各同志。三田村說：「第三國  
際已經破產，變成小資產階級的集合團，日本勞動階級，爲適應新的情勢，第三國際實爲其桎梏，應  
早日與之分離，根據新的基準，謀重新組織黨和工會，實爲我輩日本勞動階級前鋒的義務……我檢討  
國家論的旨趣，現實鬥爭的經驗，並展望將來的結果，認爲廢止君主制的口號，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  
上都屬誤謬，而且有害無益。日本共產黨甚至於令工會組織「全國勞動組合協議會」，也揭棄廢止君  
主制的綱領，企圖把日本改變成爲反君主國體。這種情形，是忠實履行「三十二年綱領」的結果，也是  
第三國際的破產快要來臨的結果。今日關於「天皇制」問題的爭論甚烈，德田、志賀一派和佐野派的  
對立，應溯源及此，方才能得到明確的觀念。

## 4. 『再建共產黨』的田中清玄

### 棄家投共氣死老母

接着三·一五事件後，又發生四·一六的大彈壓，日本共產黨的多數指導者，相繼羅難，黨的組織，瀕於崩潰。田中清玄突破了這個危機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任黨中央委員長，佐野博為煽動宣傳部長，前納善四郎為組織部長，構成了重建共產黨的首腦部。他在三·一五事件時，本已被檢舉。那時他正在橫濱船塢作細胞活動，他竟能用中國武術，打倒看守中的警察，乘隙鬼脫，潛入地下。他是在函館經營產科醫院的田中愛子的次子，乃父幸助，曾任交通部的小官吏，清玄三歲時，就失去了父親。乃母也不再醜，撫養兩個遺兒，開業產科醫，以撫育兒子成人為樂。她是一個很能幹的婦人，而又孜孜不倦的做事，不久就很有積蓄，在函館買了三萬三千坪（每坪為六平方英尺）的田地，成了一個女地主。她老後唯一的快樂，自然是希望愛兒能飛黃騰達，光耀門楣。自從她的長子死去之後，她唯一希望，就在次子清玄一人身上。這個寶貝兒子清玄，一九二七年春，畢業於弘前高等學校，名列前茅。但他在學校時，已經是「社會研究會」的有力會員。此子一出學校，即入東京帝大的美學科，為「新人會」的會員。從此就不與乃母通音訊，也不到大學上課。原來他在這年九月就進了橫濱港野造船所，做臨時夫役，不久入黨，為該造船所的細胞。三·一五事件之後，七月間担任神奈川地方的工廠組織

者，翌年一月任石川島鐵道所長的細柳領袖，嗣任東京地方第三區委員長。其時四、五六的旋風，業已颯來，但他又得倖免法網。於是他對於黨的责任，忽然加重，遂負起了委員長的重責。

他的母親聽到兒子因三・一五事件已遭逮捕的消息，大為傷心，惦念這個「不肖之子」，將來如何結局？母親的情愛，當然是純粹的，無奈在久受封建官僚壓制的日本社會中，她受盡了世人的冷讞。清玄於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二日在和歌浦二重濱，召開擴大中央委員會，但二月間就發生了第三次大檢舉，範圍及於二道三府六縣之廣，被檢舉者，達千五百名，起訴者四百六十人。這就是所謂「二月事件」，他卒於七月十四日在千歲村被捕了。在此以前二月十日，他的母親已經在幽靜的家中服毒自殺。枕畔留下「紙遺言」：「既已失去獅子的你，活在世上，尚有何希望？」

### 獄中結婚

田中清玄被捕時，還是一個廿四歲的青年。因為年輕，難免有幾個女性，在他的鬥爭經歷上添上粉跡脂痕。報紙上曾經大事宣傳，說他是福本和夫以來的「赤色戀愛鬥士」，但是他絕不像一般放蕩青年那樣為女子而墮落。他為了避免警察的銳眼，不得不混在女子羣中。何況做地下工作，更不能不利用女性，以便隱蔽世人的耳目。當時他和愛人小宮川英子舉行「獄中結婚」事，曾經哄動一時。英子生於長野縣南佐久草畑八村富農之家，因乃兄新一在東京帝大時，屬於新人會，乃得與清玄相識。有一



次她在和歌浦的寓所中，遭遇大阪府特高課決死隊的夜襲，她把手鎗綁在腕上，拼命開鎗抵抗，不愧為一個女鬥士。田中清玄押在豐多摩獄中，她則羈留於宮津監獄，一對鴛鴦，拆散東西，乃於獄中提議辦理結婚手續。

田中在獄中知道了佐野、鍋山的轉向。一九三四年四月廿八日，他到第一次公審法庭受審，長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深茶色夾衫，白襪子，這副打扮在共產黨被告中，是很少有的。據說他那一身日本服，還是亡母和遺言一起留給他的。他在法庭首先闡述了轉向的理由說：『我們初看到佐野、鍋山的聲明書時，對於他們的立場，是絕對反對的，但是其后對於第三國際及日本共產黨曾經檢討了九個月的結果，深信他們的見解，完全合理。乃堅決決定積極參加該派。對於已爆發的戰爭，他人反對也好，贊成也好，我是積極贊成。』

後來佐野博，田崎肇也接着聲明轉向了。田中被判處徒刑十年，一九四二年得假釋出獄，走向了與社會運動精神不相同的方面，他現在在橫濱南區中里町的一家營造廠當社長。日本戰敗後，『天皇制』被人批評時，他發表感想說：『我坐了長久的牢，出獄後在三高的龍澤寺參禪的結果，所得的結論，是歸一於『天皇』，無左無右，亦無中庸的絕對虛無。倘有否認『天皇制』者，我不惜與之戰。』由此可見他從前的轉向，並非虛偽。

## 5. 民主前衛同盟的風間文吉

### 非常時的旋風

在三·一五和四·一六的旋風中，田中清玄等的再建共產黨，在一九三〇年時，又不能不瀕於崩潰了。所謂「非常時」的血腥氣的旋風，席捲了全國。共時風間文吉留在蘇聯很久，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負起了重建共產黨的使命歸國，共時正值首相濱口雄幸被刺於東京車站，震動了社會之後。他和岩田義道等，馬上就着手再建工作，翌年二月正式創設「書記局」，被舉為中央執行委員長，四月決定了適應新情勢的方針草案。是年一年中，獲得了黨員數千人，有名的赤色雅平尾崎隆和京都帝大的名教授河上肇博士，都在這時入黨。

他的指導方法，和從來的共產黨指導者大不相同，他企圖向所有各階級中深入。情勢也確已在變化之中，他變更「一九二七年綱領」，為籌措黨的經費，組成共產黨同情者之網，並確定「家屋資金局」制度，又頒發了所謂「非常手段」的指令。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川崎第一銀行大森分行的劫案，世人都認為是他幹的，並以為這是「非常時共產黨」的特徵。一九三二年的秋天，白晝公然以手鎗威脅，實行搶劫的強盜集團，居然出現於「日本帝國」首都的中心。赤色搶劫事件的恐怖，震駭了統治階級。這次事件因為被宣傳為強盜案件，以致一般人民對於共產黨，自然而然的發生了警戒之心。恐

怖之念。他們固然不能與普通的盜犯相提並論，但至少能使共產黨的立場爲之不利。報紙多以煽動的標題，大事渲染，促使輿論對共產黨發生惡感，據說甚至於獄中的同志，也無首領額，認爲這是共產黨的墮落行爲。這個事件和後來的「赤色私刑事件」，至今在民衆中遺留着很深的憎惡感。不過我們如果把它當做歷史的三齣戲來看，則當時的日本，已經是風風雨雨，天下騷然，暴力恐怖，公然橫行，這一個事件，不過是當時的一種特殊的素描罷了。

### 獄中的自我批判

銀行搶劫事件發生後，警察局加緊緝捕風間，一九三三年十月卅日午後十二時許，他終於在東京三原橋附近街頭落網。世人稱爲「十月共產黨事件」，其時他年僅三十一歲。

風間文吉生長在新潟縣三島郡大津村的中農之家，一度曾欲入陸軍幼年學校，因誤了入學日期而中止。他性格頑強，有如鋼鐵，如果他入了幼年學校，將不知他的思想怎樣，這事想來也很有趣。他十五歲時翩然上京，做機械工的學徒，一而走讀於築地的職業學校，不久即入東京鐵工工會，因參加罷工而被開除。從此出入於「社會主義同盟」，得識渡政、山懸諸人，又復加入「水曜會」。其後與高橋貞樹相交，高橋議會成立後即行加入，石川島造船所發生工潮時，也曾活躍。一九二四年的九月，其時廿五歲，他與德田球一相識，不久赴蘇，留學於莫斯科共產主義大學，他精通俄語，頗爲有名。他

很用功，在莫斯科生活中，得了很多難得的教訓，當時搶劫事件之外，還有共產黨的桃色事件，美人計等，甚覺曠上，但他本人只深信主義，既沒有妻子，也不接近女性。

獄中轉向接踵而來的時候，只有風間文吉，絕不爲之動搖。入獄後在長久的期間，對於狂飛亂舞的轉向聲明，付諸不聞不問，默然過他的獄中生活。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就是蘇聯革命紀念日那天，他忽然由市谷監獄發表了轉向自白書。

在自白書中，他對「三二年綱領」，加以批判。這個綱領，規定着日本共產黨處理東北事變以後新情勢的任務，非轉向派的市川正一等一般人都認爲是「二七年綱領」的發展，風間文吉則主張這種發展，是非常機械的，而且是毫不負責任的東西，實有根本的誤謬。他自己說他的自我批判，與其說是攻擊第三國際，不妨說是痛快的自我批判，「三二年綱領」的解釋，至今還是一個重大課題。大家知道日本共產黨是第三國際的支部，因此第三國際指示的綱領，自非絕對服從不可。

一九四六年三月山川均提倡組成民主戰線，風間等轉向派，則創立「民主前衛同盟」，立於統一戰線，但是德田、志賀等人，不予以理會，謂：「始終反對戰爭，才是無戰爭責任者」。

## 九 正統派與勞農派

### 1. 革命論種類繁多

## 「馬克思主義」與「勞農」的論戰

在日本社會運動的黎明期，無政府主義，工會主義的理論，曾經風行一時，但其後的運動，大都是沿着馬克思主義的路線發展的。

所以，理論多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理論為基礎而展開。然則此等社會運動的理論家，評論家，是怎樣的情形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有兩個派別，兩個陣營，兩者針鋒相對，頗感興趣。即其一為正統派，或稱鱗座派，他方為勞農派集團。

前者是支持日本共產黨理論的集團，後者是勞農黨即合法無產政黨理論的發言人集團。

然則這兩派，不同之點何在？先從勞農派的起源談起。我們已經知道一九二七年的布哈林綱領以及所謂「山川主義」和「福本主義」怎樣都被這個綱領批判，克服了的情形。但這兩派的主張，依然根本對立，其間鴻溝，無法填沒。山川派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間，由山川均，荒畑勝三，猪俣津南雄等人為中心，創刊雜誌「勞農」及「勞農新聞」，與共產黨機關報「馬克思主義」及「無產者新聞」展開論戰。共產黨方面，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議決開除勞農派互頭的黨籍，當時第三國際常務執行委員片山潛痛詆勞農派，謂「勞農一派，論其行動，直是解黨主義者。」產業勞動調查所的「勞農日記」說：「在一九〇七年時，俄國第一次革命後的反動時代，孟什維克一派，放棄地下革命運動，主張清算非合法的運動，而合理的在議會爭取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因之被人稱為「清算派」，

稱其行動爲「清算主義」。現在日本國內，勞農派亦主張這個清算主義。他們要求清算並解散無階級唯一的黨即共產黨，而代之以合法的共產黨。」又一九三六年六月某日讀實新聞發表了向坂逸郎的一篇文章，內稱：「同一馬克思主義，也有種種派別。最顯明的，是所謂勞農派。極左的傾向，是使日本無階級運動像今日這樣衰退的一個內部原因，是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小兒病。與此對立的，是抱有一定具體見解以雜誌「勞農」爲根據的一團，被稱爲勞農派。但嚴格地說，今日並無這樣名稱的團體，而只有守着這個傳統的人們，自然被人稱爲勞農派。其中有山川均，荒畑寒村，鈴木茂三郎，大森義太郎諸人，較年輕的有岡田守司，稻村順三，小堀英二，塚本三吉諸人。筆者（向坂）自身也是其中一人。吉野季吉接近此派。猪俣津南雄雖也接近勞農派，但他有獨立的一團。」大阪每日新聞的內田讓吉在其所著「日本資本主義論爭」中說：「一方面是山田盛太郎，平野義太郎，小林良正，山田勝次郎，相三春喜，及其他講座派；一方面是向坂逸郎，大內兵衛，土屋喬雄，鈴木茂三郎，岡田宗司，伊藤好道等勞農派的人們，現在開始了勞農論爭或封建論爭。」

### 封建餘孽可否忽視

然則兩派理論對立的根源，究在何處？首在分析並規定現階段的日本資本主義，就是分析現在的日本資本主義是怎樣一個資本主義，然後根據這個分析，決定日本將來的革命，是何種性質的革命，

再根據這個範圍，歸納出無產階級的戰略戰術。關於這一點的見解，兩派間大不相同。

最基本的相異點，就是正統派認為日本的資本主義中含有很多的半封建的要素，勞農派則認為現階段是獨裁金融資本的階段，過於重視封建的要素，是錯誤的。

根據重視封建色彩的正統派的見解，則將來來臨的日本革命，應該是剷除封建餘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封建餘孽的主要象徵就是「天皇制」。勞農派則認為這個革命馬上就是無產階級革命，不必經過一道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勞農派的最高理論家豬俣津南雄說：

「日本無產階級從現在的政治地位飛躍到獲得決定性政治權力的全期間內，無論發生如何深刻的政治動搖與變化，無產階級只能以一個戰略貫澈到底。因為那種政治動搖與變化，既不是由階級到階級的政權移動，所以，自今日起到無產階級獲得決定性勝利為止的全期間，只有一個革命階段，並沒有第二個階段，當前的階段就是最後的階段。」（載雜誌「勞農」第三卷第二號）

「據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在鬥爭的主要目的當然是打倒帝國主義的國家，同時本身還可能留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不過，不知道這個問題的解決，是無產階級的附帶任務的人們，身來規定騎驢主義的戰略，這種戰略是無法解決問題的。諸君諸君！直接革命的情勢，假令以福本和夫所極力主張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形態開始，但就是在那個瞬間起，

最熾烈的革命已展開於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之間了。」（見雜誌「社會科學」一九二八年七月號）

「資本家地主在政治統治地盤上的領導權，已經決定的落於資產階級之手。半封建殘餘勢力的政治地位，附屬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所以僅僅剷除絕對主義半封建殘餘勢力，決不足以將政治權力從一個階級移轉到另一個階級，故不能成爲戰略鬥爭的主要目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甚至於無產階級在自行指導之下實行剷除絕對主義半封建殘餘勢力的工作，現在也必須打倒掌握領導權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才有可能性。要由地主的絕對主義勢力之手奪取政治權力的革命階段，雖說本質上已成過去，但尚未儘量發展。賦是之故，在資產階級領導權的諸階段中，日本無產階級鬥爭的主要目的，雖然是打倒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但還要把政治權力徹底民主化的重要任務加上去。這個任務是非常重要的，但不過是附帶的次要任務了。」

又勞動派教授集團之一，前九州大學教授高橋正雄，在「日本無產階級戰略問題的再檢討」一文中說：

「日本的君主制，誠爲論者（指三軍綱領）所云，是資產階級的，地主的，軍事的，警察的，官僚的。但是這種君主制，是爲那一個階級所利用的呢？不用說，是獨裁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拿來做手段的。但論文的作者（蘇聯版「共產國際」雜誌一九三二年第八，九兩號所載三二年綱



領的解說論文）否認日本的國家權力，在金融資本的領導下，操在資產階級與地主手中之說（一九三二年四月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綱領草案），而以爲是操在「絕對主義的君主制」，「君主的官僚」，「資產階級的，地主的，警察的，軍事的君主制」的手中，因此行將到來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樣一來，資產階級可以完全爲人所擁護，而被攻擊的，却是那子虛烏有的封建遺制罷了。

又根據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改進黨鑑所載：

「一九三四年時，馬克思主義陣營，有一特徵，即置重點於歷史的研究。由德川時代的研究，明治維新的研究，進而至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研究。極左翼理論家，在「歷史科學」一經濟評論二兩個雜誌上，展開論戰，正統派刊有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資本主義分析」，及平野義太郎的「日本資本主義社會之橋樑」兩單行本」。

勞動派岡田宗司的論文，正是針對此而發的，兩者的對立，是關於日本資本主義中的封建的殘存性的意義問題。即正統派的山田，平野等，謂日本資本主義中，含有極多的封建殘餘物，所以，日本資本主義，與英美的資本主義不同，但勞動派的岡田，則謂日本資本主義之中，縱有封建的殘餘物，但爲量不多，且已同化於資本主義，日本資本主義與英美的資本主義，並無根本不同之處。

## 「三二年綱領」的戰略

然則所謂正統派對於這一種勞農派的主張，究有何見解呢？按日本共產黨初期的理論基礎，是根據一九二七年的「七月綱領」（布哈林綱領），謂日本的國家權力，是在資本家與地主集團的手中，但是因為日本國家的封建特質，絕對主義的傾向極強，而在農業生產關係中，其主要內容，為地主的土地所有，與極端非機械的過小經營。亟應消滅這種情形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具備了客觀的前提。一面資本的集中，高度的企業結合，國家與托拉斯的勾結，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日益成熟，資產階級與封建的大地主的聯合同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也已具備了客觀的前提。為求日本國家的民主化，團體的變更，及排除現有統治階級的權力的鬥爭，勢將由對封建餘孽的鬥爭轉變為對資本主義本身的鬥爭。一言以蔽之，日本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以極大速度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

正統派的見解，大體是這樣，把封建的殘滓，看得非常之重，但是後來有一個時期大有變化，如一九三二年四月的日本共產黨中央黨部發表的政治方針草案稱：

「日本的國家權力，是在金融資本和權下的資產階級與地主的手中，將要來臨的日本革命的性質，是廣汎的包含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的無產階級革命。」

及一九三三年綱領發表後，又規定日本革命的特質，「是迅速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資產階

級民主革命」，採取了所謂「二段革命說」，重新承認當初的「七月綱領」。

這個三年綱領，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國際通信」報上，以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西歐書記局的名義發表的，題為「關於日本情況與日本共產黨任務的綱領」，規定日本共產黨的基本戰略。欲理解現在及將來的日本共產黨的活動，絕對不可不研究這個綱領的。茲持摘錄其要點於後：

### 廢止天皇制

(一) 評論日本的具體情況時，第一個出發點，當為天皇制的性質與比重。自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以來，在日本成立的絕對君主制，其政策雖經過許多變化，仍掌握無限制的絕對權力，不斷的增加官僚機構，以壓迫勤勞階級。日本的天皇制，一方面主要以地主這個封建寄生階級為基礎，他方面則以暴發的資產階級為基礎，不斷的和這兩個階級的上層結成緊密的團體，用豐富於彈性的方法，代表着這兩個階級的利益。同時日本的天皇制，保持着它的獨立，具有重大的權力，以及絕對的性質，不過僅以憲法的形式，粉飾門面而已。為保護其權力與收入，天皇制的官僚政治，確立了最反動的警察制度，埋精竭智，保持日本極野蠻的經濟政治生活。天皇制實為反動政治的主要支柱，也就是日本所有封建制的遺孽。現在剝削階級獨裁的強固脊椎，就是天皇制的國家機構，所以，打倒天皇制，可以說是日本革命的第一主要任務。

### 實行農業革命

(二) 日本的統治體制，其第二個主要構成部分，是土地所有，就是農村中時代落伍的半封建性統治狀態，它阻礙了日本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促成農業的衰退，陷大部分農民於窮困之中。日本的地主，大都不經營獨立的農業，但是日本的耕地面積百分之四十以上，而且是最上等的土地，集中在他們手中。日本在工業上固已進步，但是這種視農民爲奴隸而專事剝削的統治體制，却與最後後的殖民地諸國，情形相似。

日本的地主，單是對於土地使用權，已強奪了佃農的總收穫百分之五十乃至百分之六十。農奴制度，因高利貸資本，土地抵押債權，以及托辣斯的獨占價格等可怕的種種，益發鞏固起來。日本的統治階級，根本不想自動的來把日本農業關係的封建基礎，稍稍加以改良一下。日本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農業革命。吾人必須以一切方法，與看輕農業革命者鬥爭。

### 打倒金融寡頭政治

(三) 日本的統治體制，其第三個基本要素，是強奪暴取的獨占資本主義。瘋狂的追求投機性的利潤，這在過去帝國主義世界戰爭期間，尤爲猛烈，促使資本大量集中於極少數財閥手中。資本主義的財閥，獨占了日本國富的最大部分。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融合成爲縱斷的企業結合形態。大財閥如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在日本資本主義經濟上，獲得了支配地位。金融寡頭制，和忠實履行

他們的政策的，官僚的天皇制，最緊密的融合着。

日本的資產階級，如強盜一般，剝削日本的勞動者，不斷地掠奪農民，又露了戰爭的利益，侵佔國家的財庫，以及剝削殖民地民族，成長起來，富裕起來了。日本的資本主義，在種種軍事的警察的反動之下，同時在封建餘孽的基礎上，力量大起來了。其特徵是冶金業尤其是機械製造工業的發達，比較的發達。但輕工業尤其是紡織工業則為優勢。已經達到很高水準的日本資本主義，是反動的絕對主義的，現在還是這樣。那就是說日本勞工階級的勞動生產性，雖不劣於歐州的勞工，但是日本的勞工階級，現在還是和殖民地各國的勞工，同一狀態。日本勞工的工資，與殖民地同樣的低得可憐，勞動時間，和殖民地一樣的多。紡織勞工，鋸山勞工，他們的宿舍，都是極其簡陋不堪。甚至人身買賣，對於少年青年的野蠻剝削，也是廣泛的盛行着。沒有保護勞工的法律。日本勞工，是在經濟上政治上完全無權利的條件下生活着。金融資本，有系統地全面地利用家庭工業，小手工業，輕工業等封建餘孽，而繼續殘酷地剝削着勞工階級。

根據以上的分析而得的結論，是日本的整個政治經濟情況，使革命運動，首要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警察的天皇制的統治體制，對於勞工的生計，反對與殖民地同一水準，並不得剝奪其政治權利，更反對農村的封建的及高利貸的剝削。故日本的革命運動，會走上這種鬥爭的方向。

日本共產黨，是以達成社會主義為主要目標，在今日日本的諸關係之下，若要走向無產階級獨裁

之路，惟有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打倒天皇制，沒收地主的土地，及樹立無產階級農民的獨裁，才能達到目的，此點不能不深切瞭解。勞工農民兵士蘇維埃的權力，將是無產階級及農民獨裁的形態，也可以說是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形態。

所以，革命當前階段的主要任務是：（一）打倒天皇制，（二）廢止大土地所有，（三）實現七小時勞動制，（四）在革命情勢的諸關係下，所有銀行，應併合為一個國立銀行。這個銀行及資本主義的大經營，尤其是一切財閥及托爾斯的生產，均應由工農兵蘇維埃，加以統制。

因此規定日本當前革命的性質，是迅速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

根據這個「三二年綱領」而規定的日本共產黨的戰略，現在基本上也沒有變更，最近該黨野坂參三提倡的民主戰線問題，應視為一個戰略轉變。

## 十 人民戰線派的遭難

### 1. 睡夢方酣一網打盡

瀧溝橋事變爆發那年，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六時，日本首都的東京正靜靜地躺在一片薄薄的冰霜中，這時警察當局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實行了大檢舉。總指揮官是特高部長菊池

，由特高部第二課長永岡担任第一線的指揮，動員達七百五十餘人之多。藤井警官率領的一隊，往捕鈴木茂三郎（東京市議員，前日本無產黨書記長，日本經濟研究所長）；安齋警官等，往捕勞農派巨頭齋俣津南雄；原田警官的一隊，往捕評論家大森義太郎；宮下警官等，往捕勞農派元老山川均。日本無產黨及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委員長加藤助十（當時任衆議院議員），是日午後四時聞視察中國回來，就在上海丸船上被捕，入長崎的警察局。是不單是東京一地，檢舉的範圍，及於一消三府十四縣，被捕者達四百餘名，其中主要人物爲九州大學教授向坂逸郎，議員黑田壽男，荒畑寒村，高津正道，中西伊之助，岡田宗司，小堀甚二，山花秀雄等，主張節育的石本靜枝女史（石本惠吉男爵夫人，現爲加藤助十夫人），亦被傳往大井警察局，可謂萬綠叢中一點紅。當時內相（內務部長）末次，爲此事件發表談話稱：「此次被檢舉的一派，最近採取與第三國際的人民戰線運動同樣的方針，已積極開始活動，故於此時斷然檢舉其中心分子，同時凡與此派有關係的結社，已命令其解散。」日本無產黨及全國評議會，就此被解散了。

然則所謂「人民戰線運動」，究竟是甚麼東西呢？據那時當局發表的「檢舉經過」，內稱：「山川，荒畑等人的勞農派，與日本共產黨疎遠後，雖仍繼續努力與正統派論爭，但都是僅僅關於「戰略」的問題，而不是關於主義思想不同的論爭。從來這一派無產政黨及勞動團體所以採取合法團體的形態，都是基於戰術上的意圖，其真意還是立脚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勞農派本來是由日本共產

黨發生出來的一派，其運動目的，與日本共產黨相同，以共產黨主義革命爲目的。不過勞農派與日本共產黨疏遠以來，與第三國際的有機的連絡關係，不甚明瞭，而它的運動方法，表面上又是合法的，比較正統派的日本共產黨，似屬穩健，故當局過去只對第三國際的日本文部，而且以激烈鬥爭爲信條的日本共產黨，努力加以取締與檢舉。

然而一九三五年夏季，第三國際召開第七次世界大會，推進赤化世界工作，開始積極的攻勢，對於群眾運動，一變其從來的方針，採取了與勞農派相近的方針，勞農派的活動從此頓形活潑。該大會決定方針如下：（一）傾注全力，反對法西斯制度與帝國主義戰爭；（二）與從來排斥的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諸團體，極力提携，展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線運動；（三）排斥從來劃一的國際主義，採取適應各國特殊情形的運動方法；（四）極力利用或假裝合法運動。以上四點和從來的運動方法，大不相同。爾來對於日本的左翼分子，送來了許多的美國共產黨日本本部發行的日文印刷品，努力宣傳此項新方針，極盡其指示煽動的能事。

警保局長安部對此喚起世人注意稱：「勞農派縱令如何假裝合法運動，然其真意，實欲動員群眾，走向共產革命之路線，認定其活動確爲共產主義運動，故已斷然加以檢舉。最近的共產主義運動，是以人民戰線的巧妙新式的戰術，企圖以民主主義及自由主義爲溫床。世人對此實情，應深加認識與理解，務要戒備，勿墮其術中。」總之，不特勞農派，連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都被套上紅帽子，



大量被捕，這是事實。

## 2. 民主人民聯盟的山川均

夫唱婦隨

日本無產運動的先覺山川均，和民衆關係很久之後，乘共產黨野坂參三從延安歸國的機會，提倡組織人民戰線的運動。他自十九歲時由京都同志社中學中途退學上京以來，迄今約已五十年，在長久的歲月中，曾幾度身繫羅網，並且爲肺病所困。他和夫人菊榮，都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理論上，在實踐上，均爲日本無產運動的指導者。他所貢獻的功績，實爲偉大。

他在一八八〇年十二月生於岡山縣倉敷町，在倉敷小學校畢業後，入京都同志社中學，在二年級時就退學，一八九八年上東京，與守田文治刊行雜誌「青年之福音」。一九〇〇年曾在該雜誌上發表了「結婚之神聖云云」一文，當局認爲犯了大不敬之罪，處以監禁三年半，罰金一百二十圓，押入巢鴨監獄。他由巢鴨監獄期滿出獄後，就回倉敷，暫時聚居，一九〇七年又到東京，加入堺利彥，幸德秋水等的「平民新聞社」。他在那時，頗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在平民新聞上，常常用「幸德」或「幸」的筆名（按幸的日音讀巴枯）。他飼養的狗，也取名爲「巴枯」，據說取自無政府主義者巴枯甫。

平民新聞停刊後，他住在淺橋的柏木。其時幸德秋水已歸鄉里，但是堺利彥，大杉榮，荒畑寒村

等銅鏹著流，都住在附近，所以人稱之爲「柏木團」。

其後不久因所謂「屋上潰說事件」，山川與大杉，堺等同被監禁了二二個月，出獄後就與大須賀里子結婚了。因一九〇八年夏的「赤旗事件」，他又被羈押於千葉監獄二年。所謂赤旗事件，是因社會主義者歡迎同志山口義三出獄，在神田鋪輝館開會時而發生的，在將要散會時，大杉等忽然高揚了二面中間留有「無政府共產」五個白字的赤旗。在會場的警員，大爲狼狽，欲將赤旗奪去。山川與堺，乃在揭旗者與警員之間，居中排解，以期鎮壓騷擾，致觸警員之怒，以反抗官吏的罪名，與堺，大杉，荒畑等一同被捕入獄。

自一九〇八年七月間發生幸德秋水等的「大逆事件」以來，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已完全被奪去，在殘酷的重壓下，社會運動，一時似有屏息之觀。堺，大杉，荒畑等自一九一〇年九月以後，在東京經營「賣文社」，亦屬勉強支持，山川則在鄉里，開設菓子店，夫人里子放棄本行的醫生不做，而開設了一家照相館。山川不久成了照相館的老闆，肩掛照相機，出入小學校和鎮公所，里子夫人亡後，即將照相館收歇，在福岡山計劃印刷業，又在鹿兒島畜飼山羊，都終於失敗了。

山川在九州一帶經營事業，既未得成功，乃於一九一六年上京，和堺利淺的「賣文社」及雜誌「新社會」發生關係。新社會與賣文社，因得山川，高品素之等的活動，一時變成社會主義的堅固山寨。此時青山菊榮，成了山川夫人。菊榮很愛與大杉等人的集團來往，世人咸以有爲的「新婦人」矚望。

於她。他們夫婦間感情甚篤，山崎伯爵稱讚爲「夫唱婦隨」。「新社會」雜誌上，常有山川均與山川菊榮的大名。

此時山川均和荒畑寒村，已由馬克思主義轉變到工會主義，發行叫「青服」的小雜誌，強調勞工應獲得團結權與罷工權。因此他又自一九一八年底起至翌年春間，坐了四個月牢。當山川，荒畑在獄中時，高島素之一派，提倡國家社會主義，山川出獄後，「實文社」解散，「新社會」與高島分離，乃又復高揭「馬克思主義」的旗幟。

日本的勞工運動，自第一次大戰後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與日本的搶米風潮以來，即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由山川，荒畑，大杉，堺，麻生久，赤松克勝，加藤勘十，岩佐作太郎，高津正道等人發起組織網羅勞工團體，思想團體，學生團體以及各種團體的社會主義者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雜誌「新社會」易名爲「社會主義」，爲其機關雜誌。此時山川，堺，荒畑，都已由工會主義者發展爲共產主義者。

最初同盟的内部，無政府主義與工會主義的立場，頗占優勢，但共產主義逐漸盛行起來，終於支配了大勢。當時代表社會主義運動正統的山川均等人，在一九二二年發行雜誌「前衛」，這是共產主義派的機關雜誌。這個雜誌後來和也是山川均做主筆的「社會主義研究」合併成爲「赤旗」。山川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的「前衛」上，發表了一篇很有名的「無產階級運動的方向轉變」一文，主張清算宗

派主義，進行群眾運動，已屢述於前。

但是，一九三三年六月間，發生了第一次日本共產黨事件，山川與堺，荒畑，高津，佐野學，豬俣津南雄，野坂參三，德田球一，近藤榮藏，市川正一，田所輝明，小岩井澤等都被檢舉。

其後自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之間，是所謂「福本主義」的流行時代，山川一派大受福本和夫為中心的極左主義一派的抨擊，被罵為折衷派，針鋒相對，論戰不已。但是，一時支配了左翼的極左派，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的第二次共產黨事件前後，其「宗派的分裂主義」，「日本資本主義急速衰落觀」，「智識份子崇拜」等主張，由於內外的要求，也都被清算了。其時山川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先後發行雜誌「勞農」與「勞農新聞」，擁有豬俣，堺，荒畑，大森義太郎，向坂逸郎，青野季吉等有名論客，被稱為「勞農派」的領袖，見重於論壇。

一九二八年七月，鈴木茂三郎組織「無產大眾黨」，山川率領勞農派全體參加。一九三二年的東北軍變前後，國家主義思潮，風靡全國，當局的彈壓，日益加強，遂令山川不得不由社會運動引退，放棄左翼的文筆活動，隱居於鎌倉的稻村崎，飼鷄鴨，或在藤澤的鄉間，栽花種菜，過着林下優遊的生活。

他這時已經完全變成鄉間老翁，不料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黎明前發生「新數共產黨檢舉」事件，他又成爲囹圄中人。據說這一次檢舉，是根據一個情報說日本共產黨已接受第三國際由美國共

產黨日本人部轉來的指令，實行組成「人民戰線」，圖謀合法的國體變更，否認私有財產制度。

### 提倡人民戰線

戰後他率先倡議組成人民戰線，雖未爲社會黨所容，但得到共產黨野坂參三的贊同，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召開第一次發起人會，名稱定爲「民主人民聯盟」，推宋弘嚴太郎，石橋湛山，大內兵衛，野坂參三，山川均爲正式成立前的幹事，進行已上軌道。山川在三月十三日的「日本經濟新聞」上發表「民主化的普選，誰投日本亡國之票？」一文，內稱：「現在日本還有內心反對民主主義的反動勢力和留統治勢力的餘孽。與此對立的民主戰線的政黨，有社會黨與共產黨。我並不是共產黨員，與社會黨意見有出入，同樣與共產黨，意見亦不盡同。雖然如此，這兩個政黨確是民主主義之友，任何人也不能否認的。但是民主主義之友，並不限於這兩個政黨。不屬於任何黨派的民主主義者，實占絕對多數。誰爲民主主義之友？在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獨占資本主義的支配，封建的特權階級，官僚的專制政治之下，受着壓迫，背着痛苦，陷于貧困，而淪於隸屬地位的人們，及今日因民主化而由那些勢力被解放出來的一切人們，都應該是民主主義之友。這些人們中，如果有人不自以爲是民主主義之友的話，那就是因爲那個人還沒有覺悟甚麼是自己的真正利益。所有這些民主主義之友的人們，政黨及其他團體或個人，應打成一片，造成偉大的民主勢力，來克服妨礙日本民主化的保守反動勢力，

而將日本培養成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救國民於毀滅的運動，就是今日所謂人民戰線運動，也就是民主戰線運動。今日民主人民戰線的提倡，若不對從前「山川主義」發生的經過，加以研討，則恐難正確理解其真意義。

### 3. 不畏風雪的老樹荒烟寒村

年齡已近六十的荒烟寒村的一生，好似波瀾萬丈，實是為本書添上光輝的一頁。他的名字出現於日本社會運動史上，是在一九〇六年。其時日本社會黨已成立，接着發生了所謂「兇徒囑緊事件」，（這是日本社會黨抓住東京市電車加價的機會，高舉赤旗，指揮群眾舉行反對遊行的事件）及普選全國同志大會的召開，日本的社會運動，正在風起雲湧。

當時他的思想，很受了大杉榮，幸德秋水等的影響，大為無政府工會主義所支配。後來因上述赤旗事件，與堺利彥，大杉等同入獄。後到大正時期，與見兼山川均，共同發行「勞動組合」，「青服」等雜誌，並成立了「勞動組合研究會」。

因為他曾在「青服」雜誌上，由第三號到四號，鼓吹「同業工會」的組織，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受了監禁四個月處罰，但是一到翌年，他又在大阪創刊了「日本勞動新聞」。那時過去一部分先進智識分子的運動，雖已被斥為智識的手淫，大家逐漸認識必須走向勞工階級的運動，但真正的馬克思

，列留主義，尙未被理解。我們看當時黨報所作「工會運動之將來」一文，就很明白。

其後他與山田，佐野，德田等參加第一次共產黨的創立，任中央委員，代表該黨赴莫斯科第三國際。一九三三年八月，接獲黨員大檢舉的報告，即由莫斯科動身，途中在海參崴與逃亡中的佐野與會見，聯袂歸國。其後他再度到上海，協議黨的再建，共間一九三五年八月，受日本共產黨事件株連，被捕入獄，一九三七年一月被釋放，在五色溫泉大會時，被選任爲統制委員長，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因加入山田均等人的勞農派集團，被開除黨籍。自此即與山田均取同一行動，成爲勞農派的重要分子，參與工會運動等，一九三七年底，因人民戰線事件被檢舉，失去了行動自由。

共間在一九二九年九月間，這個久經戰鬥的鬥士，曾經一度想自殺，這個時代，可說是他的消沈時期，既不參加主義上的實際運動，思想上也發生了很大的煩悶。據此時的堀利彥的談話稱：

「他想自殺的原因，在以前他的神經衰弱，就相當厲害，最近受了警察方面的偵訊，對於高壓的手段，自然大抱反感，同時對於同志的背叛行爲，似已感覺非常的憎惡，他曾明言：『與其出醜，毋甯死去。』上述情形，確是使荒畑最感煩惱的。他的爲人，決不是強迫或利誘所能使他變節的。這就是他想自殺的真因。他擇定在旅館中自殺，或者是因爲不忍令其愛妻見其將死的苦狀。他的家庭，是和玉子夫人過着非常和睦生活。荒畑是不會賺錢的人，生活向來很苦，但是決不至因此而自殺。他的遺言，寫得很長，內有因我的自殺，將令好友山田，塚兩位，爲我損愛，非常抱歉，仍請兩位善爲保

軍身體等語。

這一位英雄，不久以前（戰後）在東京日比谷公園舉行歡迎野坂參三人民大會時，擔任主席團之一，精神颯爽，登壇司會，近充總同盟系主要工會關東金屬業工會的會長，此次總選舉（一九四六年四月），做了社會黨的候選人，當選為議員，不禁令人有滄海桑田幾經變遷之感。他在社會黨的立場，雖不甚顯著，但以其立於人民戰線的立場來講，將來的活躍，大可期待。

#### 4. 合法左翼的加藤勘十

##### 向法西斯挑戰

現在的社會黨中，岡谷經歷僅次於片山哲者，當推加藤勘十。他與黑田壽男等同為日本無產黨系的勞動運動領袖，一九三七年當島嶼舉人民戰線勞農派時，他與山田均，猪俣津南雄，大森義太郎等同時被捕，他也是受難者之一人。

他在二八九二年生於愛知縣，是前議員加藤剛一的弟弟，畢業於日本大學後即加入普選運動，這是他的人民解放運動的第一步。職業最初是新聞記者，一九一九年的東京新聞總罷工，他是總指揮官，從此，投身於勞動運動。翌年他加入日鐵夫總聯合會，八幡製鐵所工潮發生時，大事活躍，以駭擾罪，處徒刑一年。他在這個工潮中，年雖弱冠，其功甚偉，因此出獄後，就做了全日本鐵夫聯合的幹部。



他與政黨的關係，亦參加日本勞農黨，接替又代表全國勞動大眾黨的左翼，於一九三六年組成日本無產黨。他在勞動運動方面，早年入獄以前，任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的中央執行委員長，爲工會運動最左翼的總帥，是赫赫有名的。

第一次及第二次普選時，他都被推爲東京府第五區的候選人，但都以次多數落選。第三次普選時，也是在該區候選，與大山郁夫，麻生久，松岡駒吉等著名無產黨領袖競爭結果，又不幸而落選了。

他是剛直極行之士，相貌堂堂，身材精悍，頗受青年工人的歡迎。原來日本無產運動家中，有智識分子出身與工人出身的兩派，加藤勘十雖在學校畢業，但大概與西尾末廣，淺原健三，渡邊政之輔，鍋山貞親等同屬於後者的典型人物。當時其餘大部分同志，除投身工廠勞工運動外，還伸手於農民運動，但他始終以都市勞工爲對象，專心致志於此。他領導的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一時加入的工會，有五十個單位，會員有二萬五千人之多。他與潛入地下的共產黨系勞動組合全國協議會，好像也有連絡，又與勞動總同盟等，作種種果敢的鬥爭。後來東京交通勞工總罷工時，他活動甚力，在當時日本都市勞動領導人間，大出風頭。加藤勘十領導的日本無產黨，是日本戰前最後一個有光輝的合法左翼政黨。自一九二八年四月大山郁夫率領的勞動農民黨被解散後，日本無產政黨左翼陣營，極爲不振，但屬於社會大眾黨的舊勞農黨系的分子，人數雖少，尙能自成一派，即所謂勞農派。勞農派人們，對社會大眾黨幹部的動向，頗不以爲然，以致內部磨擦不已，自書記長麻生發表關於一九三四年的「陸軍

小冊子事件」的意見以來，磨擦情形，愈形表面化，於是形成了以加藤勘十為中心的一派。支持這一派的團體有日本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日本交通勞動總聯盟，及全國農會的一部，與社會大眾黨採取別個的立場，展開地方的共同鬥爭。但是，一九三六年發生二·二六事件之後，他們為克服戒嚴令下的惡劣條件，並獲得集會的自由，於是年五月以加藤為委員長，組織「勞農無產協議會」，作為暫時的鬥爭方法。這個組織當初就帶有預備是年六月東京府議會議員選舉戰的色彩。到是年七月，終於改政黨組織。這就是後來的日本無產黨，其運動方針草案，強調反法西斯人民戰線的統一，由二·二六事件後的日本國內情勢看來，殊堪令人注目。

勞農無產協議會的幹部，常務委員長為加藤勘十，書記長為鈴木茂三郎，常務委員為中西伊之助，小堀黃二，高津正道等，都於翌年以勞農派人民戰線領袖而被檢舉了。

當勞農無產協議會初成立時，曾發表如下的聲明書，可見當時加藤勘十一派，在時局的重壓下，尚有不屈不撓，堂堂向法西斯挑戰的氣魄。

現在上有廣田內閣，正在逐漸實行法西斯的重壓，下更有急進的法西斯，尚在蠢動不已，官僚、軍部及法西斯政黨，假「庶政一新」之美名，實行官僚的軍事的國家統制。勞農大眾的生活，愈被蹂躪，人民的政治自由，益被壓迫。為謀勞農大眾生活的安定，與反對法西斯的鬥爭，不可須臾停滯，更不可一日後退。下列各同志，特先根據新訂綱領，歃血為盟，為樹立新體系，從事新鬥爭，組成

勞農無黨協議會，將爲日本結成廣汎反法西斯人民戰線的推進力。吾人誓爲安定呻吟於法西斯強權與重壓下的勤勞大眾生活，展開果敢鬥爭。」上述口號，是日本戰前左翼勞動運動鬥爭的最後一幕。

### 在長崎埠頭被捕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軍變發生後，軍部官僚對勞動運動的統制與壓迫，愈形狂暴，以致勞動運動，宗裔不由自主，連社會大眾黨系的各工會，也都漸漸被官僚統制起來，用「產業報國」的鐵鍊緊緊鎖住，其第一步就是實行拘捕勞農派的殘餘巨頭。

加藤勲十當時在時局的重壓下，因特務警察的銳眼，加緊釘住他，使他對於憲兵及思想檢察當局，不能不施以一種巧妙的偽裝，以避免其注意，結果借了層間日軍之名，前往中國視察戰線。於是年十二月二日動身，日軍進攻南京時，他曾到紫金山敵前線視察，於是月十五日歸抵長崎，但他的偽裝，終未奏效。檢察當局方面，自勞動農民黨領袖大山郁夫亡命於美國後，即決定檢舉勞農派的巨頭，七月事變後，更欲早日實行。加藤行抵長崎之日，正是全國一齊檢舉人民戰線勞農派之時，故登陸後即在埠頭被特高警察押往警局。是月廿一日被解散的日本無產黨及日本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的首腦部，都與加藤遭同一命運。

計有日本無產黨中央執行委員長加藤勲十，中央委員高津正道，中西伊之助，全國評議會中央委

員高野實，東京交通勞動組合中央委員長佐佐木瀨三等十五名。這些人都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罪，在東京地方法院，由谷中檢察官加以偵訊，檢察以來經三年有半，到一九四〇年四月廿六日才偵訊終結，均被認為有罪，提起公訴。起訴理由要點如下：

日本無產黨是繼承山川均等之勞農派，標榜為人民戰線運動的推進力，合併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東京交通工會及汽車工會，而於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成立的。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組成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是標榜合法左翼的階級性工會，為日本無產黨的一翼，兩者都以加藤勘十為中央執行委員長，始終藉人民戰線活動之名，展開共產主義運動於日本，七·七事變後，表面上雖然沒有顯著的活動，但早就利用物價問題，後方支援問題等，巧妙繼續其反戰運動。

據上述理由，加藤勘十派，也有展開共產主義運動的罪名，但從當時加藤運動的動向看來，未免不中肯綮。這不過是當時當局常用的一套構成罪名的辦法，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宣判，加藤勘十被處徒刑三年，但已羈押六百五十日，以一日抵一日，所餘不過一年有餘。

他於太平洋戰爭中，期滿出獄後，即與同志們經營小型工廠，以致後來有人說他在戰爭中經營過軍需工廠，並與中西伊之助在報紙上爭論了一番。這個問題姑置不論，往時的加藤勘十，比較社會大業黨系的勞動運動幹部，確是一個頗較尖銳的社會主義者，且因此呻吟牢獄，達三年之久，其勞苦誠

有足多者。戰敗後的加藤助十，或者因為共產黨已能公開活動，他却變成較為穩健的社會主義者。他原來是實行家而非理論家，以理論來宣傳思想，原非他之所長，但關於「天皇制」問題，在社會黨中，是次於費川豐彥一派的熱心支持者，故頗引起世人的注意。

## 5. 第三國際的解散

### 史達林的答覆

舞台一轉，一九四三年五月，第三國際終於解散了。解散的理由是甚麼？路透社莫斯科特派員金氏，曾向人民會議議長史大林，提出書面質詢，內稱：「英國的輿論，對於決定解散第三國際一事，極表好感。蘇聯對此問題的觀點及對將來的國際影響如何？」史達林答覆如下：

「國際共產黨的解散，正屬正當，且得時宜。因為這能使一切愛好自由的國民易於對共同敵人布特勒主義，結成聯合攻勢。解散第三國際的正當理由，有下列的各點：

(一) 第三國際的解散，可以使希特勒派所謂莫斯科是以干涉別國的生活，而使共布爾什維克化爲目的的妄言，歸於消滅。這種妄言，今日以後，當然可以不攻自破了。

(二) 所謂各國共產黨的勞動運動，不是爲本國人民的利益而行動，而是執行第三國際的指揮命令，這種誹謗中傷，自今以後，當然也可以歸於消滅了。

(三) 第三國際的解散，可使愛好自由諸國的愛國者們，易於活動，將國內所有一切進步勢力，不分黨派和宗教，集中於反法西斯鬥爭的人民解放戰線。

(四) 第三國際的解散，開闢將來以平等權利為基礎而組織各國人民之途徑，使所有愛好自由的國民，為對抗希特勒霸權世界的威脅，易於結成一個國際陣營。這些情形，都能加強所有盟國及其他聯合國對抗希特勒暴舉的一條戰線，以爭取勝利。

一九一九年三月以來以「赤化世界」為目標而活動的第三國際，自一九三五年以來，採用人民戰線戰術，以謀對抗德國法西斯，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背約侵略，乃糾合所有民主主義團體，群眾團體，農民，勤勞市民，自由主義者，進步的知識份子等，更加強化了人民戰線。及德日兩國，東西呼應，發動法西斯攻勢，終於結束了二十五年的歷史而解散了。

### 岡野進赴延安

當時任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日本代表的岡野進（野坂參三），於第三國際解散後即赴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延安，向「解放日報」的記者談稱：「第三國際的解散措置，最適時宜。日本共產黨在過去因第三國際的援助而長成，且在日國內已築起堅固的赤化基礎，但受警察政治的強化與地理條件的限制，與第三國際常常缺少連絡，多年來已是獨力進行工作。此實足證明日本共產黨雖無第三國際

的援助，仍能繼續鬥爭。第三國際解散後，日本的革命運動，不特毫不受影響，日本共產黨反而因此次解散擴置，而增加活力，將積極推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化運動和反戰反法西斯人民戰線運動。再自由現在世界情況及地理關係來說，中日兩國共產黨，今後應本於互助精神，強化合作，更加積極的展開東方民族的人民戰線運動。日本共產黨當前的任務，為打倒軍部，及即時結束戰爭。為達到此目的，必須動員許多人民，把他們組織起來，並且要使這個人戰線，比法國戰前的人戰線，更為廣汎。

現在日本的民主人民戰線運動，正在開展之中，若不知其有這樣源流，自難明瞭其意義。

## 十一 神采奕奕的委員長大山郁夫

### 早大教授會的奮起

早稻田大學教授大山郁夫和京都帝大教授河上肇兩人，都因富於改造社會的熱情，放棄學究生活，離開象牙之塔，走上十字街頭，專心致力於實踐運動，曾使當時的青年智識分子和學生，熱情沸湧，猛烈參加社會運動。兩教授足跡所經，固然都是荆棘之路，但河上博士的經過，是朴素無華的政治活動，受過了陰慘的牢獄生活，老後生涯，更是黯然可悲。至於大山郁夫的經過，却是光彩相耀，鋒

芒畢露，而且他的亡命美國，還帶有幾分浪漫帶着悲劇的哀愁。河上博士已死，他的事蹟，在日本人民解放史上，已占着重要地位，但大山郁夫，尙有他的將來的政治活動。他在東北事變前的日本無產運動最盛時期曾經曇花一現，其後亡命達十五年之久，他的經歷，當與河上博士一樣的占着日本人民解放史的重要一頁。

大正末葉，早稻田大學畢業的學生，到公司去求職時，經理總是先要問：「貴大學內，有一位大山教授，你會聽過他的講嗎？」學生總要回答：「我一點也不知道。」大有避之大吉之概，否則就難被錄用，可見大山教授當時名氣之大和一般反動分子對他的壓迫與誹謗，是怎樣的激烈。

他在二八八〇年九月生於兵庫縣那波村，一九〇五年畢業於早大，一九一五年以早大講師的資格，由美國留學歸來，在母校作歸國演講時，幽默地說：「我回到日本，一看到站崗的警察，方才在腦子裏明白地意識到日本這個國家。」他像這樣大講其得意的國家學和政治學，大受全校的歡迎。

第一次大戰後，世界思潮的德謨克拉西，一時也盛行於日本，社會主義思潮，也漸漸脫出了象牙之塔，帶上政治色彩了。一九二〇年時，非合法團體「日本社會主義同盟」被解散後，一九二四年成立了「政治研究會」，大山教授被推為執行委員長。這個政治研究會，是組織社會主義政黨的準備團體，也是他政治生活的第一步。自是以後，他在校內一直站在反對軍事教育運動和反對壓迫社會科學研究運動的前頭，為學問的自由而奮鬥，一九二六年九月勞動農民黨組織成立，該黨為無產政黨中的



極左翼，他被擁戴為黨中央執行委員長，他過去的思索和理論，從此真正應用到政治實踐上來了。

但是不久就發生了一個大問題，那就是是年底發生的大山教授辭職問題與早大學生的風潮。

他就任勞農黨委員長以來，在校內學生間的人望，達於極頂，幾壓倒了與他差不多時候為社會民衆黨黨首的安部磯雄講師（就任黨執行委員長後，辭教授，任講師）。

頑固的文部省（教育部）當局及一部分逃避其意旨的學校校長，早就對於以黨首而兼任教授一事，起了猛烈的反對，欲將大山教授逐出教育界，又適值當時早大校董田中稔積是有保守傾向的教授，欲謀次屆的校長地位，兼有迎合當局意旨的企圖，乃在校內策動驅逐大山教授的運動，至此他的辭職問題，就表面化而且具體化了。

田中校董，先使安部講師辭職，後由高田校長勸告大山教授辭職。他因為曾受校長多年的愛護，在情面上只好接受勸告而提出辭呈了。但事為早大熱烈愛戴大山的學生所知，即開始猛烈的留任運動，奔赴大山教授的家中，涕泣懇求留任。

大山教授意為學生的熱誠所感動而打消辭意，堅持教授可兼黨首，與文部省當局及校內反對教授所組成的辭職勸告派開始抗爭。要求留任的學生運動，馬上就被當局加以彈壓，但學生的反對氣氛，反而高漲，轉化為排斥田中校董的運動。

早大當局於翌年一九二七年二月召開教授會，討論大山問題，當時出席教授大半贊成大山教授的

教授得兼黨首論，留任論占了優勢，但田中校董的從中破壞，卒得奏效，於是月廿六日召開最後緊急教授會時，十六名出席教授中，贊成辭職者十四票，反對者一票，白票一票，大山教授終於被迫離開了多年在那裏提倡學問的自由和被壓迫階級的解放的早大講壇了。

是日的教授會，是在大學三種的「恩賜館」召開的，狂熱的學生大會，也同時在校內開會，警察到校彈壓，一時所謂自由學園的內外，戒備森嚴，出入行動都不能自由了。投反對辭職的一票的，是阿部賢二博士。

二月十日，學生舉行了大山教授送別大會。大山教授還是大大發揮他的「黨首教授兼任論」，並對於因他的問題而受了司法教育當局壓迫的恩師高田校長，宛轉說明苦衷，詞意懇切，聲淚俱下，學生們大為感動，就有人即席提議，為使這個送別會能有重大意義起見，我們將來應從根本上實行學校行政的改革運動，即時組織成立「學生自治同盟」，並大呼應為學問的自由和學生的政治活動而奮鬥。但是一星期之後，當局深恐學生自治同盟將有所活動，乃先發制人，突然開除了首謀學生九名。

### 自刃相見

於是教授大山郁夫，完全走出象牙之塔，投入了彈壓與抗爭相衝擊震盪的勞動運動的第一線。當時正值非合法結社的日本共產黨行將再建，勞農黨內，已有共產黨的細胞組織，勞農黨日益左傾，尤

其是一九二八年二月舉行普選時，該黨雖有完全與日本共產黨取表裏一致行動之概。大山委員長是時把教授時代的邸宅賣去，充作黨費及生活之資，與同志細迫兼光（書記長），山本顯藏，上村進，山本宣治（中央委員）等爲謀黨勢的擴大強化，日夜奔奔西走。三、五事件後，大山委員長面前，又有一件事情襲來了。就是國會選舉時，該黨曾推候選人四十名，水谷長三郎與山本宣治二人，均當選於京都，黨勢漸漸上了軌道，但在四月十日那天，當局突然下令解散勞農黨。

大山自任黨首以來，除官方的壓迫以外，並身受了許多的迫害。有一次他的住宅牆上，有人貼上一張大字條，上書：「國賊！將以白刃相見」。又一九二七年他在京都游說時，某日擬是會場，與河上博士一同走出京都帝國大學的正門時，忽被右翼浪人用木刀亂擊。演說會場的羣衆，聽到這個消息，大爲憤慨激昂，警察當局立即禁止了他的演講。

他在島取縣游說時，接獲「解散勞農黨的命令已下」的急報，即匆匆首途返京，行抵東京車站時，又被右翼團體所驅使的卑劣的暴徒襲擊。

又一次三月十一日晚上，由京都與同伴水谷議員，在東京站下車時，走上月台，剛和前來迎接的細迫書記長等廿餘人一同步出站門時，忽有暴徒數十人，蜂擁而至，齊聲喊打，向大山等一行開始襲擊。此時日比谷警察局長，指揮約六十名警察，警視廳方面，亦有木島警察部長，特高的便衣探員等在場戒備，但是襲擊一開始，這些警察口喊「不要推！不要鬧！」，一面動手將前來迎接大山的黨員

拉開，以便暴徒來襲。只剩下細迫等數人，緊緊圍着大山，水谷二人，拼命保護，但一隊暴徒，由側面和背面，乘隙而攻，拳足交加。大山黨首的帽子，也被打掉了，他拿手護着眼睛，默然無抵抗的由人叢中向前而行。那種情形，何等悲壯！

說來好笑，在場的警察，十幾個人拼命去圍住一個暴徒，忽又解圍，該暴徒就口呼國賊，又上前去打，並用厚重的木屐，向大山等擲去。圍着大山黨首的一團，日擊這種情形，雖面呈憤懣之色，然也只好忍受他們的暴力，在鐵拳如雨之下，冒險前行，走到車站前廣場，才能雇得一輛出租汽車，逃往總町的黨部。

這次暴行事件，很明顯的，是當時命令解散勞農黨的官憲，勾結右翼浪人團實行的。因為該事件是在萬日陵的東京站演出，當時警察阻礙沒人的情形，是人所周知的事實。況且事後，暴力團方面，竟無一人被拘，反而以身保護黨首的黨員藤澤千代吉與朝鮮人洪厚根二人被拘往日比谷警察局了。

勞動農民黨了解散的命令，但是大山一派，絕不為之屈服，一面防止黨員的分散，一面發起所謂「反對暴壓」運動，解散後的四月十二日，仍大胆創立「新黨組織準備會」，企圖勞農黨的再建。當局以其運動過激，更加以嚴重取締。這時鈴木茂三郎竟與大山等分離，另行組織「無黨大眾黨」，使得大山的準備會，失去了一部分力量。他却仍照原定計劃，進行樹立新黨，於是年底即召開新黨成立大會，但第一日就被命令解散，準備會自身亦遭禁止了。這是大山第三次遭遇的難關。

## 無產政黨向右轉

大山一派的運動，因受了潰滅的打擊，以後只好以完全非法的團體，繼續活動。準備會潰滅後，組織了一個「爭取政治自由勞農同盟」。

同盟內有了多數共產黨系的地下分子，參加其間，活動甚力，足爲同盟的強力支持。所以，同盟成立宣言中，明白指出「無產政黨，只有共產黨一黨」，同盟於是放棄了重建合法政黨的企圖，變成地下的勞農鬥爭團體。當時同盟已完全屬於共產黨指導之下，據說盟主大山郁夫，不過是一個傀儡。

當時的客觀形勢，由三·一五與四·一六的大規模彈壓，同志已相繼潛入地下，同盟的運動，遂日趨於衰退。大山郁夫自然萬分焦慮。當時他考慮客觀形勢的結果，終覺得與其散發一張標語而被監禁三年或四年，不如以合法的方法擴大工農組織，不斷的鬥爭，以謀打開局面，較爲得策。故於一九二九年八月八日又提議樹立合法政黨，引起了極左戰線內的重大波瀾。這就是新勞農黨。

該黨成立的口號是：（一）黨內必須真正民主；（二）排除共產黨的直接指導，確立黨獨自的指導；（三）以合法的左翼政黨公開活動。至於對共產黨的態度，仍然承認「無產階級的黨，是共產黨」的真理，但爲適應客觀情勢的必要上，乃主張組織合法政黨。新勞農黨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組織成立，推大山爲中央執行委員長，但在成立的前后，共產黨分子，反對組織，頗爲猛烈。混年

二月普選時，該黨曾推荐十四名候選人，當選者一人，黨勢似將趨擴大，但是由是年六月起黨內幹部間，發生了主張解散新勞農黨而加入共產黨的分歧，如小岩井淳，河上肇，細道兼光，上村進，及神道寬次等，以致黨內發生糾紛，卒於十一月下旬，此等解散派被新勞農黨開除黨籍了。

雖說是由於主義主張的不同，然而新勞農黨開除解散派的結果，却失去了許多該黨傳統的中心人物，元氣大為斷傷。因此該黨的整個政治活動力，日益萎靡不振，蓋亦有不得已者。但是大山始終抱定自己的信念，堅主組織合法政黨，而在殘酷彈壓下的社會中，從事政治活動。是年十二月，他接受全國大衆黨麻生久的合併提議，雖經過許多迂迴曲折，終於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五日與全國大衆黨及社會民衆黨內部主張合併的室伏高信等人組織的「社會民衆黨三黨合併實現同盟」，商議公當，完成合併，改組爲「全國勞農大衆黨」。

但是這個合併，在大山郁夫的政治生活中，是最感痛苦的一幕，大山原想把合併成功的新黨弄成合法的左翼政黨，實現他的政治信念。但是當時的情勢，因彈壓接踵而來，無產政黨終於右傾，大勢所趨，已經不是大山個人的力量所能挽救的了。

他首先因新黨的黨首問題，和全國大衆黨的麻生久發生競爭，結果大山失敗，僅以一黨員參加新黨，但是麻生也不任黨首，退居書記長的地位，成立公協，其後麻生終於就任中央執行委員長，指導黨務。是年九月發生東北事變，黨幹部從此加連右傾了。

大山僅僅以一個黨員資格參加新黨的結果，他的五六年來的政治鬥爭，終於暫時閉幕了。

### 事與願違悄然赴美

過去認為同志的舊勞農黨的鬥士們，都因主張解散而離開大山，有的潛入地下，有的被捕入獄。至於合併而成的全國勞農大衆黨，並不是大山所希望的合法左翼政黨，不能成爲激盪活動的舞臺。結果事與願違，大山的心境，越發感覺孤獨苦悶了。

東北軍變既已爆發，國內法西斯的彈壓日益嚴重，如果大山再有組織新黨的運動，則彈壓之手，必然加諸其身，這是毫無疑義的。

大山卻好像又要回到象牙塔裏去。他的行動，是右翼呢？是左翼呢？是合法的呢？還是非法的呢？因正值東北軍變後國內情勢日益緊迫之時，故極爲一般人士所注視。其實日本國內任何地方，已經沒有大山那天作政治活動的餘地了。

一九三二年時忽傳大山那天有赴美之說，果然是年三月十七日受好友長谷川如是閑，木村毅，新居格，正宗白鳥，山本實彦，島中雄作，杉森孝次郎，阿部賢一等以及門徒舊勞農黨員的歡送，帶同夫人，由橫濱登船向美國去了。

臨行時大山面露憂悵寂寞之色。送別的友好和門徒們，都以爲大山教授自出象牙之塔，多年從事

波瀾起伏的政治鬥爭，經歷艱鉅式的生活，一定已經十分感覺疲勞，正可藉此番海外旅行，慰其心境，不料此去遂爲十有四年亡命生活的開始，不但遠行的人，恐怕連大山郁夫自己也未料及。

他去後的日本，由東北事變，七·七事變，走向太平洋戰，一直在瘋狂的戰爭軌道上，向前突進不已。

關於大山郁夫赴美消息語焉不詳，有時說他置夫人於美國，本人已赴蘇聯；又說他已潛入地下再作鬥士，不久將潛回日本；有時又說他到美國後，已放棄日本的左翼運動，以免觸第三國際之怒；他的行動，已在美國共產黨監視之下。

其後大部份日本人，幾忘却了大山郁夫的存在，但一到日本戰敗，國民從戰爭的惡夢中驚醒過來時，首先回憶起來的，就是爲人民的自由解放而與法西斯鬥爭多年的勞農黨委員長大山郁夫。

據說他到美國後，在西北大學政治系担任研究助手，完全回到書房裏，研究學問，很安閑的過他的亡命生活。他如果回到戰敗後的日本將扮演何種角色，尙待事實來說明，最近他致故國友人的信中，曾說：『我想早日回國，於日本民主化的歷史開始時，極願稍盡綿薄，有所貢獻。』



## 後篇 文化運動

### 一 從『全日本無產者聯盟』到『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

#### I. 『戰旗』和『文戰』的對立

##### 關東大地震前後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以東京爲中心發生所謂關東大地震。這次大地震不獨摧殘了人命，毀壞了房屋，同時在政治上也引起了猛烈的反動政治。許多朝鮮人死於竹槍之下，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被扼殺，在文化方面，「播種者」被迫停刊。以雜誌「播種者」爲地盤的文化運動，是日本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濫觴。「播種者」是由小牧近江，金子洋文，今野賢三，佐佐木孝丸，村松正俊，柳瀬正孝等。當時的進步青年知識分子，爲歐戰後法國作家巴比塞，法朗士等的「光明集團」的運動所刺激，創刊於一九二二年十月，這次遭遇了關東大地震中的反動政治，「作爲階級之武器的藝術運動」，便遭挫

折。但這些同人在翌年，即一九二四年六月，又創辦雜誌「文藝戰線」，揭起「站在無產階級運動中藝術上的共同戰線」為綱領，重新出發。但從思想上來看，這裏有馬克斯主義，有無政府主義，有社會民主主義，尚屬混沌。「文藝戰線」又結合了小川宋明，秋田雨齋，加藤一夫，新居格，江口渙，江馬修等反資產階級作家，而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六日組成「日本無產階級文藝聯盟」，其所揭綱領為：

- 、我們期待樹立黎明期的無產階級鬥爭文化。
- 、我們期待以團結和互助的威力，廣泛地在文化戰線上，和支配階級文化及其支持者鬥爭。

但這「日本無產階級文藝聯盟」依然是一個思想上的混合體，不過這時日本的社會運動戰線，正在全線實行以馬克思列甫主義克服無政府主義，因此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舉行的文藝聯盟第二次大會，終於剔除了中西伊之助，村松正俊，松本弘三等無政府主義派作家，而完全由馬克斯主義者執其牛耳，名稱也改為「日本無產階級藝術聯盟」，下設文學，話劇，美術，音樂四部，重新出發。

### 無產階級藝術聯盟分裂

但這無產階級藝術聯盟，為當時風靡日本無產運動的福本主義所影響，內部在理論上發生了對立。鹿地亘（本名瀨口貢），中野重治，久板榮二郎，谷一，佐野碩等福本主義派，認為無產階級藝術是一般無產階級政治鬥爭的一部，企圖將藝術溶化在政治鬥爭裏面，而藤森成吉，青野季吉，林房雄

(本名後藤壽夫)，村山知義，葉山嘉樹，山田清三郎，藏原惟人，小川信二(本名大河內信藏)開口黨一這一派，認爲藝術運動有它自己應走的路，強調藝術運動的特殊性，終於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後者退出無產階級藝術聯盟，另組「勞農藝術家聯盟」，以「文藝戰線」爲機關雜誌，並組織「前衛座」。一方面留在藝術聯盟的鹿地，中野等，也另外發行機關雜誌「普羅藝術」並組「普羅劇團」。

### 三派混戰「納普」誕生

可是勞農藝術家聯盟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又分裂爲左右兩派。當時領導日本左翼運動的關本路線和山川路線都視第三國際猛烈批評，兩派的對立，至是愈益深刻，這兩大潮流反映在藝術運動上，勞農藝術家聯盟內，山川派的青野季吉，前田河廣一郎，金子洋文，葉山嘉樹，黑島傳治，平林泰子等，和藤森成吉，林房雄，佐佐木孝丸，村山知義，藏原惟人，山川信一，川口浩，山田清三郎等反山川派對立起來，後者退出勞動，另組「前衛藝術家同盟」，發行機關雜誌「前衛」，並組「前衛劇團」。於是在無產階級藝術戰線上，日本無產階級藝術聯盟，勞農藝術家聯盟，和前衛藝術家聯盟，三派形成混戰之勢，三派之外，又有以江口渙，小川未明等人爲中心發行機關雜誌「尖銳」的「日本無產派文藝聯盟」，巖井繁治，三好十郎等的「左翼藝術同盟」，還有「鬥爭藝術聯盟」，「社會藝

術同盟」等等，完全陷於分裂狀態。

不過前衛藝術家聯盟的主張，和無產階級藝術聯盟之間有一脈相通之處，兩個團體並無對立的理由，於是展開了合併運動，第二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終於成立了「日本左翼文藝家總聯合」。這個總聯合甫經成立，就在三月十五日遭遇了當局大檢舉左翼分子的暴風雨，像風前殘燭地似消滅了。但是暴風雨一過，在三月二十五日那天，無產階級藝術聯盟和前衛藝術家聯盟，聯合左翼藝術家同盟，鬥爭藝術同盟等，共同組織了「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簡稱納普，亦稱舊納普）。五月，合併「普羅藝術」和「前衛」，創刊了有名的「戰旗」，劇團方面，「普羅劇場」和「前衛劇場」合併成「左翼劇場」。日本的馬克斯主義階級藝術運動的主體，於是宣告成立了。

### 「納普」改組

這個所謂「舊納普」原來有文學部，話劇部，美術部，音樂部，電影部，出版部等六個部，後來由田沼一郎主張：

一、各部門各自去從事獨自的具體活動。

二、這樣被組織起來的各種獨立團體，各自選出代表，在中央組織全無產者藝術團體協議會。

結果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舊納普」改組為「全日本無產者藝術團體協議會」（簡稱納普，亦稱

新納普」。這個方案，在「舊納普」成立之初，本來就為藝術家同盟的同人，特別是藏原，大河內等人所主張，但當時未被採納，其後經過約半年的經驗，才被採用了。結果「舊納普」的六個部門成爲下列幾個獨立的團體：

「日本無產階級美術家同盟」（簡稱P.P，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成立）

「日本無產階級電影同盟」（簡稱普羅基諾，同年二月二日成立）

「日本無產階級劇場同盟」（簡稱普羅特，同年二月四日成立）

「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簡稱作家同盟，同年二月十日成立）

「日本無產階級音樂家同盟」（簡稱P.M，同年四月四日成立）

此外出版部也獨立爲「戰旗社」，「戰旗」繼續作爲「納普」和作家同盟的共同機關雜誌而發行，它不斷地抵抗着禁售，社員被逮捕，發行人編輯被起訴等一切彈壓而發展下去。「戰旗」所揭舉的口號是「藝術運動的布爾什維克化」，這是企圖將一九〇五年列寧所謂「文學，藝術必須成爲黨的」教訓，應用在日本的現實上面。這一點和傾向社會民主主義的「文戰」發生了尖銳的對立。

## 2. 文化聯盟成立

作家被捕「納普」混亂

「納普」根據甚麼方針活動的呢？一九三〇年三月，納普中央協議會發表了該年度的方針書，內言：「我們的藝術運動，好像從旺盛的羣衆的自然成長性，以及從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當面課題，稍微脫節了。我們目前所負的最緊要任務，就是填沒這個空隙。如此，我們首須克服我們自身的意識形態上的不徹底，而站在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我們從去年來主張藝術的大衆化，同時實行了這個主張，但是我們所得到的成績，僅僅是藝術的形式上的大衆化。爲了產生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藝術，單靠表面上的技術是不夠的。我們爲此必須不斷地關心並參加我國的革命運動，同時需要是够理解並表現這個運動的高度馬克思主義的教養。因此我們必須選擇最接近當前階級需要的題材，同時必須拿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的眼光浸透到一切現象的每一個角落。……要之，本年度我們納普的中心任務，是繪藝術運動布爾什維克化，而爭取更廣泛的羣衆。加入納普的各同盟，必須即刻實行這個任務。」各同盟就根據上述創作活動的基本方針，各就本位開始履行它們的任務，但是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二日，作家同盟的林房雄（當時廿八歲）被檢舉。被抽理由是他送資金給共產黨。繼林之後，作家同盟的中野重治（廿九歲），立野行行（廿八歲），小林多喜二（廿八歲），壺井繁治（三四歲），高田保（廿八歲），片岡鐵兵（廿七歲），納普中央委員佐野碩（廿六歲），美術家同盟的水田一修（廿八歲），岡本登喜男（廿七歲），橋本龜吉（卅三歲）等人，一個個被捕，致使「納普」一時陷於混亂之中。

### 「納普」轉變方向

正當此際，莫斯科舉行了國際工會本部第五屆大會（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五日到同月三十一日），該大會以「宣傳煽動部協議會」的名義，採納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及教育組織的任務」的方針。

和反動文化鬥爭的組織形與方法：

活動必須絕對根據各國的特殊情形。改良主義「文化俱樂部」是只限於勞動階級上層的東西，革命的「文化活動」必須和這相反，要爭取最廣泛的勞工群衆。各種無產階級文化組織，應成爲革命的工會和爭取工會反對派的會員的活動領域。其活動方法和形式，要視政治和文化的水準，必須適合於每個勞工之衆。在具有高度技術的發展，多年的革命運動，所有勞工曾受初步教育的各國，和在文盲很多的後進國家，要有不同的活動形式，不過在任何場合，必須以勞工自動發起爲活動的基礎。

無產階級文化及各種教育組織在於非合法運動的各國的任務：

和在革命運動已屬合法，可以在中央集權之下活動的各國不同，在革命運動尚屬非合法的各國，必須努力使活動分權化。不要忘記在法西斯國家，如果採取統一領導的方式，勞工組織易爲警察所破壞粉碎。因此在文化活動的各種問題和領域上，應努力組織許多獨立的小圈子，小組，小會，小團體等。

當時藏原惟人也在莫斯科參加這個大會，充任日本代表部的翻譯，他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回國之後，用古川莊一郎這個筆名發表一篇論文叫「無產階級藝術運動的組織問題」。他根據上述莫斯科

的方針，痛烈地批判了「納普」過去的活動方針，特別是它的非政治主義和文化主義的傾向。這篇論文的主要旨是：

一、把各種文化運動的活動基礎移到工廠和農村。

二、統一文化陣線，予以一貫的方針。

他主張把以「化圈子文爲基礎的」各種文化團體，統一爲無產階級文化聯盟，以達到這兩個任務。

### 擴充範圍「科普」誕生

上述方針和藏原的論文發表後，「納普」大受刺激，便決定根據這個精神打開局面，確立將來的新方針，七月十二日，中央協議會決議提倡在藝術團體之外，加入科學團體，組織文化聯盟。八月七日的「納普新聞」提議將無產階級的各文化團體，包羅在一個聯盟之內，組織全國性的中央協議會，以便聯絡並統一各團體的鬥爭。到十九日，作家同盟，劇場同盟，美術家同盟，電影同盟，音樂家同盟，戰旗社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和日本無產階級世界語同盟的代表舉行懇談會，立即把這懇談會改爲「文化聯盟中央協議會組織發起人會」，其後開過數次籌備會，準備成立。十一月十二日，「納普」召開中央協議會，決議解散，發表納普解散聲明書。加入「納普」的六個團體，便和其他團體以同等立場成爲文化聯盟的一分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發行機關雜誌「無產階級文化」創刊號，並將此日定爲「



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簡稱科普）成立之日。這個文化聯盟於是成爲左翼文化運動團體的統一的協議機關。「科普」的基本任務，在章程中這樣規定着：

第二章 目的 第三條 本聯盟的任務爲：

- 一、與資產階級，法西斯，及社會法西斯的文化反動鬥爭。
- 二、有系統地啓蒙勞工，農民，及其他勤勞者的政治經濟任務。
- 三、充足勞工，農民，及其他勤勞者的文化生活要求。

四、以樹立馬克思列甫主義無產階級文化爲目的。

其加盟團體，機關雜誌，及機關報如下：

- 一、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簡稱「作同」或「納爾普」）——「無產階級文學」「文學新聞」
- 二、日本無產階級演劇同盟（簡稱「普羅特」）——「普羅特」「演劇新聞」
- 三、日本無產階級美術家同盟（簡稱「雅普」）——「無產階級美術」「美術新聞」
- 四、日本無產階級電影同盟（簡稱「普羅基諾」）——「普羅基諾」「電影俱樂部」
- 五、日本無產階級音樂家同盟（簡稱「P.M」）——「音樂新聞」
- 六、日本無產階級攝影家同盟（簡稱「普羅福特」）——「新聞」
- 七、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簡稱「普羅科」）——「無產階級科學」「我們的科學」

八、新興教育研究所（簡稱「新教」）——「新興教育」、「教育新聞」

九、日本戰鬥的無神論者同盟（簡稱「戰無」）——「戰鬥的無神論者」

十、日本無產階級世界語學者同盟（簡稱「普羅愛司」）——「同志」

十一、無產者節育同盟（簡稱「普羅BO」）

十二、無產階級圖書館——「圖書月報」

聯盟的機關及主要人員如下：

A、中央協議會協議員

作家同盟（四名） 中野重治、森井繁治、中條百合子、小林多喜二

美術家同盟（二名） 岡本唐貴、大月源二

演劇同盟（三名） 村山知義、小野宮吉、土方與志

電影同盟（三名） 佐佐元十、岩崎利

攝影家同盟（二名） 貴司出治（本名伊藤好市）、土居榮三

世界語同盟（二名） 武藤丸楠、牧島五郎（本名塚元周）

音樂家同盟（二名） 福山十一、山本正夫

戰無（三名） 永田廣志、佐野聖潔、石川湧

新致 (三名) 山田徳治、田部久

科學研究所 (三名) 本島一夫 (本名波多野二郎)、風早八十六、小川信二 (本名大河内信成)  
節育同盟 (二名) 小林琴子、中根孝之助

B、書記局

書記長 大河内信成

書記 塚元周三、小野宮吉、窪川鶴次郎、磯野駿、長尾正良、大森詮夫

C、各種協議會

婦女協議會 議長 中條百合子

少年協議會 議長 山下徳治

青年協議會 議長 塚元周三

農民協議會 議長 黒島傳治

D、編輯局

機關報編輯部 總編輯 波多野二郎

大衆雜誌編輯部 同 中野重治

畫報編輯部 同 大月源三

及、出版所 所長 壺井繁治

F、資料部 部長 武藤丸柵

G、名譽中央協議員

蘇聯 高爾基、庫爾普斯卡雅、布哥諾夫、雅羅斯拉夫斯其

中國 魯迅

美國 邁克爾哥爾德

法國 巴比塞

德國 明岑堡、維特福戈爾

日本 片山潛

「科普」像這樣把藝術團體和科學團體置於屬下，從事宣傳共產主義，但其時適在東北事變之後，彈壓之風，甚為猛烈，書記長大河內、書記窪川、牧島、小野、中央協議員壺井、寺島等，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後都被檢舉。四月四日，最高領導人藏原，也被檢舉。「科普」的活動大受打擊。

### 3. 「科普」的最高領導人——藏原惟人

綱莫斯科去

「我只想知道俄國社會組織變革後的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我想它一定有着和現在日本所謂無產階級文學完全不同的地方。革命後的俄國文學，我想並不是反映着悲槍的鬥爭精神或破壞性的焦躁，而是希望新興無產階級的今天和明天的更好的建設，充滿着喜悅的交響。到莫斯科後，可能的話，希望進莫斯科大學，不過在那邊只能住三年，恐怕得不到甚麼大的收穫」。青年藏原這樣說着，他的眼睛好像已經在幻想着遙遠的異鄉的天空，充滿着希望的光輝。那天晚上，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晚上，在東京芝區芝公園十二號第四門牌的藏原惟郭公館裏，因為少爺惟人（二十四歲）明天就要出門到革命後的俄國，許多前輩親友們跑來祝福他的前途。惟郭翁是自由黨以來的志士，夙以提倡普選知名於世，少爺惟人二年前畢業於東京外國語學校俄語科，在校時就和川內唯彥、河野重弘等人組織俄國文學研究會，發行雜誌「俄國文學」，有志於俄國文學的研究。他在莫斯科研究俄國文學中，信奉了共產主義，一九二七年春回國後，立即加入日本無產階級文藝聯盟，成為「文藝戰線」的同人。他跟着藝術團體的變遷，從勞農藝術家聯盟到前衛藝術家同盟，再到舊納普（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再到新納普（全日本無產者藝術團體協議會），一直走着正統的路，一九二八年十月，和林房雄、川口浩等人創設「國際文化研究所」，這個研究所的目的是：「向日本的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者介紹，以蘇聯為中心的無產階級文化，在國際上怎樣比資產階級的文化優越。」他這時纔二十七歲，已經成為日本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重鎮」。一九二九年六月，他因為片岡鐵兵的介紹，得識日本共產黨中

央委員田中清玄，九月正式入黨，一九三〇年六月，命見田中清玄，受命赴莫斯科出席八月十五日開始舉行的第七屆國際工會大會，充任日本代表部的翻譯，七月中旬，祕密離開東京，經由大連，哈爾濱到達莫斯科，和日本代表金子（本名相野與次郎）等數人出席大會。翌年（一九三二）三月中旬回國後，就參考國際工會大會煽動宣傳部所訂方針，用吉川莊一郎的筆名，發表「無產階級藝術運動的組織問題」，使「納普」轉了一個大方向，同年十一月，「科普」終告成立，已如上述。他的許多論文，不僅對文藝運動，更廣泛地，對文化運動注入了指導理念。其中以佐藤耕一的筆名載於一九三〇年四月號「戰旗」的論文「納普藝術家的新任務」，使納普採取了「文藝運動的布爾什維克化」這個口號。他在連載於一九三二年九、十月兩號「戰旗」上的長篇論文「關於藝術方法的感想」說：

我們所需要的創作方法，或藝術的方法……第一要對事物有正確而具體的認識，即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唯有明確的革命觀點，即唯物辯證法的看法，才能整個地把握現象的複雜性。……而辯證法唯物論的方法本身，要求藝術上的主題具有積極性。從現在和過去的我們的現實之中，具體且廣泛地發見對社會有積極意義的主題，而不陷於千篇一律，陳腐無聊，這是藝術家的一個重要任務。無產階級藝術並不是不分皂白，毫無差別地記錄現實的現象，而是從無產階級的觀點加以整理統一而重新表現的。依無產階級的觀點，即辯證法唯物論的方法加以整理統一的現實，是能夠認識現實的唯一正確的觀點或方法，故與客觀現實符合一致，成為現實的本質的表現。

這篇論文的意思，是把俄國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創作理論具體應用在日本的藝術運動上。藏原的這一個「感想」，不僅作家同盟奉為聖典，日本無產階級藝術運動的整個領域都奉為聖典，小林多喜二的「轉換期的人們」，就是企圖忠實應用這個理論的創作。

### 堅信主義矢志不渝

藏原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被檢舉，但他堅信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肯轉向。第一審記錄（一九三四年十月三日）如下：

問 被告現在怎麼想？

答 我期待着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我認為走到這個地步的過渡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因此絕對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所謂轉向派的理論。我堅決支持第三國際和日本共產黨的方向。

問 那麼今後也幹共產主義運動嗎？

答 文化運動既屬一種實行方法，以往所幹的合法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還是幹下去。

問 你對日本的國體怎樣想法？

答 我支持共產黨的口號。

第二審記錄（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中有：

問：被告入黨時的思想 and 現在的心境，不是有了差異了嗎？

答：現在只想到要合法地活動，其餘並沒有變化。

問：不改變指導原理，能够合法地活動下去嗎？

答：俄國革命前也有人曾經合法地活動，因此我認爲可以合法地幹下去。

問：被告被檢舉以後，未能發見馬克思主義誤謬嗎？

答：其後佛教的書，也曾從哲學的立場讀過，但沒有發現甚麼誤謬。

問：被告被檢舉時，剛發生東北軍變及上海事變，國內發起了國民運動，當時被告在社會沒有受到它的影響嗎？

答：當時我認爲社會現象，果如馬克思主義所示，發生了變化。

他在長期牢獄生活中，生了肺病，數年前出獄，現在在東京郊外，由夫人中本高子小心看護療養中。一九四六年二月，日本共產黨第五屆大會選他爲候補中委，並給他文化部副部長的位置。

#### 4. 子爵的大少爺——大河內信威

赤色公子榮任書記長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九日，高津正道、埤利彦、山川均、大杉榮、岩佐作太郎等人組織了「日本社



會主義同盟」。舉行成立大會的晚上，在會場神田青年會館門口，有一個美少年被警察抓住推打。

你這傢伙還沒成人吧！」

數年之後，浦和地方的高等學校裏，有一個思想危險的學生，但因他成績很好，學校當局也奈何他不得，想來想去，最後想出一個方法，就是叫這個學生學習燒茶插花的玩意兒，好讓他的心安定一下。這個學生就是上面所講的那個少年，原來是理化學研究所所長大河內正敏子爵的大少爺信威。大河內信威（別名小川信一）和藏原同年，生於一九〇二年，兩人在日本無產文化運動上，堪稱一時瑜亮。一九二二年，當他還不過是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中學生的時候，就對社會主義的研究發生興趣，受着山川均為中心的「水曜會」的指導，開始左傾起來，一九二三年，在浦和高等學校時，因領導罷課，被學校當局命令在家裏關一年，但到一九二五年，他已經成為東京帝國大學「新人會」的預備會員，參加研究會，越發左傾起來。一九二六年春，浦和高等學校畢業後，本來想考東京帝大的文科，但因他是左傾學生，學校當局不許他入學。後來他因林房雄的介紹，加入「日本無產階級的藝術聯盟」，其後隸屬「納普」（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的戲劇部，通過戲劇來從事無產階級運動，嗣後和藏原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創辦國際文化研究所，一九二九年改組為無產階級文化研究所，自任書記長。實際文化研究所的工作，本來只限於介紹蘇聯及其他地方的無產階級文化，後來他感覺到該進一步成為負有廣泛文化任務的組織。正在這個時候，日本共產黨遭遇到四・一六的暴風雨，瀕於潰滅，於是鈴木安

藏、平田良衛、奈良正路（以上產業勞動研究所所員）及大河內、藏原等文化團體的中心人物，在同年七月十三日舉商善後對策，組織了「十三日會」，蓋集會那天是十三號也。不料十三日會員中，大山郁夫、河上肇、細迫兼光等人企圖組織一個合法的無產政黨，而反對者便想有一個提高科學理論水準的組織，於是產生了無產階級的科學研究所。

這個科學研究所，「以建設無產階級科學為目的，和資產階級科學對立，從事無產階級科學的研究、綜合、普及、解釋、及介紹」，其主要人員為（所長）秋田雨雀、（中央委員）大河內信威、鈴木安藏、奈良正路、三木清、羽仁五郎、藏原惟人、佐野袈裟美、（書記）大河內、奈良、波多野一郎。研究部門為第一部政治、經濟、社會，第二部歷史、哲學、教育，第三部文學、藝術、言語，第四部自然科學，又視必要而添設研究會。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一日在文化學院內舉行第二屆總會，撤銷了這個部門制，採取了研究會制度，從事理論上的專門研究，其主要負責人為（世界情勢研究會）寺島一夫、（法律學）奈良正路、（中國問題）武藤丸輔、（工會組織）平山良衛、（農業問題）星野慎一、（日本資本主義）小川信一、（唯物辯證法）三木清、（教育問題）山下德治、（蘇聯科學）川內唯彥、（現代藝術）永田一修、（藝術社會學）藏原惟人、（俄國文學）黑田辰男、（無產階級電聲）松崎啓次、（世界語）新島繁。

不料同年二月廿日，左翼陣營又受一次大彈壓，大河內信威、三木清、永田一修、黑田久太、井汲卓

一、關矢留作等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的右力分子，都以同情共產黨的罪名被檢舉。大河內信威的父親大河內正敏老子爵，爲了他的「赤色公子」山久辭去貴族院議員，學習院（日本貴族學校）評議員等職務，退守理化學研究所所長這一個學者的立場，以求世間寬恕。後來信威被釋放後，還是不顧一切諫言，仍留職上左翼文化運動的前線。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立即在「無產階級科學」十月號登載「怎樣看待滿蒙略戰事」（藤枝丈夫即本鄉著作，現任全北海道煤礦工會會長），十一月號登載「戰爭與青年」（共產黨青年同盟員若林信文作）等文章，努力宣傳反戰，到十一月「魯普」組織成立，他自任書記長，突入彈壓和迫害的狂風暴雨之中。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再度被檢舉。不久老子爵正敏向法院申請廢止信威的長子身份，信威於是名符其實地離開了所謂「名門」。

### 父棄其子妻棄其夫

大河內信威那時正和劇團「前進座」的女演員山岸靜江同居，築「愛巢」於東中野。信威既在家庭喪失了長子身份，等於脫離了父子關係，一時如喪考妣，口口沒有了着落，只得把口口報進山岸家裏，做山岸家的贅婿。那時報上正鬧着「前進座知識分子女演員山岸靜江的赤色戀愛」。信威認識靜江，是在他浦和高等學校畢業後出席帝大「新人會」的戲劇研究會的時候，一九二六年的一個秋天，他們兩個同林房婚到井之頭公園去玩在那裏山盟海誓，互訂白首之盟。日月如梭，一九三

三軍三月十號的國民新聞登着：「山岸靜江訪問記：『這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時我纔十九歲，小川二十五歲，現在已經有七歲的男孩子。當時小川是新入會的會員，我在戲劇研究會，在那兒相識的。當時小川誤認爲思想是思想，戲劇是戲劇，現在看起來，這倒是幼稚的想法，劇本也是一塊兒讀的史特林堡那類東西。山岸靜江這樣說着大概是想起小川信二年輕的時候罷：』臉上充滿了懷舊的情緒。』從這個時候經過十個月之後，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號的報知新聞報載了山岸靜江琵琶別抱的消息，大標題寫着：『戀愛的前逃座，山岸靜江結婚，拋棄獄中的丈夫，投入長十郎的懷抱。』下文是：『前逃座的紅演員山岸靜江，原爲往年船普的鬥士小川信二即大河內信成之妻，左翼人士呼爲『可愛的女性』，集同志愛於一身，誰料大河內入獄後，與前逃座的河原崎長十郎發生戀愛，有人罵她『叛徒』。有人忠告她『要等丈夫出獄』。』弄得『一顆脆弱的女人心，彷徨莫定。新年初，她毅然決心從小川信二轉向到長十郎，七日，圓滿清算了她和大河內的關係，長十郎也在同日辦妥了和前妻仳離的手續，預定在二月下旬舉行華燭之宴。兩個泡過了茶，決計走上了更生結婚的第一步。』

大河內三十四歲出獄後，繼承了磯野家，就傳了一家天然煤氣公司的董事，這還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的事情，距今已有十年了。現在他是這家公司的社長，據說靜靜地注視着民主化的暴風雨呢。

## 二 黨的文學·作家同盟的人們

## 1. 被慘殺的小林多喜二

死屍默默地運來

日本左翼文壇的健將小林多喜二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正午被築地警察分局所檢舉。先是共產青年同盟員筆名叫「三好」的，被該局逮捕，招出他預定二十日正午在赤坂貯水池附近和一個共青指導部員作街頭聯絡。當天該局便派特高主任水谷和探員小澤到上述地點守候，正午一過，果然看見了一個形跡可疑的人，水谷便喝一聲「喂！」那個人拔腿就跑，追趕格鬥的結果，終於被捕。二十二號的報紙登出了這樣的消息：「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所屬作家同盟幹部小林多喜二（三十一歲），突於二十日正午出現於赤坂街頭，為築地分局人員所捕，由特高主任水谷加以偵訊，因身體極為衰弱，二十日午後五時半送入築地前田醫院就治，據警局特高課所獲報告，已於午後六時因心臟痙攣殞命。小林當去年看警察當局對無產階級文化聯盟施大彈壓之際，與中條百合子之夫宮本顯治，潛匿無蹤，雖經當局努力搜索，終被巧妙漏網。小林為重建因十月卅日事件而潰滅之共產黨，通過文化運動從事策動，係屬正式黨員。」又鄭重其事地發表築地分局長談話，報導小林「因心臟痙攣殞命」如下：「二十日本澤特高人員在赤坂貯水池發見從事街頭聯絡者，因覺可疑，向之詢問，即圖逃逸，追趕格鬥後，逮捕來局，經特高主任查問結果，知係出獄後潛入地下之小林。因知短時間之查問，難望自招，故五時

半曾送拘留所，俾便由外部搜集材料，再行查問，詎料未幾即呈苦悶狀，七時半已陷危篤，乃昇入前田醫院。本署並無過失。」

當時小林的母親，年已六十一歲，看報知道多喜三突然死亡，二十一日下午六時半背了外孫趕到築地警察局探視，當由水谷接見，親屬小林市次也跟着到局，局方便決定把死屍交給他們。當時佐佐木孝丸以下作家同盟，新築地劇團，及左翼律師團的人們，要求會同收屍，俱被拒絕。

在警局後面的前田醫院，門口拴上了鎖，在病室裏看到小林遺容的，只有母親和小林市次兩人。死屍用白布包好，午後九時五十分上了救護車送到家裏。小林多喜三之弟三吾這樣寫下了當時悲憤的感想：「當聽人說哭不出來，突然看見哥哥的死屍時，真的眼淚也掉不下來。頸部和太陽穴的裂傷，特別怕人的是兩腿的顏色，說不出的難看。警察說是格鬥的結果因心臟麻痺致死，這簡直是騙小孩子的話，看了那死屍的幾十個人，都明白知道了因何致死。沒有一個大學生解剖死屍，我說不要作法醫學的解剖，只要作病理學的解剖，知道死後內臟的變化就行了，但這樣也不肯。單看這一點，也可以知道哥哥的死因，並不是尋常的。正如江口先生所說，我們從這次事情，了解了大學和警察的關係，知道了那那應該是超階級的科學，也已經完全變成統治階級的走狗了。」

當時詩人森山啓作詩一首，懷着滿腔悲憤，追悼小林——

遺言必會執行

那個時候，從四面八方

要看真實的眼睛在凝視着。

死體默默地運來了

在初春的寒氣之中，

而那血腥的下手人們，

知道吧

你們那同一隻手

拖開了心神震顫的會葬者

阻止了解剖我們的同志的死屍

那一瞬，

充滿了苦痛的死因被凝視了。

小林死後「可普」中央協議會傳檄各方「絕對反對天皇制白色恐怖！」「抗議同志小林的被虐殺」  
「即時無罪釋放階級的政治犯！」  
「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一方面預備在十五日午後三時在案地小劇場舉行工農葬，十三日午前派上村進、布施辰治兩律師到警視廳晤見特高課長毛利請求瞭解，但未獲許可。可是到十五號那天，到案地小劇場來的人，絡繹不絕，警視廳見狀，派了特高課長毛利以

下十人，築地分局動員了一百三十五個警員，把音樂家同盟員原太郎，築地劇場演員岡倉四郎，女演員原泉子，作家同盟員楠木楠郎等七十八人帶進築地分局，另外九人帶進丸內分局，又七人帶進京橋分局，築地劇場本來預定這晚上演小林所著的「沼尻村」，結果無法上演了。

### 「不敬」的「蟹工船」

小林多喜二生於秋田縣，隨雙親遷居小樽，是一個麵包店主的兒子。他在小樽商業學校畢業後，因成績優良，進了小樽高等商業學校。在校時，幹過「反對軍教」運動，當時「新人會」的會員林房雄曾經到北海道去支援。高商畢業後，他供職於北海道拓殖銀行小樽分行的調查部，加入地方同人雜誌「光明」爲同人，埋頭創作。一九二八年二月，日本舉行第一次普選時，勞農黨員山本懸藏在北海道第一區參加競選，一介銀行職員的小林，居然跑到札幌等處演講，爲山本聲援。他的小說「東俱知安行」，是寫的那時的經驗。「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是根據在小樽被捕的伊藤信三給他的材料寫的，接着這篇力作之後，在「戰旗」上發表了「蟹工船」，這篇小說奠定了他在普羅文壇的地位，接着連串發表了「工廠細胞」、「轉換期的人們」、「監房」、「沼尻村」、「地區的人們」、「黨生活者」，以至最後作品作「轉換時期」，在這期間，他的文學熱情和無產者的鬥志，一直在高揚着，毫無停滯之感。尤其是「蟹工船」，在一九二九年五、六兩月戰旗上發表，是他成名之作，大多數文學家稱許爲「



一九二九年度最好的作品。這篇小說雖然沒有充分描寫從捕蟹到完成鱈頭的生產過程，但盡力暴露了周圍的各種政治關係。結果他因這篇「蟹工船」而被起訴了。原來每年漁期將要告終的時候，按例要做獻給日皇吃的鱈頭蟹，但「豈有此理」的是，做時並不特別齋戒沐浴一下。「天皇陛下是在雲上頭的，本來跟咱們沒一點兒關係，但一到後天，倒不好這樣」。這是揮出咱們真正的血和汗來做的，哼！一定好吃呢，吃下去別鬧肚子痛」。這次都以這樣的情緒去做了。「攔石子在裡頭，怕甚麼！」。這樣一寫，被認為顯然冒犯了「天皇」的尊嚴，結果他和「戰旗」的發行人、編輯、兼印刷人的山田清三郎，在一九三〇年七月，以不敬罪及違反新聞紙法之罪被起訴了。

### 信仰着光輝的旗

「科普」常務中央協議會作追悼文如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午後七時三十五分同志小林多喜二被絕對主義恐怖毒刃殺害了。同志小林所走的道路，是從革命的知識分子正當發展為列寧主義者的道路。同志小林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一顆光輝的星，是名符其實的指標。沒有作家能像小林那樣把文學運動的發展正確地反映在自己的作品裡面。正為此故，同志小林的作品才被工人、農民及革命的知識分子所愛好。同志小林同時又是一個卓越的理論家。和劃時代的許多作品同時寫出的理論，是我們文學運動的馬車輪。同志小林並非僅僅是理論家。他是理論的最忠實的實踐者。因此自去春以來

，被絕對主義政府奪去了公開活動的自由，不斷地被敵人追索，但你還是毅然繼續守住了崗位。但是奪去了同志渡邊政之輔、同志山本宣治、和同志若田義道的那隻可恨的手，又把同志小林從我們的戰列奪去了。……」

「科普」書記局在二月二十八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二月三十日爲文化節，以紀念「日本無產階級文化及文學運動的卓越的布爾什維克指導者小林多喜二同志。他是文化運動的最初的犧牲者。」同時決議設小林獎，以酬答「無產階級文學的傑作，及革命競爭的拔萃的達成者們的功勞。」但是彈壓之風，越發猛烈起來，以上兩種決議，都未能實現。

拿死屍來堆積防線

信仰着必將光輝的旗

這首歌爲小樽工會會員島田清作所作，小林生前最爲愛好，如他所信，現在紅旗飛揚在白日的空  
中了。

## 2. 『頑固的法西斯』林房雄

「蘋果」賣出了名

林房雄是後藤壽夫的筆名。這個筆名，據說來自他的初戀的對手。他在一九〇三年五月生於大分

市，據他的自傳：「父親是鄉下中農的次男，做過教師，做過船員，做過警察，當我生下來的時候，他在那個港埠，賣着電車票、香烟、點心之類。母親是窮士人的唯一後嗣。我的本姓後藤是從母姓。我十二歲時，父親由於農夫的小心和商人的放蕩，把店舖弄光了。他躲在叫北太平寺的市鎮南方的農民部落裏做草鞋，母親到絲廠做工，我把父親做的草鞋拿去賣。……在高等學校時代的半路上，可怕的懷疑襲來了。自己開始有了自己的性格，同時一切價值在眼前顛倒了。那時正當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年的時候，是日本近代的無產階級開始戰鬥的時代。我在煩悶與懷疑之中，走上學生式的放蕩，跑到宗教，沈浸在藝術之中，終於接近了作為最後的救助者的社會主義……」

他當時在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熱烈地愛好着雜誌「播種者」，他在中學時代早已是個相當的文學青年，此時社會意識逐漸濃厚起來，已經儼然是個了不得的革命家了。

林房雄在熊本時，後來寫「沒有太陽的街」的德永直也在熊本。熊本是德永的故鄉，他那時當熊本市印刷業工會的執行委員。當時印刷業工會和第五高等學校的一批人組織了「新人會」的熊本支部，林和德永是在這裏認識的。林房雄在五高畢業後，考進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領導「新人會」，又糾合「新人會」系的左翼文學青年，組織「社會文藝研究會」，後來普羅文學的重要分子如中野重治，久板榮三郎，鹿地亘，川口浩，佐野碩，鴫井勝一郎等人材當時都集中在這個會裏。其時正當學聯事件（一九二六年一月日本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的檢舉事件）發生以前。當時學生們所愛唱的「學聯歌」：

春天的伏爾加

每次淚滿的時候

這首歌就是林房雄所作。他因為是學聯事件的首腦人物，與是枝恭三、村尾隆男、清水平九郎等一道被檢舉判處監禁三年，並被命令退學。他的自傳說：「大學時代的末屆，父親死了。因為兒子變成了社會主義者，他的一切希望被粉碎，僅僅由窮人的本能，模糊地理解着兒子所走的路好像並不是錯的。不久，我就因學聯事件被檢舉，坐了六個月未決監。在這個時候不久以前，我一半因生活的關係，一半因自己的嗜好，開始寫作小說，後來被保釋後，變成主要的工作了。」後來他認識了「文藝戰線」的編者山田清三郎，在這本雜誌的「一九三六年三月號」上發表了短篇小說「蘋果」，傳得好評。

### 開始右傾

東北事變發生，偽滿洲國成立，日本國民的眼睛轉向世界的時候，林房雄服滿了兩年的刑期，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獄了。一出獄，他就連串地發表了「爲作家」、「爲文學」、「作爲作家」等感性的評論。史太林會說「無產階級文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解釋書。」而他却主張：「無產階級文學不可以是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解釋書。無產階級文學如果是這種東西的話，那就不必喊甚麼文學，甚麼作家了。」這個意見激發了「科普」和作家同盟第五屆大會（五月十二日舉

行)的方針。這次大會雖然山口漢宜有開會後，立刻被解散，但預定在會中審議的活動方針是這樣的：「在我們重新組織的過程中，我們作家同盟裏面頑強地存在了一種東西，可名之為那政治主義或文化主義。我們和這種傾向從事決定性的鬥爭而成功了。但也可以這樣說，和這種傾向從事決定性鬥爭的結果，向一個新的方向轉變成功了。正確的方針是和非政治主義或文化主義鬥爭，這是不錯的，不過認為藝術組織可以領導政治鬥爭及經濟鬥爭，他方面認為無產階級文學可以離開政治鬥爭及經濟鬥爭而獨立建設的想法，都是錯誤的。藝術組織是廣義的政治組織，統一兩者，是階級鬥爭的實踐。我們這樣才能最正確地在辯證法上把握政治與藝術的關係，才能正確地認識藝術運動是廣泛的無產階級文化教育運動的一部分。我們必須理解企業農村內的文學圈子，固然負有文學上的任務，但它同時是無產階級的基本組織的輔助組織。我們必須以這樣的理解，努力組織它，並領導它發展。」

林房雄出獄後的意見，完全和上述方針背道而馳。「無產階級文學」十二號就登了一篇反駁文章，題名「右傾的暗問題」，作者署名堀英之助，當時已經有人猜出就是潛入地下的小林多喜二。小林的文章開頭就說：「除了社會主義建設之路以外，作家別無自己的路，」接着猛烈抨擊以林房雄的理論與作品為中心在文學運動上漸漸凝結起來的右翼腦髓主義，以及避免和這種傾向從事殘酷的鬥爭而有妥協傾向的山田清三郎的調停主義，至於小林自己認為正確的觀點是：

一、學書政治課題在文學上的具體化（此事可以克服政治與文學的機械的結合）。

二、學習政治與文學的統一（克服在文學與政治之間設立不能越過的牆壁企圖）。

三、把握在全體上政治地位優於文學（克服認為只要寫好作品就行的「作品主義」，以及認為只要是作家就行的「作家主義」等）。

中條百合子也在該號寫了一篇「關於文學的感想」，抨擊林房雄的所謂無產階級文藝復興論，又在該雜誌一九三二年一月號寫了一篇「一批非無產階級的作品」，舉出藤森成吉的「烏龜查理」，須井一的「幼小的合唱」、「沒有樹的村莊」等，非難這些作品為遠離了當前政治課題的非無產階級作品。不過中條的非難，受了作家同盟的再批評，說她「一個個極左去了」。至於林房雄，則於「改造」一九三三年二月號為文反駁中條的非難，極力挖苦中條及小林為中心的作家同盟。

同年二月二十日，小林急置於樂地警察分局後，作家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會體察小林的遺志，在舉行小林的勞葬之前發表了如下決議：「右翼傾向，是敵階級的意識形態。在今日階級鬥爭激烈化的時期，通過同盟內小資產階級的要素而反映的東西。隨着政治恐慌變本加厲，鬥爭的困難有增無已，於是從工廠內的鬥爭遊離，脫離了列寧階段的小資產階級的要素，正在放棄文學上的黨派性，輸入着階級主義的動搖退却的理論與感情。……中央常務委員會認定這種右翼傾向是今日最主要的危險，呼籲全同盟和這種傾向鬥爭，而將它克服……」。林房雄自然不服這個決議，但他却這樣說：「有人來

告訴堀英之助就是小林，我也略已猜出。堀的議論，我看不服之處，因此寫了一篇文齋給文學新聞，要跟他爭一個明白。不料兩天之後，得悉他被殺害，這使我不好意思起來。因山田清三郎的好心，那篇文章幸虧沒有登出來。這麼一來，我倒暫時不再想爲這事說甚麼話了。小林房雄爲向已故小林之彌表示敬意起見，暫時收斂了爭論之鋒。

### 德永直登場

當「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被提倡以來經過一年半的時候，埋頭研究了辯證法的德永直，在「中央公論」（一九三三年九月號）上發表了一篇「創作方法上的轉換」。他說：「提倡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是機械的，觀念的。唯物辯證法是無產階級的哲學，是客觀的真理。作家不需要背誦書本，作家是以創作實踐（不要換爲政治實踐）來消化它，發揚它的。在作家方面，所謂實踐，除創作以外別無其他。一切辛苦與實踐，只能作爲你作品而表現出來。如果誤將政治的優位性這個問題機械地應用，必將殺害了作家。」——這事忘記了藝術的特殊性和複雜性。在理論上表現了這事的，就是俄國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我們要驅除主觀的，觀念論的毒虫！否則無產階級文學必定從根本乾涸掉！我們要驅逐機械論。像今日蘇聯所提倡的創作方法上的口號，即「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也不可匆匆搬過來。我們認爲必須從無產階級寫實主義從新

出發。這決不是倒退，也不是「從頭做起」，而是重新腳踏實地。德永直像這樣對藏原置人提倡的「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表示了反對意見，並強調撤銷這種創作方法。德永的這篇論文，原來引用自一九三三年四月單「蘇聯作家同盟組織委員會第一屆總會中書記長基爾波金所發表的論文」站在新階段上的蘇聯文藝」，不料林房雄一看到德永直的文章，認為喜道不孤，大為得意，立刻在十月號「改造」上發表了一篇「無產階級文學的再出發」，他說：「我只建議一件事，請聽聽作爲參考。就是把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弄成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現在的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名不其實，並不是作家的同盟，而是半作家半政治家的集合體。因此作爲文學團體也好，作爲政治團體也好，都沒有用處。同盟的混亂，由此發生。作家同盟所以變成這樣的混血團體，最大原因是指導部完全沒有文學運動的基本知識。同盟將無產階級運動不懂要給與思想上的影響，並須給與組織上的影響這個公式，和無產階級文學必須置基礎於工廠與農村的公式，囫圇吞下去，費了很大的精力，企圖把讀者組織成文學圈子，但完全歸於失敗。這是自行縮小無產階級文學的任務。同盟只要組織作家就行，只要大量生產作品，像煤氣一樣，又像香氣一樣，盡量使它撒布開來，飛進讀者的心就行了。作家固需要組織的影響，但讀者只要思想上的影響就够了。組織是其他各種團體的任務。」這無異是一顆炸彈。德永直和林房雄的兩篇論文，掀起了意外的風浪，作家同盟終於在翌年（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解體了。



## 多才反被多才誤

林房雄那時已經和宇野浩二、川端康成、小林秀雄、深田久彌等所謂藝術至上主義立場的作家共同創刊雜誌「文學界」，從「青年」到「壯年」，「乃木大將」等，大寫特寫，後因同情共產黨事件，在靜岡監獄裏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坐牢到一九三五年七月，一出獄，完全右傾，一九三七年八月七、七重變的烽火飛到上海，立刻做了從軍作家，首先跑到上海，洛勃爾政權一產生，他又跑到馬尼拉。他畢竟是個才子而已。有人批評得很好：

「林房雄有一種特別的技術，能使他自己的存在合理化。當無產階級文學興盛的時代，他的言行活像最勇敢的普羅戰士，普羅一受彈壓，他又急忙很巧妙地轉向，甚至於和資產階級作家携手給你看。他敏於看社會情勢，跟着社會情勢的動向，自由奔放地行動。」

他的特性是當能迎合資產階級報業的要求。無產階級文學受着資產階級報業的歡迎時，他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大將，一旦「轉向文學」占了地位，他又不知不覺間變成領導這方面的將軍。

他的節操和片岡鐵兵一樣，是應該相當受到非難的，但他的聲譽反而至全不義。爲甚麼呢？因爲他是永遠的青年。因爲當是發散着青年的熱情，隨着生命的跳動，自由奔放的他，過去如果變成了法西斯，也會變成稍微大一點的人物了。「這個批評，頗中肯綮。戰後他沈默無言，不知心中想說甚麼？」

### 3. 『是甚麼使她這樣的？』

#### 藤森成吉跑進工廠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作家藤森成吉坐在一所小客店的斗室裏，對東京朝日新聞的記者說：『我計畫跑進勞動街，已經有十年了，現在方才如願以償。走到這個地步以前的心境，非常複雜，其動機不能簡單說明，總之非做勞動者不可的心境，只有我自己能了解。我想不受社會上所謂地位的牽累，在勞動中也找最下層的事務幹，這樣才能得到社會問題以至於藝術的根柢。我並不是想這樣做來玩玩，也不是來找甚麼小說的材料，並沒有這種胡鬧的用意，我只想以此劃一個時期，走入新生活。』

—— 是在四月十三日，他到過費邊協會的例會後，朋友們就看不見了他的踪影，連最要好的朋友秋田雨雀和前田河廣一郎，也找不到了他。他們以為「藤森旅行去了」。不料五月二十八號的東京朝日新聞却登出了這樣的消息：『五月七日，有一個叫富坂榮吉的，跑進石原町的花玉肥壟廠做工，還人年紀約三十五、六歲，高個子。工廠給他日薪二元二角，叫他做肥皂的搬運夫。這人從此每天穿了黑布工裝，布工鞋，弄得一身油黑，在廠裏做工。這人是誰？就是現在文壇的第一流作家，社會問題的專家富坂素成吉。他的夫人是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岡倉由三郎的長女（二十八歲）。她也同時進壟戶的

橡膠廠做女工，胼手胝足做工，賺日薪六角五分。藤森決心做這事以前，先把八歲的長女託給他的父親藤森忠四郎，六歲的長男和三歲的大女託給東京某親戚家，自己又拒絕承繼家業，夫人信子也將所有嫁粧還給娘家，完全變成一個無產者藤森成青夫婦在勞動街上出現了……藤森當時三十三歲。他會以優等成績畢業於諏訪中學，不經過考試入第一高等學校，一九一六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德國文學系，立即就任第六高等學校的德文講師，二年昇任教授之前，認為「自己不適宜於教書」，遂飄然去職，回東京後埋頭創作，自費出版處女作「波」，為文壇所賞識，繼續發表「年輕時的煩惱」、「寂寞的一羣」、「妹妹的結婚」、「煩惱」等創作，一躍而為中堅作家，文名大著。

他入工廠後，世間議論紛紛，或稱其是，或謂其非，有的說：「他若要做為真正的無產者，既拒絕了財產，也應該拋棄他的教養和知識分子的優越感，三個孩子應攤在自己身邊養，多吃吃普通世間收入菲薄者的苦。」有的說：「無產者的生活中，育兒居重要地位，太太不應該放開了孩子。難道怕爲了育兒割愛一點工廠裏的工作時間嗎？這種人不配做無產者。」有人則說：「藤森夫婦是因爲想工做而工作，並是同社會聲明他要做純粹的無產者。他在某一個有限的時期，跑進勞動生活，並非由於好玩，或好奇心，或思想上走不通，或想找甚麼創作材料，並非出發於這種隨便的開情。僅僅做一個創作家，發表贈作品，不能使他滿足。他覺得要在自己的生活裏面尋求藝術，一面跑進社會大學，賦將社會和自己，人生與藝術，弄成一個渾然無間的有機體。這樣的偉大思想，漸漸深刻，漸漸成長

，終於不能再在書房裏躲下去了。這不外乎是洋蔭的内部生命的跳動。藤森自己倒不管世間如何批評，從肥島工廠轉到北海道的牧場，從牧場到瑠州的紗廠，再到信州岡谷絲廠，輾轉工作。一九二五年六月，他才回到自己家裏。同月二十日，秋田雨雀，德田秋聲，小川未明等作家爲他舉行了「一個「藤森會」。從此他又回到文筆生活，毅然投入無產階級文藝運動，加入「文藝戰線」爲同人，寫出了傑作「是甚麼使她這樣的」、「磯茂左衛門」等。

### 參加競選雙騎塵戰

一九二九年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成立，他就被推爲中央執行委員長。前一年二月，日本舉行第一次普選時，他做了勞農黨的候選人，在長野縣第三區參加競選，和當時強硬主張「站名必須從右面寫起」的鐵道大臣小川平吉，雙騎塵戰，力戰結果，惜乎戰敗。當時他纔三十七歲。

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藤森夫婦離日赴歐美考察無產階級文學。但當局沒有給他到赤色蘇聯旅行的護照，付予夫人伴他同去，也是當局的命令。歲月如流，二年多之後，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九日，夫妻又回到日本。六月八日，他突然被捕。原來當局偵悉他和林房雄、立野信之等人，經由曾本克彥，提供資金給田中清玄的再建共產黨，因此等着他回國。

預審中，他暫時被投入豐多摩監獄，這時他就聲明轉變方向，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被發減少數

門色彩，脫離了作家同盟。當時他說：『並不是爲了所謂修正治安維持法，或所謂幹部派與反幹部派的理論傾軋等理由，只想站在稍微自由一點的立場，專心去做給自己留下來的作品。』

從此以後，他的創作活動轉到歷史小說方面。他說明他的創作態度說：『作家和讀者，與其說關心某一個時代對現代有甚麼歷史上的關聯，不如說更直接關心那個時代怎樣和現代相同，怎樣在被描寫的人物中找出自己和周圍的人。』他以這樣的態度寫了『波邊澤山』、『讓出江戶城』等。其後以『一掃「陸奧宗先」』，獲得了『一九三九年度的露龍賞』，開闢了一個新境地。

#### 4. 『調停派』山田清三郎

##### 帳房老爺子

爲了右傾的問題，林房雄被小林多喜二和中條百合子攻擊的時候，出來擔任調停的，便是山田清三郎。但他也被小林多喜二攻擊得體無完膚，並且被套上『調停派』的名稱。山田却說：『如果大眾吵過架就算了，那就簡單，但並不能如此。大家向同一個方向前進的時候，如果後頭有人朝向橫裏去，必須使他轉過向來。我不是要前頭的人朝向後頭揮手，所以決不是調停。』總之，他是一個『溫和派』，這個沒有疑問。人家又稱他爲『帳房老爺子』，他在作家同盟的活動，例的確是擔任着這種老乾無華的地位。如果把作家同盟的人分類爲文學運動家和文學技術家，則指導部的人多屬前者，後者

是不大會幹組織活動的作家們。指導部的工作，是沒法領導各有想法的作家們，使他們心滿意足，沒有話講。可是到了「九三三年，指導部的力量，的確有削弱了。山田那時也這樣訴苦：

「忙著寫稿生活的人，很難來幹這種的事情。不是老是發着牢騷，希望稍微積極地來幹一幹……組織活動與創作活動的統一問題，也是這樣才能接近解決。」

山田寫的評論，並不是展開是以在運動上劃一個時期的積極的新理論。換句話說，他的評論不是天才的，也沒有獨創的地方。不如說他是「歷史家」來得好。他自己也說：「我的任務若是把新展開的諸理論，到後來加以真理，使之大眾化。」中野重治曾說：「山田的評論如果有誤譯的話，即是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先犯了錯誤之後，再叫山田寫的。」這個批評頗中肯綮。

### 作家同盟解散

作家同盟在「九三四年三月十八日召開中央常務委員會，繼於二十二日召開擴大中央委員會，反對「科普」的方針，認為：「科普輸入國際工會本部的文化政策，不加思索立即作為科普的方針，此事使原來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傾向政治方面，驅入一條死路。因此今後應發起不傾向政治的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走入無產大眾的階層中。」復以「國際革命作家同盟支部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第三屆擴大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決定如下方針：

(二) 今日日本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一方面因帝國主義的危機帶來了統治階級的極度反動，一方面因無產階級政治勢力暫時衰退，因此處於前所未有的困難條件之下。尤其是最近企圖將治安維持法改得更爲惡劣，這是前者最露骨的代表，也就是統治階級最近加強殘酷的攻擊鬥爭，而將這個攻擊使之合法化的企圖。無產階級的政治勢力，現在還遠不足以打退這個攻擊。在這種情形之下，形成階級的意識形態文化的事業，在合法推進上，大受掣肘。而今日我們無產階級作家，如果不改變現在的活動情形，勢難應付這種局勢，抗拒統治階級的攻擊，而開闢自己的活動道路。(中略)作爲政治文學組織的構成分子，雖受威脅，但是作爲無產階級作家的文學活動，今日在某種程度的限制之下，還存一點保障。這一個合法的可能性，我們是應該盡量利用的。(中略)

(三) 然則在今日的條件之下，我們的活動應該具備怎樣的具體形態呢？一言以蔽之，那是能對作家的創造活動給與最大的保障，並使之具體化的形式。(中略)這就是以合法的發表機關爲中心的文學家集團(從直接的政治任務解放出來的)形式，它的任務是培養現在自由長大中的現存的東西，使之正當地長大，一方面在地方，也以發行合法的文學雜誌爲中心，以原有同盟組織的構成分子爲主體，形成地方文學小組。這才是唯一合理的解決。

(三) 着即轉移到此合法發表機關爲中心的創作小組的活動！着即在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方法的領導之下，開始創造卓著的無產階級文學，和開始社會主義的競爭！在這種具體的文學活動之中，各

小組若即爲高度發展文學而互相協力！

作家同盟像這樣被時局所壓迫，而作家同盟的最後一個中央常務委員長便是山田。他在作家同盟解散後，在「新潮」上發表了「無產階級文學和作家同盟的功罪」一文。細數功罪如下：

一、功績（甲）理論方面，主張無產階級寫實主義，大體解決了文學的大衆化，以及形式和內容的問題，確立了社會主義寫實民主主義的方向。（乙）創作方面，有「戰旗」，「無產階級文學」，「文學新聞」等作家同盟機關雜誌所載諸作品。（丙）組織方面，從羣衆中發掘了許多新的文學工作者，如阿蘇弘，佐佐木一夫，安潮利八，橋本南吉，黑江勇，島田和夫，田中英士，橋本正一等），又將大室壯一，勝本清一郎，小宮山明敏，宮本顯治，坂井德三，貴司山治，中條百合子，平林英子，大江賢次等既成作家和批評家，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

二、失敗（甲）作品偏重意識形態，或認爲意識形態萬能。（乙）批評的官僚主義（意識形態批評，棍棒批評，一味想打對方的批評，套帽子批評）。（丙）非敵人就是我方，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排他主義。

一九三四年九月，山田爲小林多喜二的那篇「蟹工船」所累，以違反新聞紙法罪，被判處徒刑三年，後來在雜誌「文學界」上發表了「耳語懺悔」，「在暴風雨的背後」，「年輕的看守人和瘋癲囚犯」等作品，又不知道在甚麼時候，忽然跑到滿洲，就任了和田日出吉所辦的「滿洲新聞」的文藝課長



，著了「建國的人們」，致力於「滿洲文化」的提高。

他在一八九六年六月生於京都，小學校也沒有畢業，從小做茶房，學徒，工人，送報夫等，一直走着苦難的路。

## 5. 反戰作家鹿地亘

### 參加劇團渡華

當野坂參三從延安歸來，國內的山川均提倡着民主人民戰線的時候，在重慶的鹿地亘也預備束裝歸國，日本的民主戰線將要添上一枝生力軍。三月十二日，二十餘團體爲鹿地舉行了歡送會。藏原惟人聽到這個消息，說道：「我是在一九三二年入獄的。中日事變發生後，不圖在獄中聽說原地在重慶爲解救日本人和日本軍閥鬥爭，真是快活極了。真像在嚴冬看到和煦的太陽一樣。鹿地心地正直，信念很強。被加上「賣國賊」的污名，還是一心一意地去幹反戰運動，這也是因爲信念強的緣故。」

距今十年前，一九三四年秋，鹿地被保釋出獄後，混進了到各地方做打武戲的遠山滿劇團，擔任編劇助手。該劇團後來爲來一下「日支親善」，決定到中國去，一九三六年一月，從神戶坐船到上海。鹿地的目的本來就是到中國來，因此到中國後，脫離了劇團，留在上海。劇團則從上海到青島，繼續跑碼頭在日僑頭上括錢去了。

中日事變發生後半年，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都新聞」登出了一則上海特電，用大標題寫着：「在時代重壓下呻吟的叛逆行爲，赤色旗手鹿地耳夫婦，」接着下文是：「日本國內左翼文化運動大受彈壓之後，杉木良吉，岡田嘉子兩人潛入俄境，此事以屬微妙思想傾向，在上海方面亦引起國際人士之興趣。正當此時，我國左翼運動之旗手，担任納普書記一職，在赤色戰線上活動之鹿地耳，（又名瀬口實三十六歲），頃又偕其愛妻池田幸子（本名沼田力彌），脫出上海日本官憲之監視，突然潛匿無蹤，兩人已入俄一事，殆已確實。」這個新聞恰在岡田嘉子，杉木良吉兩人的「赤色越境」事件後，曾經哄動一時。

#### 聲明轉向從輕發落

鹿地耳，亦即瀬口實，一九〇三年生於大分縣，與周佛海等畢業於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一九二七年三月入東京帝國大學部專攻日本國學，但他却加入「新入會」，研究社會科學，畢業後，先加入日本無產階級藝術聯盟，再到納普，担任書記知道一個重要地位，兼任機關雜誌「納普」的總編輯。一九三三年三月，終受作家同盟分子小林多喜二的勸誘，加入共產黨，做了「科普」的書記局員，兼任組織部長，甚爲活動。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三日，因再建共產黨事件被檢舉。後來不久即聲明轉向轉向，乃得於同年十月四日被保釋，宣判徒刑二年，緩刑五年，從輕發落。

## 從法租界潛逃無蹤

鹿地既到上海，便和魯迅結交，從其翻譯魯迅全集，一方面會見中國的人民陳淺派巨頭，將會見記事投給抗日雜誌。八月十三日星期五，七·七事變的烽火飛到上海，他覺身邊危險，從法租界潛逃無蹤。一方面日本東京的警視廳，八月十八日檢舉鹿地的友人左翼批評家矢崎彈偵訊的結果，得知矢崎六月二日在滬時，曾因鹿地的介紹與抗日人民陳線派取得聯絡，乃立即令飭上海日本領事館警察逮捕。但那時鹿地已經跑到廣東，在「救亡日報」上發表「現實的正義」一文，該報寫了介紹文說：「鹿地瓦是日本普羅文化聯盟的書記，服滿三年刑期來華，在上海，青島方面活動，一月前來此間，這篇文章是日本文藝作家對中國民衆所發的正義的第一聲。」當時日本的報紙却罵他：「鹿地於去年年尾覺知我當局將加逮捕，復潛匿無蹤，一時傳已入俄，實則輾轉中國各地，終因無以生活，作賣國行動。」三月廿九日，全國文藝家抗敵協會在淪陷前的漢口舉行成立大會時，鹿地曾出席演講反對日本侵略戰爭，大博采聲。當時日本報紙這樣說：

「今日上海報紙報導一殆難置信之事實，謂漢口尚留有日人兩名，一男一女。據該報導，全國文藝家抗敵協會在漢口舉成立大會時，日本作家鹿地瓦曾做多數中國人出席演說，按鹿地之奇怪行動背後，常隨一女性名池田幸子」。

四月五日合衆社電又傳出這樣的消息：

日本左翼左家鹿地亘，日前突然出現於漢口，出席全國文藝家抗敵大會作反日演說，五日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企畫委員。日人被任命為抗日國民政府之一員，亦屬空前，哄動一時。

鹿地因郭沫若的推薦就任該職。所謂始終跟着他的女性池田幸子，生於青島，切為基督徒，從事社會運動，後在上海前進一步，轉為左翼女鬥士，跟着丈夫鹿地從廣東到漢口，再到重慶。她在日本時，曾一度和河野櫻（音樂同盟員）同居，後告別離。

### 「聲彈」紊亂軍紀

他曾經在上海、廣東、漢口、延安各處抗日報紙發表反戰文章，攻擊「祖國日本」。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華美日報」發表一篇「日本的後方」，嘲笑日本軍閥的侵略行為說：「日本貴冑兩院議員以慰問皇軍的名義到中國來了。其實他們都是來的遊山玩水，或者為確保選舉地盤而來的，同時社會大眾黨的詭辯行為，值得輕蔑。我心中本來懷疑日本的後方情形，現在知道我的認識沒有錯誤。所謂這次中日事變是走向東洋和平之路，十分可笑。」

一九四〇年秋，宜昌前線日方逃兵發出，攪亂了「嚴正的軍紀」。漢口方面軍司令官蘭部中將下令嚴懲這些叛兵。原來每晚上有中國方面的「聲彈」向日方戰壕發射而來，終於使得這些日兵

發生了共鳴。『日本的兵士們，你們爲誰而戰呢？爲了毒藥軍洋的和平，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沒有意義的戰爭，應該趕快停止。日本的兵士們，放下武器回故鄉去吧！』中國陣線上的麥克風送出了這幾句日本話。這個宣傳隊的指導人便是鹿地。他又擔任日俘的再教育，從七·七事變到太平洋戰爭，一直爲了反戰和反法西斯，南奔北走。

和鹿地一起在重慶爲反帝國主義而奮鬥的日本人，還有青山和夫。他本名黑田善次，先做公司裏的茶房，十六歲時到工廠做工，一方面日夜學拼命讀書。一九三三年五月，加入日本戰鬥的無神論者同盟，歷任中央委員，調查部長，及煽動宣傳部長，後因同情共產黨事件，一九三四年被處徒刑二年，緩刑四年。嗣後企圖加入中國的人民陣線，偕同友人田中忠夫潛入上海，事變爆發後，從事反戰，反法西斯，及反日宣傳，曾經經由越南到過美國，後來又回到中國，今春三月重回變了相貌的日本。鹿地耳也跟着回國了。

## 6. 靦性的中野重治

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陷落」，日本國內情緒鼎沸的時候，普羅作家中野重治正在東京市千駄谷社會局分室做臨時雇員，月薪一元六角。讀實新聞曾說：『中日事變發生後，一羣左翼急進作家，不再能維持寫稿生活，爲生活所迫，不得不拋棄一向倚爲生命的筆桿，爲開闢「新的糧道」，正感深

刻的翻身之苦」。當時中野表白心境說：「人不能不吃飯活下去。我想只要是職業，甚麼職業都行，爲此拼命活動過。這是生平第一次就職運動。爲了吃飯，既要借錢，老婆（新協劇團演員原泉子）又生肺炎，臥床不起。幸賴飯田橋職業介紹所的介紹，好容易才到這裏來。現在担任失業救濟資料的翻譯工作」。無產階級文化運動者一個個給時代的波浪推倒下去，在這些人中，中野確實表現了他的堅強的韌性。他和林房雄的「走柵子式」的作風，恰成對比。

他在一九〇三年一月生於福井縣，在東京帝大德文科時，即開始研究「文學的階級性」，當時詩人中野在「戰旗」上甚爲活躍。他說：「普通的人吃了年糕就添歲，但作家光吃年糕是不會添歲的。作家一定要寫。更不行的是沒有無產階級的生活經驗。因爲沒有大而厚的生活背景，所以寫出來的東西低低地喘着氣。如果是小說的話，用頭腦寫也能多少關關八，但詩絕對不允許用頭腦寫來騙人。我的小說等便是這類壞方面的樣本。」他以知識分子的立場，這樣批評自己。中野既堅韌地突破了暴風雨時代，現在又在共產黨的機關雜誌「赤旗」的突擊欄內，沸騰着往昔的熱情。

### 三 無產階級戲劇同盟的後台

#### 1. 可愛的老人秋田雨雀

可愛的抒情詩人

一九三三年六月六日，適逢秋田雨雀五十壽辰，長谷川如是閑、小川未明、中村實藏、本間久雄、井上正夫、喜多村謙郎、土方與志、楠山正雄等左右劇人、文人、畫人、思想家、社會運動家等，爲他舉行慶祝會，參加的人尚有長谷川時雨、小寺菊子、神遊市子、宮本一枝、水谷八重子、生田花世、原京子、峯吟子、關鑑子、及川道子等著名女性，其盛況爲最近文壇所罕見。此項表示雨雀爲人多才多藝，他是話劇作家，又是詩人，又是世界語學者，又是左翼思想家。在慶祝會中，他說：『謝謝各位朋友爲我奔走。各位慶祝我的五十壽辰，我甚是感戴被人看做老人，好生難過。但既然孫子也有了，應該被人看做老人吧。』他是肉髮童顏，而充滿了快樂。但快樂不到幾時，八月二十二日他就被檢舉了。九月十三日，東京朝日新聞說，他已經轉向了。據該報記載：『秋田被檢舉後，聲明自己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急進自由主義者，但被指摘他曾介紹同情共產黨者三人等事實後，終於清算一切，立誓與運動斷絕關係。』九月十四日午後一時，秋田被釋放，離開二十四天的拘留所生活，由愛女千代子（後嫁與詩人土田進）接回自己家裏。他被釋放後說：『人家說我轉向了。我自己並不認爲是轉向。我所寫的記錄和聲明書，不過是批評自己，也許內容被誤傳。我和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新興教育，無產階級世界語同盟等有關係，他們認爲這些關係是受共產黨的指令而活動的外圍團體，其實像我這樣無力的文化人，是不能參加共產黨那樣一個政治組織的。所以像我這樣可憐的文化人，無所謂轉向不轉向。』他在拘留所又作詩兩首：

是非總有明白的一天啊，蟬時雨。（八月三十一日作）

柏樹葉的影子雖然靜靜地移動着

今天也不能走出四方的牆壁。（九月十日作）

雨雀是筆名，本名德三，一八八三年二月生於青森縣。他說：「細雨濛濛時，時常看見麻雀兒在枝上哆嗦，因以爲號。」這也足以窺見他的性格。長田秀雄曾說：「秋田是天生的抒情詩人。他不是灑視人生的真相，加以峻嚴的批判，而是從人生的裏面抽出可愛的旋律；他的藝術傾向，從初期便是如此。秋田以無產階級的意識寫的戲劇，也不是這樣的抒情詩嗎？複雜醜怪的生活上的嚴峻的事實，一旦跑上秋田的嘴唇，便會成爲有着可憐的旋律的靈魂的歌。」數語道破了雨雀的本性。

### 到莫斯科去

雨雀在一九〇七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英文學系，二十五歲時就有志於創造新劇，參加島村抱月、松井須磨子、澤田正二郎等的劇團「藝術座」發起了新式的話劇。他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松井須磨子這個女性，是完全沒有受過社會訓練的女性。她的表現力雖然很強，但脾氣固執，像原始人一樣，每一件事情都跟年輕的男女演員爭執。一九一四年，排演託爾斯泰的「復活」時，「藝術座」內部發生事變。原來松井須磨子和澤田正二郎發生衝突，澤田和四五個男女演員一起脫離了「藝術座」。我因爲支持澤田的



主張，和他們一起退出了「藝術座」。我與島村抱月有師生關係，而且沒有對他失去信仰，但因為對須磨子的爲人發生反感，所以決心退出了。澤田這個演員，表現力之強，近乎病態。他的性格和須磨子相像。這個同樣表現力強的人，沒有受到一點社會訓練，確在一塊兒工作。兩人之間如果沒有鬥爭，那才奇怪呢。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他出發到莫斯科去趕上那裏的戲劇季節，臨行前說：「莫斯科有前些時到日本來過的普雷，阿爾金，皮利尼雅克等相識的人，對外交化聯絡會的卡美涅甫夫人也預備爲我幹。我的工作，是儘可能到各地演講，介紹日本無產階級文藝如何產生，同時去研究那裏的文藝和戲劇。」他留蘇聯七個月，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回日，發表留蘇印象說：「在莫斯科所不能忘記的一個印象，是蘇聯女人的美麗的笑聲，實在是女人應有的明朗的笑聲。她們的工作時間是七小時制，最低工資三元，而且能够自由欣賞戲劇和音樂，因此在生活上，精神上都綽有餘裕，不知不覺之間變爲明朗的笑聲。教育的普及，也很驚人，文盲大爲減少，勞工和農民也一刻不放棄書本。初等教育的徹底，尤令人驚異，現在的青少年長大成人的時候，必將成爲了不得的國家。在那邊適逢五月一日的勞動節，和日本那樣要打架似的情形不同，八十餘萬勞工，遊行整個莫斯科，秩序井然，到底不愧爲勞動王國……」。歸國後不久，他就被推爲「國際文化研究所」所長，加入「納普」陣營，參加「日本戰鬥的無神論者同盟」，又發起「蘇聯之友會」，站在普羅文化陣線上活動。不料一九三四年七月

二日，東京朝日新聞登載了這樣的消息：『檢察當局偵訊蘇聯之友會書記局負責人日本共產黨員加藤正的結果，偵知蘇聯之友會創辦人秋田雨雀於一九二七年赴蘇之際，曾受蘇聯對外交化聯絡協會卡美涅甫夫人之重要使命，回國活動。警視廳外車局乃於二十九，三十兩日傳訊秋田，嚴加偵訊結果，將秋田入蘇時與重要人物折衝之一切事實，錄取口供，即將與其他材料一併送交內務，外務兩省，決對蘇聯駐日大使館員援助日本國內共產主義運動之行為，提出嚴重抗議。』警察當局企圖翻出七年前舊案，弄成一個問題。

## 最後的熱情

秋田的愛女子嫁與上田進養一女後，不久即去世，秋田悲痛已極，一九四一年春又失去了伴他三十九年的夫人。他將老年人的熱情傾注在「新協劇團」上，但當局彈壓人民陣線的結果，壓迫之手又伸到這個劇團，雨雀無罪而被投入拘留所，達三個月之久。塞班島被美國攻占前，他拉了愛孫的手離開所愛的東京，疏散到青森郊外。停戰後，在新城村創辦「社會政治學校」，爲了建設新日本的思想教育，燃燒着最後的熱情。

## 2. 『紅色伯爵』土方與志

築地小劇場的誕生

「午飯吃過了沒有？」——這是土方與志（四八歲）離開飯齋後對家人所說的第一句話。他的長男敬太默默無語。夫人梅子回答他說：「還沒有呢。」與志說：「還沒有吃嗎。我倒因為叫我吃了出去，所以剛才在裡面吃過了。」他說着，明朗地笑起來。薄田研三在傍邊眨着眼睛。這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正午，因麥帥總部下令釋放政治犯而發生的一幕。

土方與志，一名久敬，一八九八年四月生於赤坂表町，是土方久元伯爵的嫡孫，一九一七年時有志於演戲的研究，先從岸田辰彌學演戲的ABC，繼從上山草人學習實演，與村田實一起工作，也和劇團「朋友座」發生關係。從這時起，從山田耕<sub>田</sub>學會了許多東西，一方面為舞台裝置及照明實驗，專心製作模塑舞台，一九一九年入東京帝國大學國文科，一九二二年二月起，因山田耕作的介紹，師事小山內薫，担任演出助手，實際從事舞台裝置，照明等。後來東京帝大內成立戲劇研究會，大學內盛行戲劇運動，他也加入其中，與北村喜八等一起工作。一九三二年，他二十五歲時，赴歐研究演出及演員的訓練，預備留學十年。他在柏林跟卡爾·海涅學習，又到巴黎，倫敦，斯堪的納維亞等處作實習旅行。一九三三年九月，聞東京一帶發生大地震，便匆忙經由西伯利亞回國，途經莫斯科，僅僅滯留了幾天，但對莫斯科的戲劇，已經發生很大的興趣。回國一看，他的家境俸未幾變難，他便假定他的私財已經蕩然，再加上留學歐洲十年的預算中所餘八年間的費用，決心在化為焦土的東京造一所小劇場，將此意告訴給小山內薫。小山當時因失望於戲劇界的內循姑息，與所有演劇家斷絕關係，

閉居大阪。他聽到土方的建議，大為贊成。他們一致認為話劇必須從商品化，以及姑息的功利主義，走到積極的實際社會，要從模倣走到創造，從徘徊走到進步，從形式走到內容，它本身要發揮多方面的獨白性。他們立刻着手籌備，「築地小劇場」便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三日開幕，第一次劇是戈林的「海戰」。

### 新築地劇團的宣言

築地小劇場當時擁有後來在中國戰死的友田恭助、在廣島被原子彈炸死的丸山定夫、田村秋子、山本安英、薄田研二等名演員，演出，演技，舞臺裝置等，都有劃時代的性質，做到了所謂進步的小資產階級演戲的任務。但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小山內薫死後，劇場內部各種思想傾向之間發生了鬥爭，翌年三月終於分裂為「劇團築地小劇場」和「新築地劇場」。先是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無產階級藝術聯盟和前衛藝術家同盟合併成舊劇時，前者所屬「無產階級劇場」和後者所屬「前衛劇場」也合併為一，由織原惟人命名為「東京左翼劇場」，村田知義任執行委員長，中村榮三即今村重雄任書記長，分裂了的劇團築地小劇場和新築地劇團都受這個左翼劇體的指撥而左翼化了。可是前者「自始在其指導理論中含有許多騎牆主義的態度，和醜惡的獨善主義」，一九三〇年五月化為「可稱為敗北主義者之巢穴的反動劇團」，彼此竟賣身給「松竹劇場」但不久便解散了。一方面新築地劇團的領導人主

方與志却發表了宣言說：「演戲是一個行動意志。如果一個劇團包含許多相反的思想與理論，其行動當然難免陷於混亂，既無定見，又無方向，又不統一。築地小劇場在過去四年半的過程中，隨社會情形必然地孕育了許多矛盾，包含了不相容的分子。我們於此痛感必須和劇團部員分袂，批評過去的行動，而在一個明確的意志之下踏出新的步伐。我們現在在「新築地劇團」之名下結合起來，想和普天下的戲劇觀衆相見。我們回頭看戲劇運動的大勢，現在雖然顯然存在着新興的氣運，但舉世滔滔，仍然趨向反動。有的借保存國粹之名，歌頌着完全和時代倒行的古典戲劇，有的口中提倡新劇，而其實則沈浸於時代錯誤的藝術至上主義，有的電影歌劇等却盲目地採取了頹廢的傾向；戲劇現在瀕於行將從時代的進展而倒退的危機。此時我們必須在現有社會制度所許的範圍內，盡力將戲劇和時代精神連結起來，不使劇場成爲反動化的手段，也不使爲有限的知識階級所占據，而使它成爲一般新興大眾的最快活最有意義的集會所。這就是我們的意志與目的。」

### 戲劇節事件

「新築地劇團」像這樣左傾起來，一九三二年三月加入了「無產階級戲劇同盟」，「戲劇同盟」則於同年四月加入了「國際勞動者戲劇同盟」(I A T B)——後改稱「國際革命戲劇同盟」。土方與志等二十五人因I A T B第二次世界大會及戲劇節將從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起在莫斯科舉行，向

當局申請護照，但被拒絕。I A T B 後來因日本代表不能參加，兼因美法準備不及，決定將戲劇節延期到翌年五月舉行，並通知日本方面由左翼劇場，新築地，前衛座三劇團中選送一個來參加，同時送包括土方與志，關鑑子，杉本良吉等在內的五名代表來參加質疑會議。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土方家裡正在協議派遣人員赴蘇參加戲劇節問題時，土方夫婦，中條百合子等十數人突然被捕。一九三三年四月，當局發給土方出國護照，但以妻子陪同前往，和不入蘇聯及德國為條件。四月七日，土方帶了夫人梅子，長男敬太，二男與平帶出國到法國去。

「國際革命戲劇同盟」及戲劇節，五月二十四日始在莫斯科舉行，日本劇團終於未能參加，但當時在莫斯科的佐野碩（當時廿九歲）却領導莫斯科勞動青年劇場人員，上演了村山知義作的「志村又江」。佐野碩是佐野醫院院長佐野彪太博士的長男，佐野學的怪子。他在東京帝國大學時，就和左翼劇團發生關係。一九三二年五月，他也以不入蘇聯為條件，拿了護照到美國去研究戲劇電影，其後消息杳然。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七日，即蘇聯革命紀念日那天，他密秘從德國入蘇，就任了「革命戲劇同盟」的機關報的編輯。一方面，土方與志也連禁經由德國入蘇，以日本代表資格出席了「革命戲劇同盟」的世界大會。

一九三四年五月，因共產黨私刑事件的檢舉，警視廳得知土方曾由出洋旅費中提出六千圓給共產黨，大為震怒。八月三十日，東京日日新聞又登出了莫斯科特電：「土方與志，即土方久敬伯爵，二十八日出席業已舉行數日之蘇聯作家大會，以日僭大發議論，由無產階級一流作家法狄斯担任翻譯，

大博喝采……。」九月三日外務省接到了駐蘇大使太田的電報：「土方伯爵曾作激烈演說。」宮內省大爲震驚，不能再默爾而息，終於在二十日決定剝奪了土方的爵位。

### 和薄田研二的因緣

原來土方與志的祖父是做過宮內大臣的土方久元伯爵。當維新的風雲緊張時，土佐藩有一個士人的兒子叫土方楠左衛門，正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不耐困守家園，總想到江戶（東京的舊名）去有所作爲，但因爲自己是長男，負有傳宗接代的責任，不好隨便出門，因此忿忿地討了一個老婆，養了一個男孩子，便走出土佐了。這個男孩子便是土方久明伯爵，土方與志的父親。話說那個楠左衛門到了京都，得到明治維新的功臣三條實美公府的知遇，後來步步高昇，從農商務大臣做到宮內大臣。明治維新尚未成功之前，三條實美公府有一次尖勢，落難在外，生了肺病，要吃畜牲的肉來療養，楠左衛門便在樹林裡煮肉給他吃。有一個司祭的女兒見他誠實，大爲感動。兩人之間據說發生了戀愛。但這段插話並不就此了結。這個楠左衛門的孫子就是土方與志，而這位司祭的女兒的孫子呢？原來就是日本戲劇界鼎鼎大名的演員薄田研二，本名高山德右衛門。與志之父久明伯爵，曾經跟陸軍大臣大山巖到德國去，從陸軍幼年學校進軍官學校，在德軍中任砲兵少尉，一八九三年回國任砲兵上尉，參加甲午之戰。一九〇三年俄國皇族菲利爾訪日時，他因穿錯了歡迎服裝，引以爲恥，用手鎗自殺了。

## 老母到巴黎去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土方與志的六十二歲老母，因掛念「在巴黎生着肺病的愛子」，不遠千里到法國去。她在巴黎竟到了兒子，但未能說服他回國，只得又獨自寂寞地回到日本。但她知道了外間所傳與志病況沉重，在莫斯科被監禁，因血脈的清黨運動逃出蘇聯等事情，都是謠言，也算得到了一點安慰。與志非但沒有甚麼病，反而靈氣軒昂，他和佐野碩說：「我們的信念沒有變。我們現在不打算回國，希望在海外一面研究戲劇，一面為日本國民繼續文化活動。對日本國民之愛，並沒有改變，但不能贊成不代表民意的政治。」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六日，巴黎將被德軍攻陷前，與志避難到波爾多，再到俄特，薩福亞的鄉下，種種來，夫人做裁縫師。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乘船回國，七月五日船一到橫濱，他就被捕，繫獄四年有餘。出獄後他說：

「我現在甚麼也不知道。不過我可以這樣明白地說，從明治，大正，到昭和時代，日本的戲劇界一直在苦難之中，現在為創造新的自由的日本文化而從事有意義的活動的時期來臨了。現在我們希望打破過去這個社會常有的分派的繁苛，放棄前嫌，互相協力。戰時許多優秀的劇人都不能活動，不但話劇是這樣，據說連傳統的歌舞伎也受了很大的壓迫和拘束，喪失了固有的高尚的藝術生命。現在既揭起了民主主義的旗幟，得到了可以真正活動的機會，可以說再好沒有。……我深望日本戲劇界的優



秀人材佐野碩，杉本良吉兩人早日回國，開始活潑的戲劇運動。

這位日本戲劇運動的老將，終於技癢起來，今年二月就領導「東京藝術劇場」演出了「玩偶家庭」。

### 3. 多才多藝的村山知義

#### 繪畫、小說和戲劇

有一次，村山知義爲自己辯白說：「現在雖然已經不是共產主義，但還可以說是社會主義」。永井清藏就挖苦他說：「如果社會主義也不行的話，便可以說是自由主義，這不行的話，便說是進步主義，再不行的話，便說是反資本主義，這樣一步一步退下去。」但他却不能像林房雄那樣勇敢地回答：「你們從頭既不是左，也不是右，不過是個想轉向也無從轉向的溫香水。」他在一九〇一年生於東京，是道地的東京人。他的父親是醫院的院長，在他九歲時就因肺病去世。母親是信仰心極強的基督教徒，送他上禮拜學校。但他的基督教是通過內村鑑三的。他自己說：「這幫我養成了極端憎恨及反抗封建的東西，戴假面具的東西，以及壓迫人的東西之心。」他從開成中學進第一高等學校文科，再入東京帝國大學宗敎哲學科，但他那時陷於厭世思想，不大去上課，後來跑到德國去了。一九二二年，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德國正是表現派的全盛時代，他同情這一派的虛無的主張，學了繪畫，滿二年後回

國，組織了一個造型美術學團體，這個團體在一九二四年就解散了。一九二五年寫了一篇小說叫「關於兵」，從此寫小說，寫劇本，同年十二月給築地小劇場做了凱索爾的劇本「從早到晚」的佈景，從此又給戲劇迷住了。

### 從「心座」到新協劇團

翌年，他和河原崎長十郎發起組織「心座」劇團，一九二七年九月，因思想上發生對立，策因藤間春江的加盟問題，脫離了「心座」。他那時清算了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換上共產主義思想，成為「文戰」的同人，又加入「前衛座」，繼因「勞農藝術家聯盟」淪為社會民主主義，另組「前衛藝術家同盟」，組織「前衛劇場」，一九二八年四月和「無階級劇場」合併成「東京左翼劇場」，就任執行委員長。一九三〇年五月「納普」要人被「網打盡」，他也被捕。一九三四年三月，東京控訴院判他徒刑三年，執行猶豫三年。他被許轉向，第一審的徒刑三年也減輕了。這時他為轉向，心中不安，因此曾說：「雖然不是共產主義，但是社會主義。」同年九月，他發表了這樣的主張：

「話劇的存在價值，在於利達進步的，有藝術良心的，不追隨觀眾的，而且演出上有統一的戲劇。現在的情形是，劇團絃外，互相使劇團的經濟條件陷於不利，結果難免迎合觀眾，墮落為卑俗的戲劇，情勢不利而混亂，連無階級戲劇同盟也解散了。這種情形，使話劇工作者昧了良心，可能變成

反動戲劇的工作者。戲劇陷於不統一，這是必然的結果，話劇之所以爲話劇的存在理由，將要完全喪失。爲挽救這個危機，使之再轉向發展的一條路，只有一個具體的辦法，那就是把目的，形式等並無多大差別的話劇團體溶化成一體。這是大同團結問題的第一個階段。經他這樣熱心提倡的結果，成立了「新協劇團」。

新協劇團又和「日本樂團協會」（山田耕作等），「東京少年劇團」（八田元夫等），「東京覺醒隊」（島公靖等），「喜劇團」，「三一劇團」等合併成「日本新演劇協會」，該協會又因岸田國士從中努力，合併了「創作座」（伊藤基彥等）和「築地座」（友田恭助等），發展爲「日本新劇俱樂部」。不過話劇界的合併統一問題，沒有像他的理論那樣順利進行，結果是失敗了。

### 日本話劇的復興

戰後，他又領導了「新協劇團」，二月間在「邦樂座」踏出了復興話劇的第一步。他認爲「現在的年輕人差不多不曉得最近二十年間的新戲劇運動」，以此爲前提，他主張：

「一，話劇必須循歷史的正確發展路線，從現實的底層找出真實，而在藝術上使之形象化。換言之，話劇必須是真正民主主義的戲劇。因此話劇和那完成於閉關自守封建制度時代，已經沒有能力使目前的現實藝術化的歌舞伎完全不同。話劇又和新派戲（文明戲）完全不同，後者的誕生，固然爲明

治二十年代（一八八七年）自由民權主義思潮所刺激，但是隨資本家階級的勃興而勃興，隨其頹廢而頹廢，現在包含着大量封建的渣滓，墮落為資本家的，小市民的世故人情戲。

二、話劇是在藝術上有良心的，演出上有統一的綜合藝術。話劇是被綜合起來，被溶合起來，被統一起來，而被完成的戲劇，是一種確固的藝術。是劇本和演技由演出統一起來，舞台裝置，服裝，照明，聲音效果，舞蹈的要素，音樂的要素等被綜合起來的藝術。所以話劇決不可以像過去的演戲和現在的電影一樣，採取明星制度。不錯，戲劇的欣賞，以及戲劇發出的吸引力之中，是含有相當的感覺的要素。一方面因為時常出現於舞台，將劇本表現給觀眾的是演員，所以一般觀眾的注意可能集中在演員身上，越是低級的觀眾，注意演員的程度越深。不過我們不能因此就以演員為中心計劃演戲，或組織劇團，這是去迎合觀眾的低級趣味和感覺，有墮落的危險。

三、話劇必須反抗商業主義的戲劇。所謂商業主義的戲劇，是把戲劇當做商品，想拿商業資本來賺取的東西。這種戲劇是要成為歪曲，墮落的藝術，無論在裡面的藝術家怎樣掙扎，也無法避免。特別有不得已的時候，話劇可能小心翼翼的利用商業資本，不過如果長此下去，話劇一定會在商業資本之下窒息而死。因此話劇必須成為獲得了獨立經營的獨立劇團。

四、話劇必須不斷地向正確的方向前進。現實是不停的前進。藝術爬上了一座山峯，如果就此停止下去，立刻要僵硬起來，腐敗下去。話劇因此必須不斷地用雪亮的眼眸，從現實的泉源中汲出新

的東西，把它堆積在過去的財產上面，繼續向前進。

五，話劇是勤勞大眾的東西，是爲建築燦爛的民主社會而工作的大眾的東西。話劇決不屬於粗雜掉過去的體制，或企圖從歷史演進的路徑逃避的人。但這決不是說話劇現在可以不辭迎合低級趣味和教養，立刻召集大量蕪雜的觀衆。我們，須靠真正藝術性話劇的真實，美，和吸引力去爭取大眾。『他每天在報紙上發表對於話劇的意見，主張根據上述五個指標，辨別真假話劇，而和真正的話劇一起共榮、上進、學習、鬥爭，而向明朗的將來前進。總之，他會畫，會寫小說，會寫劇本，導演是拿手好戲，現在可真是發揮本領的時候來了。』

#### 4. 庫頁島國境之謎・杉本良吉

多情多恨的岡田嘉子

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東京各報用大標題登出了這樣的消息：『密藏居三十一日，文明戲井上正夫劇團所屬女演員岡田嘉子（三十八歲），偕其年輕愛人新協劇團導演杉本良吉（一名吉田好正，三十二歲）來庫頁島，投宿敦香町山形屋旅館，允其遊覽結冰之幌內川以及主人部落，飽嘗冰天雪地之庫頁島情調，二日，購買慰問袋等物，告旅舍中人謂將去慰問守備國境線警官隊，並交黑皮包及現款三十圓與旅館，代爲保管，午前十時雇汽車前往國境，經由保惠，行抵半田澤警察派出所慰問後

，復向五十度線前進，即消息杳然，不知所之。迄四日，既未返抵敦倉，亦未經由半田澤南下，或係在雪中迷失道路，亦有越入蘇境可能。『這種新聞登出後，曾經哄動一時，有人以為他倆在旅行中阻難，有人以為他倆踏入冰天雪地中殉情，有人以為他倆有計劃地越入蘇境，衆說紛紛，莫衷一是。嘉子的前天竹內良一五日夜發表了這樣的意見：『從嘉子的平時性格來講，很難相信她因思想開闢而到蘇聯去。也不能相信她因生活逼迫而自殺或殉情。說到她和杉本的戀愛問題，還得說到我和她的離婚。我們的離婚，並沒有多大原因，不過說好暫時分居一下，有甚麼困難，互相還得幫忙。就這樣分別後，一直拖到現在。所以她真是決心要死的話，我想一定會寫封信來，暗示一下。關於她對演戲的不滿和煩惱，確是很大的。還有，她與前夫山田隆彌（舞台協會會員）之間生有一子，今年十六歲，在戶口上報做她的弟弟。這個兒子後來懂事之後，知道了他們的真關係，就此變成不良少年，內心感覺孤獨煩惱，去年十月就失蹤了。原良一為她的父親住過的地方，對她是很可懷念的地方，以前也時常到那邊去，這次大概也是爲了這個關係去的。我不相信她是有計劃到蘇聯。』這位竹內良一，原名外松良一，是外松繩太郎男爵的嫡子，在京都一日活電影公司攝影場拍攝『茶花女』的時候，和嘉子發生了戀愛，後來被他的父親罵爲不肖子，不得承繼家業。山田隆彌是在他的以前的丈夫。她的愛人如此之多，可謂多情多恨了。

## 警察的判斷

東京警察當局經調查的結果，判斷杉木、岡田兩人是有計劃越境到蘇領的。當時內務省警保局發表了這樣的見解：「岡田嘉子，思想上沒有並察問題。杉木曾經加入無產階級戲劇同盟，轉向過好幾次，所以這次越境事件，一定是杉木的主意。問題在杉木的人蘇，是否與第三國際有關係，或者是以杉木個人的關係，和留蘇某人取得了聯絡。杉木和第三國際，不致於有關係，只能認為是他個人的關係。可憐的是岡田嘉子。杉木很久以前就開始研究人蘇的方法，他和嘉子的結合，是走近國境附近的掩護，他對嘉子的戀愛，大半是假的。」

杉木在早稻田大學俄文系時，就對戲劇發生了興趣，師事土方與志，中途退出大學，做了前衛座和左翼劇場的演員兼導演，一九三一年左右起開始左傾，同年底納普解散時，在橋浦泰雄之下任中央協議會書記長，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終於被捕，三四年二月起訴，三六年二月判處徒刑二年（五年間執行猶豫）。判刑的理由是他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下旬，受共產黨員生江健次的勸誘，加入該黨，與生江、村山知義等在戲劇同盟內確立黨的細胞會議，將今村重雄、春野武雄、木田延三郎、小野宮吉等人相繼奪取為細胞會會員，每週舉行一次小組會議，在戲劇同盟內組成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小組。此外又牽涉組織可普門爭案，解散納普確立藝術家協議會案，召開戲劇同盟第四屆會議案。被告又於一九三三年三月，村山、生江、小野等被檢舉後，與木田延三郎、今村等，一九三三年二月木田被檢舉後與今村、川崎美好等送在牛込區神樂坂附近街上及其他地方舉行細胞會議，協議對當局之檢舉可普及戲

劇同盟實行反鬥爭，以及五一勞動節鬥爭，公審鬥爭，戲劇同盟第二次擴大中央執行委員會對策及其活動方針等。

再說到杉木、岡田兩人，夏天傳來消息，說他倆在牛田澤國境附近被蘇聯警備所扣留，其後被送到庫頁島北部的重力山大羅夫斯克，受祕密警察查問，再從尼古拉耶夫斯克送到伯力，杉木就在這裡從軍翻譯日本的新聞雜誌，岡田則到伯力南方約四十公里的農斯卡雅，先在共產學校初級班受了三個月教育後，到諾福基輔斯克當了共產學校的日語教師。

### 原來的愛人杉山智惠子

杉木本來有一個愛人叫杉山智惠子。他聽了杉山入蘇的消息，說：「衷心相信，衷心相愛的丈夫，丟了我跑到庫頁島的國境那邊去了。我等了很久的病，哭也不能哭。世上的傳聞，我也聽得到。我不來決心不說話，現在倒覺得應該把事實告訴給大家。」這樣開頭，說出了杉木臨行前的心境：

「我很知道良吉很久想到蘇聯去，所以我覺得能夠了解這次事情。我和良吉最初認識，是在蘇聯人員利科夫的家裡。那時貝利科夫在東京，他的小姐利沙，是我的朋友。就是她給我們介紹的。我永遠記得良吉穿了白色的俄國衣裳，用流利的俄語和她的父親談着話的樣子。那時，良吉是前衛黨的團員，是早稻田大學俄文科的學生。我在青年會學打字。四年後，我倆結婚了。結婚後經過半年，就



是，一九三二年三月，我們背後衝來了洶湧的時代浪潮。良吉預先知道文化團體就要被檢舉，和他的同志連忙鑽到地下去了。我每天看報，總是擔心他有沒有被捕。我就在那年秋天生了肺病。……良吉被捕後半年，我的經濟情況，已經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那時我進了一所療養所。小野宮吉夫人關鑑子幫了我很大的忙。兩年後，良吉被保釋出獄。那時我還在療養所，良吉幫了母親來看我。……後來，我的身體已經恢復到可以去短時間的戲了。二十六日那天，他帶我到第一劇場看戲。每年年底到正月裡，良吉總是要去旅行的。那天晚上就預定出發。在劇場分別的時候，我問他：「寫信給我嗎？」他回答：「這次不寫，不過你別擔心。」我以為他和以前一樣是到信州去的，因此沒有發生懷疑，就此分別了。第二天，我以為他已經走了，不料四點鐘又來了。那時母親剛出去，我一個人在看書。良吉說：「嘴乾了。」我便拿葡萄酒用水沖給他。我從廚房裡出來，只見他定着眼睛看我，我覺得有點不對。他說：「你等我回來，別怪我自作主張。」我覺得這句話不對，但我生性不高興多問，所以沒響。他那時已經決定要走了，但很鎮定；他關心我臉上發燒，叫我當心身體。出去時，我送到大門口，良吉在轉角回過頭來，微笑着走了。這就是我倆的最後。……十二月十五日，一大羣人被捕時，他臉上很不快活。他好幾次對我說，如果我被捕了，你就這樣好了。去年秋天，他說以後事情更難了，臉上很不快活的樣子。尤其對以新協劇團為中心的日本的健全的話劇運動的前途深表憂慮。

一方面，新協劇團因團員杉本良吉逃亡蘇聯，大為驚恐，用仁木羽人和村山知義的名義發表聲明，開除了杉本。該聲明說：「新協劇團早已確立方針，即循日本國家所走路線，創造最有藝術性的戲劇。這個方針早經向社會發表。正當此時，團員杉本良吉突然引起報端所載事件，劇團方面深感對不起社會。……杉本既破壞劇團的規約，使社會對劇團的方針發生懷疑，本劇團不得不斷然予以糾彈：……劇團方面深恐杉本個人的行動，使人懷疑新協的轉向是一種偽裝，並無誠意。原來新協劇團是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無階級戲劇同盟因社會情勢急變而宣告解散後，由村山知義，長田秀雄等爲中心，糾合中央劇場（左翼劇場的改稱，主持者村山知義），美術座（伊藤智子），新築地劇團之一部（細川近子、三島雅夫等），以及御橋公，小杉義男，伊達信，小澤榮等所主辦的進步劇場和自由主義劇團，於同年九月二十二日組織成立。這個新協劇團怎樣害怕被人套上紅帽子，我們可以從它的聲明看得出来。再說到杉本本人，他在一九三三年七月被捕前幾個月，曾經跑到北海道的札幌，小樽方面，得到小林多喜二的友人風間六三等的幫忙，企圖坐小汽艇潛入蘇聯，但未成功。「都新聞」說他「假裝戀愛的逃避，亡命赤色蘇聯」，這句話也許是對的。戰後，據說他已經回到庫頁島，在那裡活動，恐怕不久的將來，就會回到日本。

#### 四 勞農派的作家們

## 1. 『文戰』的統帥青野季吉

盤據雜誌「文藝戰線」，與「戰旗」針鋒相對一直和它爭論到底的勞農派作家，首推青野季吉，其餘爲金子洋文，小堀黃二，前田河廣一郎等。上面已經敘述過「勞農藝術家聯盟」由「無產階級藝術聯盟」分裂而成，「前衛藝術家同盟」又由「勞農藝術家聯盟」的退出者組成，「無產階級藝術聯盟」和「前衛藝術家同盟」合併成「納普」，由是「納普」的機關雜誌「戰旗」，和勞農藝術家同盟的「文藝戰線」對立抗爭起來。勞農派即文戰派的主張是：

「在無產階級藝術的領域內，以作戰行動打倒資產階級藝術，達成解放無產階級的目的，同時排斥極左小兒病的傾向。」

青野季吉不但是「勞藝」的主將，也是「播種者」以來的有力分子。他在一八九〇年二月四日生於富於情緒的佐渡島。佐渡中學校畢業後，在小學校供職三年，後來到東京入早稻田大學，一九一五年畢業於該校英文系。在早稻田時，和直木三十五（通俗小說家）同班，對文學發生了一點興趣。畢業後，立刻入讀實新聞，在社會部長土岐之下工作，後經大正日日新聞入國際通訊社翻譯部。當時平林初之輔，市川正二等日後階級運動的猛將都在那裡。他因此對新思想發生共鳴，打下了作爲文明批評家和文藝批評家的基礎。

說「文戰」由志野一個人撐持，並非過言。三十幾個文戰同人中，理論工作差不多完全是他一個人做的。

### 勞藝的分裂

一九三〇年六月，勞藝作家岩藤雪夫在「中央公論」三月號上發表了創作「工廠勞動者」，在改造五月號發表了「訓令工事」；原來這兩篇都是井上健次所作，井上拿給岩藤，請他批評，不料岩藤竟用自已的名字發表。這個問題發生後，平林泰子，長谷川進，今村恆夫三人對勞藝幹部金子洋文和細田民樹大表不滿，認為他們措置不善，相率退出勞藝。十一月五日，黑島傳次，今野大力，山內謙吉，宗十三郎，伊藤貞助，高次郎六人和文戰劇場人員二十四人，不滿細田的專橫態度，聯袂退出。殘留下來的前田河廣一郎、岩藤雪夫、井上健次、長島兼三郎、里村欣三、葉山嘉樹等六人對退出者的態度大為憤激，同月二十四日晚上，把黑島拉到岩藤家裡，詰問退出文戰的理由。葉山那時竟拿一口日本刀，用刀背打傷了黑島。今野，長谷川等退出者七人，聞訊趕到岩藤家裡，雙方大起格鬥。打倒文戰的一齣戲在此達到高潮。退出的第一批人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加入了納普的作家同盟。後來金子和細田又對立起來。細田民樹、細田源吉、間宮茂輔、小島島等十二人，被金子洋文等幹部派所開除。細田等因不滿勞藝的口號單一無虛政黨主義，一九三一年五月設立了政治研究所，以至被開除。細田等也加入了納

普。當時間寫作「青野季吉論」說：

「過去六年間，文戰分裂了六次。都因不滿於文戰的社會民主主義性，受不了日益加強的反動性，於是走向黨的旗下，走向國際的聯繫下……就是走向「納普」和「戲劇同盟」。文戰通過山川主義，支持着全國大衆黨。這個全國大衆黨就沒有主體，也不以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爲鬥爭目標，又不走向新的社會秩序爲其綱領，而是只謀結成反資產階級勢力（認爲爭取民主主義的鬥爭是現階段上被限定的任務）的無產政黨。支持它的唯一團體是「文戰」，這個文戰的作家能寫出戰鬥性的尖銳的作品嗎？」文戰之在日本無產階級文化運動初期所達成的功績，是誰都承認的。然而不願客觀形勢，永遠誇讚這個功績，當然受不了。「文戰」只有青野季吉一個人應該知道此事的階級罪惡。不知道那才滑稽。知道而不能有所作爲，其原因在青野割斷不了他和山川一派人的臭爛關係。山川算甚麼！爲了階級，大義滅親，在所不辭。割斷不了私人的友情關係，而空喊階級之名，不是污辱了階級鬥爭嗎？」

論青野季吉的爲人，除了一種猶豫不決的性格，以及除了嗜酒成癖以外，總可以說是一個「好人」。青野季吉待人誠懇，溫良敦厚，還有若干包容力。知識也不貧弱，理解力也有。他做人不會使對方發生厭惡之感。據我所知，青野是一個「好好先生」型的人物。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他就沒有銳利的地方。他沒有迫向對方的壓力。他作爲領導人，這裡面就有缺點。例如這次我們組成第二打倒文戰同

盟以前，我們曾經招待過吉野，把我們的主張告訴給他，但他那時猶豫不決的態度，正是一個好例。那時吉野如果割斷一切死板的關係，坦白傾聽我們的主張，決心使文戰來一個大轉變便怎樣呢！那非但吉野個人，整個文戰可免於走向反動化，沒落，以及潰滅之途。即整個文戰併入納普裡面，進一步擴大並強化日本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陣營，這不一定是不可能的。吉野在文戰內既有澈底的領導力，這事決不是一個夢。納普接受與否，姑置不論，至少能將文戰從現在急遽墮落到反動和沒落的邊緣中掙救出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納普改組爲可普勞德爲對抗社，也在一九三二年六月組成「勞農文化聯盟」，金子洋文任執行委員長，吉野，高津正道（勞農反宗教同盟），鶴田知也（勞農電影同盟），伊藤水之助（勞農文學同盟）等人任執行委員。一九三五年七月林房雄出獄後提倡所謂「獨立作家俱樂部」，吉野也是發起人之一，繼續了八面玲瓏的活動，可是法西斯的暴風雨對他那樣的「進步主義者」也伸出了彈壓之手，使他在牢獄中呻吟了八個月之久。現在他又爲推進新文化，傾注着瀟灑的熱情。

## 2. 外剛內柔的金子洋文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七日，金子洋文的一間小草房內，舉行了安慰他落選的會。原來他在家鄉秋田由無產黨推舉爲衆議院議員候選人，參加競選，無奈他的對手剛巧是農相町田忠治，文相田中隆三等

勁敵，因此雖因他的太太的關係，得到曾我遺家五九郎劇團男女演員很熱心地爲他聲援，終於名落孫山。據當時報上所登的略歷：『金子洋文本名吉太郎，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四月十四日生於秋田縣土崎港，小學畢業後上東京，當電行的徒弟，一年半後歸故鄉，畢業縣立工業學校機械科，當小學校代理教員，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十月再上東京，當日本評論社及每夕新聞社記者。目前爲文藝戰線同人，在文壇活躍。』

他在工業學校時，私淑茅原華山，爲了想寫小說，二十三歲時又到東京，跑進武者小路實篤家裡。不久，他開始寫了歌劇。他既跟澤正等人的新劇團發生關係，又寫劇本給歌舞伎和文明戲劇團。當時他說：『近來（一九二九年）的右傾傾向，是那因傳統的關係，一見很死板的資本主義劇場，大有進步的態度。這種劇場，除了原有的作者以外，也直接請新作家寫東西了。……過去那樣的戲，已經沒有力量抓住新的觀衆，這個自覺使劇場方面改變了方向。那就是爲了新的演員，需要新的劇本。』又說：『左翼新劇團爲甚麼不和全國工會聯絡，深入其中。這樣一來，經濟基礎就可穩定，從煽動宣傳的立場來講，也遠較妥當。』納普非離他的實利主義，說：『洋文這種人，那裡有一點左翼的戰鬥成分。』關於他的性格，有人說他外剛內柔，表面雖硬，裡面倒是相當妥協的。他拉着文戰走，雖然有許多人脫出了，總不失爲文戰的領袖。

## 五 女作家群像

### 1. 中條百合子

一九三三年春，藏原、大河內、窪川、小野宮吉、壺井繁治等可普的領導分子被捕，當時宮本顯治、小林多喜二兩人立刻鑽入地下，警察局抓不到宮本，便將宮本的太太可普婦女協議會議長中條百合子抓來，查問宮本本的所在和可普與共產黨的關係。特高課員中川成夫的盤問，嚴酷到極點，終於問出中條也是共產黨的同情者。後來在九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她和土方與志夫婦、橫山敏男、山本琴子、窪川稻子、寺島正子、山田稜子、平野郁子等人在土方家裡商討派遣劇團到莫斯科參加國際戲劇節問題時，又被警察當局拘捕。一九三三年又因赤色私刑事件被捕。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警局因她患心臟病，兼因她要去看臨死的母親，把她暫時釋放，以表示「溫情」。一九三五年五月十日，警局知道了她最近又在暗中活躍，又把她抓回來。十月十四日終於被起訴。起訴原因是她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可普成立時，即由作家同盟選出為可普中央協議會協議員，兼婦女協議會議長出席在貴司山治（即伊藤好市）家及其他地點舉行的可普中央協議會，和共產黨分子庶地五郎瀨口實協議決定加強可普的組織，又在壺井繁治家與窪川稻子等，為可普籌募一千圓基金，決定婦女協議會的活動方針，又担任婦女警察雜誌「工作婦女」的負責編輯，宣傳煽動共產主義，為實現日本共產黨的目的而活動。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四日，經過半年工夫預審方告終結，判決有罪，六月二十九日判處徒刑三年，執行猶豫四年。她像這樣檢舉好幾次，嚐過了拘留所生活和監獄生活，雖然是一個女性，絲毫不改變她的信仰，不愧是「個鬥士」。

中條百合子在二八九九年生於東京小石川，父親是著名建築家中條精一郎。一九一六年，十八歲的時候，那時還是女子中學的學生，她就寫了一篇四百張稿子長的小說「農村」，由已故坪內博士把題名改爲「窮人們」，送給「中央公論」發表了。這篇創作的題名，取自她的祖母住的地方福島縣安積郡桑野村，是她每年夏天去避暑的地方。這篇可以說是她的成名作。女中畢業後，進了女子大學英文系，但只讀了一學期就到美國去留學，回國時已經是一位太太了。原來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她在紐約留學時，生了一場流行性感冒，那時有一位哥倫比亞大學學生青年會幹事文學碩士荒木滋（回國後任東京帝大文學部講師及學習院女子部教授）真心真意的看護她，爲了這個關係，兩人便同居起來。一年後的十月三十一日，兩人便在紐約招待知己朋友，舉行了婚禮。可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兩人又分居起來，終於世離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她和女友俄國文學研究家湯淺芳子一塊兒到蘇聯旅行去了。她在蘇聯滯了三年，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七日回到日本；那時她是三十二歲，芳子是三十五歲。這時她的思想已經大爲轉變。她加入納普（全日本無產者藝術團體協議會略稱），跑上了左翼文壇。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七日，「都新聞」登出了這樣的消息：「左翼文壇女鬥士中條百合子，行將與

年輕愛人結婚了。百合子的未來丈夫也是左翼文壇的新進論客宮本顯治，年纔二十四，較三十四歲的百合子年輕十歲。兩人的關係，始於去年夏天。兩人因工作的關係，時常在一起，不知不覺間發生了戀愛。不過百合子有一位女友名湯淺芳子者，相隨相伴，形影不離，有人甚至於說她倆是同性愛。也許爲了這個緣故，百合子和宮本的關係，她一直是極端保守秘密的。可是芳子不知道在甚麼時候探出了她和宮本的關係，醋性大發，兩位女性之間不斷地發生了醜劣的鬥爭。由百合子看來，芳子既然是和她長久在一起的朋友，爲了和宮本的愛情，總願和芳子別離，心有不忍，但是宮本的年輕男性的吸引力，終於使她清算了她對芳子的迷戀，兩位女性長久住慣了的高田町雜司谷二五五二號房子，也宣告拆散。芳子先搬走，跟着百合子也搬走了。她究竟搬到那裏，連朋友們也不知道，大概是和宮本兩人在不容易給人家發現的地方，築着香巢吧。

至於中條本人，倒是毫不在乎地說：「我倆是在一個月前相識的，並沒有那種陳腐的浪漫史。我已經得到了父親的諒解。一個女人要結婚，有甚麼稀奇？湯淺小姐也了解我的心意。」

她和他「正式結婚」，是在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那時宮本因私刑事件被收容在監獄裏。她本來對「正式結婚」這件事，一直是不放在心上的，但她終把名字報進宮本家的戶口，正式成爲戶主宮本捨吉的長男顯治的妻了。這又是爲了甚麼緣故呢？據她自己說：「不管報不報戶口，宮本總是我的丈夫。不過，不報的話，我和宮本的關係，就不算是親屬關係，所以到牢裏去看一看他，每次得辦

一下手續，麻煩極了。我是爲了這個緣故報戶口的。」

她曾經爲了個向右翼的問題，猛烈攻擊過林房雄；這件事非常有名。作家同盟解散後，她仍舊發表了「乳房」，「豬車」，「海流」等傑作，表示她作家的熱情，並未衰退。

## 2. 中本孝子

昭和三、四年（一九二八、二九），正當日本普羅文學鼎盛的時候，中本孝子正像慧星般的出現在文壇上，以極端科學的手法驚動了世人。她現在在東京郊外看護着患了肺病的女夫藏原准人，已經是一個柔順的太太了。可是她在青春時代，從小學校女教員起做咖啡館的女招待，從女招待做到普羅作家，以後則是坐牢又坐牢，終於發了狂，送到腦病醫院，真是從悲劇到悲劇的連續。

她在一九〇三年生於山口市栗木山路，父親是預備陸軍上尉中本幹隆。一九二〇年山口市高等女學校畢業，翌年十二月起在下關市小學校執教三年，在山口市教了一年。她的家鄉是明治維新以來封建習慣最濃厚的地方，而且她又生長在軍人的家庭裏，但是她竟於一九二七年春，爽爽快快地棄了教員生活，跑到日本文壇的大將菊池寬身邊去了。她在女學生時代，已經出人頭地，時常寫小說和短歌，使先生們大爲驚異，菊池寬也時常勸她到東京來。結果她終於決心去做作家，不管父親反對，跑出了家庭。

她到東京後，起初，而在咖啡館裏做女招待，弄些生活費，一面埋頭創作，一九二八年在一創作月

刊「四月號」上發表了「阿波羅的惡禮」，在十月號上發表了「曲玉」，當時她才二十六歲，已經被文壇認為是一個新進作家了。「曲玉」在「文藝春秋」十一月號（一九三八年）上爲橫光利一所激賞。不久，她得雜誌「女人藝術」的長谷川時雨女士的介紹，在該雜誌上發表了「赤」和「雌的金鐘兒」，在「文藝春秋」上發表了「胎盤」，在「近代生活」上發表了「早晨的無禮」，在「創作月刊」上發表了「臨時休業」。

當時她的作品是新感覺派的作風，但是發表了「報紙做成的海峽」、「赤」等作品後，她清算了以往的生活，發展到左翼去了。她走出了自己的家，跑到當時辦着勞動女塾的織本貞代女士身邊，和她住在一起，聲援王湖，講小說給女工聽，在工廠地帶體驗了無產階級的生活。由這貴重的經驗產生了一種「機械的美觀」、「這樣的政策」、「繁榮的大總統」、「莫斯科的吸引魔力」、「文學的生產與需要」等作品，在僅僅一年當中，活像小說製作機似的，口氣寫下去，席捲了普羅文壇。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四日，她因田中清玄一派的第四次日本共產黨事件被檢舉。她加入共產黨，是在同年三月二十八日，那天在已故的生田春月家裏會見田中清玄、佐野傳等人。後來田中清玄生了肺炎，她看護着田中，搬來搬去。同年五月她藏在東京市外羽田町某家時，在莫斯科東洋民族共產主義大學畢業秘密回到日本的岩屋家貞等人來看她，五月中旬，她和岩屋同居了。後來她和田中清玄等人一起被捕。那時她已經懷孕，肚子裏有了岩屋的孩子了。

## 嚴刑拷打終於發狂

她先受警局的查問，十月二十七日被投入市谷監獄。那時她因懷孕，作嘔得很厲害，「因為這樣下去，母體受不了」，結果行了人工流產，但她真的被剝去衣裳，赤裸着身體，受嚴刑拷問，殘酷地毆打，終於在預審的半路上發狂了。翌年二月五日春寒料峭的時候，這個瘋狂了的女作家，給灰色的黑影籠罩下，被送到東京郊外的腦病醫院。

她在醫院裏是公費三等病人。她在這裏的生活又那樣的悲慘。在這所醫院裏，只要有錢，要吃甚麼有甚麼，可以自由去買。紅茶也好，糖果也好，牛奶也好，都可以從購買處一直送到房裏來。許多女病人抹了粉，塗了唇膏，搽了胭脂，嘻嘻哈哈地笑着。惟有她得不到這樣的快樂。她是「紅」，是「共產黨」，是被世間報以白眼的人。東京政府支給她的一天五角八分的費用中，要除去看護費，醫藥費等，剩下來的是她一天的食用費。

紅瓦屋頂的文化住宅點點散在於松林之中，醫院看上去空氣潔朗而幽靜，但一入其中，畢竟是一所腦病醫院，走廊與走廊之間設有鐵門，下着大鐵鎖。青色的牆壁是厚厚的水門汀，敲它也不響，拳頭反而會痛。重病人一個個鎖在房間裏，連走廊也看不見。妙齡女郎，白髮老嫗，一樣地脫光了衣服，披散着頭髮狂叫着。在這樣悲慘的生活中，據她說比監獄還要難受的「白樓的牢獄」中，捱過了二百五十二天。在這期間，她因生了腳氣病，弄壞了心臟，有兩次險些見死去，從八月左右起，漸漸恢復

了意識，可以辨明客觀情勢了。從散文詩似的幻夢中一覺醒來，覺得「踏到這禁一個好地方來了」，同時每天打安眠針，感覺苦痛了。她明白感覺到「自己的破產」，死的恐懼威脅了她的心。

「無論如何要重新起來，再起來一次！」

她以堅強的信念，努力使她的心平靜下來。

腦筋逐漸清楚起來，健康也跟着迅速恢復了。她對某一件事情發生了批評與認識的力量，便想「把這散漫的腦筋，加以整理一下」。她得到醫師的允許，讀了些自然科學方面的書，從開始恢復健康到出院共兩個月之間，看完了孟德爾的「雜種植物的研究」，以及「進化論講話」，遺傳學，心理學等基本的著作。她像這樣把紊亂的頭腦，像她的小說一樣，重新組織成科學的，機械的東西。她這樣努力的結果，彌補了精神系統的缺陷，恢復了肉體的健康，加強了自信，頭腦既清楚，心也不靜了。

她既脫離了絕望的境地，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她竟把她保出醫院，那天晚上，她在刻池寬家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搬到春秋俱樂部。無產階級作家同盟婦女委員會，經中條百合子和窪川稻子的提倡，組織了「中本孝子救援會」，爲她籌募一點救援資金，並進行救援紀念出版，好使她強有力地重新出發，不料一九三二年二月，她又查如黃鶴，不知去向了。

後來有人說她逃到滿洲朝鮮方面去了，有人說她又潛入地下活動了，總之看不見了她。她一九三三年二月廿六日午後四時，才在福岡市被警局逮捕。原來她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衝破嚴重的警戒，經由神

戶，十二月潛入福岡市，住在一個叫鋪裏的家裏，化名林千代子，白天在咖啡店做女招待，晚上纏在篠塚家裏，被捕後，解送福岡縣警局拘押中，四月二十三日傍晚，說要到廁所去，和值班警察一起到廁所，她便乘隙從廁所窗口逃出去，逃進福岡縣糸島今津地方的森林裏，警察當局動員了青年團，在鄉軍人，救火隊等澈夜在山中搜索，不見蹤跡，到廿七日下午七時半，才在福岡市高宮地方的空房子內找到她，蓋着絨氈躲在那裏，於是重新被捕。十一月二十五日，經東京地方法院判決，不承認她轉向，判處徒刑四年。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她從第三次廣島縣監獄被釋放出來。但其後長期的侵略戰爭開始後，殘酷的彈壓繼續了好久。

日本戰敗後，思想言論的自由是已經得到了，不過中木女士却變成一個規規矩矩的主婦，伺候着在札幌囚將近十年的監獄生活損害了他康的丈夫藏原惟人，過着和平的日子。

普羅文學運動全盛時代燦爛的理論導師藏原和作家中木女士（現在是藏原孝子了）攜手重登文壇之日，當爲時不遠吧。

### 3. 窪川稻子

巴爾扎克曾說：「因戀愛產生的孩子是美麗的。」窪川稻子在一九〇七年六月生於長崎，那時她

的母親才十五歲，是女學校二年級的美麗少女。父親是十九歲的青年。母親爲了生稻子，不得不退學的。稻子既是這兩個年輕人的愛的結晶，她承繼了雙親一樣激烈的熱情和愛，不能不說良有以也。

但是紅顏薄命，這個年輕美貌的母親二十三歲就去世。那時稻子才八歲。她那充滿苦難的生涯從此開始。那時供職在長崎三菱造船廠的父親，不久帶了她和她的弟弟上東京來，但是命運多舛，從一家工廠跑到一家工廠，一直碰不到好運氣，爲了生活，於是年紀只有九歲的稻子，也不得不到一家糖果廠裏做工，用纖纖細手每天拼命包糖果。她的成名作「從糖果廠」，就是描寫當時的經驗的。

她在中國式麵店、書店、西茶館、日本茶館等當店員，傭人，女招待，儘管了辛苦的生活，東京大地震後在日本茶館「壽樂」裏當女招待。那時芥川龍之介、久米正雄、菊池寬等文壇巨子時常到「壽樂」裏來玩。他們竟愛上了稻子那團着紅圍裙可愛的姿態。不知不覺間，她天賦的文學才能萌芽了。林芙美子（女作家）也時常吃醉了酒說：「我也愛上了這個姑娘」，一面說，一面和她握手。

不久，她由學生屋屋（詩人、小說家）做媒結婚了。丈夫是在金澤的第四高等學校中退學的窪川勳次郎，當時是一個無名普羅詩人。結婚使她快馬加鞭，走入了作家生活。「戰旗」派的大將中野重治，是勳次郎的好友。勳她寫「從糖果工廠」的，就是他。從此她也加入「納普」，發表了「別離」，「幹那女工之淚」等短篇小說集，以及「種着牡丹的人家」，「一個女作家的感想」等作品，每發表一篇，名聲也跟着大起來，她以創作來維持着病弱的丈夫和孩子。



稻子變成了一家的支柱，不料她竟於一九三五年五月十日和中條百合子一起被捕。警局說她違反了治安維持法，加入無黨階級文化聯盟，成爲「工作婦女」雜誌的負責人，和中條百合子、宮本顯治等人一起從事左翼運動。稻子做了母親，做了妻子後正爲着生活苦鬥的時候被捕了。那生着肺病的丈夫鶴次郎抱了六歲的男孩子和生着百日咳的四歲的女孩子，陷入極端困苦的生活中。

稻子因擔心他們的生活，連轉向的自白書也提不起筆來寫，晚上也不能好好的睡着。她想起了一篇以她的半生爲主題的小說「桂花」，被捕前已經開始寫，但未完成。她便請求警局特高課的主管人員中村准許她寫完這篇小說，好讓家裏拿一點稿費，那位主管人員聽到了原由，心裏也有點難過，便特許她寫稿，自己當做沒看見。她於是在看守所專理日以最高速度寫一半自白書，寫一半小說，由病弱的丈夫每天來看守所回家去膠寫，一共寫了六十九張稿紙，「桂花」終於完成，送到雜誌社去了。

這篇在拘押中完成的作品，當然是稻子畢生難忘的記錄。兩三天後，鶴次郎帶了兩個孩子，又帶了新鮮的生魚片（日本人最愛吃的東西）到看守所來看稻子。那天是稻子的生日。看守所的人特許他拿進去給她吃。稻子快樂地微笑着拿了筷子，丈夫滿足地而又傷心地看着，弄得看管的人難過起來，把臉側過去。

審判的結果，她被承認轉向，虛徒刑二年（執行猶豫三年）。一九三七年五月底，她又走到青天白日之下。她和鶴次郎未來在交境上也被認爲是「對理想夫妻」，爲人羨慕，但是從這時起，兩人間發

生了裂痕，熱度傳說要勞燕分飛，停戰那時候，終於一刀兩斷離婚了。她於是又回到原來的佐多稻子，住在東京郊外叫鷺宮的地方。傳說兩人都有了愛人，而且已經同居了。夫妻兩作家共同掙錢，內幕複雜微妙，好像並不容易。她自轉向以來，作品上已經失去了左翼色彩，今後她的文筆活動究竟走向那方面呢？

#### 4. 平林泰子

平林泰子的小說「嘲笑」，曾經應每日新聞的徵稿而當選；這是她十八歲時的處女作。內容是一個和胆小的無政府主義者同居着的文學少女，爲了生活，只拿一塊錢出賣了貞操的憂鬱故事。

泰子生來早熟敏感，女子中學二年級時已經變成社會主義少女。是甚麼使她左傾的呢？她生長在思想方面進步的台州地方，這固然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但據她自己說，她進的那所諏訪高等女學校的校風，大有影響。

諏訪高等女學校在藤森成吉的小說中也時常提到，校長是萬葉派詩人土屋文明。也許因爲校長先生是著名詩人，教師當中也有不少詩人派的詩人，一方面當時全盛中的武者小路實篤派的人道主義氣味，也漂揚在校內，討厭得了不得，漸漸起了反抗心，正當此時看了左拉的作品「樹芽茁出的時候」，心裏非常感觸，立刻寫了一封信給讀者理利澤。理利澤便叫他的太太真柄「調查來信者究竟是真正的信

仰社會主義的少女，還是單純的女學生之流？」這樣一來，她便和真柄開始通訊了，有一次諏訪地方舉行了社會主義的演說會，給警察勒令停止了，這件事情使她最發對社會主義發生好感。她又和有着同樣傾向的同學一起讀高森素之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又讀小夜近江等發行的最初的普羅文學雜誌「播種者」，十分感動。

影響她的，還有一種校風，那就是不像女人的野蠻校風。校長土屋文明，也不像是個詩人，嚴格得很。即使夏天，二里內也不許撐洋傘，裙子只可以穿布的，在校內走路要赤腳，這是校中的不文律。還有，一到冬天，就要在零下幾十度的晨星之下，到外面去跑冰；夏天，放學回來，雖然這不是規矩，大家歡喜脫光衣服跳進大河裏游泳。這樣的校風，使不為女人們的無聊事情所束縛，自由去關心文學和社會主義了。

她對社會主義的關心，漸漸強起來，終於厭惡女學校生活，想逃到堺利彥夫婦身邊去了。這是她三年級的時候，她趕到關西修學旅行的機會，向家裏拿了四五十塊錢旅費，這筆錢那時倒是相當大的數目，她跟朋友商量好，一面向學校提出請假書，一面向家裏說說是旅行去，她和朋友兩個人便這樣跑到東京去見堺利彥夫婦去了。可是她到東京之後，未去見堺夫婦以前，先跑到堂房舅家裏，一切就完了。這個舅馬上打電報給泰子家裏，還有一個跟去旅行的同學把事情告訴土屋校長。土屋大驚，連忙從旅行地點趕來接她。事情鬧大了。結果，泰子還沒到家以前，就被帶回去了。

秦子心裏雖不高興，只好在女學校裏待下去，一直待到十八歲那年畢業爲止，但她一直夢想做青年的鬥士，好容易等到舉行畢業典禮後，第二天就飛也似的上東京去見塚家夫婦了。這個突然的行動一來，家裏着實吃了一驚。但知子莫如父，他知道女兒一向說幹甚麼就幹甚麼，沒得回頭，便說道：「早知道這傢伙不成東西，不過，要幹女賊，也得幹頭一等的！」他只好這樣鼓勵女兒了。

話說秦子到了東京，在報上看見中央電話局招考接線生監督，便去應考，結果被錄取了。不料她在局裏又鬧出毛病，原來她用這裏的電話打給堺利彦，被局裏發覺，結果革職了事，敲破了飯碗。從此她做了女招待，做了女傭人，後來還得堺利彦的介紹，跑到京都一家書店裏做事，店名曰德商會；從這時候起，和實踐運動發生了關係。

東京大地震後，她因結婚問題回到東京，從這時起決心去幹文學，寫稿子給博文館的許多雜誌，在這裏結交了山田清三郎，送稿子給「文藝戰線」和「解放」，發表了小說集「在施療室中」，「毆打」，「敷設火車」，「悲哀的愛情」等，一舉成爲普羅作家。

她幹過接線生，女招待，女傭人，打字員，事務員，撒傳單員，筆耕，掉換了好多個職業，走遍了普羅女性常走的那條荆棘之路，一方面掉換男人，也很可觀。

「日本人一定要吃米飯，以其淡淡之味深也。丈夫之味亦同。可是，我們倒歡喜變化。有時炸魚給飯要改豬排，有時炒鱈魚要改素菜，異性關係亦然。」

這是她的逃債。

### 熱海海岸一馬爭風

天淵到處有漢子，她在到處男人家裏纏纏縷縷，極度浪漫的時代，且不必去講，至於她的第二個愛人，是往年的無政府主義者山本虎三。她受了他的感化，一變而爲無政府主義者，從東京而大阪，再到大連，滿州，到處放浪，後來山本在大連被捕，接着兩人的愛的結晶，生後不久死亡，她於是丟下了山本，重回東京，跑來跑去，不知猶是那一個放的愛的神箭，一忽兒跟畫家岡田龍夫纏絡起來；岡田當時尚無籍籍名，後來倒是普羅畫壇的明星。可是風雨匆匆，棲息未久，一對鸞鴦，又告仳離，她又投入了像慧星一般出現在文壇的普羅作家飯田德太郎懷裏。她丟棄了山本時，本來同時丟棄了無政府主義，曾幾何時，這次丟棄了普羅畫家，同時又回到無政府主義。

「既到這個地步，算了吧！你的腦袋送給我，這個女人，我送給你！」在溫泉水暖，風光明媚的熱海海岸，前天普羅畫家岡田龍夫和前天普羅作家飯田德太郎，把泰子夾在當中，演出了一場爭風。泰子自己倒向皮老老，迷人便說：「那個時候真有趣！」

她和飯田的香巢，築在中野，真是柔情蜜意，交纏纏綿，但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這次是爲了飯田吃厭了呢，還是因爲發現無政府主義不行，一發腦兒丟了飯田和無政府。她這次選中了當時在一

文藝戰線」上十分活躍的小堀畫……。她一認識了小堀，搖身一變，變成馬克思主義者。寫出了成名作「在施療所」，一舉成爲紅極一時的女普羅作家，鬥士小堀之妻。

以上是她的男性巡禮的足跡。不可思議的是，戀愛的對手每次更換，思想也跟着變，從自由主義到無政府主義，從無政府主義到馬克思主義，據她自己說：「我是把思想和我一致的人選爲丈夫的。思想不一致的人，當然不能同居啊。」不過，究竟是因爲思想變而愛人也變了呢？還是因爲愛人變而思想也變了？這到現在還是普羅文壇的一個謎。

「泰子是甚麼人，你瞧着，她就要跟小堀分手。」

一般人都這樣猜測。一九三〇年六月，泰子因意見不合，脫離了小堀等主辦的「文藝戰線」，但她和小堀的關係，並沒有因此發生變化。後來在一九三七年年底發生人民戰線事件時，他倆也雙雙被捕。

那時一起被捕的，還有大內兵衛等所謂教授集團，日本無產黨的加藤勘十，及石本靜枝夫人等，泰子的被捕，是因勞農派的關係。勞農派在一九二四、五年時，甚爲活動，那時她已經私淑山田均，荒畑寒村等人，成爲勞農派的唯一女鬥士，暗中活動，在機關雜誌「勞農」及其他雜誌上，鼓吹組成人民戰線的思想。

其後，拘押偵訊中，併發了腹膜炎和肋膜炎，一時病狀甚篤，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旬乃得假釋獄，入院

就醫。

她的病狀，一時雖告絕望，但後來慢慢恢復健康，現在正和小堀兩人，窺伺時機，重登文壇。

## 5. 關鑑子

關鑑子，一八九九年九月八日生於本鄉龍岡町。她的父親是著名美術批評家關若次郎，筆名「如來」。當鑑子呱呱墮地時，他正擔任拿到巴黎萬國展覽會去的日本畫的鑑查員，因以為名。

她在東京府立第二女子中學畢業後，進了東京音樂學校聲樂科，跟貝楚爾德夫人下了一番苦功，一九二二年畢業時，已經是個高音歌唱家，歌喉婉轉，被認為第二個三浦環女士，聲名大起。但好事多磨，畢業後一年半，生了咽喉病，要開刀動手術了。開刀後能不能還做一個音樂家，只有天知道。燦爛的歌星的夢，不是要消滅了嗎？只因她的第一步走得那樣光耀萬丈，越發使得她感覺無限的寂寞。

「完全絕望了。我想死。沒有戀愛，沒有藝術，希望像寂寞的阿楸當達似的死去。願跟着燦爛的春花枯謝掉。」

這場病成爲她的人生的一大轉機；思想變了，人生觀也變了。入院後，最初十天之間，有人送花圍來，來慰問她的人，蜂擁而至，但是日子一長，沒有人再來看她了。

入院中，母親逝世了。出院後，有沒有從前的嗓子，毫無把握。這個時候，她深深地體驗了「人

情」和「真心」。一九二四年春，她東山再起，重登歌壇。曾經遠征上海，因聲量豐富，發音清晰，被外人譽為「日本第一個高音歌唱家」。不久，她參加東京帝國大學的一些學生在工人區舉辦的貧民學校，每星期三下午二時到那裏教英語給天真的兒童，她一方面參加熱鬧的音樂會，一方面又做了工人區的先生。

她和築地小劇場の千田是也、小野宮吉兩人，自小是朋友，對兩人所抱的天真思想，頗有好感。兩人那時正和佐野碩、大河內信威等人企圖把新時代的戲劇運動帶到民間去。關女士那時也正想脫掉資產階級歌唱家的外殼。她和小野兩人同住在鎌倉的一條街上，那時小野正生着病，她來照顧膳食。

「我想把我自己的藝術掙來的錢，儘可能用到有用的地方。說出來也許有點不客氣，我是想爲所謂大眾運動，盡一點微力。我跟小野先生的關係嗎？他的身體那樣的壞……」

她終於和三井的董事小野友次郎的公子小野宮吉結婚了。時爲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她那時二十六歲，小野比她小一歲。

十二月七日，她被傳到警視廳外事課，說她在早稻田大學貧民學校主辦的慈善音樂會中唱了被禁的蘇聯革命歌（紅旗進行曲）。新婚未久，就受了困厄。二十四日聖誕前夜，由小說家久米正雄夫婦做媒，在鎌倉海濱飯店舉行了結婚喜宴。那天晚上，新娘發表了今後的決心說：「今日的音樂，被資產階級占有着，我要打開這個局面，致力於音樂的民衆運動。」於是夫唱婦隨，一同跳進了左翼運動。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報上登出了下面一則新聞：

「日本無產階級戲劇同盟幹部小野宮吉，二十六日正午，因違反治安維持法，經營及預審推平拘傳，已被收容於市谷監獄。小野係正式黨員，在戲劇同盟內，曾作黨細胞前活動」。

三年後，小野被判處徒刑三年，緩刑四年。他因患肺病，未及出獄，在獄中唱着高爾基的「夜店」的歌「黑暗的牢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結束了三十七年的生涯。

### 關淑子

關鑑子有一個妹妹叫淑子，本來信仰基督教，後來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小野的影響，覺得基督教中有矛盾，對馬克思主義發生了興趣，從府立第二女子中學進了津田英學塾之後，因參加左翼運動，被檢舉而退學。其後參加組織運動，一九二八年六月，任關東金屬業總工會書記，一九三〇年二月，加入東京藍色公共汽車工會分會為會員，嫁給黨員佐藤秀一。不久，佐藤在十月裏被檢舉，但她繼續鬥爭，一九三三年十月，她也被檢舉，後來被釋放後，又潛入地下，一九三四年九月，在淺草區一家彈子房「廣林」裏當計數員，一九三五年二月，不幸在失火中燒死。

## 六 彈壓下的科學運動

### 1. 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事件

上面已經敘述過所謂正統派把「三十二年綱領」視為天經地義而展開了一切運動，這個正統派如果勉強加以區別，尙可分為「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講座派」，「唯研」等團體。不過這三個區別並不是嚴格的，究竟誰屬科學研究所，誰屬唯研，並不確定，而且有的團體都有名字，我們先來看一下三個團體生成發展的經過。

說到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的產生，須要上溯到「國際文化研究所」。一九二八年十月「納普」成立之後，再經過半年，納普的領導分子秋田雨雀、藏原惟八、大河內信威、村山知義等人組織了國際文化研究所，所長為秋田。成立的趣旨是：「向我國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者介紹以蘇聯為中心的無產階級文化在國際上怎樣比資產階級的文化優越，又為解決我國無產階級的文化課題，以及積極建設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研究所亦將有所貢獻。」

可是到翌年九月，解散國際文化研究所，另組「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解散的原因是國際文化研究所的活動，僅限於介紹及研究蘇聯及其他海外無產階級文化，故感覺到有必要進一步擴大文化任務的必要，正當此際，共產黨因四·一六的檢果，大受打擊，站在理論立場上的知識分子階層也呈現了動搖之色。

產業勞動研究所的鈴木安藏、平田良衛、奈良正路，及國際文化研究所的大河內信威等便圖綜合分散了的分子，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三日網羅文化團體的中心人物組成十三日會，不料同年八月，會

員中大山郁夫、河上肇、細拍兼光等人設立了合法的無產黨，反對者便爲提高科學理論的水準，另組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

其要員爲所長秋田雨雀、中委大河內信成、鈴木安藏、奈良正路、三木清、羽仁五郎、藏原惟人、佐野榮次、書記大河內、奈良、波多野二郎（筆名寺島一夫）。但其後小川信一、三木清、黑田久大、井汲卓一、關矢留作等有力分子被檢舉，乃又局部改組，發行機關雜誌「無產階級科學」。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當創立之初，以建設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爲目的，與資產階級科學對立，以研究、普及、解說，並介紹無產階級科學爲任務，其後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常務委員會認爲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雖非政治的指導團體，但也不是單純的研究機關，故必須在正確的政治指導下進行。無產階級科學研究的政治色彩於是濃厚起來。

這個傾向後來越發變得鮮明，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成爲提供理論給共產黨的機關。

### 一九三三年三月的大躍歷

三·一五及四·一六事件，從一九三二年七月中旬開始公審，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便乘此機會，派小原廣勝（筆名野村三郎）及大河內信成兩人到庭傍聽，在「無產階級科學」八月號發表「公審傍聽記」，十二月又臨時增刊「日本共產黨公審門爭傍聽記錄」第二輯，大專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名義

發行人深谷進因此以新聞紙法違反罪被起訴，被受監禁一月，同年九月十八日東北事變爆發後，該雜誌又發表「怎樣看待滿蒙略戰爭」（藤枝丈夫即本鄉著作）、「戰爭與青年」（若林信文作）等反戰文章。一九三三年舉行普選時，共產黨推吉田由申等在獄內的被告爲候選人，開始了選舉鬥爭，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便與此呼應，從事批評既成政黨的政策，解釋共黨口號等工作，担負黨的理論機關的任務。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平田良衛，小椋廣勝，波多野一郎，山田勝次郎，大河內信威等十數人，遂被視爲共產黨及共產黨青年同盟的分子而被檢舉，被起訴者約十人。

其後在四月，六月及十月間，藏原惟人、岩村三千夫、中西功、川崎巳三郎等有力分子相繼被檢舉，科學研究所遂受相當的打擊。

### 非合法的科學同盟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本無產階級科學同盟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因爲是少數左翼知識分子及進步分子的集體，與所謂企業和農村內的羣衆鬥爭沒有任何關係，純屬專家的組織，這樣的性格經檢討的結果，決定加以改組，使它成爲以企業及農村爲基礎的大衆的同盟，於是從一九三三年七月起，以寺島一夫爲中心，着手改組，宣告成立。

其目的爲：

二、與其建的及一切反無產階級的反動科學鬥爭。

三、滿足勞工，農民，及其他勤勞大眾的自主的科學要求。

三、確立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之一翼的無產階級科學。

四、通過大眾的無產階級科學運動，爲勞工，農民，及其他勤勞大眾的政治經濟要求而鬥爭。

無產階級科學同盟的這個方針，頗受所謂三十二年綱領的影響。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央常務委員柳盛智，岩瀬道雄（筆名北山一夫）所擬「行動綱領」十六條，內多政治色彩：

一、爭取研究及發表的完全自由。

二、爭取企業，農村，兵營，軍艦，學校內讀書集會的自由，並取消寄宿舍制度。

三、絕對反對以講演，電影，廣播，運動，祭禮，例行事件等宣傳及普及忠君愛國及軍事主義的反動思想。

四、對忠君愛國主義的反動科學，以及社會法西斯理論及其組織徹底進行鬥爭。

八、對青年訓練所，官辦男女青年團，修養團，在鄉軍人會，及其他一切反動的教化團體進行鬥爭，阻止反對派在這些組織內擴大強化其活動。

九、反對爲實行帝國主義戰爭強迫募捐及虛間，反對對學生等實施軍訓。

十二、即時撤銷治安維持法及其他彈壓勤勞人民的各種法令，即時無罪釋放所有革命犯人。

科學同盟又發行「科學新聞」，展開了反戰，反天皇制白色恐怖的运动。

但這科學同盟的活動，自一九三三年十月以來，也因一連串的檢舉和取締出版，漸漸衰微。十月，當任書記長松本金次郎、矢浪久雄（相川春喜）、野上巖、川崎巳三郎等被檢舉，十月下旬被檢舉者三人，十一月又三人，一九三四年一月，柿盛智、杉本慎一等被捕，所受彈壓殊大。

嗣後松村一人，能智條彌，岩村三千夫等人組織「再建書記局」，企圖再舉，但因機關雜誌無法發行，與地方組織間的聯絡，又告斷絕，活動殆已停頓，僅僅靠松村和可普書記局定期取得聯絡。之後松村、深谷進、川崎巳三郎、岩村諸人，企圖假裝到東京郊外中央鐵路沿線小金井地方去旅行，以圖重新組織科學同盟，俱又不果。一九三四年五月，船山信一被捕，六月，岩村三千夫被捕，科學同盟的再建中央部，遂告崩潰。

## 2. 共產學會事件

### 講座派的人們

山田盛太郎（東京帝大副教授），平野義太郎（東京帝大教授），小林良正（明治大學教授）等人，均於一九三〇年七月為同情共產黨事件牽連而被檢舉，被判緩刑，但其後仍舊繼續了理論上的活動。他們的勞作結晶於岩波書店發行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內，曾風行一時。擔任這個發達史

講座的一羣左翼評論家集團，簡稱「講座派」，以別於和他們對立的勞農派，這一派的中心人物是大森義太郎，向坂逸郎，鈴木茂三郎等。發達史講座是在野呂榮太郎指導之下，爲奠定共產黨的戰略戰術的理論基礎而計畫的。担任講座的學者，依下述資格與條件選定：

甲、須具有所謂良心者（能嚴守無產階級立場者）。

乙、不受其他政治立場之影響者（不屬於勞農派，解黨派者）。

丙、被公認爲權威學者者。

丁、能依據黨之方針而處理問題者。

第一次執筆者會議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岩波書店樓上舉行，其後每週召開一次研究會，各人發表研究結果，互相批評，最後由野呂下判斷，根據這個判斷執筆。一九三二年五月發行了第一次配本，內容爲：

「德川末期之世界形勢及外交情形」服部之總著，「隨明治維新之變革而發生之新階級分化及社會政治運動」平野義太郎著，「工業上資本主義之初期形態：機械工業，家庭工業」山田盛太郎著，「勞工之狀態及勞動運動史（上）」山川信一著，「財政史」風早八十二著，「最近經濟情勢及經濟恐慌（上）」井波卓一。

一九三三年九月發行第七次配本，而告完成，該講座最初依據一九三二年九月發表的「政治綱領

草案」而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特質加以分析與敘述，一九三三年八月，因「三三綱領」被公布，故又循此路線，在科學上究明其正確性。

他們所擔任的任務，等於蘇聯的「共產學會」，因此講座派的事件，也稱為共產學會事件。

### 論敵野呂與豬俣

正統派理論的最高峯，要數野呂榮太郎、山田盛太郎、平野義太郎三人。野呂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三〇年二月由鐵塔書院出版，後由岩波書店發行普及版），山田的「日本資本主義分析」，平野的「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以上二書於三四年春出版），是正統派理論的支柱，不啻為重要文獻。

野呂的論敵是豬俣津南雄，豬俣主張：

「我們承認封建的絕對主義尚有力量地殘留着。不過我們不要忘記它是主要表現在制度上，而且特別是作為意識形態而殘留着的。在封建的絕對主義上活動的許多政治勢力，現在只能通過那些「遺制」和意識形態而發生作用。換言之，它本身的階級的物質的基礎，業已喪失。這種政治勢力中，有貴族與軍閥，有官僚與大地主階級。日本各種絕對主義的要素，個別地說，是已經失去了階級基礎乃至本質的存在，整個地說，是不能形成統一勢力的存在。」



野呂反駁他說：

「日本的土地所有形態，一般是小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大土地所有制；這是事實。不過單憑這個事實，尙不足以證明封建的絕對主義勢力已經喪失了它的物質基礎。問題不在於大土地所有制，或小土地所有制。要在生產手段和土地的所有者，對直接生產者具有怎樣的直接關係。因此日本的地主是否喪失了封建絕對勢力的階級與物質的基礎，要視和他們直接對立者，是作爲資本家的佃農農業者，還是作爲直接生產者的佃農或農業勞動者，而後才能判斷。日本的地主今日尙將所有剩餘價值，有時甚至於將必要勞動的扣除部分，也主要以生產物的形態從佃農收取，這種關係，並不是一自由的「經濟關係，而是基於封建的，傳統的「經濟以外的強制」，這種關係即使以任何自由契約來偽裝，也是一樣。我們從這裡看出日本的絕對專制統治——封建的專制國家形態——仍舊有其根深蒂固的物質基礎。」

野呂的這本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據說是在慶應大學念書時寫的，後來他繼續扶共病弱之軀，正面攻擊勞農派的見解。之後他專心於黨的活動，一九三三年初起，和宮本顯治構成共產黨中央部，即所謂知識分子派，活動甚力，同年十一月廿八日被捕，不久就死於暴戾的警察恐怖之下。

山田盛太郎的「日本型」

櫻野昌而起的論客是山田盛太郎，他所著「日本資本主義分析」，規定嚴密，分析明確，當時知識分子都爲之傾倒，一時洛陽紙貴。山田和平野認爲日本資本主義包含封建濫漚樹多，因此日本資本主義和英美不同，屬於另一個典型。再關於將來革命的展望，主張兩段革命論。山田的基本理論，一言以蔽之，就是說日本資本主義在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七年間（明治三十年到四十年），已經最後定下了一定的「典型」，雖經世界大戰及其後突飛猛進的時代，這個「典型」也沒有發生變化。山田爲證明此點，置重於產業資本確立的過程。他在序言中說：

「這個過程約略在明治三十年至四十年之間，即貫通中日，日俄兩戰爭的期間，在這過程當中，日本資本主義的軍事及半農奴制的典型，最後地決定了。特殊的日本資本主義的這個過程，同時是帝國主義化的過程，又是採取金融資本的結構的過程，這是其特質使然。以明治維新改革爲起點而展開的日本資本主義中，這種產業資本的確立過程，確定了日本型。」

任何國家的資本主義，都有其發展的特殊性。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其中心產業體制的基礎，是「龐大的半農奴制的零細耕作土壤」，產業體制究極爲這土壤所規定。不過這土壤上，直接爲它所規定的社會階級，是一半屬於奴隸農民的寄生地主，和一半屬於奴隸農民的零細耕作農民。而日本資本主義的資本家階級和勞工階級，即爲這兩者所規定。因此日本現在並沒有資本家階級和勞工階級，有的是地主性質的資產階級和半奴隸性質的工資勞動者。這樣的關係成立於明治三十年到四十年間產業資

本確立的過程當中，最後地決定了日本資本主義。因此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即半農奴制的零細農耕，即為日本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定。所以現代的日本資本主義，是軍事及半農奴制的資本主義，殘留着極多的封建遺制。這是他的主張。

### 岡田宗司的反駁

對山田的這個資本主義分析，首先加以批評者，是勞務派的副將，現任日本農會常務執行委員岡田宗司。他認為山田過分強調日本資本主義的軍事色彩。他說：

「今日單將日本視為軍事資本主義的典型國家，而將其他國家的軍事性質估計過低，這種想法完全暴露了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現階段認識不足。」（「改造」所載「日本資本主義的基本問題」）他又反對山田的半農奴制的特質說：

「山田等只舉出佃耕制上稱為中世紀的裝扮的實物納租，或舉出地租的大小等，便強調其為封建，或半封建，以為地主的經濟以外的強制，至今尚有力地作用着，這種論法沒有認識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經濟的過程，以至於日本的佃耕制度的本質。」

矢島淳次郎就岡田所論第一點說：

「岡田將一切還元到着的問題上，沒有看到日本的軍事裝備的質的特殊性。英德美等資本主義國

家的軍事裝備，是站在資本的基礎上，反過來，日本的資本主義是站在軍事裝備的基礎上。根本問題在這裡。

坂本三喜反駁第二點說：

「日本資本主義盤據在半農奴制度的零細農耕土壤上，建築了它的再生產軌道，故維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未改變其地盤，即半農奴制的土地所有，這是當然的。因此自耕農崩潰後，半農奴制的佃農隨之增加，其間毫無矛盾。引用「資本論」，將資本主義的自動的生長，套在這個國家上，以圖「上昇」或「解消」半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這一個企圖已經出豬僕、山川、小野諸人嘗試過，而且已經被批評過了。放棄現實的分析，而圖以「中公式歪曲現實，這是馬克思的方法所要嚴厲拒絕的。」

### 向坂逸郎的登場

勞農派對講座派的爭論，像這樣出發於封建論。兩派學者的主力也集中在這一點上。繼之而起的是勞農派的大將向坂逸郎。他在「日本資本主義的諸問題」一文中，對山田的「分析」下了這樣的批評：

「山田盛太郎的想法中，沒有「發展」的見地。第一，他認為在明治三十年至四十年間確立之後，社會的構造本質上沒有變化。這個想法完全忘記了世界大戰的激動和大戰後資本集中的過程。山田所謂

半農奴的農民，半封建的地主，半地主的資產階級，以及半奴隸的工資勞動者，從明治四十年（一八〇七年）以後，一直經過三十年間突飛猛進後的今日，據他說依然保持着原有階級的歷史的性質，而沒有變化。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本主義的時代將社會的階級構建單純化了，隨資本主義的發展，整個社會逐漸分化為直接對立的兩大極；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兩個階級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的階級，至於封建的殘餘階級，以及資本主義新造成的社會階層，例如知識階級，是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逐漸分解而匯歸到這兩極來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隨國而採取特殊的型。在這個意義上，自然不妨論到資本主義發展的相對的典型。但是這個典型並不是經過多少時候老是帶着所謂半農奴的舊社會性質，而阻止資本主義法則的作用停止不前的。即使有大量封建的殘留物，如果資本是有發展的話，一定會把這個殘留物加以分解，使它分化成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性質。這事一方面在資本發展的根柢傾向，即資本的積蓄和集中逐漸進行當中，也會使資本的剝削，逐漸加強。日本社會在一定期間即使決定了「半農奴制的形態」，如果在其後三十年當中，這個農奴形態一點也沒有分解，那末這個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因為需要勞力，需要積蓄資本，需要製品市場，需要支配並推銷農產品及其副產品等，一定要對這個半農奴制發生作用。農民因為和這資本的作用連結起來，不得不成為更豐饒商品市場的商品生產者。他們於是變成自由農民，而丟棄農奴的性質。自由農民的這個自由，是繳納高額地租的自由，成立高土地價格的自由，進一步成為支付高利的自由。農民經過

這些自由，逐漸貧窮，陷於失業或半失業，加重小經營的負擔，促進其分解，或者離開土地，逃亡到都市來。這是農村中無產階級化的進行，這個作用，資本存在一天，繼續一天。封建的殘留物不會一舉化為資本主義的性質。但是資本主義存在一天，封建的性質一面殘留着，一面徐徐變化為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這變化並非僅僅指封建殘留物隨資本主義之發展而變貧窮。這個變化的真意義是封建殘留物漸漸進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大階級及相近的性質。有了這樣的傾向，才有社會的歷史發展。舊的殘餘要素，一方面化為資產階級，一方面化為無產階級，不找出這個傾向，便無從分析日本的資本主義；因為只有這裏面有社會發展的契機。農民的歷史性質是向這個方向變化的。農民工資勞動者，以及漁民的根本的政治經濟立場，我們不好說它從明治時代以來一直固定不變；因為資本的成立和發展，使農民地主的封建性質逐漸稀薄，不斷地給它帶上近代的性質。山田盛太郎等講座派所謂典型不變，其意如果真是說封建的遺制一直大量殘留到日本資本主義的末了，則以上所論，自無異議。

第二，據山田盛太郎說，構成現代日本資本主義的社會階級，是半農奴的農民，半封建的地主，半地主的資產階級，以及半奴隸的工資勞動者，其中既無工資勞動者，也沒有資本家階級。所有社會要素，都帶着「半封建的」這個形容詞。這個「半」，當然不是百分之五十的意思。表示不能決定它究竟屬封建的性質，還是資本主義的性質。像這樣，據山田盛太郎的說法，構成日本資本主義的階級，一個都不具有徹底近代的性質。那麼決定歷史的進行到一定的方向者，究竟是甚麼，這裏並不明

瞭。徒令這個「半」字互相交錯，究竟那個階級和那個階級的對立，決定着社會的發展，完全不明白。甚麼都是半封建的，而且這個「典型」自從明治三十年到四十年以後，已經注定了最後的命運，一直固定不變，這樣的歷史究竟因那一個階級和那一個階級的對立而發展，當然不明白。這就是說「日本資本主義分析」後沒有發展的第三個理由。

山田對以上批判，默而不答，不久又因警察的檢舉，失去了發表言論的自由。後山相川春喜在「經濟評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號)上發表「獨占資本主義與半封建的土地所有」一文，反駁山田說：「日本資本主義的軍事與半農奴型制，是日本資本主義特殊結構的基礎，它限定了日本資本主義具有特殊的發展性質；它可以說是基本的規定，但這並不否定半農奴性，寄生地主性土地關係的顯著獨立作用，和獨占資本(即金權資本)的高度存在。向坂式的說法，只管把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一個國度中具有的特殊性，解消在國際的一般性裏面，就算了事。向坂氏檢討日本資本主義的特殊性時，只援引「資本主義的一般傾向」，這不過是關於一般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年級的認識，而向坂氏却以此滿足，他沒有能力在特殊具體性中看出一般性，不能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特殊性中看出世界史的意義。」講廢派和勞農派的爭論，究竟誰是誰非，自須待日本戰敗後所採取的形態來判決了。

### 3. 唯研事件

五·一五事件發生後，日本法西斯主義迅速抬頭。岡邦雄、戶坂潤、水田廣志、三枝博晉、服部之總、木多謙三、秋澤修二等入爲謀對抗，乃求得長谷川如是閑、大塚金之助、船山信一等自然科學家、哲學家、社會科學家的協助，於一九三三年十月，組織了唯物論研究會；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團體。其創立的動機，據前是水田廣志、平野義太郎、岩村三千夫、山田盛太郎等人，向共產黨中央委員提出了以下三條意見：

一、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因置中心於圈子活動，致研究工作漸不充分。

二、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因受彈壓，組織極爲脆弱，此際應有反攻之必要。

三、研究唯物論之學者，亟有加以組織之必要。

以上意見，據說得到承認。據該會規約，其目的爲：「不與現實問題遊離，而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哲學上之唯物論，並從事啓蒙工作。」一九三四年左右，加入「科普」的許多文化團體，成爲黨的外圍團體，偏向政治方面，而當局的彈壓，日趨猛烈，爲了這種情形，進步的學生和知識份子，他們的關心都集中到這個唯研上面。尤其是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採用反法西斯人民戰線戰術後，唯研更積極活動，指導早稻田大學，東京帝國大學，外國語學校，美術學校，慶應大學等東京市內各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的學生到左翼方面，發行機關雜誌「唯物論研究」及「唯物論全書」（一九三五年二月發行，全部四十冊），給與知識份子的影響極大。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勞農派人士被一網打盡。唯研首腦部認爲檢舉勢所必至，乃於三八年一月召開幹部會，檢討結果，一致認爲在這種情形之下，研究會如果維持下去，非常危險而困難，決定中止研究會的活動，僅僅發行雜誌，岡邦雄和戶坂潤分別辭去幹事長及事務長職，由刈田新七就任事務長。不久，大內兵衛等所謂教授集團二月一日被檢舉，唯研會乃於同月十二日匆匆解散了。不過唯研會雖告解散，仍將「唯物論研究」易名「學藝」，從四月起發行，唯研改稱「學藝發行所」，由刈田新七任經營負責人，木間唯一，石原辰郎，森宏一（本名原圭一）任責編輯，但實際上仍由舊幹事戶坂、岡、赤羽壽（筆名伊豆公夫）、古在由重、伊藤至郎、武田武志（本名沼田秀鄉）、野上巖（本名新島繁）等人主持編輯會議。

有一天，當局在名古屋逮捕了與海上共產主義者集團有關係的竹島芳雄，經偵訊結果，得悉古在由重指導着「京濱集團」的研究會，這個集團由三菱重工業，中島飛機，東京計算器，東京電機，大同電機等東京橫濱間大工廠的從業員組成。於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岡、戶坂、永田、森宏一、古在、石原辰郎、伊豆公夫、服部之總、松本慎一、野上巖、伊藤至郎、刈田新七、石井友幸、沼田秀鄉、木間唯一、鍋島茂雄、岩崎利等人，被一網打盡了。

## 七 學者·評論家群像

# 1. 獨坐獄中的河上肇

## 心理上的轉變

非常時期共產事件所牽連的多數共產黨同情者中，最爲人注意的特殊人物，要算前任京都市大教授河上肇和東京商大助教授大塚金之助了。

大塚教授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在伊豆湯島溫泉被捕，河上肇於次日在東京中野區住吉町櫻山畫塾椎名剛義家被捕。從河上博士的祕密住處抄出了關於黨組織和行動的重要文件滿滿一大箱和黨鈔記兩顆。

據當局訊究所得，河上博士自一九三二年五月起與黨中央委員長風間丈吉取得連絡；親自執筆翻譯共產國際的新綱領（一九三三年的綱領），以便在該年十月三十日在瀨海溫泉開會而遭彈壓的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並供給黨經費二萬七千餘圓，對於共產黨的再建，頗盡了重大的作用。

河上在被檢舉半年後起草了一篇十分動人的文章說：

「實際運動本非余個性所適，但余自一九二八年辭去大學教職後，竟逐步深入而捲入漩渦，此蓋由於余對於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之學問上的信念使余不能懸居於書齋中也。余僅爲義務感所驅使耳。於參加實際運動之五年中，在主觀上余實感受人所難知之苦痛。」

作爲候選人而參加選舉運動，在樂此者視之，或覺有趣，而余則覺苦不堪言。嚼遍此類苦痛之後，最後乃至棄母別妻，不得不在地下渡過一生，思念及此，余不覺驚有：

「回首經過處，已是隔山人。」

之吟。此蓋余之實感也。

當時余雖覺爲學問上之信念而能置身斯境，固爲學者應有之懷抱。而同時思念生於明治十年時代之舊士族家庭，受明治政府之教育如余者，在當今情勢下竟達於如斯境地，所歷艱苦豈少，不得不追念。此已往之事也。

而今日余竟將自行舉送共產主義者之我矣。獨坐獄中，直視被加於我身之運命，余實感慨無量。爲避免誤解，欲附言於此者，上述之事，因不能認爲余對於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之學問上信念已發生動搖也。

余敢冒昧申言，經三十年水深火熱之余，豈能因半年牢獄生活即對自家學問上之信念發生動搖耶？

在隱退於書齋後，余將依舊爲信奉馬克思主義之一學者。

但僅信奉馬克思主義並不能成爲馬克思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而此事對於本人之學問成就自有決定的影響。無論何人，一旦脫離實際運動，即使努力，亦難與在馬克思主義發展之基本線上代表最前

端之與者爲伍。(中略)

退出階級鬥爭場而作一廢兵之余，在學問上究亦難望有以前之貢獻。人類必須始終抱有雄心。余在學問方面亦早已自知只能寫出第二流第三流之著作。自實際運動場而隱退之後，余當然不再對與實際有直接關係之政治問題發表意見。蓋余確信隱居於書齋中者之政論僅能有害也。

余今後將終生不作政治論文。在余生存中，余將努力完成「資本論」之翻譯。此乃數年來常輾轉於余腦際之一希望也。

作爲一廢兵而偷生於書齋中之余，一旦獲得自由，余將從速完成此項工作，以聊贖貪圖安逸之罪。茲以此文作爲自罪之弔詞，並作爲自救之咒文。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獨坐中書成。」

上面這篇文章，曾經報章作爲「河上博士的轉變」而大事宣揚，可是有誰讀了這篇文章會責備河上博士的轉變呢。無論誰，都會理解河上博士的心理上的苦痛，只有對他同情，決不會去責難他，和佐野，鍋山等的政治轉變相較，河上博士的轉變，完全是心理上的轉變，這種解決方法，表示出忠於良心的河上博士是如何的苦痛。正因爲這個原故，河上博士才會被愛挑刺的共產黨員們景慕到死爲止吧。

### 一家爲信念而生

河上在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用「千山萬岳樓主人」的筆名，在讀賣新報上開發表「社會主

義評論」，立即使人知有河上肇其人，不意執筆才到一半，竟心境一轉，爲唯物論所感，而跳入伊藤謙吉的無我愛之境。

他又和大山郁夫突然組織了「新勞農黨」，接着又和大山分手，立於解消派的陣頭，這些急驟的轉變，雖受到一部分人士的非難，但這些正足以反映出河上博士始終忠於良心，勇於改正錯誤的一貫的人生觀。

從「貧窮的故事」開始，以至「應如何生活」，「社會問題管見」，「社會問題研究」，「近世經濟思想史論」，「唯物史觀研究」，「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資本主義經濟學之史的發展」等書，對於日本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普及都發生重大的作用；當時河上博士和資本主義經濟學者的福田德三博士共爲經濟學界的雙傑，有平分天下的樣子，凡是關心社會主義的，都仰爲泰斗。

河上博士唯一的女兒芳子也因爲所謂「搶劫」事件等被報紙宣傳爲紅色姑娘，河上夫人芳子的胞弟大塚有章也因爲同一運動而被槍擊，實在可以說是二家都爲信念而生。

他嗜滿五年鐵窗滋味，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被秀子夫人，愛安芳子，長孫女洵子迎接出獄之後，一直都在京都過着靜養生活。大戰後對於民主主義運動的勃興，志賀，德田等老鬥士的出獄，野坂參三的歸國不勝感奮，從病床上遙遙的發生衷心的聲援，終於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在多數弟子守護下逝世。

博士在野坂參三歸國的時候所做的詩（見後），曾登載在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上，給共產黨同志們以很大的感奮。

博士的一生實在是波瀾萬丈，表現着爲了信念而生者的苦痛的生活的典型。他的四首詩是：

- 一、野坂新歸來，抵得百萬兵，我軍氣益壯，敵人心自斃。
- 二、余如少十歲，提筆定挺身，定隨諸君後，風濤渡此生。
- 三、身如藥末露，餘日已無多，雖幸逢佳日，無如病體何。
- 四、去國十六載，同志復歸來，病牀無所望，萬衆義旗開。

## 2. 大塚金之助、平野與山田

### 名建築家大塚金之助

站在東京商科大學的講壇上，對青年學生講演，高叫「探求真理的人必須走過荊棘之路」的大塚金之助教授，也是實踐自家言論的一個人。

向僅僅僅小學畢業的工人們，也有許多刻苦用心把「資本論」讀通的，你們在大學讀書的，想起來豈不慚愧麼？「這種鼓勵學生的熱情而真摯的態度，怎能不使聽講的學生爲之感動呢。」

當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他在伊豆湯島溫泉被檢舉時商大學生所進行的釋放運動，以及他被釋放

後學生們對他的救援運動，都證明他是富於人性的。

他苦學力行，於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卒業於東京商科大學。在德國留學的期間，從有名的索巴特教授學習經濟學。歸國後設立東京社會科學研究所，編譯瓦爾加的經濟年報，自著的書很少。

可舉出的有：小冊子「世界經濟恐慌與消費合作社運動」，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譯本（是得福田德三博士推薦的名譯），「李嘉圖的經濟原論」等書。即以他在資本主義發達東京講座中所寫的文字而言，他的論文實在使人覺得那是名建築家經過苦心深思的極精緻的作品。

僅因以資金供給共產黨的理由，就被判處徒刑二年（緩刑三年），後來一直默不作聲，到戰事告終才重逢陽春，重被聘請為東京產業大學（從前的商大）的教授。在這混沌的時候，許多人都期待著他在離伏十年間的研究成果能够早一天發表出來。

### 講座派的不野義太郎

平野義太郎被報界宣傳之開端，是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他的被文部省派往海外研究一事，因為：

（一）他所著的「法律中的階級鬥爭」不穩當。

（二）他曾出席治安維持法撤廢演說會。

而又被取消。可是這件事結果是支那省讓步了，他終於到法國留學去了。

平野家是創立石川島造船所，築地印刷所的實業家，有「小岩崎」之名（按岩崎爲日本財閥之一），據說他的夫人是華族出身，所以在左翼評論家中，實是一個特別的人物。平野回國後在大學中的聲望很大，教刑法的牧野教授有一次在研究室中說：

「嚴太郎（按指末弘嚴太郎）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是極負人望的，都說日本的民法學將因新回國的嚴太郎而一新。從那以後暫時出現了民法學界的積積、末弘時代。可是現在，可說是我妻、平野的時代了吧。」

其後平野因爲和田中清玄的再建共產黨事件有關，被作爲同情者而檢舉，不得不離開大學，實在是很可惜的。

從那以後，平野繼續寫馬克思主義的評論，尤其是「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和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資本主義分析」共稱爲正統派馬克思主義集團之二大理論的支柱，他成了講座派集團的中心人物。

這樣下去，他在二九三六年，因所謂共產大學事件，和山田盛太郎，小林良正等同被檢舉，其後出獄，在戰爭中服務於太平洋協會。

其著書除上述「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外，尚有「民法中羅馬思想與日爾曼思想」，「法律中的



階級鬥爭」，「史的唯物論與法律」，「議會及法制史」等。

### 有田藍之譽的山田盛太郎

和平野義太郎、大森義太郎共稱爲「東京帝大三天郎」的山田盛太郎，在東京帝大經濟學部讀書的時候，受大內兵衛教授的指導，研究馬克思主義，趕過大內兵衛，一直順着馬克思列甫的道路前進，堪稱爲青出于藍。

他曾經在東京帝大經濟學部的教授會議上主張採用「資本論」爲教材，與土方成美教授發生激辯，成爲當時的談話資料。

一九三〇年七月，因同情者事件被捕，免去副教授官職，以後在家埋頭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他的名著「日本資本主義分析」（將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中所收三論文合併而成），實在是日本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支柱，被該派人士視爲經典。

除文章難澁不論，他的分析之正確，是其他同道所難比肩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被認爲共產大學事件的中心人物而遭逮捕，再入拘留。停戰後，重開東大經濟學部，坦認農業政策講座。他的農業政策倒是真能解決日本食糧問題的吧。

### 3. 赤化教授「集團」

## 財政學名教授大內兵衛

總括的說，大內教授在東京帝大的人望是了不起的。不僅從學者這一點來評價可以說，從性格來說也是非當溫良的。

漫筆家岡本，平描寫大內教授的側面說：

「在雜誌文章上所感到的先生是豪爽的，而實際上則是很溫和，帶着若干貴公子氣，拘泥小節，而態度謙恭的才人，稍微碰他一下，他就會滿臉笑容的表示出有彈性的愛嬌。但從笑着的眉眼裡，敏感的神經像電氣一樣向四面八方伸出警戒的觸手。……和別的先先生接觸慣了，遇着這位先生，實在有異樣的感覺。」

真是抓住了要點的話。

他出生於淡路島的富有之家，以優等成績畢業於第五高等學校和東京帝大，曾一時服務於大藏省，中途被剛獨立的東京帝大經濟學部聘為副教授。

當森戶事件（森戶辰男在經濟學部機關雜誌「經濟學研究」上發表克魯泡特金之「社會思想研究」而引起的事件）發生時，大內恰為「經濟學研究」的負責人，因此遂辭職到歐洲去留學。把他那時候的報告一部分整理起來，作為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的小冊子而出版的有「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歸着點——德國戰後經濟狀態」，那裡面有一節寫道：

「被稱爲世界第一個軍國主義的德國（日本實在是更軍國主義的，這無論從數字上或是從制度上都可以證明），它的軍國主義的財政倒過來被爲其存在目的的戰爭所輕易打破了，又像是矛盾，又不像是矛盾，倒是很有趣味的。」

這簡直像是預言了這次日本軍國主義的崩潰，極堪注意。

回國之後，又再被迎回東京帝大，担任財政學講座，除在學校授課之外，他也常在「中央公論」，「改造」上著文論各種時事問題。

這些文章都文字流暢，理論透徹，對現實的分析犀利，並且帶着若干諷刺筆調，所以常能引世人注目。

要想知道他的財政學理論，最好是翻閱他的名著「財政學大綱」，在那本書裡我們可以痛切感到著者希望「從支配階級的辯護中解放科學」的學者的熱忱。

他雖對經濟及社會作批評，但並未超出學者的境界，更一點也沒有沾染政治活動。雖然如此，也竟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人民戰線事件中被連坐，和有澤廣巳（四三歲，東大副教授），脇村義太郎（三七歲，東大副教授），阿部勇（三七歲，法政大學教授），美濃部亮吉（三五歲，法政大學教授），土南謙二（三五歲，法政大學教授），芹澤彪衛（三七歲，東大副教授），早潮利雄（橫濱商專教授）等同時被作爲勞農派教授集團而逮捕。他的思想也許有和勞農派相通的地方，但當朝日新聞的「赤外線」指他爲勞

費派有力分子的時候，却遭他猛烈反對，從這一點看來，他又似乎不是有意識的勞農派。

在停戰前，他是日本銀行的囑托人員，到停戰後，因東大當局的惡意難却，和矢內原忠雄，土屋番雄，有澤廣巳，山田盛太郎，藤村義太郎，木村健康一同回到東大任教。一九四五年度開頭，他在題名為「致濫濫成災的廣播中高叫『奪出勇氣停止國家補償辦法』」，大得世人喝采，在講壇中也間或有豪放之處，是一個富有入性的教授，廣受一般人愛敬。

### 九州帝大三傑之一的向坂逸郎

向坂逸郎也是在東京帝大經濟學部畢業後，以官費出洋留學，以官費繼續研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人，促使他「赤化」的直接發端是河上肇的「貧窮的故事」在高等學校時代更受了當時的吉野作造博士和山川均的論文的影响，改變當初學德法律的志願，決心進了經濟學部，現在東大的土屋教授，和被趕出東北帝大的宇野弘藏教授是他的同窗。他和石濱知行，佐佐弘雄共稱為九大的三傑，三個人同時在一九二八年被當作左傾教授趕出九大，從那以後他和山川均等「道守着『勞農』雜誌，作為勞農派的鬥士大顯身手，像地租論這種理論的著作固是他的拿手傑作，而對於時事問題，人物評論，也充分有新聞記者的素養，筆鋒犀利。

在一九三七年尾，當勞農派被全數檢舉的時候，他也受了連累，停戰後人們也期待着他能再回到九大任教。有「資本論體系」，「地租論研究」，「列宁傳」，「知識階級論」等著作。

### 勞農派的驍將豬俣津南雄

豬俣津南雄也曾在一九三七年尾的勞農派大檢舉時被檢舉。他生於新潟市，從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之後，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作為早大留學生而渡美。

在美國，他一面幫助片山潛，一面在威斯康辛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回國的時候帶了一位金髮的美國姑娘回來，不久就做了早大教授，擔任農業政策等課程，和堺利彥，佐野學等一同被一九三三年的第一次共產黨事件連坐而離開早大。因這件事被處了八個月的監禁。從那以後專門從事著述。共間在政治研究會，舊勞動農民黨背後作指導活動。有「金融資本論」，「經濟學批判」，「特權階級論」，「軍備，公債，增稅」，「黃金經濟學」，「農村問題入門」等著作。筆者曾見人作豬俣津南雄論，頗為中肯，現在摘錄一段在下面：

「豬俣氏作為政治家的經歷和他作為經濟學者的業績奇妙的交錯着。總帶着一點不明顯的地方，乃是豬俣氏的特色。拿最近十年來說，豬俣氏總是置身於日本馬克思主義支流方面。所以總是被本流方面所攻擊。當然豬俣氏方面也常常作反擊，或積極作打倒運動。其結果本流方面常向豬俣

氏方面接近。但會又再離開。然後又再接近，再離開，總是這個樣子。照豬俣氏這樣子，始終受人攻擊而在政治上不反動化的人，在日本實不多見。而且在論爭中拼命用功，陸續開拓新的領域。和他在政治上不相容的人也都不否認他在學問上的天才。

他目前的政治立場如何是難以明瞭的。他最近所寫的東西可以說幾乎沒有涉及這一點。

他的政治立場明顯的時期，怕只有「勞農」成立的前後兩年罷。那時候他是反福本主義的。但在退出「勞農」之前很久就和山川一派不合了。

其結果，致「勞農派」疑惑豬俣要到黨方面去。

而在解黨派出現的時候，黨方面又疑惑「解黨派」的幕後是豬俣在搗鬼「……」。

但隨着軍國主義的抬頭，他也漸入難境。和愛妻貝爾夫人也弄得不和起來。終於在一九三七年被檢舉，在一九三八年初自獄中與貝爾夫人離婚，頑強的他也終於軟化，被當局的彈壓所屈服了。

#### 4. 三木、戶坂、羽仁

##### 日本哲學界的原子彈三木清

爲日本學界之榮譽的西田哲學，在門徒中產出了許多英俊，而三木清在其中尤是最優秀的一個學者。

他在大學畢業之後曾留學於德法兩國三年。這乃是由於岩波書店主人認為三木有拔群才學而予以援助的結果，這在他的名著「巴斯加對於人類的研究」的序文中說得很明白。這本書對於普康德派學說盛行的日本哲學界，有如原子彈一樣，任何人都不得不注目於這可怕的新人物的出現。

他在德國受海德爾堡大學的立克爾教授，麻布爾大學的海廷加教授的指導，回國後受聘於第三高等學校，不久又被法政大學以三顧之禮請至東京，僅僅在三四年中，三木哲學就在日本哲學界形成了「大勢力」。

他像是經過了黑里斯多德，黑格爾，巴斯加，迪爾泰，海廷加等人，然後才到馬克斯，恩格斯方面，他的功績在於在馬克思主義與一般哲學間架設了新的橋樑。

他實在是哲學的。從解釋學的現象學的立場，重新來解釋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

在開頭，人們都謠傳三木左傾了，但是不久又批判他說：「什麼話，那裡有馬克思主義的氣息！」這對於他都是不關緊要的。

「我注意馬克思主義，以及我現在對紀德感到新興趣，從我自己的心境說來，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那麼他沒有變的本質是什麼呢？據他自己說：

「那是現在仍在探討中，尚不能明白說出的東西，極概略的說，可以說是在社會性與人間性之間

求得大統一的工作。」

林建夫評論三木說：

「三木也好，谷川徹三也好，乃至稍微隔開一點的柏拉圖也好，笛卡爾也好，凡是我所多少接觸過的哲學精神，都從詩人的理智出發，這是很有趣味的。他們所以成爲哲學者，並不是因爲他們見棄於目魯（希臘神話中職掌文藝美術的女神）們，正相反，他們的哲學所以能够引人，也可以說是因爲在他們的思想背後，不斷的有目魯在歌唱着。所以三木哲學的魅力，正在於不知什麼地方滲着目魯的氣味。」

軍國主義的殘酷壓迫甚至加到這帶着目魯氣味的三木哲學上。

對一切自由，一切帶有人性的東西，不剝奪淨盡勢不停止的國家主義的壓迫，連三木哲學也不許共存在了。三木之被檢舉，是因爲他幫助了高倉輝的逃亡，（高倉輝以用假名文字著書出名，這次日本總選舉的時候，他在長野縣做了共產黨候選人而當選）高倉從曾視聽逃去之後，三木把他隱藏在家裡，給他衣服旅費，讓他逃走了。三木在被檢舉後半年，在停戰的那年九月廿六日，死在豐多摩監獄裡。死因雖據說是由疥瘡和營養失調，總之不外是比印度更惡劣的我國（日本）監獄內的極壞待遇把他弄死了。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原書爲九月二日，但前文謂三木死於九月二十六日，此處當係十月二日



），人們爲三木守夜的時候，谷川徹三、豐島與志雄、大內兵衛、高津正道、東畑精一（三木的姻兄）等知交聚集在一處，對三木的死因熱心交換意見，同時設立了三木清紀念事業會，決定開紀念三木清文化講演會，並設立三木清獎金。

### 「意識形態論」的著者戶坂潤

和三木清的疑問獄死同時，其死因成了問題的還有戶坂潤。在太平洋戰爭停止不久之前的八月九日，戶坂潤死於長野監獄，死因是和三木一樣的急性腎臟炎病。對於這件事，也有人心裡不釋然。對於監獄當局，急性腎臟炎這個病名倒似乎是很便利的。

戶坂的夫人接到死亡通知之後，立即跑到長野監獄去領屍首，但屍身已被燒成白骨，只接得了一紙急性腎臟炎的死亡證明書，連丈夫的死後面貌也沒見着。

朝日新聞（一九三七年六月）描寫評論家戶坂潤的側面說：

「會了面，雖覺得他是沒有鬚鬚的，面皮白淨的青年，但裡面顯然隱藏着嶙峋的氣骨。

尤其是近來當唯物論陣營總潰敗的時候，在敗軍中，他很有毅然作殿軍的氣概，足以在論壇中記錄爲輝煌的戰將。

戶坂的文章沒有精彩，沒有抑揚，缺乏引人入勝的魅惑力，這雖不敢說一定就是缺點，但的確使

他很吃虧。雖然調查周到，眼光廣博，該指摘的也指摘，該諷刺的也諷刺，但終不能與人以澈骨之感，使人受衝擊。可是因此却帶着着實的性質，使人感覺可以信賴。作爲三木清の後輩而露頭角，在三木清變質離開唯物論的時候，他仍固守着唯物論研究會創立者的立場。

世態近來日趨暗澹，像他那樣的立場已不得不漸次衰萎，但他的評論一點也沒有萎縮卑小的地方，讓人感到一種堅強的性格。

「中央公論」的人物評論中對於他的堅強性格也說：「岡邦雄有一次對他那堅強的性格表示欽佩，說那是日本人中少有的。在同屬於唯物論研究會系統的人物中，像岡和三枝就帶着常人的弱點。」

隨着「中國事變」的發展，右傾法西斯攻勢的激化，左傾評論家戶坂的生活能力受到極端的壓迫，於是他的結髮夫人挺身而出，做了女學校教師來支持生活，這成了當時新聞界一大話題。

這戶坂也終於成了囹圄之身，受到司法當局的殘酷待遇，遂至沒有看到停戰後的日本民主主義的抬頭，就結束了他四十六歲的一生。

他的著作有「科學方法論」（岩波書店），「日本意識形態論」等，尤其對於三笠書店印行的「唯物論全書」之計劃編輯有很大的貢獻。

最後把「人民評論」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號所登載的他的「獄中信」附在後面：

「戶坂風子（戶坂氏的長女）」——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

喜報（指風子入東京女子大學的喜報）已悉。父心甚慰。大有「陽來復」之感。此乃由於僥倖及他人之助，幸甚。可請家中備食物表示慶意。（蒸麵包作聖誕點心，或作鯛魚餅如何？）

汝今後已屬成人，須自覺對家庭對社會之責任，自行注意健康與品行，以求其向上。

關於功課，可自三月一日起，每日花一小時上下（多亦無用）努力讀「莎氏樂府本事」，自行由文路中求理解，繼續游閱。行之半年，對英語之讀書力，理解力當有顯著進步。望絕對勵行。

對淨（氏之長男）及月子（次女）望作函報書入學消息，並附帶對學校加以說明。此對於年幼者將有鼓勵作用。

對於源氏夫人亦應通知，自不待言。

老母用新筆所書之函及風子之和歌亦已收到。（今日之消息頗得要點。老母之日記如何？）作歌須力避用陳言腐語，不得圖簡便省事。但來作已有不少進步。望續寄消息。

碧空淨無雲，仰望何所感，萬物脫羈絆，生命得舒展。

春亦近矣。」

這封信豈不是很有動人胸臆的地方嗎？信中所說的「老母之日記」指的是他自己的母親。原來戶坂的母親老後猶集中全付精神把每天發生的事記下來寄給在監獄中的兒子，雖年老眼花，字跡混亂，

但她後來追想起來仍說：『那個孩子讀我那樣的日記似乎比任何事都感快樂。』

### 轉換期的歷史學者羽仁五郎

和羽仁五郎先後被捕，在警視廳的大號子裡受到同樣虐待的評論家三木清，關於羽仁五郎曾作如下的敘述：

「羽仁學著對歷史作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並不是最近的事情。幾年前我初和他在海德堡相識的時候，他已經進而研究故糸井端之氏等人的學問，在實證的研究上他也顯示了優秀的成績。

他漸次積下了作為新型歷史家，作為真正歷史家而活動所必要的素養。他最初的工作乃是現在出版成書的佐藤信淵研究。」

在「關於佐藤信淵的基本研究」之後，又出版了「唯物史觀與發展階段的理論」，「歷史學批判序說」，「轉換期的歷史學」等書，於是他在作為新進歷史學者的地位確立不動了。

他後來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和藏原惟人，小川信一（大河內信成）等創立了普羅科學研究所，作為中央委員，資料委員而活動，用「大川彪之助」的筆名寫着左傾論文發表，在一九三二年無產文藝聯盟成立的時候，他捐助了基金，對於產業勞動調查所，勞農救援會也捐助款項，後來成了唯物論研究會的中心人物，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二日被捕。

出獄後爲「岩波新書」寫「米克爾琪羅」一書，依然發揮着羽仁五郎的認真態度，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在被派在華北工作期中又成爲監禁之身，直到停戰，都過着鐵窗生活。出獄後，又從事天皇制之歷史的說明，頗爲活躍，他今後的動向是受人注意的。他是自由學園主持人羽仁元子的女婿，婦女運動家羽仁說子的丈夫，這是大家都曉得的。

## 八 爲學問而服從良心的京都學派

### 1. 京大事件

#### 瀧川教授受到停職處分

一九三三年五月發端於瀧川教授停職問題的所謂京大事件，乃是瀋陽事變後蓬勃發展的，以軍部革新派爲中心的右翼反動勢力對自由主義陣營所加的最初攻勢和壓迫。當時的文部大臣鳩山一郎被右翼反動勢力所逼迫，聲稱瀧川教授爲赤化教授，以權力強要他辭職，遂引起問題。京大法學部自從一九一三年七月的澤柳事件以來就是「京大自治」的大本營，是有光輝歷史傳統的自由主義正統派「京都學派」的根據地。瀧川教授的退避問題並不是瀧川教授一個人的問題，實際上乃是大學全體的使命和大學教授全體的問題，當時的法學部教授團體認爲此事「蹂躪大學自治，破壞學問的獨立和研究的自由

一，聲稱爲大學的自治和學問的神聖不惜拼去教職和文部當局抗爭；京大學生也開大會，高叫「擁護大學」，於是展開反抗文部當局高壓的「大學生運動」，京大陷入未曾有的混亂。不管法學部教授如何拼命抗議，鳩山文相終於五月廿六日將龍川教授交「文限委員會」作休職處分，於是京大法學部乃將佐佐木惣一博士以下全體教授預先棄交在法學部長宮本手裡的辭呈交給京大校長小西，連同教授，講師，助手們也都以身殉其恩師，決定全體辭職，京大法學部在事實上瀕於潰滅。以這有歷史意義的五月廿六日爲契機，事件驟然發展，波及全國學生，京大的學生代表馳往東大，九大，東北帝大，到處都展開了「擁護自由主義」的熱烈的學生運動，來和反動化的時代潮流相抗，但在襲承文部當局意旨的警察當局的無情彈壓和刀聲鏗然的反動法西斯的攻勢之下，堂堂的學生運動也未能收效，成了自由主義的挽歌。

## 六 教授免職

對於京大的空前危機，小西校長急於設法解決，六月十四日與鳩山文相間成立所謂「解決案」，但對於這解決案，佐佐木博士認爲完全未考慮法學部的主張，用慣用的嚴密論證，聲明絕對反對法學部解決案，堅不讓步，問題於是益見糾紛，因此小西校長痛感事態混亂之責任，表明辭意。七月八日由學內選舉結果，理學部的松井元與博士就任校長。變成消滅反動勢力工具的文部當局對於事態的

重大性毫不反省，趁新校長就任的機會，對被認為法學部強硬派的佐佐木惣一博士，宮本英藏，森口繁治，宮本英修，末川博及休職中的瀧川教授等六教授採取強硬政策，提出七月十一日的開議，奏請天皇免職。在受文部當局處分的六教授之外，有末廣，中島，島賀陽，山田，牧，恆藤，渡邊，田村，田中等未免職九教授，也表示「無考慮餘地」，要求松井校長轉達辭呈，松井校長於七月十八日上午，與文部當局折衝，商得認瀧川教授之處分爲「特別情形」的松井解決案，於二十日回京都，拿解決案給法學部未免職的末廣，中島等教授看，努力慰留，結果末廣，中島，島賀陽，山田，牧，渡邊，田中七教授認此解決案可以滿意，而恆藤，田村兩教授則堅不承認，於是軟硬兩派教授各於廿一日發表聲明，分裂爲留任派和去職派，至此糾紛四個月之久的京大事件達到了最後關頭。對於松井解決案，末廣等七留任教授的聲明書認爲：

「關於此次事件，吾人之主張業已貫徹，將來學問之自由及大學之自治可保無慮。」  
而去職派的恆藤，田村兩教授的聲明則認爲：

「如解決案所言，在「特別情形」下，多年先例既毋須尊重，則大學自治將成有名無實，大學中之研究及教授自由將失去保障，故此解決案依然與法學部全體教授之聲明書趣旨不合。」  
這樣，教授團對於「特別情形」之見解發生差異，於是法學部之黨輝傳統亦生出大裂痕。不待說學生團是支持去職派的正論的。

於是京大法學部由留任派教授推中島玉吉博士爲部長着手重建，先而被免職的宮本英修教授也輿了回來；他這種變節行爲，曾使識者蹙額搖頭。

### 瀧川教授是紅色的嗎？

說到瀧川教授之被人認爲「紅色教授」的由來，首先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他在中央大學所作的演講「復活中所表現的托爾斯泰的刑罰思想」被人認爲危險。在次一年的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司法省的一個人對於上京的宮本法學部長談到：

「瀧川教授去年在中央大學講演侮辱了裁判官。讓這樣的人做高文委員是不合式的。」

在後來宮本部長又到東京的時候，專門學務局長赤間和學生部長伊東又提到瀧川教授的「刑法讀本」，說有問題。

「那本書雖不是馬克思主義，但客觀主義也要不得，尤其是他關於內亂罪，通姦罪的意见，於秩序風俗有礙。」

宮本部長指摘這些說法的錯誤，堅決的表示自己的信念說：「如果拿這些事來處分教授，京大法學部是會發生大問題的。」在宮本部長會見粟屋文部次官的時候，粟屋次官說：

「時勢比十年前變得很多了呢！」



話中像是含蓄着什麼意思，官本部長憤然說：

「文部當局不應該附和潮流，而應當真正時勢。」表示堅決反對。但文部當局對於瀧川教授的壓迫極爲執拗，四月中旬遂招請小西京大校長，強迫瀧川教授辭職，從那時候起，問題俄然表面化了。那時候在瀧川教授的著書中，有「一九三〇年發行的『刑法講義』和一九三三年發行的『刑法讀本』被內務省禁止了。前一種已廣被世人讀了四年以上，後一種亦廣被世人讀了一年，這種禁止，實是以窺測文部當局決意要處分瀧川教授的陰謀。

以鳩山文相爲首的文部當局所以採取強硬態度，把瀧川教授問題擴大爲一大社會問題，實在是因為他們背後有以軍部爲靠山的右派反動勢力的原故。

對瀧川教授問題有點火作用的，照前面所說，是繼承故上杉愷吉博士思想的依靠神力的右派御用學者淺田胸善一派，他和軍部以及右翼團體相勾結，再三再四獎勵文部省說：「瀧川教授是有危險思想的人，宜加處分。」中央大學的講演內容，「刑法講義」和「刑法讀本」之成爲問題，也都是因爲他提出在學問上毫無足取的材料而攻擊所致。

淺田胸善對於瀧川教授有深恨，據說他自從一九二九年六月在京大講演部講演被學生們駁斥而大丟面子之後，就深恨擔任講演部長的瀧川教授，他是學者中少有的陰險人物，自從這京大事件以來，在戰爭期中以軍閥爲靠山，和右派派派人連緒，把主張天皇機關說的美濃部博士，東大的河合教授，以西

田博士爲首的京都哲學派的人們，多數進步的自由主義的學者，繼出鴻界，造成了反動黑暗時代的張本人，可稱爲「學匪」的文化界敗類。他在今年二月在他家鄉熊本八代因神經衰弱而縊死，如果活着的話，一定是文化界的「東條」而成爲一等戰犯。

在刑法學派的爭論中，瀧川教授是日本刑法界中採取客觀主義以與主觀主義相對立的第二人。當局說他的學說危險，第一點在於煽動內亂。就是說：『對政治犯不應科以徒刑，應科以禁錮。』這種意見是庇護政治犯的，刑法學者德利等稱政治的犯罪爲進步的犯罪，說應該和其他竊盜，殺人等悖德的犯罪區別開來作不同的處理。蓋政治的犯罪非爲私利私慾，一意爲社會國家全體利益着想，遂至違犯法律，這一點是和出於卑劣動機的犯罪情形不同。其他犯罪動機多屬無恥，而政治犯罪動機則往往可尊敬，爲保全犯人名譽，宜以禁錮這種較輕的刑罰來代替徒刑，從刑法學上說來應該說是當然的。

其次說瀧川教授的學說獎勵通姦，乃是攻擊的第二點。通姦在日本現行刑法上只對於妻子認爲犯罪。丈夫和妻子以外的女人發生性關係是不受處罰的。這從近代男女平權的傾向說來是不合式的。可是要處罰男子的通姦罪，在承認公娼制度等的現狀下，是不能澈底處罰的，因爲處罪界限難以規定。通姦乃是夫婦間的愛情問題，與其以刑罰來處罰，不如單作爲民法上的離婚原因爲妥當。這乃是瀧川教授的意見，這樣的意見也被攻擊爲獎勵通姦，真是豈有此理。

瀧川教授從大阪府立北野中學經過第三高等學校，於一九一五年由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和教民法的末

川教授其爲京大法學部的變態，是受學生歡迎的進步教授。曾說到法律階級性的是他，當治安維持法（現已因戰敗被參議院認爲反動法律而命令廢止）以緊急勅令公布出來的時候，首先表示反對的也是他。

終被強權逼出家牙之塔的瀧川教授，在大阪朝日大樓掛牌做了律師，一面依然繼續皇宮生活，到了戰事停止後，受到重建民主化日本的影響，在今年三月，他又在十多年後回到京大，做了法學部長，爲重建繼承京都學派傳統精神的光榮的法學部，用盡渾身力量活動着。

### 京都學派的首腦佐佐木惣一

佐佐木博士是京大法學部的推動力。在京大事件發生當時，從年齡來說，中島，末廣兩博士都要年長得多，但任何人都願意推舉佐佐木博士爲法學部的真正代表人。這當然有一個原故。原來末廣，中島兩博士不是京大出身。佐佐木博士是道地的京大出身，是誇耀自由主義傳統的京大法學部所教育出來的第二個人，他在一八九九年從第四高等學校畢業的時候，起初本打算進東大，但當時因交通關係，從金澤（按金澤爲第四高等所在地）上東京，須先到米原乘汽車，不意在途中得病來到京都。於是就那麼做了當年新開辦的京大法科的第一個學生。由這個因緣，不久就造成了自由主義的佐佐木惣一。在澤柳事件當時，他是瀟灑灼炙的年青副教授。這事件所給與他的精神影響一定非常大。

和佐佐木博士接觸的人，最吃驚的是他那青年似的熱情洋溢，他在京大事件時所表示出來的對於學問的專心一意的愛，和對於自由與戰的猛虎似的鬥志，乃是青年似的熱情之流露。

佐佐木博士又被認為是形式論理學的權威，和他談起話來，可以說是一點漏洞也沒有。據說任何會說話的人，和佐佐木博士論爭起來都難望取勝。人家都說他是解釋法學的權威，像用磚砌牆似的，他把論理的頭角一層一層堆積上去，如果你一個一個承認下去，結果你就不得不承認他的全部所論。當暴動事件發生時法學部警察當局不法行為的聲明書，以及當京大事件發生的五月二十六日法學部全體教授提出辭呈的時候在學生大會上朗讀的聲明書，都是出於佐佐木博士的手筆，無論那一稿聲明書都帶着論理的壓力，使任何人都會感到它的說服力量。

在京大事件的後半，佐佐木博士用「教授與副教授職責不同」的理論，慰留進退維谷的副教授。他說：「教授現在有直接防守研究自由的職責，而副教授僅在將來有此種職責，現在尙無此種責任。」據說，大部分的副教授雖不服此種理論，但一旦到了博士面前，都不得不承認其為正確。

佐佐木博士和美濃部博士同為憲法學的權威，在戰爭中他所主張的天皇機關說受到主張神權的國家主義者的壓迫，於是他的名著「憲法提要」也絕版了。

停戰後，由於故近衛公的希望，被任為皇室執事，擬定憲法改正的草案，一躍而為時代寵兒。最近補為勸業議員，從京大事件以來，十餘年間為奮鬥的節操和良心而受難的京大自由主義者的首領，

對於時運之轉變怕會有無量的感慨罷。

### 事件的主角宮本英雄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五點三十分！這對於京大法學部是不能忘記的瞬間。（從那以後，每年五月二十六日紀念這個時間，成了京大事件的紀念日。）

當時的法學部長宮本英雄教授帶着稍微蒼白但十分緊張的面孔，站在第一教室的講壇上朗讀教授團的聲明：

「政府此次使瀨川教授停職之措置甚為不當，遂使同人等不得不提出辭呈……」

這個聲音充滿了火似的熱情和「必須離去」的氣概，震動屋頂，刺激幾千人的耳鼓。滿堂寂然無聲，擁滿會場的學生眼睛中閃耀着珍珠似的眼淚。

這時候，宮本法學部長對於全京大學生真成了名符其實的豪爽的「英雄」。

實際上，在事件發生之前，人們不曉得宮本部長是那樣一個果敢的人物。在平時，他所研究的是穩重着實的英國法律，所以人們覺得他是難接近難親熱的教授，但，且到了非常時期，他那剃刀似的銳利性格，實足以使敵人胆寒，而且還加上灼熱的熱情。在事件未表面化的當時，幾次和文部當局的折衝，都表示了毅然有古武士風的京都學派的面目。

居於法學部負責人地位的宮本教授，在事件勃發之後，接到激勵和脅迫的信或訪客大抵是參半。不管是怎樣站在反對立場的人來訪，教授都不拒絕。他有條有理用盡言辭來說服別人。其氣概若謂「照這樣再不了解不是白癡就是混蛋」，大概的人都被他這種氣概所懾服了，他當時想必一定有了不懼白刃的決心。

在法學部中像他一樣爲人真誠的學者也還不多，他也是京大法學部的出身，據說自第六高等學校時代起就有加入一倍的正義感。

在免職之日，他誠懇的說：「這一來可爽快了」，表示着欣然的態度，後來在大阪掛牌做律師，到太平洋戰爭開始後，被緬甸請去做軍政顧問。

### 道地京都學派的末川博

末川博士在事件發生當時和瀧川教授同爲極受學生歡迎的進步教授，瀧川教授教刑法，而末川則担任民法；以講憲法的道地民主主義者佐木博士爲首領，這兩個進步的學者維持了光榮的傳統。他兩個都是京大法學部出身，瀧川畢業於一九二五年，末川畢業於一九二七年。

末川博士是故河上肇博士的內弟是京大社會科學盛行時候的演講部長。在學聯事件發生的時候，他以法學部年青教授的地位和瀧川教授一同糾纏了當局的不法行爲。他在第三高等學校時代，在講清部

中很負盛名，嗓音之好爲法學部第一，他的講義和富有色調的學說把法學部學生的好感引集於一身。關於民法的著作有「蘇聯與民法」，「民法上的特殊問題」。

因事件而革職後，他被大阪商科大學聘爲教授，但反動化的文部當局藉口京大事件，揚着勁兒不承認。這是京大事件的回聲，成了談話資料。末川後來進了佐佐木博士帶頭集集團所佔據的立命館大學。簡直像是京都學派的正統派從京大遷移到立命館大學似的。末川博士現在是立命館大學校長，在停戰後和瀧川教授同成爲關西的時代寵兒，對於民主主義革命的推進，博士在關西方面的作用也很大，他是山川均所倡導的民主主義人民戰線運動的贊助人之一。

### 發正論而去職的恆藤恭

恆藤恭教授，自從尙稱爲井川恭的時候就被稱爲典型的「天才」，是極受歡迎的教授，曾使其「高（第一高等學校）時代同班學友井川龍之介嘆爲「愧勿如也」的政論家。或者是這一類被人看中了罷，他成了前撤島燐鐵公司社長恆藤規隆農學博士的養子。他在京大講的是法理哲學，對於哲學造詣極深，是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學院式的人物，獲得學生們的深刻信賴和尊敬。去職後被大阪商大聘爲講師，後改爲教授，繼而做了商大校長，成爲關西學界的重鎮。但時局一變，戰後日本民主化運動高漲，於是成問題的瀧川教授重回京大，做了法學部長，來再建有光輝傳統的法學部，瀧川教授一請求

，恆藤就決然丟棄商大校長的地位，回到京大，幫助瀧川部長來努力再建法學部。從和平的學園時代就莫逆的瀧川、末川、恆藤三人，在京大事件發生之後，仍舊是十年如一日的好友，現在這三個人成爲關西學界的紫雲房師，對於言論思想界也飛躍的活動着。

## 2. 京大事件以後的發展

漸教授團喉使三·一五事件後成了反動之物的學生課，或勾結警察當局來抑壓學生運動，因此學生的憤激，格外增大。在尖法自治而變爲形骸的大學中，假借再建法學部的美名而留下來的教授團的行動，顯然成了追隨潮流而作明哲保身之計的反動分子。在河上肇博士被放逐之後，京大經濟學部教授團與關西財團相符合，對於毒蠅學園的法學部大事件充耳不聞而作壁上觀，致被學生拒絕聽講；恰和這一樣，法學部的學生，對於追隨潮流，曲學阿世的留任教授，一個人也不信任。學生們對於有學問良心而殉正義的免職教授們，倒當作恩師來追慕，信任。學生們在去職的教授們的實踐行動中，體會了以京大學派爲誇耀的法學部的傳統精神——自由主義與批判的精神。這乃是恩師的最高贈物，從那以後，在進步的學生間都當作「京大精神」來把握，而一脈相承的傳了下來。

被趕出校外的學生運動，抵抗着內外兩面的壓迫，執拗的繼續着，終於轉化成建設性的，反抗瀧湧的法西斯攻勢而擁護「自由與文化」的文化運動。在每年五月二十六日這個京大事件紀念日，學生



自行舉行盛大的記念。學生們強調着京大事件的歷史意義，高叫着反法西斯主義鬥爭。

這樣的學生運動終於有了成果。在一九三六年五月，由學生自己發行了綜合雜誌「學生評論」，這個雜誌的誕生，以京大事件當時成立的學生組織為基礎，得着佐佐木博士等去職教授，以及同志社大學的林要教授，能勢克男，住谷悅治，長谷部文雄，中井正一，梯明秀等京大及同大多數進步學者文化人之熱烈支持。

那時候，在京都有「世界文化」，「主眼目」，「真實」等許多進步的文化雜誌，是由各種進步的學者文化人發出的，對於防止洶湧的法西斯主義的怒濤，盡着啓蒙的作用。

但是到了瀋陽事變發生之後，一向向戰爭道路落地的日本法西斯主義，對於這樣微小的文化萌芽也加以殘酷的蹂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山川均，荒畑寒村等勞農派的反法西斯鬥爭被認為是在人民統一戰線運動後面隱藏着的共產國際運動，於是全國的人民戰線運動受到了彈壓的鐵錘。京都的這些文化運動，也被認為是人民戰線運動的一分支，受到當局的嚴厲彈壓。

由學生苦心惨淡維持了一年的「學生評論」，也因草野昌彦（爲故三木清之高足）等六個學生編輯被檢舉而被強迫停止了。

而「主眼目」的編輯人能勢克男律師與林要教授，長谷部文雄講師，立命館大學的大岩誠講師，以及「世界文化」的同人中井正一，新村猛，武谷三男，梯明秀等，舉凡京都的進步青年學徒一齊被

檢舉無餘。

在停戰後從反動惡夢醒來的日本，這些過去的青年學生結成了日本民主主義革命的推動力，在各白的領域盡着進步的作用。

林聖教授自從河上肇博士被趕出京大的時候起就是在同志社大學大放異彩的進步學者，有許多關於社會主義的翻譯。

館勢也曾經是同志社大學的進步教授，和林聖教授同事，後來被戴上紅色帽子趕走，於是掛牌做了律師，現在是京都消費合作運動的保護人，甚為活躍。

長谷部文雄以翻譯「資本論」而出名，在反動壓迫下中斷了的殘餘部分，在最近就會出版的吧。

### 3. 京都哲學派的彈壓

成了問題的「道理的感覺」。

自京大事件發生之後，蹂躪期間，文化，阻礙其進步的潮流日甚，在這期間幫助濱田耕作京大校長，而自身亦就任學生課長，埋頭於京大之肅學與再建的天野貞佑博士由於他的理想主義的，人道主義的，尊重人類的思想感情，遂對於這些反動思想用筆作嚴格批判，對於茫無所從的學生之啓蒙與薰陶，表現了專注的熱情；他這些議論收集起來成爲「道理的感覺」，由岩波書店出版。

在出版的時候，岩波書店的藤川覺帶着憂慮似的對他說：『這本書對於內務省的檢閱或許可以通過，但還有一道檢閱線（指憲兵隊，及梶田胸喜一派的反動團體）可能發生阻礙……』

博士用很安定的聲調，充滿了熱情回答說：

『現在的青年們站在戰線上爲國家犧牲生命。我們上了歲數，置身於學術思想界的人，必須爲這個社會服務。爲日本的學術思想界，我雖是死亦所不辭。既有這樣的決心，請你放心好了。』

博士的這本充滿了良心與熱情的著作出版之後，當然是會給當時的學生和識者以深刻印象的，被反動的浪潮壓得窒息的學生們愛讀得不肯放手，這本書的確是異常受歡迎的。

但藤川的憂慮果然即刻成了事實。在一九三八年初頭，京大事件的點火人梶田胸喜，三井甲之一派以軍閥爲後盾的反動御用學者果然把它當作了問題。

天野博士在「道理的感覺」中說：『妨害日本教育的大障礙物有兩個，一個是軍事訓練（毋庸是指配屬將校），一個是陸軍幼年學校制度。』這在戰敗後軍國主義垮台的今日看來固然覺得非常有理，而在「中國事變」勃發之後不久，軍國主義正在抬頭的時候，博士慮及日本的將來，竟不顧一己危險，如此大膽喝破，率直主張，殊爲難能。

梶田一派認爲這一節是最好的藉口，開始了拿手的攻擊，向京大配屬將校，憲兵隊以及其他軍部要人從事挑撥。

其結果，問題立即發展，從天野博士波及濱田校長，甚至有波及重建中的京大自身的形式。

就是說，爲這個問題，東京憲兵隊和京都的第十六師團都出了面，在背後還有軍部中有人在支持着，表示如果天野博士不自動的把這本書絕了版，那麼即刻就會受到禁止發售的處分，引起第二京大事件，而這件事終於由濱田校長，天野博士，京都第十六師師長，京大配屬將校川村大佐四人當面談判，以自動絕版的形式而告解決。

博士所以把這本用心血寫成的書自動絕版，乃是因爲他當時以學生課長的資格幫助濱田校長獻身於京大的肅學和再建的原故，他的一番苦心，從下引致岩波書店的使用的信中可以看出：

「關於『道理的感覺』，蒙你多多費神，而我隨意讓它絕版，真是對不起得很。這雖然由於有了不得不如是的原因，但在我的心坎裏，很覺得對不住多數純真的愛讀者們。爲這本著作，我去去教授位置本沒有什麼困難，但我如果堅持着要出這本書，顯然會使大學方面發生問題，從某一點上說，我是和這本著作同時死亡的了。」

從這裏我們當能窺察到博士在附和潮流，取悅當權的理論家，明哲保身的御用學者織出的反動文化抬頭的時期中保持學問良心的苦衷罷。

博士是著名的京都學派的哲學家，會翻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及康德其他哲學著作，又是宣傳斐斯塔羅奇的愛的教育的教育家。在他的一切著作中都滲透出合理主義，人道主義的思想；在和建博士

轉到東大去之後，他擔任了倫理學課程，給學生以深刻的影響。愛護學生無微不至的博士，眼見京大事件使學園荒廢，學生無所依歸的狀態，深以為憂，乃著「學生論」，指示學生以應進的方面，也是在這個時期。

在戰爭中，博士所豫言的憂患果然成了事實，日本被軍國主義弄得瀕於亡國危境，日本的文化思想界出現了黑暗的反動時代。日本戰敗後，從事民主建設，前任第一高等學校校長安倍能成就職文相，天野博士乃繼任校長，對學生之黨國傾靈所有熱情。「高學生真是幸運呢。」

### 果敢的和辻哲郎

難陷入「中國事變」的泥沼却仍對太平洋戰事抱着冒險野心的東條軍閥，到了「一九四一年更企圖統一言論，使輿論完全趨向戰爭，於是組織了「日本世紀社」這個機關。日本世紀社是由花見堯三，井澤弘，齋藤忠，四谷彌兵衛四個人出名從陸軍參謀本部拿了十萬塊錢資金而組成的，它的機關雜誌「日本世紀」和與田胸喜一派的「讀書人」同為軍部御用雜誌，對自由主義的思想家，評論家加以公然的壓迫，和向情報局送情報的陸軍少佐鈴木康三郎的縱橫議論有着同樣的作用。

軍部代言人的日本世紀社的人們，為鬼神所愚似的敲着侵略主義的鼓，極力主張確立日本世界觀，以把握「八紘一宇」的現實，並為具體的實行而進行「國內思想戰」。等到軍國法西斯突進到豫定

的日美戰爭中，他們公然叫着：

「到了這時候，即使有一點可疑的思想都必須從日本學界，言論界中清除出去。如果不把英美的思想影響澈底掃除乾淨，我們就不能對事物得到明白的判斷。」

這個意見即刻影響到若干雜誌的編輯者。

他們所講的國內思想實際上乃是改變似的對言論界加以暴壓。這乃是破壞一國文化，引起黑暗時代的暴舉，不能再忍受此舉的京都學派的和辻哲郎博士於是勇敢的站了起來。

那是當時在言論界連哭著的小孩也要嚇得作聲的報局的鈴木少佐對和辻博士間的個對個論爭，當時頗為有名。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日本出版文化協會的第一次圖書推展會上，關於天野真佑博士的「我的人生觀」和辻和鈴木兩人之間發生爭執，不歡而散。這個問題留着沒有解決，由京都學派的高坂正顯博士等調停，在星丘茶寮重行開會討論，但和辻與鈴木的對立仍舊沒有消除。

那時候的爭論據說是這樣的。和辻博士對於國內思想戰提出質問說：「要討伐的是什麼呢？怎樣討伐呢？」鈴木少佐回答說：「討伐國內的外國思想，用各個擊破的戰術，把它們消滅。」和辻博士追問說：「那豈不是內亂嗎？」鈴木少佐於是大為激怒。

果敢的和辻博士在那以後也屢次在雜誌和評論中表示「現在不是國內亂的時候」，攻擊向以軍閥為靠山的反動的國內思想論者，遂使那些軍閥代官人們明白以和辻博士的思想和存在為敵，但他們對

於和辻博士的思想既沒有從理論上進攻的準備與實力，於是始終專門尋章摘句作斷片的攻擊，像狗兒站在遠處對人狂吠一樣。

和辻博士和田邊元博士，天野貞佑博士同爲京都哲學派的重要人物，從一九三七年轉任東大教授，担任論理學，等到反動的暴壓加諸學界日甚，曲學阿世之徒日多，學問良心灼熱的博士，爲京都學派吐出萬丈的氣焰。

### 受總攻擊的西田哲學

國內思想戰的問題，因和辻博士與軍部的衝突而格外促迫，從京大事件以來就站在自由主義傳統的京都哲學派終於被反動御用學派明白認爲敵手，從一九四二年秋天起，西田哲學以及京都學派受到它們的總攻擊，遂至被迫不得不停止理論活動。

戰爭日漸不利，東條軍閥的言論壓迫也隨着日漸當酷，他改組日本出版文化協會，依據國家總動員法製造具有強大統制力的日本出版會，他和日本言論報國會同樣，使甘受軍閥頤使的反動御用學者主持其事，對雜誌之停刊，紙張之分配等實握有言論出版界之生死權，在戰爭進行之名義下，軍部的干涉與暴壓日益激烈。到一九四四年一月，暴力的壓迫遂發展到檢舉有悠久歷史傳統的進步雜誌「中央公論」，「改造」的編輯者，令該兩雜誌停刊。

軍部 and 以軍部爲背景的反動御用學者對京都學派的不當壓迫從一九四二年秋天起格外加甚，當時箕田一派的野村重直就在他們的機關誌「讀書人」中主張令「中央公論」和「改造」停止，他主張令「中央公論」停刊的理由是：自一九四二年以來該雜誌所登載的京都學派的高坂正顯、高山岩男、西谷啓治、鈴木成高等關於「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東亞共榮圈的倫理性與歷史性」，「全力戰的哲學」的座談會，高山博士的「歷史的推進力與道義的生命」，高坂博士的「思想戰的形而上學的根據」，都是反國體的，反軍部的，敗戰的論調，致釀成物議。但所謂物議不外是他們那一套爲鬼神所憑的軍閥代言人，御用學者，他們與其說是學者，毋寧是帶着學者假面具的學界流氓。

對京都學派的攻擊後來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前後達到了最高潮。「讀書人」七月號標題爲「哲學書批評特輯」，對西田哲學，京都學派集中火力作總攻擊。在這個特輯中，佐藤通次作「從看到聽」一文，極力攻擊西田哲學，田中忠雄作「文化類型學批判」一文極力攻擊高山、高坂、西谷、紀平正美作「無概念的遊戲」一文，三井甲之作「對西田哲學應警戒各點」一文極力攻擊西田博士。但這些文章並不是有近代論理根據的理論的批評，完全是神經病似的感情論，抓住京都學派的言論一端加以攻擊，例如佐藤說西田哲學「會使國民意志沮喪」，田中說「西田哲學在學問上沒有預防失以下身分的力量」，說高山博士「離開國史而從論理上着想」的態度有「重大邪念之兆」，諸如此類，都異口同聲的用像煞有介事的態度，說他們是有礙國體的國際主義，而加以擊討。



京都學派的人們撰著這些與界無涉的攻擊，無法可想，幾乎被逼得不得不停止理論上的活動，無異於受到學術上的幽禁。

但在八·一五（日本投降）之後，在混沌激動的思想言論界中首先挺身出場的乃是高坂正顯，高山岩男兩博士等京都學派人士，長久保守沈默的京都學派巨頭田邊元博士也站了起來。在戰時中極盡橫暴的瘋狂的神祕主義者被迫放棄的今日，爲重建民主的日本，京都學派在思想界所盡的作用極大，受到各方面的關心與期待。

## 九 自由主義的殘燈告熄

### 1. 受到『天誅』的美濃部博士

對於講座派的彈壓自不待說，勞農派的教授們被檢舉，馬克思主義文獻從全國各書店被清除，於是出現了連馬克思的「馬」也不能亂說的黑暗時代。日本軍國主義的魔鬼們在自由主義的教授們身上刻上「紅」的烙印而加以驅逐，最後甚至用他們的毒牙來加害於一世的憲法學者美濃部瑤吉博士。

美濃部博士是東大教授，並且是曾在天皇面前進講的碩學之士。看日本軍閥的狂悖情形罷。美濃部博士僅因欲對日本憲法加以科學的證明，就被當作國賊而遭受「天誅」。

誠然，博士在滿陽軍變的時候曾說過『我絕對反對以軍事行動來保障滿蒙權益』的話，也曾說過『共產黨有道理……正確也好，錯誤也好，總之那是扎根於心底的信念，決不是用權力或暴力所能壓迫了事的』。這樣當然的話，也是封建的，瘋狂的日本法西斯所決不允許的。

被東京帝大校長菊池大藏所看中，而以共第三女相妻，累進為東大教授，為反對上杉慎吉博士而作天皇議會的憲法學者美濃部達吉，有其國際的地位——曾被美國西北大學從遠處來招聘過。

因為解釋國家是一個法人，天皇是這個法人的機關，於是就被人當作天皇機關說來攻擊；又因為批評了天皇的詔勅而被開罪，簡直是無法無天。

完全抹殺科學性，學問和理論，以天皇歸一，主張天皇神聖不可侵犯，把一切都用神祕的外衣籠罩起來，把國民都變成一色的軍國主義者，而把他們趕上戰場上去的反動勢力，把美濃部博士犧牲了。他被無知無賴之徒所狙擊，這使人不能不痛感到日本封建殘渣的存在。

博士的著作「憲法提要」，「日本憲法」，「逐條憲法精義」，「行政法判例」等都很有名，他的講義也流水似的毫無滯澀，使聽者陶然欲醉。也許是老而愈強吧，他頗不願意改變自己的學說，當他的學說成為問題的時候，他說：

『我思只要我的著作未被停止出版，講義也是不必停的。既然受了虛分，講義遭受了禁止，也是當然，叫我有什麼辦法。關於機關說和詔勅的問題，如果辭句有不妥之處，我當然願意修正，但改變根

本思想是不可能的。至於今後，我在打算閉門中從軍研究如何解除不妥之處及被攻擊之誤解之處。先年曾受美國招聘的事也由外務省在居中交涉，不過反對論調很強，恐怕難以實現。總之每次外出總是要人護衛呢。」

停戰之後，局面一轉，老博士也浴着時代腳光而登場，但他說憲法無改正必要，未至使人大生此人口老之憾。

何況從政府在麥帥司令部諒解之下於三月七日發表的憲法改正草案看來，美濃部達吉，佐佐木惣一等憲法學者也大使人覺得時代落伍了呢。

## 2. 被起訴的『反動教授』河合榮治郎

所謂「河合教授事件」，乃是與京大滿川教授，東大美濃部博士的引退一脈相通的軍閥有計劃彈壓自由主義的煞尾。河合教授一時曾被加入反動教授名單中，於一九三六年五月廿八日他突然受到「滌蕩高文委員（高等文官檢定委員）」這常義手段的彈壓，那時他乃是東大經濟學部部長。一九三八年二月，他的著作「時局與自由主義」被禁止出版，「法西斯批判」，「第二學生生活」受到修改命令，同年十月，上述三書外加「社會政策原理」同時受到禁止發賣的處分。

接着在同年十一月，受到文部當局的不客氣的辭職勸告，十二月遂被替視聽傳訊，次年二月被牽

到「文官高等分限委員會」的屠場而停職。而二月廿三日午後被起訴為違反出版法，三月一日作為最初因筆禍而受刑事追訴，關到上奏天皇。從那以後河合教授為鞏固的自由在法庭辯論，雖一時得告無罪，但因檢察官的控訴終於一九四三年六月廿四日被判為有罪，受罰金四百圓的處分，因上訴被駁而告終結。河合教授因此傷心，遂於次年二月十五日以心臟麻痺症去世。

他的得意弟子東大副教授木村健康在中央公論（一九四六年二月號）上發表的「在法庭鬥爭的自由主義——河合榮治郎——」的序文中說：

「只有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都貫徹自由主義的人纔配稱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故河合榮治郎教授乃是昭和時代的唯一的自由主義者。河合教授關於自由主義的歷史的和理論的研究，幾乎有三十年之久，由此而生的自由主義的信念是任何東西都不能摧毀的。」

而這自由主義學說的權威決不單作為學說的解說者而了事，他的五十四年的生涯都貫徹着反抗壓制與暴力的實踐。

從昭和初年到昭和八、九年，當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論和獨裁主義在日本跳梁的時期，鼓勇敢起來反對的也就是河合教授。

為實現自由與確立人格的權威，河合教授甚至不怕被左翼分子和同情左翼的大部分知識分子以「反動教授」的污名來稱呼他。但是到了瀋陽事變之後，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抬頭，代替馬克

患主義掌握勢力的時候，河合教授就成了反抗右翼壓制的最勇敢的鬥士了。當京大事件（瀧川事件），美濃部博士事件發生，教育界的自由受到威脅的時候，自不待說，就是在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危及國運的大事件發生時，河合教授也是站在衆人面前首先反對的。

在二·二六事件發生後不久，河合教授從寂然無聲的論壇上首先發出痛烈的批評的時候，他是不願爲兇刃所殺的。自從一九三七年秋天「中國事變」發生之後，日本全體的右傾波浪把東京帝國大學也捲入漩渦中，被稱爲革新派的一群教授，和學校外部的勢力相結托，打算把被認爲左傾的諸教授趕走，「大學的自由」遂瀕於危境。

河合教授不待說是盡全力以擁護「大學自由」的。反動派看不出把這自由的鬥士射倒，大學的右傾化就不會成功，於是就把鎗鋒對着河合教授身邊投刺。

一九三八年十月，河合教授的著作中，有四本受到了禁止發賣的處分，十二月被警視廳傳去訊問。在這期間，大學校長對於擁護「大學自由」的河合教授始則婉曲的，繼則明白的勸其辭職。及至看見河合教授泰然不爲所動，遂自行蹂躪大學的自治，而將河合教授停職。

在這以前被檢察局傳訊的河合教授，及至被停職之後，不久，於一九三九年二月就被起訴，理由是他的著作妨害了安寧秩序。在第一審中，由於石坂樵一裁判長等毅然保持司法權獨立，排斥一切政治騷動，作公平審理的結果，幸被宣告無罪，但是由於檢察官的控訴，而事件進到第二審的時候，

河合教授雖盡力委婉陳述理由，亦不能獲得諒解，被判爲有罪。而爭最後曲直的上訴審判結果也失敗了。

在這期間，河合教授始終一貫的排斥一切公協辦法，不恐懼任何危險，態度堂堂，對於自己的學說主張，絲毫也不讓步，有如他向新聞記者所宣佈的樣子。

### 榜若無人的「反動軍部」

河合教授的著作成了問題的理由只不過是：

(一) 從理想主義的自由主義出發而主張社會主義，主張改革社會制度，其內容與共產主義並無不同，僅實現方法相異而已。

(二) 對於法西斯與軍部的關係，頗有不公之論。

這在現在看來，只會讓人驚於當時反動軍部的榜若無人的態度。而尤值得一說的，首先向河合教授的自由主義放第一砲的乃是與梶田胸喜，菊池武夫齊名的反動學者，（稱學者簡直辱沒人）井田鑒楠男；此外，在第二審中無理由的判決河合教授有罪的小中裁判長，他曾裁判原東京商科大專教授大塚金之助的治安維持法違反事件，在司法界也是最惡辣的法西斯。

河合教授起初研究亞丹斯密，邊沁，穆勒，最後埋頭研究院馬斯希爾格林。有一次他說：

「右邊和保守反動相抗爭而擁護被壓迫思想，左邊和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相鬥爭的我們，被

有派認爲和馬克思主義一樣，被左派認爲和保守主義相同，這樣也許會受到左右兩面的夾擊，但這裡正有自由主義所獨有的使命，有自由主義所應負的寶貴任務。

這樣，他沒有等到看見這自由主義的復興，在誹謗中吞萬斛熱淚而死去了。

## 十 佐爾格事件與泊事件

### 1. 尼崎秀實的死

#### 最後的明信片

十一月一日得到從岐阜來的明信片，知道了你的消息。你的身體患的是怎樣的毛病，必須找醫生早點治好。聽說你精神好，我很安心。一個人能自己生活下去，實在令人覺得有望。我們常以爲是毋須焦慮的呢。父親搭便船回台灣去的消息令人感到悲壯。帶着衰老的身體，冒危險跑到將成爲戰場的台灣去，我是很想勸阻的，我想他老人家或著是想到留在台北的孩子們，才那樣不顧危險而去的罷。想到人心的可憐的愛情，真令人悲痛。總之我首先祝他老人家平安到達。如果接到牛路回家的消息，請通知我。人到將死的年齡還不能在故鄉得着溫暖而安定下來，可見生活在溫暖的人情中才是故鄉。父親這次也許是對故鄉感到了幻滅罷。近來常有警報，希望你鼓起勇

氣對付內外的困難。天氣也漸漸冷了。今年煤炭格外不足，想必冷得很罷。我也準備提起勇氣和寒冷相抗。

英子

十一月七日

——三六號——實

尾崎秀實早晨七八點鐘的時候寫了這自監獄中發出的第三十六次明信片之後不久，大約過了三分鐘的光景，看守就把尾崎的房門打開叫着說『出來罷』。

那年（一九四四年）春天的四月五日，尾崎的死刑有了最後的決定。從那以來，尾崎就只有等着死刑的執行了。看守口中說出的『出來罷』這幾個字是什麼意思，會像電流一樣，在一瞬間串遍尾崎的週身罷。請求稍待之後，他把豫備今天使用預先叫夫夫送來的大島布做的衣服和裙子穿上（按日本男子也穿裙子，是一種禮服），又穿上新的襪子和草鞋，把新的手帕和雪白的鼻涕紙塞在懷裡，這樣改換上送終的裝束。看看房間不免引起許多回憶。在春天，窗邊的丁香花開來送進撲鼻的香氣。整理好了房間，跟着看守順着走廊走出。

尾崎從刑務所長受到執行的宣告，說一聲『曉得了』就向佛壇走去。那裡為臨死犯人預備下了日本茶和大福餅。茶碗裡的日本茶，他很高興的喝了，但大福餅卻沒有動，笑着說：『我無論怎樣的餓，今天也不能吃了。』然後牧師對他說『如果心能忘情則死亦無苦』。他問：『何以……』，



牧師說：「生死如一」，他笑笑說：「曉得了」。

於是尾崎神色不動的自己走上絞首台。到了絞首台上，他非常恬靜的對跟隨人告別說：「再見了，再見了。」在說道「再見了」的時候，他心中也許想到了愛妻，愛子，以及平時在自己周圍的一切朋友的面影；對這些人們由衷心發出告別的字辭罷。

這樣，尾崎秀實從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被捕，在三年後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上午就終結了他變化複雜的四十四年的一生。

當不到兩小時以前他寫明信片給他夫人的時候，他還不知道這就是最後的信件。想在明信片的有限紙面內，盡量多寫幾句話，下力用小字一行行寫得整整齊齊的，讓我們每次看了都會想到故人在日的心情與苦惱而感到惆悵。他極力想設法避免日美戰爭。在他的頭腦裡，一定已經明確的看出了日本當時的現狀會把日本民族導人怎樣的深淵，滅亡會招致怎樣的困苦，在他被捕後的第二個月，使我們現在因戰敗而遭受飢餓與通貨膨脹的日本美戰爭就爆發了。而他未等到親見這日美戰是否得到他的預料的結果，在戰爭結束前九個月就從地上消逝了。

### 爲佐爾格事件所連累

他在年輕的時候，做新聞記者而担任中國問題的研究和調查，漸漸被人認爲是這一方面的權威者

，後來甚至做了當時的執政者近衛內閣的參事，受到首相近衛文麿等政界上層人物的信任，同時和最高政治發生種種關係。這樣的尾崎之所以被弄上絞首台，乃是受到國際間謀團佐爾格事件的拖累。

再沒有比佐爾格事件更使日本朝野受到衝動的了。其主要關係者有黑夏圖·佐爾格，佛蘭科德·維奇里奇，宮城與德，尾崎秀實，克羅斯·克勞增五人。其中中心人物佐爾格乃是東京德國大使館官員，而且是獲得奧陀大使絕對信任，一手對大使供給情報的人物。講起尾崎，照前面所講，也是名聲噴噴的評論家，是近衛公親信人物的一個，為政界上層人物所公認。據說沒有料到這樣的人們會是間諜，長期間把當時日本處於和戰歧路的微妙動態通報蘇聯。

因將秘密洩漏給尾崎而被檢舉訊問的有故西園寺公的孫子西園寺公一，故大養木堂的儿子大養健，為事件所波及者，自近衛以下達數千人。照這樣，事件的中心人物既是相當知名之士，而關係者又涉及日本上層範圍頗廣，遂使事件的波紋格外加大。司法當局在一九四二年五月發表其梗概如次：

「黑夏圖·佐爾格自共產國際本部接到建立赤色諜報組織的命令，於一九三三年秋被派來我國，與受到同樣命令，當時已來到我國活動中之佛蘭科德·維奇里奇等相結合，成立諜報團，爾後順次獲得宮城與德，尾崎秀實，麻克斯·克勞增等為其中心份子，強化其機械，成為內外共產主義者所構成之秘密諜報團體，共騙使十餘人之多，自結成至啟舉，長期間伴為合法，以巧妙手段獲得有關我國國情之秘密事項之情報多種，以通信連絡及其他方法供給蘇聯。」

這樣，尾崎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被作為佐爾格之極熱心的協力者而逮捕，以違反國防保安法，治安維持法，軍機保護法等罪名於一九四三年被判處死刑（第一審）。

可是那樣聲動世人耳目的事件，一直到停戰之後的今日都未見司法當局發表詳細報告。因此要提起疑問的話是可以提起的。

首先是尾崎所做的諜報活動的具體內容究竟如何，尾崎是共產主義者，事前就有死的決心大概是不错的，這從尾崎本人從獄中給他夫人的另一封信中也可以明白看出。那封信裏的一節說：

「對於英子等人，這次的事也許是意外，但對於我自己，實在是早已注定了的。這也可以說是我的宿命。我在決定和英子結合的時候所發的誓言還記着嗎？那不僅是遇任何苦難都一同忍受的意思，同時我在當時已開始眼向新的人生，心知自己的前途苦難甚多，誓言中也有要把一無所知的英子當作苦難中伴侶的意思。

我一直都在暗暗觀察時代如何前進，把自己的運命連繫在那上面，來決定如何行動。

雖有肥滿的，政治家的面貌，在尾崎的內部實在有高度的知性，一直都在為時代前進奮鬥着。據他的好友松本慎一說：

「他的行動決不像傳上傳說的閒腰行動，實在是為防止戰爭的、貫的大努力，關於他的犯罪事實雖然舉出有六十餘件，但大部分都是分析政治情勢的論文，這些論文如果在承認言論自由的國家大政

那不成問題。」

第二個疑問是在尾崎被捕之後兩天，近衛內閣就垮台，東條內閣代而登場。尾崎事件難道不可以看做是軍國主義者們打倒近衛內閣以便發動日美戰爭的手段嗎？這兩者之間也許不過是偶然的巧合，然而對於尾崎事件——近衛內閣總辭職，軍國主義者們有很大的政治作用是不難想像的。

第三個疑問，也經松本慎一所指摘出來的，在逮捕的當時，從司法省內傳出來的消息說是至多不過十五年的徒刑，但是隨着太平洋戰爭的進展，刑罰的推定漸次加重，終至受到死刑的判決。在這裏也似乎有軍部和右翼勢力的作用。

尾崎曾照前而那樣寫了許多信給他的夫人。把那些信件讀完所感到的是尾崎一點也不動搖，安然接受自己的運命，有令人吃驚的安靜神經，他的遺書，一切都表示出尾崎事實爲人的高貴性。在他於一九四四年七月廿六日給辯護律師竹內金太郎的信裏還有這樣的話：「關於時世已無可言，惟請明察僕心意可也。」

尾崎事實豈不正是一個敢於投身於時代怒濤的日本人，而成了挑發戰爭的軍國主義者的犧牲品嗎？據說他在監獄裏也確信「自己所做的，十年後必能得日本人理解。」

尾崎死後才一年，已經有許多人理解他那作爲高尚日本人的苦惱了。

## 2. 泊事件中的細川嘉六

## 苛酷的言論封鎖

在違反人民意志而強行發動太平洋戰爭，遂使我們在今日嚐到戰敗痛苦的東條執政時代，在言論界，當然是正當的東西也被曲解，邪惡的東西反而橫行跋扈。

在獲得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回顧往事，不禁痛感到非常寶貴的言論受到無饜陰謀的踐踏，非常高尚的精神受到傲慢無知的苛虐。但是在當時，縱令你感覺到，你也絲毫無法表明。在雜誌上，在報章上，在無線電台上有獨占地位的是當時的言論統制者，向軍閥阿諛逢迎的奴婢們，陸海軍報道部乃是言論統制者的根據地。軍部從這裏向官僚的言論機關情報局派人，把官僚也收到自己的掌握中。能够用筆的只有出入於這些情報部，情報局，向軍人獻慇懃，從臨時軍事專費中稍微獲得一點好處，像狗兒一樣向他們獻媚的人們，在君臨一切的軍部官僚之外，我們現在必須指摘這些人的文化犯罪。當時傳說為彼等所憎惡人物之一，現任讀賣新聞社社長，貴族院議員的評論家馬場恒吾，在停戰後出版的「向和平與民主驚進」中回顧當時的處境說：

『我在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前，總是每週一次在報章上，每月在幾個雜誌上寫政治評論一類文章，後來漸漸不能寫了，到戰爭中不得不完全保持沈默。爲什麼弄到這樣呢，那就是因爲報章雜誌不登載我的稿子的原故。但是並沒有什麼官員向我本人說那篇文稿不好，叫我不寫那一類的事。一切都通過雜誌記者或新聞記者向我作間接攻擊，有時候發表了我的論文的雜誌編輯接到情報局軍人打來的電

話，怒吼着問那一個國賊記者向馬場徵求稿子，叫他來接電話。如果這方面回答說徵稿並非由個人隨意決定，而是由編輯會議來決定，他就會說叫有關係的記者都到情報局來。結果是這個雜誌的記者因五個人一道跑到情報局去，解纜道歉才了事。……

上面把當時軍部官僚痛惡自由主義執筆家的情形描寫得非常逼真。而對於言論的干涉和壓迫採取直接暴力形式的，乃是從無謀而強行發動的戰爭日趨不利的時候開始……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對日本進歩雜誌「中央公論」和「改造」的編輯十餘人（連那些文章的作者也包括在內）所做的全部檢舉，以及隨之而來的兩社的解散。「中央公論」和「改造」兩雜誌多年在日本思想界起着指導的作用，為知識階級所愛讀，所以這種處置實在表示軍部官僚已進一步把從來的面紗去掉，赤裸裸的露出了本來的狂暴和野蠻性。而被他們選做這個陰謀計劃的日實的，乃是「改造」一九四二年七月、八月號所載的細川嘉六的論文「世界的動向與日本」，還有被稱為「泊事件」的由當局所製造的事件。

### 製造出來的重大事件

細川嘉六於一九三三年和星野直樹、井野碩哉等同由第一高等學校畢業，入東大法科，畢業以來，先後在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為所員，或為滿鐵參事人員而研究植民政策等問題的追地的學究。他抱什麼用意寫了那成了問題的論文「世界的動向與日本」呢？據細川自身說：

「這篇論文是主張新民主主義的，我因為想到突入太平洋戰爭的日本，將來如何始能不陷於悲

慘境地而渡過難關，才爲愛國之至情所驅使而執筆寫那篇文章。」

而當局對此則說：「論文裏面的辯證法，生產力等字樣，完全是紅色論調加以實難。」並且在「知難者了也不會認這篇論文有共產主義的色彩之後，於是就把我的朋友們捉了來，要從我的朋友們的口中取得「細川左傾」的話。」一心以爲抓清陰謀計劃口實而竊喜的當局，當然不會聽任何有理的抗辯，於是事件就那麼漸次「擴大」了。

那麼，成了問題的細川的論文又是怎樣被提起的呢？

那實在是發端於當時的陸軍報道部長谷秋那華雄大佐在大日本出版文化協會的機關報「日本讀書新聞」九月十四日（一九四二年）一期上說那篇論文豈不是赤色宣傳嗎？不用說，大日本出版文化協會是他們了解單靠官濟的事務機構難期萬全之後而組織的官製統制團體之一。當時還有承受他們意志的報紙「大和」趕快在九月十八日，二十日的報上論及這個問題，用六欄長行標題揭出，表示問題的全後應當如何。現在把它轉錄在下面：

十八日該報：「在敵人之對日謀略及惡言傳最近愈爲陰險執拗，思想戰之重要性益行加強之際，國內尙有自由主義殘餘存在，讀者間已認爲此際應一掃此種敵性要素，此時大日本出版文化協會機關報「日本讀書新聞」九月十四日載陸軍報道部長谷秋那華雄大佐「戰爭與讀書」一文，對檢閱組織率直表示所見，要求其擴大強化，且揭發「改造」九月號卷頭論文細川嘉六所寫之「世界的動向與日本

」，斥其爲「共產主義之宣傳」，頗受各方注意，認爲該文對於今後之檢閱方針將成爲重要指示。」二十日該報：「雜誌書籍出版事業乃文化之有力要素，對國民思想之動向有重要關係，無待喋嚙。乃「改造」雜誌竟兩次掲載細川嘉六氏論文，細川氏之思想如何，已無須詳述，而「改造」編輯對於非常時之認識不足亦於此可見。關於本問題之發展，極堪注目。（中略）……認爲一面應確立適當之指導的檢閱方針，同時應對從事雜誌書籍出版事業者全部施以根本的再訓練，再編成，改變其根本思想，使其浸透日本思想。」

於是發行後已有一個月之久的「改造」雜誌八、九月兩號到了九月被禁止發賣，細川於該月十四日被檢舉。如細川所說的，當局看到那篇論文因找不出什麼共產主義的主張，於是把他的朋友們抓了來，製造出所謂「泊事件」，泊事件是怎麼一回事呢？

細川的家鄉是有溫泉的富山縣泊町，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細川曾經在那裏的酒館子招待過曾有一友誼關係的改造社的會川傳、小野浩三、中央公論社的木村亨滿鐵的西尾忠四郎及其他三人，作一日的清遊。當局在審訊細川的時候，認爲這次的聚會目的在於重建共產黨，而且認爲那篇論文的執筆與發表也是在那個聚會中爲此而決定的，於是就在一九四三年五月把和細川同在泊町遊玩的那七個人抓去，製造出「泊事件」。

於是他們就決定向中央公論和改造的編輯中極施其毒爪了。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天尚未明，原中央公論總編輯小森田一記，同記者淺石晴世，改造總編輯大森直道等以及日本評論及其他雜誌的編輯十餘人被捕。這個事件因為是神奈川縣警察署特別高等課思想課拿獲檢察官事的拘捕去執行的，所以通稱為「橫濱事件」。中央公論的社長島中雄作，改造的社長山本實茂兩人也連日受到苛嚴的審訊。對於被檢舉者的拷問，其殘酷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後來個個都被以違反治安維持法而起訴。

由拷問而受殘酷犧牲的，據調查所知，中央公論的記者和田喜太郎被宣判兩年徒刑，雖經抗告，但被駁回，在服役中於一月十二日死在獄裏（和田在橫濱事件之前因所謂昭和熟事件被捕），前面所說的淺石在豫審中於同年十一月十二日死亡。滿鐵的西尾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因營養失調及其他疾病，達瀕死狀態，保釋後於七月死去。

其餘的人們於停戰後的九月十五日一齊被公判，幸因日本戰敗被宣告緩刑而出獄。只有細川原定十月十五日公判，後來因為治安維持法被廢止而停止。

細川嘉六與浦事件，以及接着發生的橫濱事件，這一連串文化彈壓，在戰爭犯罪者軍閥的惡魔似的十年暴政中，要算是最狂暴的，以直接暴力形式出現的文化彈壓。

現在「中央公論」和「改造」兩雜誌雖已復活，細川嘉六及其他諸人也從新活動，但我們仍不能忘記這些事件如何被製造出來，卑劣的奴性文化人如何迎合主謀的軍人而參與其計劃，並且應該知道這類事情不能再讓他發生。

（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 日本近代社會運動

非本定價國幣十三元

著者 森 正 藏

譯者 趙南柔 閔德培  
曹成修 史存直

出版者 亞東協會

上海(6)溧陽路二二七七號

發行者 亞洲世紀社

上海(6)溧陽路二二七七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  
翻印必  
究有

1977

